武俠世界

花二少的刀（新穎脫俗俠情小說）曹若冰・著

這是一篇家族倫理、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小說，故事中能夠表露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襯托出人世間喜、怒、哀、樂！揭開世人眞、僞、善、惡！並掘發出人世間的眞理與邪魔！是一篇警世奇情導人走向眞理的作品，讀後包你感慨萬千！



$4.00

第24年
7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一篇有關家族倫理親情的武俠巨著——「花二少的刀」。內容充滿喜怒哀樂氣氛，情節中每一段皆蘊含着血淚辛酸的事蹟，表露出人世間悲歡離合的百態，感人肺腑。同時並能揭發出湖海道上正邪之分野，警世惕人，題材相當中肯正確，可算是一篇導人走向眞理之作品，閱讀後保証令你感慨萬千……

＊＊　　＊＊　　＊＊

「千乘萬騎 一劍香」是我們精選刋出之名作家名作品，今期起開始連載，是秦紅先生不朽之作。故事開始已迭起高潮，描述一間怪異奇特的鏢局所掀起連串令你想不到事情，神秘莫測，愛好秦紅作品讀友，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九十一頁。

＊＊　　＊＊　　＊＊

「惡人船」和「倚刀春夢」今期大結局。故事發展奇峯突出，難以預料，請勿錯過。下期起，馮嘉先生另篇司馬洛故事「賣人頭」開始連載，敬請留意。至於巨型小說方面，有龍乘風巨著：「賊王血」、民初技擊鬥智恐怖故事「鬼鎭捉妖」、精選短篇「丹心碧血」……以上佳作，下期全部推出。

武俠世界

71.7.7

第24年

第7期

（總號1191）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極樂世界彩圖之一說明：

印度的宗教十分複雜，有一個富翁認爲「人死如燈滅」，主張活着的時候盡情享樂，訓練大批美女，誘惑各國豪門富戶，自投羅網，乘機把他們囚禁在空中堡壘之內，分別向其家人勒贖巨款。



花二少的刀

新穎脫俗俠情小說

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重金買殺手

嚴冬，寒夜。

月亮，被滿天的烏雲遮掩着。

風，在夜空中刮得呼嘯作響。

東山西麓一座巨塚前，插着幾枝香，放着一束鮮花。

風太大，蠟燭沒辦法點，但還是插在那兒陳設着。

巨塚前站着個人；他靜靜地站在那兒，低着頭似乎在默悼。在他身後不遠處，站着四條黑影；那是四個黑衣漢子。

祭墳掃墓的事常見，但在這寒夜月黑風高的時候，祭墳掃墓的却不常見。

這個人是誰？爲什麼在這個時候祭墳呢？……

他站在塚前似乎有一段不短的時候了；那幾枝綫香都快燃燒去一半了。

這時候，除了那呼嘯的風聲外，一切都是靜的。

他站在那兒沒動一動，那四個黑衣漢子也沒動一動。

過了好一會兒，他終於緩緩地抬起了頭。

現在看清楚他的臉兒；他是個劍眉、星目，英挺俊逸的少年，也就是這兒當地，花家大院的二少——花文俊。

花文俊抬起頭，目光在那座巨塚上停留了一下，然後緩緩移動，投向那三里外黑壓壓一片的大莊院上。

他的目光在那片大莊院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他的臉上雖然木然不帶一點表情

追殺飛刀花

，可是他那雙眸子裏却突然蒙上了一層薄霧似的東西，神情有點落寞地喟然輕吁了口氣。

當他的目光從那片大莊院上收回，朝面前的巨塚投下最後一瞥的時候；他吸了口氣，突然開了口，冷冷道：「別在這兒，跟我到東麓去。」

說罷，邁步緩緩地往東行去。

他剛一邁步，他身後的那四個黑衣漢子全動了，像閃電一般，由聚而散，一個起落之後，原是在他背後的四個；兩個竄到了他的前頭，兩個仍在他身後。

花文俊腳下只頓了一頓，但沒停，一頓之後，仍然往東行去。

前面的兩個黑衣漢子忽然動了動，兩人手裏各多了一樣東西，它似乎會見風長；那是長長的一桿，足有鴨蛋粗，竟然是一桿鐵槍。



花文俊像沒有看見似的，腳下沒停，仍在往前走。

突然，他身後的那兩個黑衣漢子動了，像兩頭猛虎般地撲向他背後。兩人手裏各握着一根黑忽忽的東西；是兩根三尺來長的鐵棒。

花文俊腳下仍然沒停，當那兩個黑衣漢子撲近他身後的時候，他突然旋身抬手，一道光華電閃，「嗤！嗤——」兩聲輕響中，兩個黑衣漢子人影暴退。

立定一看，他兩個胸前衣裳破裂，迎風飄動。

花文俊手裏多了件東西，冷氣森森逼人生寒，是一把尺多長的短刀。

「花文俊！」前面那兩個手握鐵槍漢子中的一個發了話，說道：「只聽說你一手飛刀玩得神絕，沒想到刀法竟也如此高明。」

花文俊轉過身子，冷冷道：「那裏！那裏！多謝誇獎。」

那漢子嘿嘿一笑，道：「你再高明，咱也要領教領教！」

話落，手中鐵槍在地上突然一頓，單臂前遞，一抖，槍尖變成了一個斗大的槍花，閃電般直朝花文俊胸前扎到。

花文俊雙眉微揚，抬手出刀，刀頭直向那斗大槍花中的槍尖點去。

「噹」地一聲激响，槍尖一下子就縮了回去，那漢子腳下也退了一步。

「霍長風！這就是你的追魂槍？」花文俊的語氣充滿了一股令人惱怒的輕蔑。

霍長風猛地一聲怒吼，雙手握槍，跨前一步；刷！刷！刷！一連刺出三槍。

槍槍有如靈蛇，槍槍奪命追魂。

花文俊冷然揮刀，一連三刀，頭兩刀封住了對方的攻勢，第三刀逼偏對方的大槍；人跟着欺進，短刀貼着槍桿前滑，削了過去。

刀已經比槍短了很多，短刀比大槍更短。

兵器是一寸短一寸險；可是，花文俊用的雖然是短刀，却未見吃虧，吃虧的竟是用大槍的霍長風。

因爲使用大槍在一定的距離對敵時甚見威力，最忌諱的就是讓人逼近；一旦讓人逼近，一桿大槍，便無法一下子掉轉槍頭收回來。

霍長風大吃一驚，抽身要退，可是花文俊的動作太快。一連三招，兩招封架，一招追擊；奇快如電，幾乎是一氣呵成，根本不容稍退。他第三招逼開大槍貼着槍桿前滑；只不過一閃，他那把短刀便已遞近了霍長風的咽喉要害。

眼看他的咽喉就要被那鋒利的刀鋒割斷；就在這當兒，短刀刀尖突然一頓，倏地一瀉而下，花文俊身子跟着一閃退了回去。

霍長風怔在了當地，站在那兒一動沒動，也不知道他是嚇呆了還是怎地？上身一件皮衣由領口裂到下擺，跟解開了扣子似的，全敞開了。整個胸膛全露了出來；好好的，連一點皮都沒有破。

刀法造詣的深淺就在這兒了，最難得的是力道拿捏得恰到好處；多了一分，血濺屍橫，少一分連個扣子都割不掉。

剎時間，四個漢子都傻了眼，就震懾

住了，沒一個敢再動。

花文俊冷冷道：「我要是稍加一分力，你四個之中就要有三個躺在這兒，我看你四個該知足了。」

他緩緩垂下短刀，神色冷漠地又道：「飛刀花已不是以前的飛刀花了，我不願隨便殺人，我殺程景安是迫不得巳。請記住，以後別再找我了，要不然你們長江五怪就會一個一個地躺下去。在江湖上混不容易，成名更不容易；從現在起，爲你們自己的今後多想想，你們走吧！」

四個人沒有一個說話，默默地轉身走去。

事實上，他四個也沒什麼話好說的，武功不如人，還能說什麼？

「慢着！」四個人剛轉過身，花文俊突然又開了口，道：「我請問，你們怎知道我會到這兒來的？」

一個使鐵棒的漢子道：「是有人告訴我們的。」

花文俊道：「是誰告訴你們的？」

那漢子道：「金斧徐超。」

「哦！原來是他。」花文俊怔了怔，道：「你們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的？」

那漢子道：「從這兒往東走，五里外有一片小樹林，走過那片小樹林，有一圈竹籬牆，一間茅屋，那就是金斧徐超的住處。」

「謝謝你了。」花文俊目光倏然一凝，道：「你們可是有意讓我去找他？」

「當然。」那漢子道：「我四個殺不了你，但『飛刀』對『金斧』，你『飛刀』不一定佔得了便宜，討得了好。」

花文俊淡淡道：「你說的也許對。」

語落，把短刀收藏在袖中，舉步瀟洒地往東行去，越走越遠，終於消失在夜黑中。

「他去了。」那漢子吁了口氣，道：「沒想到他眞會去。」

霍長風道：「沒聽徐超說麼，他跟他是寃家對頭，只要一個知道另一個在那兒，一定會找去的。」

那漢子道：「咱們要不要跟着去看看，給他收屍去？」

「用不着。」霍長風搖頭道：「徐超說得好，他們兩個之中總要倒下一個，那沒倒的一個，自會替倒下的一個收屍，用不着咱們插手。」

突然，一個冰冷話聲自巨塚之後响起，道：「不錯，自有我替他收屍，用不着你們插手。」

隨着話聲，一個人自巨塚之後閃身走出；正是那「金斧」徐超。

四個人全都不由一怔，目光均凝望着徐超。

霍長風道：「花文俊找你去了。」

「我知道。」徐超笑笑道：「我有十成把握，只要你們告訴他地方，他一定會去。」

霍長風問道：「那你怎麼又到這兒來呢？」

徐超道：「今夜我不想跟他碰頭。」

霍長風道：「這麼說，你是有意讓他去撲個空？」

「不！」徐超一搖頭，道：「他不會撲空的。」

霍長風詫異地道：「他不會撲空？」

「是的，我担保他絕不會撲空。」徐超笑了笑，目光忽然一凝，道：「怎麼？你們都吃驚了？」

霍長風臉孔一紅，道：「我不知道他還精擅刀法，手中一柄尺長短刀使得竟跟他的飛刀一樣神絕。」

「哦。」徐超沉默了一下，道：「其實你早該知道的，他要單是只憑一手飛刀玩兒得神絕，也就不會排名在你『追魂槍』跟我『金斧』之上了。」

霍長風神色遲疑了一下，道：「我不知道你跟他是怎麼樣的寃家對頭，不過，我却要勸你一句話。」

「什麼話？」

「他刀法精絕，你金斧不一定能勝得了他，如果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得能罷手便罷手。」

「你怕我不是他的對手？」

「另外還有個原因。」

「還有什麼原因？」

「他是位心胸仁恕之人。」

「哦。」徐超目光凝注地道：「是因爲他對你刀下留情，沒有殺你？」

「不錯。」霍長風吸一口氣，點頭道：「他能殺我四個而沒殺我們，這年頭兒，江湖上這種人已經不多了。」

徐超道：「所以你就勸我能不找他便不找他。」

霍長風道：「我這也是爲你好。俗語說：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我懂。」徐超笑笑道：「謝謝你的好意，好了，你們四位請吧。」

話落轉身，邁開大步而去。他去的方向，也是花文俊去的方向。

「大哥！」望着金斧徐超的背影走遠了，一個使鐵棒的漢子輕聲開了口，道：「看樣子他並沒聽進你的勸告呢。」

「嗯。」霍長風點點頭道：「徐超的爲人比花文俊陰沉多了，我們走吧。」忽然輕吁了口氣，大踏步領先走去。

× × ×

踏着泥濘，頂着風，花文俊慢慢地往前走着。他右手在袖子裏握着他那把短刀，握得緊緊的。

他要不惜一切地拚了「金斧」徐超。不只是爲他自己，而是爲他體弱多病的哥哥跟他的嫂子。因爲只要有徐超在一天，他的哥嫂便無法過一天安寧的日子。

他知道，要是那一天徐超找上了花家大院，那麼，他兄嫂一定會死在徐超的金斧下。

走着走着，眼前看到了一片小樹林，光禿禿的枝椏在寒風中抖索掙扎；不知道要再挨過多少個日子，才能挺直地站立。

不管多少個日子，它都得支撐，堅强地支撐。要是在這時候倒下去，它就永遠沒辦法再見到早春的陽光了。

這片小樹林依着一片山坡，稀疏疏的小樹林，從這邊一眼可以看到那邊。

山坡上，有一座屋頂上還有一兩片積雪的小茅屋，四週圍着一圈竹籬。

茅屋雖然小了些，但却座落在一個避風的所在。茅屋儘管小，儘管在這兒是孤零零的，可是這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來說，却是個無限溫馨的地方。

花文俊看看茅屋，想想片刻之後將要在這兒展開一場艱苦慘烈的搏鬥，將要有一個人濺血橫屍躺在這兒地上，他心中不禁有點不忍。

他巳經穿過了那片小樹林，再前行兩三丈便抵達茅屋。

茅屋裏亮着燈，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聲息。

這是怎麼回事？再大的風，憑「金斧」徐超的功力，斷不會聽不見有人走近了這座茅屋。

花文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追魂槍」霍長風等四個讓他到這兒來找徐超，無可諱言的是想藉徐超之手撂躺下他。

「金斧」徐超既然選擇這個地方跟霍長風等四人碰面，顯然，那是他有意讓他們知道他的住處。

徐超爲什麼這樣做？他的用心又是什麼呢？

很明顯地，徐超是想利用霍長風等人之口，把他引到這兒來，也就是說徐超料準了他必來。那當然是一定有所準備，有所戒備；換句話說，這也是佈好了網的一個陷阱。

可是……茅屋裏這麼寂靜，四外也沒有一點任何動靜徵兆……

花文俊心裏有點詫異，詫異歸詫異，他腳下却緩緩邁了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輕輕地朝茅屋門前逼了過去。

茅屋的門，竹籬的兩扇柴扉，都緊緊關着。

花文俊江湖經驗老到，爲防徐超在竹籬的兩扇柴扉上做什麼手脚，他沒有用手去推。袖中的短刀伸出，用刀尖點向兩扇柴扉。

「吱呀」一聲，兩扇柴扉開了。

在這四遍一片寂靜的夜裏，在這荒野所在，這麼一聲「吱呀」，聲音雖然很輕，但聽起來却特別大，特別刺耳。

花文俊眉鋒一皺，他不想由於這輕微的門响聲爲自已招來突如其來的猝襲。因此，他身子一矮，以短刀護住頭臉，提一口氣，一點脚猛然前竄，像箭一樣的竄到了茅屋門前；手中短刀向前遞出。

「砰」地一聲，兩扇木門豁然大開；他連人帶刀衝了進去。

他衝進了茅屋，可是茅屋裏却仍是一片寂靜什麼動靜也沒有；自然也沒有人。

茅屋一明一暗，明間算是廳堂，除了一張方桌兩條長板櫈以外什麼都沒有。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燈芯老長；由於沒有修剪，直冒黑烟。

暗間是臥房，一張小桌子一張床，床是兩條長板櫈架着一塊木板的木板床；床上的被子弄成個被窩筒，可是裏頭沒有睡人。

小桌子緊挨着床頭；小桌子上也放着一盞油燈，一樣的燈芯老長，直冒黑烟。

只一眼，花文俊就作了判斷；茅屋裏有人，至少在天黑的時候還有人在，不然不會有床有被，還點着燈。

只是，住在這間茅屋裏的人顯然出去巳經很久了；要不然燈芯不會那麼長而沒人修剪，任它直冒黑烟。

花文俊雙眉微微一皺，徐超上那兒去了？他不在？

不！他在。

花文俊突然右臂上揚，向屋頂刺出了一刀。

一聲金鐵交鳴，雜着一聲輕笑，茅屋裏多了個人。是從屋樑上落下來的，落在茅屋門口，手裏也握着一把短刀。

那是個三十來歲的黑衣漢子，瘦長的臉孔，濃眉，像電一樣灼亮的眼睛。只是臉色顯得有點蒼白，眉宇之間冷肅之氣逼人。

黑衣漢子身形一落地，立刻開了口，道：「也只有你花豹有這個本領，換個人誰也無法一刀把我逼下來。」

「小紀！怎麼會是你？」花文俊一怔，瞪起了雙眼，一臉詫異之色，道：「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小紀名紀浪，外號人稱「無影刀」，是當地職業殺手中的佼佼者。

紀浪道：「有人化銀子請我，所以我就來了。」

「請你幹什麼？」

「殺人。」

「你還在當殺手？」

「這是最後一次，我說過，再幹一次就洗手絕不再幹了。」

「這一次的僱主是誰？」

「這是職業秘密，本來是不該說的，但對你就不同了，是馬鐵腿。」

「他僱你殺誰？」

「此地花家集花家大院的二少爺。」

「哦。」花文俊眨眨眼睛道：「價錢還是老規矩？」

「不！加了一倍。」

「六千兩銀子一條命，價錢够高了。」花文俊含笑地點了點頭，目光忽然一凝，道：「你知道花二少是誰嗎？」

「我見都沒見過，怎麼會知道。」紀浪搖搖頭道：「不過聽馬鐵腿說，他武功很不錯。」

「幸虧你不知道，要不然你的痲煩就大了。」

「難道你認識他？」

「我豈只認識他，而且跟他要好得不得了。」

「他是誰？」

花文俊淡淡道：「他如今就站在你的面前。」

「什麼？你……」紀浪雙目忽然大睜，滿臉盡是驚愕之色，道：「你就是花二少？」

花文俊道：「嗯！如假包換。」

「想不到呵！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紀浪忽然笑了，道：「臨洗手了，這最後一筆生意要殺的人竟然會是你。」

花文俊也笑了，道：「看來你這六千兩銀子是泡湯了。」

「豈只是泡湯了。」紀浪搖搖頭道：「我小紀的這塊招牌也砸定了。」

花文俊目光忽然一凝，道：「錢收了嗎？」

紀浪道：「老規矩，先收一半。」

花文俊道：「哦？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這還有什麼怎麼辦的。」紀浪聳聳肩，攤了攤雙手，道：「反正我巳經不打算再幹這一行了，碰上你招牌也砸定了，

退錢就是。」

花文俊眉頭一皺，道：「你以爲馬鐵腿他會那麼好說話，會答應你退錢？」

紀浪雙眉一揚，道：「他不好說話又怎麼樣，不答應也沒有用，他還能奈何得了我不成？」

「馬鐵腿雖然奈何不了你。」花文俊微笑着道：「不過另外有個人可能會要了你的命。」

「誰？」紀浪雙目忽然一瞪，道：「你別說笑了，放眼當世除了你花豹以外，大概還沒人能要得了我這條命。」

花文俊笑了笑，道：「你知道這兒是誰的住處嗎？」

「不知道。」紀浪搖搖頭道：「是誰的住處？」

花文俊道：「金斧徐超。」

「徐超！」紀浪一雙眼睛瞪得老大，道：「你說的難道是他？」

「嗯。」花文俊點頭道：「當今之世，能要你這條命的除我以外，只怕也只有他了。」

紀浪目光凝注，道：「這件事與他何關？」

「因爲他跟馬鐵腿是朋友，並且是臭味相投的好朋友。」花文俊緩緩說道：「如果我猜料的沒錯，那花六千兩銀子僱你殺我的眞正僱主，就是徐超。」

「這……可能嗎？」紀浪怔了怔，道：「徐超難道跟你有仇？」

花文俊淡淡道：「他跟我素昧平生，也從未見過，根本談不上一個仇字。」

紀浪道：「那他總該有個要殺你的理由呀？」

「你該知道，江湖上的事，有時候是不需要什麼理由的。」花文俊輕吁了口氣，道：「大年夜那晚上徐超已經跟我照過面，幾乎殺了我，也告訴了我他要殺我的理由。」

紀浪目光凝注道：「是什麼理由？」

花文俊道：「他說我既然離開了這兒就不該回來，一山容不得二虎，有我在這兒他就無法出頭；因爲我的名氣蓋住了他，所以他必須殺我。」

紀浪眨眨眼睛道：「這麼說，你在這兒必然很有名氣了？」

「嗯。」花文俊微點了點頭，道：「我就是江湖上排名『金斧』、『追魂槍』之上的『飛刀』花。」

「什麼？」紀浪不禁呆了呆，雙眼瞪得老大老大，道：「原來你就是『飛刀』花，你可眞把我冤苦了，跟你交了兩年多的朋友，竟然不知你就是江湖上聲名顯赫的『飛刀』花，我也眞是糊塗透頂了。」

語聲一頓，目光忽然一凝，道：「剛才你說什麼？大年夜那晚上徐超幾乎殺了你？」

「嗯。」花文俊道：「當時要不是一位老人家恰巧相遇救了我，我已經死在他的金斧下了。」

「金斧他該不會強過你。」紀浪一臉詫異之色，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花文俊苦笑了笑，道：「那晚上我心情不好，喝醉了酒，走路腳步踉蹌，頭重腳輕，像騰雲駕霧似地，渾身發軟，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

「哦。」紀浪道：「這就難怪了。我說呢，憑金斧徐超他怎麼可能會強過你。」雙目忽又一凝，道：「救你的那位老人家是……」

花文俊道：「是一位隱世奇人，自稱姓叢名九。」

「叢九？這名字似乎沒有聽說過。」紀浪眉鋒微皺地搖搖頭，沉默了一下，道：「事情若然眞如你所說，這就有點麻煩了。」

花文俊道：「你可是怕了？」

「笑話。」紀浪雙眉忽然一揚，道：「我幹了七八年的殺手，還從沒有感覺過一個怕字。」

花文俊道：「那不同，你在幹殺手時心中充滿了殺機，只有一個意念——殺字。現在不同了，現在你心中已經沒有了那股殺氣。」

「你說的雖然有點道理，但並不絕對正確。」紀浪笑笑道：「現在我心中雖然已經沒有了那股殺氣，卻有一股一鬥金斧徐超的豪氣。」

花文俊目光凝注，道：「眞的？」

紀浪雙眉倏又一揚，道：「你該了解我的脾氣，向來是說一不二的。」

「好。」花文俊倏然笑了，道：「小紀！我沒交錯你這個朋友，你確實是個令人欽佩的豪氣血性漢子。只是……」

話聲一頓，略微沉吟了一下，道：「你要鬥金斧我不攔你，但是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鬥得過則鬥，但萬一不行，不許硬拚。」

「你的意思可是要我鬥不過就跑？」

「嗯，這是智者之舉。」

「你怕我毀在他的金斧之下。」

花文俊正容道：「俗話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不願意失去你這個有血性有豪氣的朋友，更希望你好好保重這條命，爲咱們大漢民族效力，做一番有意義的事業。」

紀浪搖搖頭，輕嘆了口氣，道：「你想得太遠了，像我這麼個幹了多年殺手的人，除了會殺人之外還能做什麼事業？」

「你錯了。」花文俊神色嚴肅誠懇地道：「事業是人創建的，人人皆可創建，並無規定必須什麼樣的人才能創建。別人是人，你也是人，別人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頭腦，有手有脚，你也都有，並不比別人稍差。幹過殺手又怎麼樣？古來那些幹過殺人放火的強盜、馬賊，後來爲國效力，征戰沙場，封侯掛帥，名標青史，並不少有。只要你有毅力、有恆心，什麼事業不能創？一樣的可以創建一番大事業。」

紀浪道：「你說的雖然有道理，但那些封侯掛帥，能夠名標青史的人，畢竟只是很少，極其有限的幾個。」

花文俊道：「有那有限的幾個，這應該已經很夠了。」

紀浪雙眉微皺地搖搖頭，說道：「可是……」

花文俊正容截口道：「小紀！你該知道目前很多忠義志士，正在爲驅逐滿虜，還我河山而努力。」

「我明白了。」紀浪眨動着眼睛，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去投效忠義組織？」

「不錯，我正是這意思。」花文俊肅色說道：「保重你自己的這條命爲驅逐滿虜的大業效力。」

「可是……」紀浪神色猶疑地道：「那忠義組織裏會要我這種人嗎？」

花文俊道：「爲什麼不要？只要是有志氣，有熱血爲民族效力的人，就沒有不要的。」

「我不是說這個。」紀浪搖搖頭，顯然是花文俊誤會了他這句話的意思，道：「我是說沒有人引薦介紹，像我這種浪蕩江湖無根無底的人，如何投効？萬一把我當作滿虜的奸細……」

「這沒有問題。」花文俊明白他的意思了，連忙道：「我也許能帮得上忙。」

「你能帮得上忙？」紀浪雙目凝注道：「你是說你能引薦介紹我？」

「也許。」花文俊點點頭道：「只是我要先問你，你是不是有堅定的決心？」

紀浪道：「這很重要？」

「嗯。」花文俊臉色神情肅穆地道：「驅逐滿虜，還我河山是一種大事業，只要一加入忠義行列，就必須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忠義二字爲先，矢志不渝。當然你若沒有決心就算了，我決不勉强。」

紀浪默然沉思了一下，目光再次凝注道：「你爲什麼要勸我加入忠義組織？」

花文俊正容說道：「我愛惜你是個豪氣漢子，愛惜你的一身功夫，也因爲我們是好朋友，認爲你長此浪跡江湖中，幹殺手，不僅埋沒糟塌了你自己，也辜負了你父母養育之恩，令師對你的調教苦心。」

「我明白你的心意了。」紀浪眨眨眼睛道：「你自己呢？你爲什麼不參加忠義組織去創一番事業？難道你願意守着祖產財富終老一生，埋沒你那一身比我高明得多的武功？」

花文俊忽然笑了，道：「小紀！你看我像是那種甘願守着祖產財富終老一生的人嗎？」緩緩吁了口氣，說道：「不瞞你說，我雖然回來了，可是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踏進過我從小生長到大的那個家的大門一步呢。」

「你沒有回家去過？」紀浪一怔，睜大着雙目，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花文俊淡然搖搖頭道：「我這次回來，根本就沒打算回家。」

紀浪滿臉詫異地望着他，道：「這又是爲什麼？」

花文俊淡笑了笑，道：「我只是思鄉情切，回來看看而已。」

他怎能將心裏的秘密對別人說，紀浪雖然是他的好朋友，也不便說。

「花豹！」紀浪雙眉微皺了皺，道：「有句話，我不知道當不當問？」

花文俊道：「是有關那一方面的？」

紀浪略微猶疑了一下，道：「關於你跟令兄之間……」

花文俊道：「你可是懷疑我跟我哥哥的情感不合？」

紀浪點點頭道：「要不然，你便沒有理由不回家。」

「你別瞎胡猜了。」花文俊正色說道：「我哥哥是個體弱多病，常年跟藥罐子爲伍的人，我一向很敬愛他，他一向也很愛護我。我兄弟從來連拌一句嘴的事情也未發生過，怎麼會不合？」

紀浪道：「那麼你……」

「是我自己不願意回家的。」花文俊擺擺手阻止住他的話，道：「到時候我也會去投效忠義組織的。」

「你什麼時候去？」

「不久，等我這兒的事情了斷之後就去。」

「你要了斷什麼事情？」

「目前我也無法說清楚，到時候你會知道的。」

「好。到時候我跟着你走，你幹什麼我也幹什麼。」

「看來你今後是跟定我了。」

「不只是今後，我這一生是跟定你的了。」

「有道理麼？」

「因爲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心中最敬佩的朋友。」

「去投効忠義組織，你有堅定的決心嗎？」

「只要你有，我就也有。」

「不後悔？」

「決不。」

「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了。」

花文俊伸出一隻手，紀浪也伸出一隻手，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花文俊笑了。紀浪也笑了。

忽然，花文俊眉鋒微微一皺，道：「有人來了，這時候會有什麼人來這兒？」

紀浪側耳凝神聽了一下，道：「也許是馬鐵腿來看你的屍首來了。」

花文俊道：「那麼我先走了，如果是金斧，記住我的話，必要時就用那三十六計的上計。」

「你放心。」紀浪點點頭道：「我還要跟着你去投効忠義組織創一番大事業呢，不會讓自己的這條命擱在這兒的！」

「那就好，你自己小心。」花文俊含笑點頭邁步走向後窗戶。

紀浪忽然喊道：「慢着。」

花文俊停步回頭望着他，道：「什麼事？」

「給我留下點記號再走。」

「這……有必要？」

「不這樣如何能取信馬鐵腿他們？」

「你可是要對他們說我已經來過了，你沒能殺得了我？」

「我就是這個意思，你快下手吧！」

「好。小紀！我得罪了。」

寒光一閃，紀浪左胳膊衣袖裂開了，露出一道血槽，花文俊身形彈起，人已從後窗竄了出去。

正義感人心　浪子急回頭

紀浪沒有包紮左胳膊的傷口，任由血汩汩地往外冒。他貼壁站立，等候馬鐵腿或是金斧徐超的來到。

燈焰輕搖，一條人影疾撲入屋，既不是馬鐵腿，也不是金斧徐超，竟是個鬚眉俱白的鄉巴佬老頭子，也就是那位叢九。

紀浪似乎意想不到進來的竟是個鄉巴佬老頭子，他神情剛微微一怔，眼前黑影

一閃，好快的動作，叢九手中鐵拐的拐頭已然抵住紀浪的胸前。

「你是誰?」叢九神色冷肅地喝問。

紀浪神情平靜地道：「紀浪。」

叢九目光如電逼注，道：「江湖號稱第一的閃電殺手小紀!」

「不錯，」紀浪點頭道：「老人家也知道我?」

「聽說過。」叢九語聲冰冷地道：「可是有人僱你來這兒殺人的?」

紀浪點頭道：「是的。」

「殺誰?」

「花二少!」

「花二少來過了麼?」

「來過了!」

「人呢?」

「走了。」

「你沒有殺他?」

「我本來是要殺他的，只是……」

「只是什麼?」

「你該看得出來。」

叢九目光一瞥紀浪的左胳膊，忽然笑了。

紀浪道：「你明白了。」

「嗯，」叢九點點頭，道：「你這胳膊是他的飛刀傷的?」

「不是。」紀浪搖頭道：「他沒用飛刀，這是他短刀傷的。」

叢九又笑了，緩緩收回了枴杖，道：「幸虧你沒能殺他，要不然，你現在巳經沒命了。」

紀浪目光微凝，道：「容我請教，老人家尊姓大名?」

叢九道：「叢九，叢木的叢，八九十的九。」

紀浪雙目忽然異采一閃，道：「老人家，我早該想到是您了。」

叢九一怔，詫異地望着紀浪道：「你知道我?」

「嗯」紀浪點點頭道：「剛才之前有人向我談說過您。」

叢九道：「誰?」

紀浪微微一笑道：「花二少!」

「花二少?」叢九神情呆了呆道：「剛才他跟你談說過我?」

紀浪含笑地點點頭道：「他告訴我大年夜他酒醉過度，渾身乏力，遇上了金斧徐超，在徐超要殺他的時候，老人家恰巧救了他。」

叢九眨眨眼，目光凝注道：「他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件事?」

紀浪道：「老人家，我左胳膊上的傷痕，是我要花二少給我留下的。」

「哦?」叢九明白了，道：「你跟二少是朋友?」

紀浪道：「豈只是朋友，我跟二少有很深厚的交情，而且很尊敬他。」

叢九臉上泛現一股異容道：「那你怎麼還受僱來殺他?」

「這實在是個誤會。」紀浪笑了笑，道：「馬鐵腿僱我來殺的是這兒花家大院的二少爺，而我跟二少結識相交雖然兩年多，只知他名叫花豹並不知他就是花二少，更不知花二少就是名列『金斧』、『追魂槍』之上，鼎鼎大名的『飛刀』花。」

「哦。」叢九點了點頭，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雙目倏地一睜，道：「剛才你說什麼，是馬鐵腿僱你來的?」

「是的。」紀浪點點頭道：「不過據二少說，馬鐵腿可能只是名義上的僱主，眞正的僱主可能是金斧徐超。」

「唔，」叢九沉吟了一下，道：「你收過馬鐵腿的錢了嗎?」

紀浪道：「收了一半。」

叢九道：「一半是多少?」

「三千兩。」

「六千兩銀子一條命，馬鐵腿這可眞是大手筆了。」目光忽然一凝，道：「這件事，如今你打算如何向馬鐵腿交代?」

紀浪道：「我要二少在我胳膊上留下傷痕的用意，就是爲向馬鐵腿表示我殺不了二少，願意退錢!」

叢九道：「你想馬鐵腿會答應嗎?」

「這問題，二少也說過了，馬鐵腿答不答應都無所謂，憑他馬鐵腿也奈何不了我，只怕金斧徐超會代他出面。」紀浪吸一口氣，道：「我巳作了決定，金斧如果出面，我就鬥一鬥他的金斧。」

叢九目光灼灼的望着他，道：「你留在這兒是爲要等馬鐵腿嗎?」

「嗯。」紀浪點點頭道：「我想馬鐵腿或者是金斧，他們多半會來看看我得手沒有。」

叢九道：「要我在這兒帮你嗎?」

「謝謝老人家。」紀浪搖搖頭，道：「我巳經答應了二少，能鬥則鬥，萬一不行，就走爲上計，我不會得把這條命擱在這兒的。」

叢九忽然笑了道：「江湖傳說小紀是個冷血心狠的殺手，如今看來你不但是位熱血豪氣漢子，而且還是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謝謝老人家誇獎。」紀浪笑笑道：「其實這完全是受二少的感染與薰陶。」

叢九深深看了他一眼，道：「那麼我走了，你自己小心!」

話落，閃身竄出茅屋而去。

× × ×

本來是滿天烏雲的天空，現在竟然有了淡淡的月色。

花文俊在淡淡的月色底下默默地往前走着。形單影隻，看樣子他似乎很落寞，很孤單，但是他心底充滿着一股友情的溫馨。

先前，當他從墓地走走向茅屋去找金斧徐超的時候，他的心情有如拉滿了的弓弦一般繃得緊緊的，而且充滿了殺機。可是現在，他的心情鬆弛了下來，那股殺機也消失了。

他覺得他沒有看錯人，小紀的確是個難得的血性漢子，也沒有白費心血，這個朋友也沒有交錯。

起先，他還有點担心，他一個人對付金斧徐超雖然尚還可以，但要對付金斧跟馬鐵腿兩人的聯手，那就困難了，他根本沒有一點把握，馬鐵腿化六千兩銀子僱請來殺手紀浪，這等於是帮了他的忙。

當然，紀浪和花文俊是朋友，完全是出於馬鐵腿意外的。

如今有了小紀這個帮手，花文俊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走着走着，花文俊突然覺得前面不遠

處泥濘地上站着一個人，只一眼，他立即肯定了那是金斧徐超。

因爲那人的穿着不但也是一身寬大的黑衣，而且從那人身上所透露出來的冷肅之氣，完全跟大年夜一樣。

他心中微跳了跳，吸一口氣，放慢腳步沉穩的朝前走去。

徐超仍然冷冷地站在那兒沒動，渾身冷肅之氣凜人。

距離越走越近，花文俊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停了腳步，站立在徐超的對面五尺之處，這是個動手搏鬥，進退相宜的距離。

徐超站在那兒沒動，花文俊也站着沒動，兩個人都只拿眼睛灼灼地望着對方，誰也沒開口說話。

顯然地，他兩人在較量上了兩字「鎭定」功夫。

過了好久，好久，徐超終於吸一口氣，忍不住地開了口，道：「花文俊，這第一回合，算是你贏了。」

「哦。」花文俊淡笑了笑，沒接話。

徐超目光冷凝的望着他，心裏在想着怎樣刺激、擾亂他的心神，道：「你的鎭定功夫雖然强過我少許，可是我仍然要坦白的對你直說幾句。」

花文俊淡淡道：「你說吧。」

徐超忽然輕嘆了口氣，道：「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語淚先流，如今休說是人非了，就連那物也都不屬於你了，你何苦還要强替別人出頭。」

花文俊臉上閃過一絲異樣神情，旋即淡然地道：「我雖然巳經不是花家的人了，可是我姓花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徐超沉默了一下，又道：「平心而論，我並不想跟你爲敵，更不想跟你拚鬥，我這是在爲你打抱不平，你哥哥霸佔了你花家全部的產業，又奪去你的愛侶……」

「住口!」花文俊突然揚眉發出一聲冷喝，袖中刀翻腕刺出。

顯然地，徐超最後的一句話激怒了他，只是徐超沒有出手，往後退了一大步，花文俊跨步跟上，抬手又是一刀刺出。

徐超身子一閃，又退步躲了開去，道：「花文俊!幹嗎這麼大的火氣，我還有話說呢?」

花文俊收刀停步，臉色神氣冰冷道：「翻弄口舌，豈是男子漢大丈夫行徑。」

「你該知道。」徐超緩緩地道：「我說的全是實情實話，你哥哥如今正擁着美人高臥，你却徘徊在冷風寒夜裏，無家可歸……」

花文俊語聲冰冷地截口道：「那是我花家的事，用不着你姓徐的操心。」

徐超道：「我只是爲你不平，替你難過……」

花文俊緩緩擧起手中短刀，作勢又要刺出。

「好!好!好!」徐超只好連忙改口道：「從現在起，我不再提你的傷心事就是，咱們談點別的。」

「徐超!」花文俊雙目如電般地灼灼凝注，道：「你讓『追魂槍』把你的住處告訴我，引我去找你，而你却在這兒路上等我，究竟意欲爲何?」

徐超淡然一笑，道：「你去找我，又是爲什麼?」

花文俊抖動了一下手裏的短刀，說道：「爲了我花家的安寧，特來跟你作殊死一戰。」

「這不就是了麼?」徐超笑了笑，道：「我在這兒路上等你，當然也是爲了要殺你。」

花文俊冷冷道：「那你爲什麼還不出手，一再的翻弄口舌。」

徐超道：「第一，我知道你來找我的時候，煞氣必然很重，所以我要避一避你的鋒銳，在這兒等你煞氣消逝，心躁氣浮時才出手……」

花文俊道：「我不是個沒有經驗的初出道的雛兒，像大年夜那樣的機會也永遠不會再有，你的這番心思要算白費了。」

「等等再說吧。」徐超笑了笑道：「第二，我要誠懇的勸告你幾句，希望你能够冷靜的想一想，殊死搏鬥不是鬧着玩的，你我兩個人動上手，一定要有一個倒在地上才能罷休。你要是沒把握殺得了我，最好別逞强代人出頭，在沒動手之前離開這兒還來得及……」

花文俊冷冷地望着他，道：「你處心積慮的要殺我，如今我來了，難道你會讓我走?」

徐超道：「我當然會讓你走，只是我是有條件的!」

花文俊道：「你有什麼條件?」

徐超說道：「你人可以走，但你得把名震江湖的飛刀跟你手裏的這把短刀留下來。」

花文俊倏然冷聲一笑，道：「我明白了，我把飛刀跟這把短刀留給你，就等於我巳經在你『金斧』手下低了頭；你可以拿着我的飛刀對江湖朋友說我敗在你的手下，從此你『金斧』便排名在飛刀之上，可是?」

徐超點頭道：「不錯，你說得對，我正是這個意思，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花文俊笑容一斂，目光凝注，道：「你告訴我，留下飛刀跟手裏的這把短刀之後，你還找不找花家大院的麻煩?」

徐超道：「我要是答應你從此不犯你花家大院，你便在我面前低頭是不是?」

「嗯。」花文俊毅然一點頭，道：「你答應麼?」

徐超眉鋒微微一皺，道：「我實在不懂你，你那兄長霸佔了你花家全部產業，奪了你的愛侶，對你是既不仁，又不義，你爲什麼還要……」

「這你不會懂的。」花文俊吸一口氣道：「不管怎麼說他跟我總是一母所生同胞親兄弟，何況當年是我不辭而別離家出走，如今也是我不願意回家；與他無關，並不是他不仁不義，再說他雖然也會武，可是他長年爲疾病纏身，身子虛弱，而且生就一副棉軟心腸，連一隻鷄都不敢殺。所以他算不得是個會武之人，他要的只是那與世無爭，清靜平淡的日子。所以我不願有人去打擾他們，更不願意他們被牽入江湖是非漩渦中。」

徐超忽然哈哈縱聲大笑起來，道：「花文俊!沒想到你竟是這樣一個人，你實在可以當得那『情聖』兩字而無愧。對你那位沒情沒義的兄長，你不但沒有恨意，

反而一個勁的衞護他們：你度量之大，實在令人敬佩。只是我要告訴你個明白，你那當年的愛侶，自變成你的嫂子之後，她對她丈夫情深愛濃如膠如漆：白天依偎暖室，夜晚枕上成雙，享盡魚水之歡，嚐遍閨房之樂，早就把你忘得一乾二淨。」

「既爲夫婦，本應如是。」花文俊臉色神情一片淡漠，連眉兒也沒有挑動一下。道：「你說完了麼?」

「說完了。」徐超目光凝注地道：「對這些，你難道眞一點無動於衷，眞能忍能受?」

花文俊臉色神情依然一片淡漠道：「你只告訴我一句話，你能不能不犯花家大院?」

對這些，他眞能一點無動於衷?他不但是個有血有肉，而且是情感豐富的青年，他只是爲了手足之情，爲了憐愛他那位長年爲疾病纏身的兄長，强制抑壓着自己的情感，强忍着心底的痛楚而已。

「不忙。」徐超淡然一笑道：「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

花文俊冷冷道：「還有什麼事?」

徐超道：「別看你那嫂子眼前跟你那位哥哥像兩塊揉在一起的蜜糖似的，分都分不開。只是你哥哥畢竟是個長年跟病魔爲伍的人，身子虛弱，精力有限：總有一天你那嫂子她會爲自己去打算。當那苦悶的日子一旦來到的時候，她會難耐寂寞，背棄你哥哥，來個紅杏出牆……」

「徐超!」花文俊陡地一聲冷喝，緩緩抬起手中的短刀，道：「沒想到你竟是這麼個毫無丈夫氣概的碎嘴子。你說，是跟我放手一搏，還是爽爽快快的回答我問話?」

徐超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放過你那位兄長跟嫂子，不過得要他們讓出花家大院。」

「那辦不到。」花文俊一搖頭道：「花家大院是花家祖上留下來的產業，誰也不能讓出它。」

徐超道：「你不是要你兄嫂過那與世無爭，清靜平淡的日子嗎?我願意把我的那片山坡地跟那座小茅屋讓給他們倆，那裏有山有水，可以栽花也可以種菜……」

花文俊冷冷道：「我說過了，那辦不到，你別跟我磨牙了，還是跟我放手一搏吧。只要你能撂倒我，花家大院跟所有的產業就都是你的了。」

徐超突然陰陰一笑，道：「我會跟你放手一搏的，只是不是今天。」

「爲什麼?」花文俊目光一凝，道：「你不是處心積慮要殺我的嗎?」

徐超道：「我是要殺你，可是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今兒個我沒有把握能殺得了你，所以我要等那有把握，絕對有利的機會。再見!」

話未落，身子突然彈起，直朝路旁一片樹林子裏竄了進去。

花文俊怔在了那兒，他沒想到「金斧」徐超竟是這麼個虎頭蛇尾之人。

× × ×

突然，樹林裏傳出一聲慘叫。

花文俊身子猛然跳了起來，直朝樹林裏撲了進去：一株大樹根旁躺着個人。赫然竟是「金斧」徐超：心窩上插着把刀，刀尖深入心臟。

花文俊抬眼向四週搜索，鬼影子沒有一個，也不聞一點兒動靜聲息。顯然地，殺人者在他撲進樹林的刹那，已經走了。

他望着「金斧」徐超的屍首，深深地皺起了雙眉。

這殺人者是誰?誰有這麼大的能耐，能够這麼輕易的殺了這北六省江湖上名列第二高手的「金斧」?

一條人影如風般撲入樹林，花文俊飛快地轉身，袖中短刀同時完成了應敵的準備。

撲進來的人是號稱「閃電殺手」的紀泿。

「二少!他是誰?」小紀望了望徐超的屍身。他雖然聞聽過「金斧」徐超的大名，但却緣慳一面，從未見過。

花文俊道：「金斧徐超。」

「哦!」小紀微怔了怔，道：「他死了麼?」

「嗯。」花文俊點頭道：「刀尖深入心臟。」

小紀忽然笑了，道：「他到底還是强不過你。」

「你錯了。」花文俊搖搖頭道：「我的刀仍在我袖中。」

小紀突然睜大了雙目道：「你的意思是說他不是死在你手下的?」

「嗯。」花文俊點點頭。

小紀詫異地道：「那他是誰殺的?」

花文俊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聞聽叫聲撲進樹林，他已經躺在這兒，殺他的人已經走的沒有了影子。」

「這是誰幹的?……」小紀皺着雙眉，道：「誰有這麼大的能耐，看情形徐超似乎連『金斧』都沒來得及取出來便遭了毒手。」

「這只有兩種可能。」花文俊冷靜的分析着，道：「一種是暗襲，徐超一時大意，措手不及。一種是對方是熟人，而且彼此頗有交情，徐超沒想到對方會殺他，是以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遭了毒手。」

「前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小紀沉吟地道：「徐超不是個庸手，並且暗襲應該是從背後，而這一刀却是從正面插入的。照這情形看來，應該是屬於後者的一種，只是……」腦中忽然閃過一道靈光，雙目一睜，道：「我知道了，一定是他。」

花文俊道：「是誰?」

小紀道：「叢九。」

「叢九?」花文俊一怔，道：「你怎麼會想到是他老人家的?」

「剛才之前我見過他老人家。」

「在什麼地方?」

「那茅屋裏。」

「哦!他老人家也去過那茅屋了?」

「嗯。」紀泿點點頭道：「你聽見的脚步聲就是他老人家。」

接着，紀泿便把叢九進入茅屋後的經過，簡要的告訴了花文俊。

「哦。」花文俊默然沉吟了一下，道：「馬鐵腿沒有到茅屋去麼?」

「沒有。」紀泿搖頭道：「到現在爲止，沒見到他們一個鬼影子去，我就離開茅屋往這邊走了過來：剛走到百丈開外，便聽見這裏傳出一聲慘叫，便急急奔了過來。」

「哦。」花文俊沒再說什麼，走近徐超的屍首旁，彎腰伸手掀開徐超臉上的蒙面黑巾。他從沒見過徐超的面目，他想看看徐超的面貌是個什麼樣子。

紀泿也沒見過徐超的面目。道：「他就是徐超?」

「我也從沒見過他的面貌。不過從身材衣着上看，是他應該不會有錯。」花文俊直起腰來，緩緩吁了口氣，道：「我們走吧。」

紀泿沒說話，跟在花文俊身後出林而去。

一條人影悄無聲息地閃進了樹林，赫然竟是叢九，他看了看徐超的面貌，道：「哼!好狡猾的東西。」轉身出了樹林疾奔而去。

× × ×

夜是寧靜的。花家大院的夜更爲寧靜，靜得令人有點兒陰沉的感覺。

在後院那間燈光柔和的精舍裏，倪小媚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桌上攤着張素箋，素箋上已然寫了幾行字。倪小媚那白皙的玉手裏，握着一管狼毫筆，兩隻秋水般的明眸望着面前的紗窗出神，一副凝思的神情。

看起來她比前些日子的氣色好多了。清秀美麗的臉兒上有了紅潤，人也豐腴了甚多：充份地流露着醉人的少婦風韻。

正值她望着面前的紗窗出神，握筆凝思的時候，精舍那兩扇虛掩着的門被輕輕推開了：叢九飄然進入了精舍。

倪小媚的眉梢眼角馬上浮現起動人的嬌媚：她沒回頭看，帶笑地開了口，道：「回來了，害我一陣好等，你眞忍心，快來幫我續一句。」

叢九望着她，輕咳了一聲，道：「倪姑娘!不是大少爺，是我。」

「你……你是誰?……」倪小媚轉過身來，臉色勃然一變。玉手裏握着的那管狼毫筆「叭」地掉在桌上，正好掉在素箋上，素箋刹那墨黑了一團。

她明眸圓睜着，滿臉驚容的瞪視着叢九。

叢九道：「叢姑娘!我叫叢九。」

「你就是叢九?」倪小媚臉色又是一變，道：「你來做什麼?」

叢九目光凝注着倪小媚，道：「姑娘也知道我?」

倪小媚搖搖頭道：「不知道。請問你來是……」

她嘴裏雖說不知道，神色却現露出些微不安的樣子。顯然，她是知道叢九這名字的，只是不肯承認而已。

叢九雖已看出她神色上的不安，也知道她是不願承認，但却未多說什麼。緩緩道：「我來看看大少爺回來了沒有，同時要告訴姑娘一個消息。」

「他還沒回來。」倪小媚眨眨美目道：「你要告訴我一個什麼消息?」

「我要告訴姑娘的是有個號稱『金斧』徐超的人，在東山山麓不遠處的一座樹林裏殺了一個人。」

這眞是怪事，明明是「金斧」徐超被人殺了，他却說「金斧」徐超殺了人。

「哦。」倪小媚臉上頓時現出緊張之色道：「被殺的是誰?」

叢九道：「一個冒充『金斧』徐超之人，也是徐超的替身。」

「哦。」倪小媚輕吁了口氣，道：「你告訴我這消息的意思是?……」

叢九道：「我要告訴姑娘知道，那殺人的兇手是正牌『金斧』徐超。」

倪小媚道：「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叢九道：「因爲他也就是大少。」

倪小媚神情爲之一震，她沒有立刻說話，兩隻明眸凝望着叢九良久，良久之後，這才緩緩開了口：語音出奇的平靜、淡淡道：「你知道了。」

「怎麼?妳……」叢九一怔，旋即睜大一雙老眼，道：「妳也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倪小媚淡然地點點頭：「早在二少離家出走的那時我就知道了，而且後來大少自己也告訴了我。」

叢九一下子怔住了，他詫異欲絕道：「我沒想到，我做夢也沒想到……」

倪小媚忽然淡然一笑，道：「我並不算很傻，也不是個什麼都懵懂無知的人。我等於是在花家大院裏長大的，花家大院裏的大小事，我什麼不知道。」

語聲微頓了頓，道：「我跟他兄弟倆太接近了，二少離莊以後，我跟大少更接近：只要你跟一個人接近久了，即使他再會掩飾，你多少總會發現他一些秘密的。大少沒有病，他的病全是假裝的。」

叢九道：「那……妳怎麼一直沒說?也沒告訴莊主?」

「二少孝而悌，他有這番忍讓的心意，我能說什麼，同時我也希望因此能感動大少。」倪小媚緩緩吁了口氣，道：「再說先前我並不知道大少並不是莊主的親骨肉，我只當他是爲嫉妒二少。」

叢九雙眼微睜，道：「大少不是莊主的親骨肉，這是誰告訴妳的?」

倪小媚語聲平靜地道：「大少，也就是『金斧』徐超。他說莊主奪了他父親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母親，並且還涉嫌謀殺了他的父親。你想，徐超長大後能不報復麼?這仇恨任憑是誰也會忍受不了的。」

叢九道：「這麼說，這一切你全都早知道了。」

「是的。」倪小媚平靜地點點頭道：「只是，你也該知道，他是我的丈夫，而且錯不在他。」

「倪姑娘!」叢九臉色勃然一變道：「我只當妳完全蒙在鼓裏，也絕沒有想到妳會說出這種話來。」

倪小媚：「叢老人家!我是他妻子，他是我的丈夫，我這麼說有什麼不對?」

叢九直楞楞的望着她，吸一口氣，道：「我眞想不到，想不到妳竟是這麼的一個女人，妳可知道，徐超現在無時無刻不在找機會，設陷阱，陰謀殺害二少。」

倪小媚絲毫無動於衷道：「他是我的丈夫，他的一舉一動我自然十分清楚。」

叢九目光灼灼凝注，道：「妳能坐視他陰謀殺害二少而不聞不問?」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倪小媚淡然一笑，笑得十分淡漠，道：「我已經是大少的人了，我的心目中只有我的丈夫，別的誰都不認。再說，二少也算得是他的仇人，是不?」

叢九臉色連變，怒極而笑，道：「這可眞是『女人心，海底針』，一點不錯，我爲二少呼屈，我爲二少不值。」

語聲一頓，深吸了口氣，神色沉痛而悲憤地道：「妳既然變得這麼絕情絕義，我也不跟你再說什麼了。」

「你最好什麼也別跟我說，跟我說什麼都沒有用，天下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向着自己丈夫的。」倪小媚神色淡漠而平靜地道：「你快走吧，他就快要回來了。要是他回來碰見了你……」

叢九氣得雙目圓睜，抬手戟指着倪小媚，口齒顫動，只是却說不出一句話來。突然猛的一跺脚，旋轉身子，一陣風般撲了出去。

倪小媚突然笑了，那笑容有點異樣。

突然，燈影一幌，精舍裏又進來個人——是花文傑。

如今的花文傑跟以前的花大少完全判若兩人；以前他躺在病床上，滿臉病容，毫無精神。如今他英姿奕奕，神采飛揚。以前隱藏着的現在完全露了出來，眉宇間洋溢着一股子逼人的陰鷙之氣。

倪小媚微微一怔，隨即站了起來，臉上又浮現出那動人的笑意，道：「原來是你回來了，我還當是……」

花文傑笑笑道：「那個愛管閑事的老匹夫？」

「怎麼？」倪小媚又是一怔，道：「你看見他了？」

「我回來半天了。」花文傑含笑地點點頭道：「見他在這兒沒進來，我躲在外頭看看他到底是來幹什麼的。」

他眞是這意思嗎？當然不是，事實上他除了有點兒怕叢九那似乎比花文俊還高的武功外，還另有用心。

倪小媚很了解他，似乎明白他的用心。她嬌媚的瞟了他一眼，道：「順便也聽聽我這個做妻子的對你忠實不忠實，是不是？」

「媚妹！」花文傑用心被說破，笑容一歛，做作地皺皺眉頭，道：「妳怎麼好這麼說？妳是我的妻子，我不相信妳相信誰？妳把人都給了我，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明麼？妳這話讓我傷心……」

「你可別傷心，我逗着你玩兒的，你就那麼不解風情麼？嗯。」倪小媚臉上含着笑，話聲輕柔地，腰肢一擰，整個兒的嬌軀偎進了花文傑的懷裏。

「誰說我不解風情？我可自認是這世界上最解風情的男人。」花文傑突然笑了，兩眼忽現異采，那兩道目光升起了熾烈的火燄；一隻手摟着倪小媚腰肢，另一隻手則向倪小媚那豐滿誘人的胸脯上伸去。

「別胡鬧。」倪小媚抬手在他那隻手上輕拍了一下，嬌嗔地道：「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下人們都還沒睡呢。人家等你老半天了，只等你回來給人家續上兩句詩，誰知道你一回來就沒個正經的。」

「好！我就給妳續上兩句。」花文傑說着，把那隻伸向倪小媚胸脯的手改向書桌上伸去。不過，他並沒有去抓那管狼毫筆，却對着那盞琉璃燈一揮手。

剎時，精舍裏一片黯黑，燈滅了。

「死鬼！你……」黯黑裏，傳出倪小媚那半驚帶嗔，含着無限嬌媚的輕叫聲。

沒聽到她以下的話聲：她以下的話聲被花文傑那一陣得意的輕笑掩蓋住了。

追殺二少者　竟是花大少

天氣晴朗了，很久沒見的太陽也露出了它的嬌靨，那種彤雲密佈，昏暗陰晦的日子過去了。

碧空如洗，萬里無雲；初春的太陽給人的感覺是溫暖的。

花文俊的心情就跟晴朗的天空一樣的開朗了。

「金斧」徐超死了，從此花家大院平安了，他兄嫂也不會再有麻煩了。

儘管他心靈的創傷是永遠無法痊癒的，但那是他能忍受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有人要奪取他花家的產業，傷害他體弱多病的兄長跟他的弱質嫂子。

人在心情煩悶的時候，想喝酒，而且是不醉不休。可是人在心情開朗的時候，興緻一來，往往也想喝一杯；甚至於想作豪飲。

前者，是藉酒澆愁；希望能一醉解千愁。後者，則是以酒爲歡；心情是輕鬆愉快的。花文俊又想喝酒了。

他坐在一個賣酒的小攤兒上；手裏舉着酒杯，他的心情是平靜輕鬆而愉快的。對他來說，酒雖然多少還帶點苦澀，但已不像以前那麼苦澀了。

「二少！你答應過我的，怎麼又喝酒了！」

當花文俊剛舉起第三杯酒時，背後突然伸過來一隻手，攔住他，花文俊回頭一看，身後正站着那位神秘老人——叢九。

花文俊臉孔微微一紅，放下酒杯，有點訕訕地站起身子，說道：「老人家！請坐。」

叢九搖搖頭，道：「二少，我有重要事情要告訴你，請跟我來。」轉身邁步行去。

花文俊怔了怔，暗想：他有什麼重要事情要告訴我，這兒不能說？……連忙付了酒賬，快步跟了上去。

× × ×

這是一片視界遼闊的田野，站在這片田野中一眼可以望出十里以外，週圍十里以內沒有一點掩蔽物；在這兒談話，不怕有人聽見。

「老人家！」花文俊開了口。他望着叢九，雙眼中閃動着一絲惑然的色彩，道：「您有什麼重要事情要告訴我？」

「這是個天大的秘密，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叢九緩緩吸口氣道：「但這確實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花文俊眨了眨眼睛，目光凝注，道：「究竟是什麼事情？」

叢九神色微微遲疑了一下，道：「徐超並沒有死。」

「徐超並沒有死？」花文俊一怔，雙目突然大睜，道：「昨兒晚上樹林裏的那個人不是徐超？」

「不是。」

「那是誰？」

「一個願意爲徐超賣命替死的人。」

「老人家！」花文俊眨眨眼睛道：「昨兒晚上殺那人的是您麼？」

「不是。」叢九搖搖頭道：「我跟他無怨無仇，怎麼會殺他？」

花文俊道：「您知道是誰殺的麼？」

「知道。」叢九點了點頭道：「是徐超。」

「徐超？」花文俊呆了呆，訝異地問道：「他爲什麼要殺他？」

「也許他不要他再做替身了，也許是怕他洩漏秘密。」叢九搖了搖頭，道：「總之，這問題只有去問徐超自己才能明白了。」

花文俊雙目微皺，默然沉思了一下，道：「老人家！您怎麼知道他確實不是徐超的？」

叢九道：「昨晚上你跟小紀走後，我進樹林去看過了。」

花文俊道：「你認識徐超？」

「嗯。」叢九點點頭，吸了口氣，道：「還有件事，我本來想不告訴你，讓你自己去發現的，可是現在看情形似乎不能不告訴你了……」

花文俊道：「什麼事？」

叢九道：「二少！關於大少……」

「哦。」花文俊淡淡說道：「我知道，他居長，所有產業本該是他的，我無意跟他爭。」

「二少！」叢九雙眼一睜，道：「你！你知道了？」

花文俊道：「只能說是我想明白了。前前後後這麼多年，我還想不明白麼？」

叢九沉默了一下，道：「你可知道倪姑娘已經變了心？」

花文俊神情微微一愣，道：「倪姑娘已經變了心？」

叢九道：「昨兒晚上我去見過倪姑娘，她早就知道眞相，而且處處護着他。」

「哦。」花文俊淡然笑了笑，道：「我還以爲是大嫂對大哥變了心呢。原來……您也眞是的，她是他的妻子，她不護他護誰？」

叢九道：「你可知道他不是令尊的親骨肉？」

「您錯了。」花文俊神情淡漠而平靜道：「我才不是他老人家的親骨肉呢。」

「二少！」叢九一怔，雙目倏然凝注，道：「你怎麼說？你不是……」

「嗯。」花文俊點點頭道：「這還是我娘臨去世之前告訴我的。姨娘生了大哥之後，我娘備受冷落，她老人家迫於無奈，才偷偷出莊抱了我回來的，這件事只有我娘跟我知道。」

叢九詫異無比地道：「這……這怎麼可能……」

「這是千眞萬確的實情，是我娘親口告訴我的。」花文俊忽然輕吁了口氣，道：「不談這個了，現在我已經想明白了，我這趟回來實在是多餘的，所以我也就要走了。」

「你就要走了？你要去那兒？」

「南方。」

「你不管他的事了？」

「不了。」花文俊淡然搖搖頭，道：「他是我的兄長，我既然想明白了，又無意跟他爭什麼，還有什麼好管的。」

「你的胸襟氣度實在夠寬大的。」叢九沉思了一下，道：「你雖然不想跟他爭什麼，只是我還是非把整個的事實對你說個清楚不可。」

花文俊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道：「老人家既然一定要說，我洗耳恭聽就是。」

叢九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第一，『金斧』徐超就是大少的化身。第二，關於令尊之死，我覺得頗有可疑之處。第三，大少他野心勃勃，他除了千方百計要殺你以外，已跟馬鐵腿那帮土匪拉上交情。他想在這塊地兒上稱霸，並且還想過過官癮，投靠滿虜，弄個什麼官兒幹幹。」

這番話，聽得花文俊立刻高揚起了一雙眉毛，目光凝注，道：「老人家！您怎麼知道這些的？」

叢九道：「令尊一死，我心裏就產生了懷疑，我在這兒暗中注意他的行動已經快兩年了。」

「哦。」花文俊沉吟地道：「老人家，您究竟是誰？現在您應該告訴我了。」

「你別問了。我究竟是誰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有關大少的事情你必須得管。別讓他在這塊地兒上稱霸稱尊，爲害鄉里，成爲滿虜殺人的劊子手。」

「老人家！我明白您的心意了。」花文俊雙眉微揚地吸了口氣，緩緩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奪我愛侶，念在二十年手足情誼，我可以忍，他要奪取全部產業，看在小媚的份上，我也可以讓。然而，不管爹是不是他的生身父，對他畢竟有二十多年的養育之恩，這件事我一定會把它查個清楚，其他一切我也會好好處理的。」

「有你這麼兩句話我就放心了，這塊地兒上的鄉里百姓也就有福了。」叢九含笑地深看了他一眼，轉身邁步走去。

花文俊站在那兒沒動，默默地望着叢九的背影走出了老遠老遠，才深深地吁了口長氣，心情沉重地邁步往花家集方向行去。

× × ×

夜，花家集的夜是寧靜的，因爲夜已經很深，花家集的人都睡了。

花文俊神情有點落寞的進了花家集，走向那宏偉寬敞，高台階，台階兩旁雄踞着一對石獅子的大門前。

高台階上，靜靜的爬伏着一隻黑狗，那是隻遍體沒有一根雜毛的黑狗，很大，很壯，爬伏在那兒跟條牛犢子似的。

有那麼一條狗看門，應該強勝過三五個壯漢。

花文俊走近了，那隻黑狗抬起了頭，兩眼好亮，喉嚨裏發出一聲低吠，箭一般地竄了起來，牠竄起來是撲向花文俊的，可是當牠撲到花文俊的身旁時，牠突然停住了撲勢，低着頭不住地在花文俊腿上來回的嗅個不停。旋即，牠抬頭望着花文俊搖了尾巴。

「老黑。」花文俊伸手在牠頭上輕輕地拍了兩下，帶着愛憐，道：「花家大院已經變了，只有你沒有變。」

他邁步往石階前走去，大黑狗緊跟在他身後。

花文俊剛走到大門那兩邊高掛着的大燈照射的燈光下，距離石階還有丈把遠，花家大院裏越牆竄出個人來，落在他身前攔住路。

那是個黑衣中年漢子，手裏握着柄單刀，喝道：「那條路上的朋友夜闖花家大院？」

花文俊停住脚步，含笑開了口，道：「許立！不認識我了？」

許立一怔，旋即高興地叫了起來道：「二少！是您回來了。」

搶前一步轉身行了個禮，道：「我這雙眼珠子該挖掉了，還不如老黑呢，我進去報個喜信兒去。」說完話他就要轉身。

「許立！」花文俊抬手攔住了他，道：「別驚動太多的人，只稟報大少一聲，我要在這兒見他一面。」

「您要在這兒見大少？」許立怔了怔，道：「您不進去？」

花文俊搖搖頭道：「夜太深了，我不願意驚動太多的人，擾了人家的好夢。」

「那……」許立詫異地看了他一眼，遲疑了一下，道：「您請在這兒稍等，我這就進去稟報大少去。」

他轉身竄起，往圍牆裏躍了進去。

花文俊抬起了一雙眼睛打量着花家大院，打量着這週圍的一切。花家大院的一切對他來說該是最熟悉，最親切不過的。

可是，現在他却覺得這一切對他似乎已經陌生了，這種陌生的感覺而且很清晰，他不禁有點神傷黯然。

突然，隆隆聲響，花家大院的兩扇大門開了，花文俊連忙定定神，凝目望了過去，大門裏飛一般地奔出兩個人來；一個是許立，一個是總管潘武。

「二少！您回來了。」潘武當先奔到，躬身行禮。

「潘總管少禮，我是來見大少的。」

「我聽許立說過了，大少爺說請您進去。」

「怎麼？他不願出來見我？」

潘武的臉上掠現起一絲黯然神色，低聲道：「大少爺的病這些日子又重了些，行動也不方便，所以……」

花文俊微揚了揚眉，旋即微一點頭，道：「好吧，我進去見他。」

潘武神色恭敬地說道：「二少爺！您請。」

花文俊沒說話，邁步上了石階，潘武隨後而行。

「二少爺！」進了大門，潘武忽然疾行兩步，走近花文俊身旁，道：「大少爺的病一直都沒有起色，反而越來越重，少夫人雖然才慧過人，但畢竟是個女流，您該回來。」

花文俊道：「我也許明天就回來了，也許永遠不回來，我回不回來就要看今夜我跟大少爺見面的情形怎樣而定了。」

潘武道：「二少爺！您請恕潘武斗胆，大少爺人本就軟弱，又一直被病魔纏着，你多少也要遷就他點兒……」

花文俊淡然一笑接了口，道：「我知道。」

潘武說道：「謝謝您，潘武當感同身受。」

花家大院裏本來已經熄了燈，現在又都點上了。尤其是後院裏，燈光上騰，幾乎亮透了半邊天。

到了後院門口，潘武停了步，微一躬身，道：「大少爺在後院等您，我不陪您進去了。」

「謝謝你了。」花文俊點點頭，邁步走了進去。

後院裏，燈光如同白晝，在那美景如畫般水榭旁的涼亭裏，站着個美好身形的白衣人影。

花文俊只一眼，便立即心頭震動地停了步，剎時間萬念齊湧，五味雜陳。

他這裏剛一停步，涼亭裏已傳來倪小媚那甜美柔婉的聲音，道：「二少爺！請過來坐吧。」

花文俊猛吸一口氣，平靜了一下心神，邁步走了過去，進了涼亭。

倪小媚比從前瘦了不少，也憔悴了不少。從前她不施脂粉，現在却是濃粧艷抹；然而濃粧艷抹却掩蓋不住她那消瘦跟憔悴。

花文俊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受，可是他臉上却沒露出一絲絲。

倪小媚一雙明眸直在花文俊臉上打轉，她臉上堆着笑容；那笑容看起來很爽朗，但却又似乎隱藏着什麼。道：「二少離開家的時候，我沒能見着二少，二少回來以後，我仍沒能見着二少；算算總有四五年的日子沒見二少了。好麼？」

「謝謝。」花文俊避開了她那雙令他心湖波動的目光，道：「我很好，賢伉儷也好。」

「謝謝二少。我夫妻都好，二少你請坐。」

「我不坐了，我是來見大哥的。」花文俊開門見山的說出了來意。

「我聽他們說過了，二少有什麼事兒麼？」

花文俊微揚了揚雙眉，道：「如果我說我是來找『金斧』徐超的，那妳就明白了。」

「哦。」倪小媚忽然一笑，道：「這麼說，二少是都知道了。」

「無論什麼事，瞞人只是一時，不可能永遠瞞得了人……」

「二少來得不巧，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

「打過年就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可是剛才潘總管告訴我……」

「潘總管進來通報，是我告訴他大少爺這一陣子病又重了，不便行動，請二少爺進來見面。」

「是麼？」

「我把後院裏的燈都點起來了，就是爲表示這後院裏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哦。」花文俊沉吟了一下，道：「那麼請夫人告訴我，他到那兒去了？」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倪小媚搖搖頭道：「這一陣子他經常不在家，一個月裏總有二十天住在外頭。據我所知，他在外頭有不少的女人，不是江湖名女，便是青樓名妓，他經常住在她們那兒。今天晚上他在那一個香閨裏，我就不知道了。」

花文俊聽得不禁臉色連變。倪小媚把話說完，他立即吸口氣，淡然一笑道：「他好大的艷福，夫人好大的度量。」

「這也沒有什麼。」倪小媚神色淡然而平靜地道：「女人家應該懂得三從四德

，他要討幾個小的回來還不是一樣，不如任由他在外頭胡鬧去。好在也只是逢場作戲，鬧上一陣子之後他自會厭倦的；我深愛着他，只要有他一顆心就行了。逼得他急了，要是他連心都給了別人，那我的損失就太大了，以後的日子我怎麼過？」

這番話似乎頗有點道理。事實也是，在那個時代，女人家講究的是三從四德。一個做妻子的對丈夫在外頭的拈花惹草，她能有什麼辦法？又能怎麼辦？大吵大鬧？那行嗎？

誠如她所說：逼得他急了，鬧翻了，他要是變本加厲連心都給了別人，那她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不如度量放大一些，由他在外頭胡鬧去；胡鬧够了，厭倦了，他自會回頭，倦鳥歸巢的。

花文俊吸口氣，神情有點異樣地道：「我還不知道徐超是這麼個風流的人。」

倪小媚嫣然一笑，道：「他眞是個天生的風流種子，到處留情。他也確實有他迷人的地方，不要說是那些女人，連我也是一樣；只要能得着他的人，就是爲他死都心甘情願。」

「哦。這我倒不知道。」

倪小媚說道：「那是因爲二少是個男人。」

她抬手輕理着雲鬢，那姿態美極。

花文俊雙目凝注，臉色有點發白，道：「夫人眞不知他現在在那裏？」

「我豈會騙二少，他今東明西，早上是一個，晚上又是一個，我怎會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他的艷福眞令人羨煞……」

「這一點二少比起他來是差了些；他能讓人一見面就如醉如痴，他有一種別人所沒有的魔力。」

花文俊又吸了一口氣，轉眼朝四下裏望了一下，道：「我很久沒有回來了，這兒的一切都快陌生了，我想到各處看看，可以嗎？」

「當然可以。」倪小媚點點頭道：「請！」她含笑輕抬玉手。

花文俊邁步跨出涼亭；花家大院的一草一木沒有一點改變。他生於此，長於此，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對家裏的每一個角落他自是都非常熟悉；在倪小媚的陪同下，他走遍了後院裏的每一處。

沒有，眞的沒有。倪小媚沒騙他，大少爺花文傑確實不在家。

「二少現在該相信我的話了吧。」看完了最後一個地方，倪小媚直接了當地開了口，臉上含着笑。

「以後的日子還多。」花文俊乾脆挑明了。他雙眉微揚地道：「他躲過今天，不見得永遠能躲過以後。」

「二少！」倪小媚淡然一笑道：「一個人的武功練到相當的程度，到了自認火候已够的時候，是用不着躲誰的，何況他現在又有了幾個有力的幫手。眞要說起來，我倒不希望二少能找着他；畢竟咱們也在一塊兒相處過多年，而且處得很好。」

花文俊胸中怒火往上一冲，道：「夫人說的『有力的幫手』，可是指馬鐵腿他們。」

「二少知道了就好。」

「謝謝夫人。對馬鐵腿那幾個我還沒放在眼裏，至於徐超，他的武功練得再高再好，也不可能沒有弱點，一旦相遇，鹿死誰手還難說呢。」

「我只是站在朋友立場，對二少作個忠告，二少一定要非找他不可，我也莫可奈何。夜已深沉，我不多留二少了。」

「我正要告辭。」花文俊臉色一白，一抱拳，轉身往外行去。

「二少走好，我不送了。」

花文俊沒應聲，沒回頭，脚下也沒頓一頓。

× × ×

倪小媚站在涼亭裏沒動，一隻手扶着亭柱；臉上肌肉起了一陣輕微的抽搐，兩隻明眸中湧現了模糊的一片。

花文俊走出後院，他碰見了潘武。

潘武趨前悄聲地問道：「二少爺！見着大少爺了嗎？」

花文俊含笑點頭道：「見着了。」

潘武道：「您二位怎麼談的？您什麼時候回來？」

花文俊道：「這件事急不得，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潘武神情微微一呆，道：「您怎麼說？您總有一天會回來？」

「嗯。」花文俊微點了點頭道：「潘總管！我有句話，不知道你願不願聽。」

潘武神色一片肅然道：「二少爺您但請吩咐，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花文俊道：「沒有那麼嚴重，我只是要告訴你，眼下的花家大院已經不是以前的花家大院了，能早一天離開，最好早一天離開。」

潘武神情猛然一怔，一臉愕然之色，道：「二少爺這話……」

花文俊道：「潘總管不必多問什麼，我也不便說，潘總管是看着我從小長大的，跟我的長輩沒有什麼兩樣，我不願你把一世英名斷送在眼下這座花家大院裏。」

「二少！您不說我不便提。」潘武的神色忽然轉趨凝重，道：「自老爺子去世之後，我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只是這種感覺不是身在花家大院裏的人覺不出來；好像有什麼大禍要降臨一樣。不過我可以告訴二少，我自當年蒙老爺子收容，委以重任的那時候起，我已經決定把這一生交給了花家大院；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花文俊內心不由一陣激動，但很快地便又轉趨平靜，道：「潘總管忠義，花家存歿俱感，你既這麼說，我就不便再說什麼了。臨別一句；凡事多小心，倘有什麼災禍，但求自保，別的你就不用管了。」

話完，邁步往外行去。

潘武怔了怔，連忙邁步跟上。

「夜已深了，潘總管別送我了。」

「休說是夜深，就是下刀山我也要送送二少。今夜我送二少出去，希望能盡快的再迎二少回來。」

花文俊內心忍不住又是一陣激動，道：「我不會讓你失望的，我走了。」快步疾行而去。

在花家大院裏，花文俊忍住了。出了花家大院，他實在忍不住了；喉間一甜，一口腥熱的鮮血冲口噴出。身體也爲之一晃，他連忙脚下拿樁站穩了。

一口血噴出來，他心裏舒服多了。

這口血，他該噴在倪小媚臉上的，可是在她面前，他不願示弱，更不願讓她知道他心靈受創。

女人變了心，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以前，怪他年輕不懂事，怪他不會表達自己的情意，表現得像個沒有根的浮萍似的，讓人抓都抓不住。

可是現在呢？怪誰？

或說是錯已鑄成，回頭已遲。但是，她不該明知道花文傑就是「金斧」徐超，還像以前那樣對他，甚至於還有點故意刺激他花文俊，表現得前後判若兩人。

事到如今，還有什麽好說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誰叫這無情的恨事落在了他的頭上？

天意？命麽？

自然，這段情，是毀在他自己當初的年輕無知，跟「金斧」徐超的狠毒用心之上。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心裏舒服多了，可是臉色却很蒼白。

倪小媚提過江湖名女，青樓名妓。附近有什麽江湖名女他不清楚，但青樓名妓，他知道有一個；色藝雙絕，麗質天生的卓曼如。

他不知道倪小媚的話是眞是假，一個男人，在有了像倪小媚這樣子的嬌妻後，還會去拈花惹草，這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要試着找找看。倘若是眞，丈夫如此，做妻子居然毫不在乎；難道徐超眞有一種魔力，讓這些女人情願爲他死？

× × ×

這是一座精雅的小樓，小樓上仍透着微弱的燈光；這顯示着樓裏的人兒還沒有睡。

花文俊就站在這座小樓頭，面對着兩扇虛掩着的房門。房裏，傳出一陣陣的呻吟……女子的呻吟，還有那輕微的牙床玉鈎動盪聲。

那女子的呻吟聲雖然低微，站在房門口却清晰可聞；像夢囈一般，輕輕地直叫：「文傑！文傑！你害死我了，文傑……」

那一聲聲，一陣陣，再加上那牙床玉鈎動盪聲，任何人馬上都會想到是怎麽囘事。

花文俊那蒼白臉上立時泛起一絲紅意。有人到了房門口，「金斧」徐超竟還茫然無覺，由此可見此刻他是如何的沉醉。

花文俊開了口，語聲冰冷地道：「徐超！出來咱們見見。」

按說房裏的人絕不會聽不見，然而竟毫無反應；那一聲聲一陣陣夢囈般地輕叫依然，那牙床玉鈎的動盪聲也沒有停歇。

花文俊雙眉一揚，抬手一掌劈出，「砰」然一聲的响起，門開了；房裏的情景清清楚楚。

房裏很凌亂，像是有好多日子沒收拾一樣；可是亂歸亂，仍不失豪華氣派。

紅氈舖地，牙床玉鈎，床頭一盞琉璃燈，燈焰壓得低低的。

床在動，低垂着的紗帳在動，一對玉鈎也在動，玉鈎晃盪，碰在那兩旁的床欄桿上，聲音叮叮，好清脆。

床上睡着個人，懷裏抱着一團，在輾轉，在呻吟；一聲聲，一陣陣。

花文俊怔了怔，跨步到了床前。他看清楚了，床上人是個女子；頭髮蓬散，臉色蒼白，雙頰瘦削，兩眼都凹了進去，形神憔悴得幾乎不成個人樣兒了。

她懷裏抱着個綉花枕頭，口裏仍在發着那一陣陣，一聲聲的呻吟，夢囈般的輕喚。

花文俊認得這個女人，正是那位色藝雙絕，艷名盛極一時，多少人以斗量金而不得一親芳澤的名妓卓曼如。

他記得五年前他頭一次見她的時候，她玉潤珠圓，國色天香，艷光照人，如今竟然落得這副模樣，而且，眼前連個照顧的人都沒有。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雪中送炭又有幾人？

花文俊心中不由暗暗一嘆。他掀開紗帳，探手一摸，卓曼如頭上好燙。他明白，卓曼如病了；是心病，神智不清。

他雙眉微皺，目光四掃，梳粧台上放着把茶壺，他拿起茶壺，茶壺裏有大半壺冷茶，他把那大半壺冷茶倒在了卓曼如的臉上。

這半壺冷茶的功效很大，卓曼如驟然受到冰冷的刺激；身體顫抖了一下，口中那一陣陣，一聲聲的呻吟，夢囈般的輕喚停止了。

她兩眼翕動了一陣，睜了開來；突然挺身抓住了花文俊，臉泛驚喜，道：「文傑！文傑！你來了，你終於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文傑！你可知道，我好想好想你，我想死你了……」

花文俊心裏不禁一陣難受，他吸了口氣，道：「卓姑娘！我有花文俊，不是花文傑。」

這話就像是一聲焦雷，馬上把卓曼如震得神智更清醒了。她平靜了！不說話了，兩眼直楞楞地瞅着花文俊，好半天才叫了一聲：「花二少！」

剛才她像充滿了一身力氣，就在這一刹那間，那一身力氣似乎已然用盡了。一鬆花文俊，突然躺了下去；兩眼一閉，豆大的晶瑩淚珠從眼角滑了下來。

花文俊看得心裏又是一陣難過，道：「卓姑娘！文傑沒有來過麽？」

這話問得實在多餘毫無意義，花文傑要是來過了，卓曼如怎還會相思如此。

卓曼如搖搖頭道：「沒有。他好久沒來了，大概是他那位如花似玉的嬌妻絆住了他……」

她那失去血色，乾枯的香唇也泛起了一絲凄涼的苦笑。

花文俊道：「我剛從花家大院裏來，他不在家。」

卓曼如一臉詫然之色，道：「怎麽說？二少！他不在家！」

花文俊點點頭道：「是的。」

卓曼如忽然嘆了口氣，道：「有了新人忘舊人，他變心了。痴情女子負心漢，我是够可憐的；爲了他，我落到如今這個地步，他若是有情有義倒也罷了，可是……他……」

兩眼一閉，兩串晶瑩的淚珠兒又滑出了眼角。

「卓姑娘！」花文俊沉默了下，道：



徐超與花文俊各折一段樹枝打鬥起來。

「他還有別的女人麽？」

「早就聽人說了，只是我不相信，也沒有問過他，如今看來，是一點兒也不假了。」卓曼如閉着眼睛啞聲說道：「鎭上有家酒館，名兒很雅緻，叫『品香小築』，掌櫃的芳名侯吟香，是個新寡文君；麗質天生，風姿綽約，鎭上的人趨之若鶩，座無虛席。他常愛往那兒跑……」

「品香小築？」花文俊詫異地道：「我怎麽沒聽說過。」

「聽文傑說，你離家已經好幾年了。是麽？」

「是的。我離家有四年多了，最近剛回來。」

「那你怎麽聽說過，這家『品香小築』開了還不到一年呢？」

「哦。那就難怪了。」花文俊點點頭，雙目微凝，道：「妳認爲他現在可能在哪兒？」

卓曼如道：「九成九在那兒。其實也難怪，年輕輕的沒了丈夫，有幾個能守得住的。文傑人生得英俊瀟洒，溫柔體貼，又深解風流情趣，任何一個女人家見了他都會情不自禁，何況是一個年輕寡婦。我不願妄自菲薄，可是跟一個少婦比，我不得不自認還差點兒。」

花文俊眉頭微皺了皺，道：「姑娘也不必自怨自艾，男女間的情愛該繫於一個『眞』字上，不够眞，經不起考驗的情愛，並不足珍惜。」

「我也知道。」卓曼如兩眼中淚水往外一湧，道：「可是我把一切都交給了他，到現在我還深深愛着他。也不知道是怎麽囘事，我閱人良多，可是自遇見他以後我就情難自禁，也許是我前生欠他的，這是孽，不是情，我不計較他跟任何人在一起，只要他能抽出一點時間來看看我，我就是死……」

喉頭突然像被什麽堵住了，她沒能再說下去，珠淚泉湧，成串地由眼角滑落。

花文俊又暗暗自嘆了口氣，道：「卓姑娘！我有幾句話，不知道妳信不信？」

卓曼如道：「二少請說。」

花文俊咬了咬牙，神色凝重地說道：「文傑是個具有雙重身份的人，他是花家的大少，但是他並不是花家的骨血。當他以花大少的身份出現時，他是溫柔體貼的花文傑。可是當他以另一個身份出現時，他就變成了陰狠毒辣的惡徒『金斧』徐超了。」

卓曼如突然笑了，道：「二少不必安慰我了，他就是個吃人的惡魔我也愛他，我是個青樓妓；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從來沒把自己當做一個青樓妓。他要是個惡徒，我這個人們眼中的壞女人，跟他不正好配一對兒麽？」

「卓姑娘！」花文俊眉頭暗皺了皺，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他不是花文傑，他是個惡徒……」

「二少！文傑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只要一提起二少你，從沒有一個字說你不好的，做大哥的如此，做弟弟的你怎好這樣呢？」

「他都說我好？」

「嗯。我當着燈說話，信不信全在二少。」

「這算什麽？」花文俊苦笑一聲，道：「他當人說我好，我背地裏却說他是個惡徒，這一來我豈不成了個卑鄙小人。」

「那我可不敢，也絕沒有那個意思。」卓曼如搖頭輕嘆了口氣，道：「我希望二少別再試圖用什麽話安慰我了，不管他是怎麽樣的人，我都愛他。」

「姑娘的這份痴情令人感動，希望他能收收心，就此回頭。姑娘請歇息吧，我告辭了。」

「我有病在身，沒能好好招待二少，請二少原諒。」

「姑娘不必客氣，請多保重，也希望姑娘能把這段情化爲過眼雲烟。」

「謝謝二少，這我恐怕辦不到。」

卓曼如既然說了這種話，花文俊還有什麽好說的？以倪小媚爲例，足見花文傑對女人確有一手。

花文俊勉強地笑了笑，轉身要走。

卓曼如又開口了，道：「二少是不是要到『品香小築』去？」

花文俊遲疑了一下，道：「不瞞姑娘說，我是準備去一趟。」

「二少替我帶句話好不？」

「姑娘請說，只要他在那兒，我一定帶到。」

「謝謝二少。請二少告訴他，我等他等到天亮，無論如何要他來跟我見一面。心病必須心藥醫；如果沒有心藥，我這病是絕對治不好的了。」

花文俊聽得心裏一陣難受，熱血上湧，道：「姑娘放心，只要找到了他，無論如何我都會要他來見姑娘一面就是。」

說罷，邁步往外行去。

男女情愛是微妙的，魔力也奇大無比；自古至今，多少人為它生、為它死、為它笑、為它哭。

卓曼如雖然是個青樓妓，風塵女子，但這份情却是可貴難得的。她這份痴情要是放到別一個女人身上，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只羨鴛鴦不羨仙的一對。

奈何她愛上的是個不該愛的。

是天意如此？

是造物弄人？

為義殺親夫　寺廟伴古佛

「品香小築」，美而且雅。

朱門玉階，飛簷琉瓦，前面是店面，後面是住家。住家處是一個小院子，一座小巧玲瓏精雅的小紅樓；靜靜地獨立在小院裏的夜色中。昏暗的燈光透紗窗，多少帶着點兒逗人的綺麗遐思。

花文俊望着那透着燈光，看不見人影兒也不聞一絲兒聲息的紗窗；他輕咳了一聲，揚聲發了話，道：「不速客求見花大少。」

小樓上立刻有了動靜，先是那昏暗的燈光一閃而滅，繼而一陣輕微的响動，門開處，那一排朱紅欄杆前出現了一個身穿淡青衣衫的頎長身影，那正是花大少花文傑。

月光下，花文俊看得很清楚；如今的花大少臉上紅紅的，跟帶着酒意一般，絲毫不見病容，兩道眼神銳利而逼人。

「我當是誰，原來是你。」花文傑怔了怔，臉色神情有着刹那間的錯愕，旋即，他笑了，笑的十分爽朗，道：「驚人好夢，擾人歡娛，文俊！你實在太煞風景太惱人。」

「我自知孟浪冒失。」花文俊吸口氣說道：「還望大少跟女主人多多原諒。」

「你的消息眞靈通。」花文傑目光一凝，道：「你是怎麽知道我在這兒的？」

花文俊道：「鎭上的人大都知道花大少生性風流，置枕畔嬌妻於不顧，到處結交美紅顏。」

花文傑的眉宇間突然泛起一般冷肅之氣，道：「你到家裏去過了。」

「是的。沒得大少允許，我謹向大少道歉。」

「不必了。家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你道什麽歉。小媚她怎麽了？」

「她說你不在，說你一個月裏倒有半個月不在家。」

「這倒是實話，你知道麽，我看她都看膩了。」

「相信，因為你根本就沒愛過她。」

「可是她還是愛我愛得要死。」

「我實在很佩服你。」

「也很嫉妬吧？」

「我倒不嫉妬你，只是……」

「文傑！」人影兒一閃，一個身材嬌小玲瓏，成熟風韻醉人的少婦站立在花文傑身旁。她美艷，還帶着三分嬌媚。

花文俊看得很清楚；剛出來的時候，她冷得像一塊冰，而花文傑就像一團火，一挨近他，她便被溶化了。

她嬌慵無力地偎在花文傑的臂彎裏，道：「這是幹什麽呀？三更半夜的……」

不用介紹，只看這情形，花文俊已知道這少婦即是「品香小築」的女主人侯吟香。

花文傑低頭望着侯吟香，一隻胳臂擁着她。語氣無限溫柔，無限體貼地道：「告訴妳別出來，外頭霜寒露冷。」

「誰說的。」侯吟香仰着臉兒，那模樣兒嬌媚煞人，道：「跟你在一塊兒，靠在你懷裏還怕凍着我麽？」

花文傑摟着她纖腰的胳臂緊了緊，一切柔情蜜意盡在不言中。他向侯吟香介紹：「那位是花二少，『飛刀』花文俊。」

「嗯。」她的聲音好輕好輕。她沒看花文俊，好像有花文傑在身邊，對於世上的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值得她一顧似的。

照說這是不禮貌的，可是花文俊對她的這種不禮貌他沒在意。道：「聽說『品香小築』的女主人是個美艷無雙的女嬌娘，今夜一見果然艷名無虛。」

侯吟香臉色突然一寒，道：「這個人說話怎麽這樣輕薄，他是你的……」

「花家的二少，他也是個風流多情種，妳往後多認識認識他，就不會見怪了。」花文傑含笑地說着，抬眼望向花文俊，說道：「你這麽晚來找我有什麽事兒，快說吧，要不然就等明天我回家之後再說也行。」

「要能等明天，今夜我就不會找到這兒來煞風景了。」

「哦。你有什麽急事兒？」

「彼此心照不宣，我不願意驚擾別人，你跟我到外頭去談談吧。」

花文傑突然笑了笑，道：「這樣也好。鎭東不遠處有一片空地，這時候不會有人，你到那兒等我去，我隨後就到。」

花文俊沒說一句話，彈身越過院牆走了。他知道花文傑一定會來，因為他知道花文傑絕不會怕他，也不會躲他。

果然，他剛到那片空地上不久，花文傑便跟着到了。

這片空地地方不小，足有二十來丈，三面是樹，地相當平坦。兩個人相隔一丈多遠的對立着。

刹那的靜默後，花文傑開口了，道：「我沒帶兵刃來，你該知道『品香小築』那種場合是不適宜帶兵刃的，你的刀也沒帶來吧？」

「你知道我用的是短刀，藏在身上一點也看不出來。」花文俊淡淡地道：「不過我可以不用。」

花文傑道：「那……拳掌搏鬥沒什麽意思。這樣吧，你我各折一段樹枝代替兵器，這對你我也都不是什麽難事，你的意思怎麽樣？」

花文俊道：「我沒有意見，你說怎麽樣就怎麽樣。」

花文傑沒有說話，立即去折了一段樹枝，花文俊也去折了一段樹枝。花文俊折的樹枝粗些，花文傑折的樹枝細些，而且還帶着枝葉。

乍看起來，似乎花文俊佔了便宜，其實行家一看即知，佔便宜的是花文傑；柔能克剛，細樹枝自然比粗樹枝柔軟一點，韌性也較大，那些枝葉而且能擾亂對手的聽覺眼神。

由這種小地方上看，顯出了花文俊的仁厚、光明磊落，也顯出了花文傑的陰險狡詐。

花文傑突然帶笑的開了口道：「花家的大少跟二少夜靜更深在這兒拚死拚活，這要讓別人看見了，一定會以為咱們是在爭遺產，傳揚開去，那眞是個大笑柄。」

花文俊道：「花家已經給人大笑柄了，何在乎多一個。」

「說得也是，那麽你我就什麽都別說了，動手吧。」花文傑舉起了那段樹枝，樹枝前端的細枝微彎着，葉子輕輕地顫動着。

「不忙。」花文俊手裏的那段樹枝垂着沒動，道：「在動手之前，我要問你幾件事。」

「你問吧，什麽事？」

「你姓徐？不是花家的骨血？」

「不錯。」

「那麽你是誰的骨血？」

「你聽說過『鬼斧』徐萬槐麽？」

「你確知你是徐萬槐的後人？」

「當然，確確實實。」

「這麽說，你眞姓名該叫徐超了。」

「不錯。我父親姓徐，我自然也姓徐了。」

「這些是誰告訴你的？」

「我娘。」

「你娘？」花文俊怔了怔，道：「這究竟是怎麽同事？能說詳細點不？」

「這件事說起來話長，提起來更使我切齒痛恨，我實在不願意細說。」徐超眉宇間湧現出了殺機，道：「我可以這麽告訴你，你老子謀害了我爹，又強奪了我娘，把我娘帶來了你們花家，這之後，我娘生下了我。這麽一說，你明白了吧？」

「我爹謀害你爹，強奪了你娘？」花文俊雙目凝注，道：「你憑的是什麽？」

徐超道：「我娘親口告訴我的，這應該不會有假。」

「你這些話實在讓人心驚？」花文俊吸了口氣，說道：「可惜，你娘去世了，我爹也過世了，要不然，當可向他二位求證……」

徐超雙目陡地一瞪，道：「這還有什麽好求證的，我娘親口告訴我的話，難道還會有假。」

「不要輕動怒火，你我心中平心氣和的談談。」花文俊神色平靜地說道：「只要你跟我之間沒有什麽仇恨，我願意把花家全部產業送給你。」

「哦？」徐超道：「倪小媚呢？」

花文俊淡淡道：「她如今已經名正言順的是你的夫人了。是不？」

徐超陰陰一笑，道：「你雖然有一副寬闊的胸襟，也很看得開，奈何我跟你花家……」

「不談這個了，」花文俊攔斷他的話，道：「現在我要問你另外一件事，希望你據實告訴我。」

「什麽事？」

「我爹是怎麽死的？」

「因為他自知罪大惡極，也自知報應臨頭，所以就用死先躲了。」

「不是你害死的？」

徐超道：「我既然要報仇，你想我會讓他這麽安安穩穩，平平靜靜的自己死去麽？」

說罷，他嘿嘿地笑了，笑得好陰，笑得好不得意。

花文俊神色很平靜，平靜得出奇，道：「你是怎麽害死他老人家的，能說給我聽聽嗎？」

「當然能，這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徐超陰笑了笑，說道：「我要殺他，可是又不能夠露一點破綻，留下一點痕跡。要不然，潘武是個行家，他會看得出來的，事情只要一張揚，我不但沒辦法得到倪小媚．而且無法在花家呆下去。所以我只有在他每天的吃喝裏放一點東西，一天奪去他一部份生命，讓他在不知不覺中慢慢的死，跟害病一樣，讓他連自己都覺察不出來……」

「夠了，你不必再下去了，」花文俊神色冷凝地道：「不管我爹有沒有謀害你爹，你害死了我爹是你親口承認的，別的什麽我都能忍，唯獨這件事我不能忍，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我之間除了放手一搏之外別無他途，現在你發招吧。」

徐超目光凝注，問道：「你讓我先發招？」

花文俊冷冷道：「不錯，這不是禮貌，只是我的一個習慣。」

徐超陰陰一笑，道：「你這個習慣不怎麽樣，却讓人生氣。」

說着，手一揮，樹枝上的枝葉直向花文俊臉上掃去。

花文俊本已抬手要出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道：「慢着，我還有話說。」

他疾地後退一步，躲開了徐超攻來的一擊。

「昂藏鬚眉男子漢，怎麽這麽婆婆媽媽的。」徐超沉腕收勢，道：「你還有什麽話要說，請說吧。」

花文俊道：「卓曼如病重，她希望你能在天亮之前去跟她見一面。」

「卓曼如病重？」徐超呆了呆，道：「你是怎麽知道的？」

「我剛從她那兒來。」

「哦？我明白了，『品香小築』這地方也是她告訴你的，是不？」

「不錯，她希望我找到你帶個口信給你！」

「哈，這眞是女人心，海底針，我只不過才幾天沒去她那兒，她就變了心，巴不得別人殺了我，這眞是婊子無情……」

「住口，」花文俊陡然一聲冷喝，道

「卓曼如對你情深義重，只是你喜新厭舊，薄情寡義，如今她病得只剩下奄奄一息，你還忍心侮蔑她！」

徐超冷冷道：「我的心不會像你那麼軟，要不然你老子養我二十多年，我的仇就別報了，我不會像你那麼憐香惜玉，要不然也就不會有那麼多個枕畔知己了，她的死活是她的事，我去不去看她那是我的事，全跟你無關，你別廢話了，接招。」

話落招發，揮動樹枝擊猛了過去。

花文俊身子一幌，後退三尺，道：「徐超，你且等一等再出手。」

徐超只得又收住攻勢，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花文俊神色嚴肅地道：「你我間的這場拚鬥可以改期易地，卓曼如對你情深義重，她現在病得奄奄一息，只希望你能去見她最後一面。」

徐超喝道：「花文俊，你實在太嚕嗦了。」

話落，揮動樹枝又攻了過去。

花文俊深知徐超的冷酷無情，也知道這件事絕不是單憑唇舌能夠勸得了他的，於是也就不再多話，揮動樹枝迎了上去。

兩人都是眼下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高手，而手裏的兩段樹枝跟兩把刀劍沒有什麼差別，因此兩人拚鬥的情形也非常緊張激烈。

突然，徐超絕招連施，唰，唰，唰，一連攻出三招，逼得花文俊連連後退，一根軟樹枝靈蛇般地左右閃動，上下翻飛，「噗」地一聲，花文俊一個疏神，右臂被枝葉掃了一下，衣袖破了一條口子，只毫髮之差便傷着了肌膚。

一擊佔先，徐超不由發出了一聲得意的輕笑，剛要說話，可是他話還未出口，驀覺眼前一花，也不知道是怎麼囘事，花文俊手中那根樹枝，突然一下子抵在了他的咽喉上。

他魂飛魄散，心胆欲裂，抽身要退，可是花文俊手上微一用力，樹枝往前挺了挺，他立即覺得喉頭一陣奇痛，兩眼發黑，頭發暈，使得他不由悶哼出聲，垂下手中的樹枝。

花文俊語聲冰冷，威態逼人地道：「徐超，現在你怎麼說？」

徐超呆住了，睜大着一雙眼睛望着花文俊直發怔，說不出話來。

花文俊又開了口，語聲仍然冰冷地道：「別以爲這幾年你苦練武功，自認有了很高的成就，足能強過我，足能除去我，便可稱霸江湖，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還有一山高……」

「花文俊！」徐超定過神來，吸口氣，強笑了笑道：「我沒有想到你這麼行，是我低估了你，你說吧，現在你打算對我怎麼辦？」

花文俊道：「很簡單，我只要手腕加力，把這根樹枝往前一送，你跟我花家的恩怨便立即全消，你也就永遠別想霸佔我花家的產業了。」

「花文俊！」徐超陰陰一笑，道：「你漏了最重要的一點了。」

花文俊雙目一凝，道：「什麼最重要的一點？」

徐超道：「你的那位舊情人小表妹也就守了寡了。」

花文俊臉色一變，嘴角起了絲微的抽搐，道：「別跟我提她，她已經不值我顧念了。你要是想以她來打動我，讓我饒你一命，那是痴人說夢。」

徐超心中暗暗一凜，道：「你眞那麼狠得下心？」

花文俊兩眼中倏然顯現出凜人的殺機，道：「你要不要試試？」

徐超心頭猛地一緊，道：「生死攸關，我不願冒這個險。」

「我還以爲你有多狠呢。」花文俊冷冷一笑，道：「原來你也只不過是個殺起人來凶狠，死到臨頭的胆怯懦夫。」

「你錯了。」徐超嘿嘿笑道：「不是死到臨頭胆怯，而是我是在爲你着想。」

「你是在爲我着想？」花文俊一怔，道：「你爲我着想什麼？」

徐超吸一口氣，道：「看來你是忘了，你要是殺了我，你就食言背信了。」

花文俊道：「你怎麼說？我說過不殺你麼？」

「你當然沒有說過不殺我。」徐超笑笑道：「但是你答應過卓曼如，找到我之後告訴我她病重，讓我在天亮之前去見她一面。是不？」

花文俊神情不由一呆。

徐超立刻又開了口，道：「你要是殺了我，我還怎麼去看她？難不成你想讓我的陰魂去探病？子不語怪刀亂神，想必你也不會相信這一套。你如果殺了我，那我便不能去看她，你不是食言背信了麼？」

花文俊突然冷聲一笑，道：「徐超！你少在我面前耍奸猾，事實上你有了新人忘舊人，早就把她置諸腦後了。」

徐超道：「你錯了。人心總是肉做的，何況我跟她有過一段情，有過肌膚之親；你一說她病得只剩奄奄一息，我就想去看她了，只是不願意當你面說出來而已。現在情形如此，我也不得不說出我心裏的眞話了；怎麼辦？你還殺我不？」

花文俊沒說話，雙目威稜地凝望着徐超臉上良久，才輕吁了口氣，道：「你眞打算去看她？」

徐超道：「當然是眞的。死，跟去看她，兩者比起來，任何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的。是不？」

「好吧。」花文俊倏然一點頭道：「你雖然是個惡徒，是我花家的生死大仇；可是我不能失信於一個情痴病危的女流。走！我陪你去。」

「怎麼說？」徐超一怔，道：「你陪我去？」

「不錯。」花文俊一點頭道：「我陪你去，也好讓卓曼如知道一下，我答應她的事我已經做到了。」

徐超看着花文俊，眨眨眼睛，突然一笑，道：「有人說，聽人家的綿綿情話，看人家親熱纏綿，是會耳朵疼，會害眼睛的。」

花文俊道：「你放心，我會在樓外等你的。」

徐超道：「那跟讓我一個人去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花文俊神色冷淡道：「我閉你兩處穴道，讓你無法逃跑。」

「花文俊！」徐超臉色一變，道：「你不是個這麼陰險的人吧。」

花文俊冷冷一笑，道：「對你這種陰狠狡詐的人，陰險一點又何妨。」

「如果我答應去看卓曼如，這場拚鬥可以改期易地，這話可是你說的？」

「不錯。那是我說的，只是那是先前，現在你我已經拚鬥過了，而且強弱巳分，所以現在你也只有由我了。」

「花文俊！你……」

花文俊手中樹枝閃動，飛快地在徐超胸前連點了兩下，道：「徐超！你不必再說什麼了，走吧。」

徐超臉色一變鐵青，雙目凶光閃灼，那樣子，像是恨不得生吞了花文俊，但是他並沒有動，片刻之後，他終於頭一低，轉身行去，事實上他動也莫可奈何。

花文俊丟了手中的樹枝，邁步跟了上去。

× × ×

卓曼如那小樓上仍然透出微弱的燈光。走近小樓，仍可聽見卓曼如那低低的呻吟，跟夢囈般的話聲。

徐超像沒聽見一樣，邁步登樓。

花文俊抬手攔住了他，道：「你聽見了麼？」

徐超神色冷然地道：「我耳朵又沒有聾。」

花文俊道：「好好的待她，好好的安慰安慰她。」

徐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沒說話，邁步直往樓上行去；走了兩步，突然囘過頭來，道：「你就站在樓下不上去麼？」

「我怕害眼睛耳朵疼。」

「你不怕我跑了？」

「你跑得了麼？」

「那可難說……」徐超陰笑了笑，扭頭行了上去。

花文俊聽見了開門聲，聽見了卓曼如激動地直叫「文傑」。也聽見了徐超的話聲；很溫柔，很體貼，似乎說了不少的安慰話。

花文俊默默地站在樓下，直到那些話聲由高變低，由清晰轉變得隱約難辨；寂靜一片，什麼也聽不見了，他嘴角才泛現起一片笑意地揚聲開了口，道：「你那兩處穴道三個小時後便會自解。我走了；明夜子正，你我花家大院後門外見。」

他走了。眞是英雄氣概，豪傑胸襟。

× × ×

倪小媚靜靜地躺在床上，兩眼呆呆地望着帳頂，是那麼的失神。她巳然洗盡脂粉；臉色顯得有點蒼白、憔悴，神色木然沒有一點表情。

突然，兩扇房門推開了，一陣冷風吹得桌上的燈頭爲之一黯。

「文傑！你囘來了，可沒讓我揪心。」倪小媚馬上就變了個人；那木然沒有一點表情的臉上帶着笑，嬌媚、柔婉。挺身由床上下地，投進徐超的懷中，仰着臉兒道：「文俊找你去了，他找着你沒有？」

「找着了。妳的舊日好情人，差一點要了我的命。」

徐超抬手推開她，走過去坐在床沿上，神情粗暴地道：「把門關上。」

「怎麼說，他差一點要了你的命？那怎麼會？……」倪小媚兩眼睜得大大的，直楞楞地望着他，道：「究竟是怎麼囘事，說給我聽聽好不？」

說着抬手關上了門，拉過一把椅子在他對面坐下。

徐超神色冰冷沮喪地道：「還有什麼好說的，敗了就是敗了。」

「文傑！」倪小媚欠身把椅子往前拉近了些，神情更見柔婉地道：「我是你的妻子，我應該替你分驚担憂，也只有我能替你分驚担憂，你有什麼話不告訴我告訴誰？」

她的話聲不但柔婉，而且十分嬌媚，令人心旌動搖，盪氣廻腸，就是鐵石心腸人兒也無法抗拒。

徐超沉默了一下，吸了口氣道：「他先到卓曼如那兒去找我，由卓曼如那兒找到了『品香小築』……」

顯然，他在外頭拈花惹草，另有女人，對倪小媚是公開的。倪小媚眞是好海量，竟然毫無醋意。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我跟他在鎭東的空地上動了手，本來我是佔着優勢，可以擊敗他的。可是也不知道怎麼囘事，在緊要關頭，我頭腦突然微微一暈，眼前一黑，他手中的樹枝巳抵着我的咽喉，於是我落敗了，而後他閉了我兩處穴道，跟我去探卓曼如的病。」

倪小媚靜靜聽畢，眨眨眼睛問道：「他既然閉了你兩處穴道，那你是怎麼囘來的？」

徐超倏然得意地笑了笑，道：「這兩年來的苦練，我巳練到能以眞氣鼓起肌膚護穴，所以他根本沒能閉住我的穴道。」

「那你當時爲什麼不再跟他……」

「再跟他什麼？明明不是他的對手，還跟他鬥什麼，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只有乖乖地聽他的了。」

「那他呢？他現在哪兒？」

「大概還在卓曼如的樓下。」

原來花文俊的那幾句話他並沒有聽到，由此看來，他離開卓曼如那座小樓時，還在花文俊走之前。

倪小媚臉上突現驚色地說道：「萬一要是讓他知道你跑囘來了……」

徐超陰陰地一笑，道：「關於這一點你大可放心，這種事兒他怎麼會上樓去看？他既然不會上樓去看，就只有在樓下乾守了。當然，最後他總會發現卓曼如巳經香消玉殞了，可是，到那時候他再想找我就……」

語聲一頓，雙目忽然一凝，道：「媚妹！如今妳說我該怎麼辦？躲着不出去也不是辦法，他會找到這裏來的，再說我也不能這麼示弱。」

倪小媚秀眉微皺地沉思了稍頃，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自古以來，凡是成大功立大業的人，那個不是能屈能伸的；就是暫時躲躲他又有何妨？」

徐超道：「妳的意思是……」

倪小媚把一個豐滿誘人的嬌軀貼了過去，湊在徐超的耳朵邊低低說了一陣。

徐超笑了，一隻手摟住倪小媚的腰肢，一隻手在倪小媚臉兒上輕輕擰了一把。笑着說道：「我的親親，還是妳行。」

那隻手由倪小媚的臉上滑了下來，落

在她那豐滿的胸脯上。

倪小媚抬手抓住他那隻手，臉兒紅紅的朝着桌上呶呶嘴道：「傻子！燈還亮着呢。」

徐超雙目中陡地閃漾起異采，那是難以抑制的慾火。他抬手一揮，燈滅了；房間裏刹時一黑暗，什麽也看不見了。

× × ×

夜，子正時刻。

花文俊站在花家大院後門外，靜靜地守候着，他深信，徐超一定會出來的。

表面上看來他似乎很平靜，其實他心裏可是一點也不平靜；因爲花家大院是他生長的地方，因爲花家大院也在他心靈刻下了無法磨滅的創傷。

夜色是寧靜的，花家大院裏更是寧靜得出奇，寧靜得使花文俊的心裏起了懷疑；已經子時一刻了，徐超爲什麽還沒有出來？花家大院裏怎麽一點動靜也沒有……；徐超跑了，帶着他那嬌妻跑了……

他彈身躍起，越牆進入後院，走遍了整座花家大院，沒見着一個人影；情形很明顯，徐超是跑了，躲開了。當然，他認爲徐超之躲開他，並不見得是怕他，而是識時務，好漢不吃眼前虧；明知不敵，何必作無謂的犧牲。

花文俊心裏明白，徐超實在是個智者。他挾搏勝之餘威而來，殺氣正濃，銳氣正盛，這種氣勢不可輕攖；所以徐超跑了，避開了。

他明白，這是暫時的，也是一種戰術；等到他殺氣消斂，銳氣衰減時，不用他去找徐超，徐超自然會出現在他面前的。

現在，徐超是暫時的避開了，而且似乎是把所有的下人都帶走了。可是他會躲到什麽地方去了呢？想想似乎只有一個地方——山裏，也就是馬鐵腿那兒。

花文俊現在覺得昨夜不該放過徐超改訂今夜之約，不過，他並不後悔，他做事向來就是從不後悔的。

他知道，徐超只躲過這一次，再跟他見面時，必然挾着絕強的威勢，武功亦必然有着極快的進步。到那時候，十之八九他將不是徐超的敵手。

徐超是他花家的生死大仇，縱然他不想殺徐超，徐超也必要殺他。現在他唯一該做的，就是必須趁這機會勤下苦功，求自己武功跟刀法上的精進。

他目光緩緩地掃視了這空無一人的花家大院一眼，喟然輕嘆了口氣，轉過身，越過院牆，走了。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那樣子好不落寞。

× × ×

花家大院的人都到那裏去了？

徐超和倪小媚又去了何處？

花文俊和紀浪幾乎找遍了花家集附近百里方圓地方，竟連一點兒踪跡綫索也沒找到。

十多天後，花文俊和紀浪回到了花家集。

剛進入花家集，紀浪立刻提議道：「二少！我們去看看去，現在也許有人回來了。」

花文俊沒說話，默然認可地和紀浪走向花家大院那高台階的黑漆大門前。

時間雖然是午後未正時刻，但花家大院的兩扇黑漆大門却緊關着，裏頭更是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音，似乎沒有人。

「怎麽這麽靜？……」花文俊皺皺眉頭道：「只怕我們這一趟又白跑了。」

「進去看看就知道了。」小紀搶前兩步上了高台階，抬手拍門。

「誰？」門裏立刻傳出一聲低沉的喝問。

聽聲音花文俊已知是總管潘武，連忙揚聲說道：「潘總管！是我，開門吧。」

潘武大概也聽出了花文俊的聲音，很快地開了門，說道：「二少爺！您可回來了。」

「又是好多天不見了，你好。」花文俊含笑地點點頭道：「大少爺在嗎？」

「二少爺！您大概還不知道吧。」潘武臉色神情突然一黯，道：「大少爺他已經去世了。」

花文俊一怔，道：「你說什麽？大少爺他已經去世了？」

「是的。」

「他是什麽時候去世的？」

「五天前的夜裏。」

「是怎麽死的？」

潘武神色猶疑地看了紀浪一眼，道：「二少爺！這位是？……」

花文俊道：「我忘了替你介紹了。紀浪，外號人稱『無影刀』，是我在江南結交的好朋友。」

潘武雙目倏然一睜，道：「名滿江湖的第一殺手！」

紀浪訕然一笑，抱拳拱手道：「潘總管！我現在已經改行了，是二少的隨身護衛跟班。」

「小紀！」花文俊笑着說道：「咱們可一直是好朋友，你怎麽可以說是我的護衛跟班。」

紀浪笑了笑，道：「二少！您該記得我說過，從今以後，我是跟定您了，您到那裏，我跟到那裏，這不是您的跟班是什麽？」

花文俊眉鋒微皺了皺，道：「看來你是賴上我了。」

「這不是賴上您。」小紀正容說道：「這是因爲您的爲人令人敬佩，您的正氣感化了我。」

「小紀！你太高抬我了。」花文俊搖了搖頭，轉望着潘武，道：「大少爺是怎麽死的？你現在可以說了。」

潘武道：「二少爺！大少爺是癆病死的。」

「癆病？」花文俊不禁詫異地道：「他怎麽會得這種病，這是誰說的？」

「大夫。」潘武輕嘆了口氣，道：「據大夫說，是色慾過度的色癆。」

「哦……」花文俊默然了。

「二少爺！」潘武雙目微微一凝，道：「您這次回來該不再走了吧。」

「目前我還有別的事情。」花文俊微一搖頭道：「還不能留在家裏。」

「二少爺！」潘武神色恭謹誠懇地道：「您現在是這花家大院唯一的主人，您要是再不回來這個家……」

「你的意思我懂得。」花文俊含笑地搖手接了口，道：「表小姐呢？」

「表小姐也眞可憐。」潘武輕聲嘆口氣道：「大少爺安葬後，她就走了。」

「到那裏去了，知道麽？」

「不知道。」

「你沒問她？」

「問了，她沒說，只交代要我盡快的找二少爺回來，並要我轉告二少爺，不要找她，只當她已經死了。」

「哦。」花文俊心裏不禁一陣難過，道：「大少爺的安息處在什麽地方。」

潘武道：「東山北麓，山陰地方。」

花文俊一怔，道：「爲什麽葬在山陰地方？這是誰的主意？」

潘武道：「是表小姐的意思。不知道表小姐爲什麽代大少爺選擇那塊地方。」

花文俊眉頭微皺地默然了片刻，目光倏然一凝，道：「十多天前，我來過家裏一趟，家裏空無一人，那是怎麽回事？」

潘武想了想，道：「可是那夜您回來見過大少爺的第三天第四天？」

「是第二天的夜裏。」

「那是大少爺要跟表小姐到城裏去住幾天，要我先到城裏去找處合適的房子並購辦一些應用的東西，所以那天中午時候我就帶了兩個人進城去了。」

「其他的人呢，怎麽一個也不在，那又是怎麽回事兒？」

「事情是這樣的；大少爺跟表小姐原說隨後就進城的。可是，我在城裏把房子跟一切應用的東西都辦好了，等了兩天，沒見大少爺跟表小姐到，我就趕回家裏來，家裏已空無一人，直到七天前大少爺跟表小姐回來後，才知道大少爺突然接到消息；山裏的馬鐵腿要來找大少的麻煩，爲了下人們的安全着想，所以把下人們都辭退了，大少爺自己跟表小姐則暫時到別的地方躲避去了。」

「哦！原來是這麽回事。」花文俊沉吟了一下道：「馬鐵腿他們來過沒有？」

「沒有。」潘武搖搖頭道：「連一個馬鐵腿的手下也沒來過。」

花文俊道：「這麽說，那消息可能不確實了。」

「可能。」潘武點點頭道：「不過，我想馬鐵腿遲早總會來找麻煩的。」

花文俊目光一凝，道：「爲什麽？」

潘武道：「聽說大少爺在世時，曾因一時興緻，跟『金斧』徐超豪賭過一場，大少爺輸了十萬兩銀子，徐超跟馬鐵腿是朋友，他把這筆賭債交給馬鐵腿代收；大少爺跟馬鐵腿原已約好償付的時間，可是不知爲了什麽，到今天還沒有付。爲了這筆賭債，我想馬鐵腿他遲早一定會來一次的。」

「哦。」花文俊心裏不禁暗暗笑了。

情形很明顯，到目前爲止，潘武還不知道「金斧」徐超就是大少爺的化身，也不知原已約好了償付這筆賭債遲至今天未付的原因，是因爲他花文俊插手了這件事，使得大少爺心存顧忌。

「馬鐵腿如果來時，」花文俊緩緩說道：「你不妨直接告訴他；現在花家大院的主人是我，大少爺雖已去世，但是這筆賭債我承認，只是得等我回來時才付。」

「二少爺！您什麽時候回來？」

「到了該回來的時候我自然回來。」

「不會要過很久吧？」

「很難說。」花文俊淡淡道：「也許很快，也許要過個三兩年。」

潘武道：「那麽這個家……」

花文俊微微一笑，道：「現在你就是花家大院的主人，直到我回來爲止，我要是永遠不回來，你就永遠是。」

「二少爺！您這話潘武可不敢當。」

潘武連忙搖手說道：「我可以答應您守着花家大院，只是還希望您能儘快回來。」

花文俊含笑地點點頭道：「潘總管！你在花家大院多年，看着我從小長大的，可以說跟我的長輩沒有什麽兩樣……」

潘武道：「二少爺！您這話潘武更不敢當……」

「你先別說話，聽我把話說完。」花文俊抬手一搖，阻斷了潘武的話，道：「你任勞任怨了大半輩子，現在也該享享清福了。再說，偌大一個花家大院總不能沒有幾個下人，家裏過去的老人能夠找回來的，希望儘量把他們找回來；老人做事比新人俐落，也比新人可靠。」

「您的意思潘武懂了。」潘武神色恭謹地道：「潘武遵命。」

花文俊含笑地點點頭，道：「那麽我該走了。」說罷，轉身邁步行去。

「二少爺……」

「你還有什麽事？」花文俊停步回頭望着潘武。

「您要去那兒？」

「我想先到大少爺墳上去看看，順便祭奠一下，然後就去辦事情去。」

「您辦完事情就回來麽？」

「也許我還得去江南一趟。」

潘武沉默了一下，道：「那麽我去拿些香燭紙錢，陪您一起去大少爺墳上。」

「不用了。」花文俊搖搖手，道：「你在家裏歇着吧。」

× × ×

一座新墳，凄冷地孤立在山陰處；墳前，豎立着一塊三尺來高的墓碑。碑上刻着：亡夫花文傑之墓。右下角刻着：妻倪小媚立。

花文俊默默站立在墓碑前，他心底不禁有無限感慨；想想前後不過十多天的時光，一個生龍活虎般幾乎要了他花文俊的命的「金斧」徐超，竟然就這麽無聲無息的死了。雖然，乍聞徐超的死訊時，他心裏會產生過一絲懷疑；但是旋即相信徐超是眞死了。因爲他深信潘武的爲人，深信潘武絕不會欺騙他。

「二少！」默立一旁的小紀突然開了口，道：「對徐超之死，您心裏有什麽感觸？」

花文俊沉吟了一下，緩緩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事事皆由天定，半點也不由人。」

紀浪微一搖頭，道：「二少！我不是指這種感觸。」

花文俊一怔，道：「那你是指……」

紀浪道：「我覺得徐超之死，有點突然出人意外，離奇。」

「小紀！你在懷疑什麽？」

「二少！」紀浪神色猶疑地道：「不瞞您說，我懷疑死的是另一個人。」

「小紀。」花文俊神色倏然一正，道：「我相信徐超之死是眞非假。」

紀浪雙目一凝，道：「難道你不認爲徐超死的太突然意外，一點也不懷疑？」

「剛才在花家大院裏，乍聞徐超的死訊時，我心裏的確也曾懷疑過。」花文俊輕吁口氣，緩緩說道：「只是我深知潘武的性情爲人，他可能欺騙任何人，但絕不會欺騙我。」

紀浪眨眨眼睛，道：「萬一潘總管是被徐超欺騙了呢？」

花文俊搖頭道：「那似乎不可能。」

紀浪道：「我是說萬一。」

「那是例外。」花文俊道：「小紀！徐超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如果沒有死，用不了多久，便會有動靜露面的。」

紀浪默然了一下說道：「但願他是眞死了，否則還眞令人有點担心。」

花文俊道：「你担心什麽？」

紀浪道：「他如果沒有死，當他再露面時，一定很難對付。」

花文俊笑笑道：「小紀！你想得太多太遠了，天下沒有一件對付不了的事，也沒有一個對付不了的人。」

紀浪目光凝望着他道：「你對任何事情似乎從不担心，永遠沉穩得像座山。」

花文俊又笑了笑，道：「担心於事無益，只有增加自己心理上的困擾，唯有冷靜沉穩，才足以處理一切事情。就拿你以前的職業來說吧，你要是沒有沉穩冷靜的頭腦，怎能成名？又怎能被人譽稱『第一』？只怕你的命早被別人拿去了。」

紀浪忽然笑了，道：「二少！我很感驕傲，自豪。」

「哦。」花文俊雙目倏然凝注，道：「可是爲你自己的過去？」

「不是。」紀浪搖搖頭道：「過去的那種『殺手』生涯，實在沒有什麽値得好驕傲好自豪的。」

「那你是爲什麽？」

「爲現在。」

「現在？」花文俊一怔，道：「爲現在什麽？」

紀浪道：「爲我的眼睛沒有看錯您，也沒有跟錯您。」

「小紀！」花文俊也笑了，他明白小紀那驕傲自豪的意思了。道：「其實，我說的只是一個人處理事件時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先決條件，你原已具備了的。」

紀浪道：「可是有時候我却忽略了它，忍不住，沉不住氣。」

「以後只要記住別忽略它就行了。」花文俊含笑地抬手拍拍紀浪的肩胛，道：「咱們該回去了。」

紀浪點點頭，跟在花文俊身後行去。

× × ×

花文俊跟小紀剛走不久，一處山凹間悄悄地走出了一男一女兩個人；女的赫然竟是徐超的妻子倪小媚，男的則是那位曾由徐超的金斧下，救過花文俊性命的鄉巴佬老頭兒叢九。

望着花文俊的背影走得很遠很遠了，叢九緩緩輕吁了口氣，道：「姑娘！妳這是何苦？」

倪小媚沒說話，雙目仍然凝望着前方遠處花文俊的背影。

叢九望了她一眼，又開了口，道：「姑娘！妳應該跟他見一面的。」

倪小媚苦笑地搖搖頭，道：「老人家！我已經傷透了他的心，那還好跟他見面，我也沒那個臉再見他了。」

「但是……」叢九道：「最低限度妳該讓他知道，妳爲他作了多大的犧牲。」

「老人家！」倪小媚轉過臉來望着叢九，道：「您的意思可是說，我該告訴他徐超怎麽會突然死去的？」

「我正是這個意思。」叢九點點頭道：「讓他知道妳的苦心，也讓他知道妳是個怎樣的人。」

「我不能。」倪小媚苦笑道：「老人家！您該知道，這種事在官家眼中，可是個謀殺親夫的罪名，要是一旦傳出去，便是千人手指萬人唾罵的『惡毒淫婦』。」

叢九眉鋒微皺道：「這麽說，妳是打算永遠不讓他知道這件事的眞像了？」

倪小媚點點頭道：「只要我自己感覺心安理得，又何必定要讓他知道呢。」

叢九一臉敬佩之色，道：「姑娘！妳眞是好胸襟，了不起。」

倪小媚淡然一笑，道：「老人家！您誇獎了。這並不是我好胸襟了不起，我只是覺得太對不起文俊，對文俊虧欠太多，我這樣做，只是爲了減輕自己心裏的愧疚。說句良心話，人沒有個不自私的。徐超他雖然不該強佔我，雖然我心裏很恨他，但他畢竟已經是我的丈夫。如果不是他心性太過陰沉狠毒，如果不是他處心積慮的要置文俊於死地；只要他稍有一點人性良知，說什麽我也不會下這種毒手的。」

叢九道：「不管怎麽說，妳在我的心目中仍然是了不起的，令人敬佩的。」倏地喟然輕嘆口氣，目光一凝，道：「姑娘！妳眞打算從此永遠不回花家大院麽？」

「是的。」倪小媚微一點頭，吸了口氣道：「花家大院雖然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幸福、最歡樂的地方，但也是我最傷心的地方，往事不堪回首，過去的歡樂已不復再拾；回去花家大院，觸景生情，只有徒增心底感傷而已。」

這都是實情話，叢九明白：徐超心性陰狠惡毒雖然該死，但畢竟是她的丈夫。她如是重回花家大院，花家大院裏的一草一木，都將會引起她「觸景生情」的回憶，更增心底感傷。

叢九目光凝注，道：「那麽姑娘今後將何去何從？」

倪小媚沉默了一下，緩緩說道：「古佛青燈，終了此生。」

叢九道：「是那一座寺庵？」

「還未決定。」倪小媚道，由衣袋裏取出一封信遞給叢九，道：「老人家！這封信麻煩您交給文俊，我走了，再見。」

叢九接過信，猶疑了一下，道：「再見，姑娘保重。」倪小媚沒再說話，點點頭，默默地移步行去。

望着倪小媚那孤零凄凉落寞的背影，叢九心底不禁生起無限感慨地搖搖頭，深嘆了口氣。

倪小媚走了，花文俊和紀浪也走了。只是，倪小媚的去處是寺庵，花文俊和紀浪他們的去處是南方。

——完——

烽火游龍故事之三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大帥與大盜（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大帥有錢有勢，強把李淑芳和張白蓮娶來做小妾，這天擺完喜酒，張大帥正在新娘房內，要對兩位新娶美妾用強之時，忽聽有人闖進院內搗亂，原來是李淑芳的哥哥李大和她的未婚夫黃成，不甘李淑芳被張大帥搶走，前來拚命，但兩人打了一陣便寡不敵衆，被張大帥手下擒住，李淑芳知悉，便求張大帥放了兩人……李淑芳抱着必死之心準備和張大帥拚命，她叫李大和黃成趕快離開，李大和黃成日夜趕路，正當在山頭上歇息，突遇四名山賊，雙方鬥得激烈，在危急間突然出現兩男一女，救了李大和黃成，那三人正是山東窮棒子的大救星……

一矢貫雙鵰　游龍除惡梟

大展威風

原來這三人便是「白衣游龍」洪天生、瘦猴兒以及「大屁股」柳英君。

洪天生收服了「大鬍子」的手下——瘦猴兒之後，用計把窩藏在雷家寨內的劉大虎的義妹——柳英君引出洞之後，把她生擒了下來，正想如何利用她把大鬍子消滅掉。

他自瘦猴兒口中，得知劉大虎跟張光頭以前有過一段香火情，所以便想利用張光頭的力量把「大鬍子」吃掉，否則，以他們目前的人手，又如何是「大鬍子」之敵？

正在苦思無計之間，聽見黃成及李大是本縣人氏，當知張光頭的虛實，所以連忙詢問起來。黃成便把表妹如何被張光頭搶去的事前前後後說了一遍。

洪天生想了一陣，道：「實不相瞞，俺便是洪天生。」

「洪天生？」黃成一喜，「爺便是山東境內老百姓的大救星，『白衣神龍』洪天生？」

瘦猴兒道：「不是俺大哥，那還有誰呢？」

洪天生忙道：「救星兩字不敢當，俺只是好打不平，遇上大賊小盜，貪官劣紳，伸手懲戒一下而已！」

李大也是大喜，跪下叫道：「洪爺請救俺妹子一下，俺情願替你做牛做馬報答你！」

黃成也道：「請洪爺救俺表妹出虎口，俺黃成……」

洪天生輕咳一聲，道：「你倆快起來，黃兄弟，俺問你一句，你未婚妻現在的清白可能巳爲張光頭毀去，你以後還要不要她？」

「要，要！俺一定要她！這個錯不在她。」

「好，這件事，俺得從長計較一下，俺的目的，是想把張光頭跟大鬍子一齊吃掉！」

黃成及李大大喜，齊聲說道：「若是這樣，山東的老鄉，都要爲洪爺畫像焚香了！」

柳英君冷笑一聲。「你先別吹牛，單只俺大哥你便對付不了，加上個張大帥，任你有三頭六臂也成不了事！」

黃成怒道：「誰說的？洪爺是神仙下凡，什麼他會辦不了的！」

「沒見識！」柳英君怒哼一聲，把臉蛋兒別開。

洪天生正容地說道：「困難的確不少，他們也的確是人多勢衆，但暴行橫施底下，天怒人怨，俺却相信，他們惡不了多久！」

他停了一下，又道：「李兄弟，你現在立即回家，明天你去找你妹子一下，首先勸她不要輕生，二來叫她替咱們打探一點有關張大帥的消息，消息越多越廣越好！你兩天去找她一次。七天之後，你到黃成家找他！」

黃成道：「俺也要回家？」

洪天生笑道：「你手上受傷，不回家醫治一下怎成？」

「那你呢？」

洪天生道：「咱們跟你一齊回家！」

黃成大喜，說道：「俺一定好好侍候你！」

「不必。」洪天生沉聲地說道：「有一件事俺先要聲明的，你們在人前人後絕對不許提我的名字，而且我到你家也是秘密的，假如有秘密的住所那就更加妙了！否則，張光頭一聽到俺來了，他便會有所準備！」

黃成跟李大都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不但關係着李淑芳的命運，也關係着附近百里鄉親往後的日子，連忙答應了。

洪天生又叫李大向張大帥要錢，說要建屋，並且須拚命巴結他，同時來黃成家時，也得秘密一點。

李大想了一下，知道洪天生如此做必有深意，便也同意了，當下，李大先回家，洪天生等却跟黃成回去。

× × ×

黃成所在的屯子只有三四十戶的人家，但他怕自己會受張光頭監視，所以沒敢帶他們回家，却把洪天生等安排在他叔叔家。

黃成的爹巳死，堂上只有一個年老的娘親，他叔叔住在隔隣，時時來照顧嫂嫂。他本身也有幾個兒子，可惜不是被抓壯丁去當兵，便是慘遭橫禍死了，家內還有好幾間房空着，洪天生住在他那裏，倒也方便。

黃成的叔叔黃柏，本是個好客的人，加上黃成悄悄把洪天生的身份告訴他，他便更加高興了。這一夜，洪天生拿了點白銀給黃柏，叫他去買些食的回來，幾個人便去他家內，吃了一頓熱乎乎香噴噴的晚飯。

衆人對柳英君都有些奇怪，覺得她跟洪天生不像是一路人，但洪天生不說，他們也不敢問。

自從柳英君被洪天生帶下山之後，洪天生沒有用繩子縛住她，但柳英君可也不敢逃跑，洪天生的槍法是天下有名的，拳脚功夫，更不用說了，她怕逃不出他的槍口。

一路上，柳英君在夜內幾次故意爬了起來，可是都讓洪天生發覺，只得裝作解手。以後她也不敢再存僥倖之心了，反而百般討好洪天生。

晚飯之後，洪天生叫黃成回家，吹熄了房內的燈準備就寢。

洪天生剛寬了外衣，房門忽然被人敲響了，他輕聲問道：「是誰？」

「是我，老娘有話要跟你說。」

洪天生重新把長衫披上，把門拉開。「進來吧。」他又忙把房內的油燈點亮，却把火剔小。

房內的窗子，遮上棉帘子，一燈如豆之下，只見柳英君臉上，因喝了酒而泛上一層紅暈，有點嬌艷，這女人的確不簡單，已是三十多歲的女人了，還有着莫大的魅力。

她輕叫一聲：「好冷呀。」便跳上洪天生的炕，盤膝坐了下來。

洪天生不惱不笑，拉了一張櫈子坐下，問道：「你有什麼話要跟俺說，現在沒有別人，可以暢所欲言了吧！」

柳英君頭一側問道：「你要老娘陪你玩多久？到底要老娘怎辦，你該先跟老娘說個清楚吧？」

洪天生說道：「俺那天巳經告訴了你，只是要俺把大鬍子弄垮，便恢復你的自由。」

「你不怕老娘重新做賊？」

「那便得看你了，你若自甘墮落，那也沒話可說。」

柳英君輕嘆一聲。「老娘若甘心再操舊業，便早就偷偷溜掉了！」

洪天生笑道：「不是不溜，而是不敢罷了！」

柳英君正容地道：「大哥……咳咳，老娘雖然大你幾歲，但你不反對老娘這樣叫你吧？所謂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做賊雖然大酒大肉不亦樂乎，但在人前人後，抬不起頭來，三更半夜又要担憂害怕的，老娘當年就是厭了那種生活，所以才離開劉大虎的！」

「但是爲什麼在雷家寨又不安份起來了！」

「起先老娘也想找個人嫁，可是不是那人年紀太小，便是老娘看不上眼，後來積蓄逐漸用盡，又花慣用慣了，所以在瘦猴兒的唆擺下，才再起歹心的！」

洪天生笑道：「這樣說來，你是當眞的有心從善了？」

「是的。」

「說不定以後手邊沒有錢花，歹心又生。」

「上次不一樣，因爲身邊沒個男人，沒有家，沒有溫暖……以後……」

「以後你嫁了人便不會了？」

「不一定要嫁人，只要你肯讓老娘跟你遊蕩江湖，行俠仗義，老娘吃苦也甘心的？」

洪天生眼睛一睜，道：「眞的？」

柳英君眼圈兒一紅，道：「大哥，你以爲老娘眞的甘心墮落？剛才見他們把你當作菩薩膜拜，你說老娘不是人，不會有所啓發，有所感觸麼？」

洪天生心頭一動，暗道：「這倒眞的想不到，待俺再試試她。」沉吟了一陣道：「俺聽你這席話，知你有改善之心，只要有向善之心，俺便不與他爲難，好吧，你既然反悔，俺現在便放你走！」

柳英君一喜，隨即道：「大哥，你嫌我什麼？要趕我走？」

「咱們一個孤男，一個寡女走在一道，終究不大像樣，你去找個好娘家吧！吸，你別怕，俺把槍膛內的子彈退出來，這空槍你拿着，這樣，俺要想反悔也沒奈你何了！」

柳英君倏地伸手一撥，把洪天生的槍拍落地上，像一陣風般衝出房外，一忽便聽見隣房的關門聲。

洪天生一怔，有點摸不到這女人的底，他起身關了門，和衣躺在床上，却過了很久才闔上眼。

× × ×

天剛亮，洪天生便被一陣敲門聲吵醒，他翻下炕，把房門拉開，站在房外的赫然是柳英君，只見她手上捧着一盆洗臉水。「大哥，俺巳煮好稀飯了，你先洗個臉吧！」

洪天生一陣驚愕，幾乎不敢相信，柳英君啐了他一口：「看什麼？認不得老娘了麼？」

「俺不是認不得你，只是十分奇怪而巳！」

「打一盆洗臉水，煮頓飯你便奇怪了？你忘記老娘在雷家寨那幾年是如何渡過的麼？」

「對，俺倒忘記了。」洪天生拽起衣袖，柳英君又溫順地替他拿了毛巾。

一連幾天，洪天生三人都窩在屋子內，却把瘦猴兒悶慌了。這天午飯後，瘦猴兒一早跳上床睡大覺，柳英君又跑進洪天生的房內，道：「大哥，俺義兒那股勢力固不用說，張光頭有槍有炮，可不是鬧着玩的，你不可以放棄嗎？」

「這是俺一早的願望，現在有了楊白蓮跟李淑芳作內應，正是個大好的機會，俺怎肯放棄！」

「老娘有點怕……」

「怕甚麼？」

「怕萬一您有了什麼不測，叫老娘以後怎辦？」

洪天生心頭一震。「這話怎麼說？」

「假如沒有你，老娘心頭不踏實，說不定又會去做賊啦！」柳英君斜了他一眼，眉眼含情地道。

「算啦，你若沒心改邪歸正，就算讓俺用繩子把你拴住也沒用！」

「老娘却恨不得讓你用繩子拴住。」柳英君一屁股坐在洪天生身邊，道：「說眞的，今後你去那裏，老娘便跟你去那裏，可不許你把老娘撇掉！」

洪天生苦笑道：「俺一聽見你這句話，頭便痛了。」

「你頭痛，老娘替你揉頭，你脚痛，便替你擂骨！大哥，俺雖不是甚麼冰清玉潔的女人，但做你的奴婢總可以吧？說到拳脚，老娘可不比男人差，你有俺這個助手，往後要抱打不平，也多了個人助一助陣！」

洪天生正容道：「你有向善之心，俺十分高興，好吧，我讓你跟着俺便是！」

柳英君輕笑一聲：「等你有了老婆，老娘自然不敢再纏你，你放心，你是個停不了脚的人，老娘也是靜不住的女人，咱們是天生一對！」

洪天生笑道：「天生一對？哼，有了你在身邊，俺要去窰子嫖姐兒也可不方便呢？」

柳英君身子一歪，道：「何必去找窰姐兒，你眼前不是有個現成的麼？」

洪天生看了她一眼，道：「俺自小是孤兒，流浪慣了，雖有一顆好打不平的心，但嫖賭飲吹樣樣皆試過，你別逗俺，否則你有苦吃！」

「兵來將擋，老娘才不怕！」柳英君身子一正，道：「大哥，老娘老實跟你說，老娘是打從心眼底內佩服你，你是大英雄，却不是那種守舊的君子能比，這也是老娘願意跟你的原因。你幾時要老娘的身子，老娘都歡迎。不過，不許來眞的！」

「爲什麼？」洪天生詫異地道。

柳英君眼圈兒一紅，輕聲道：「老娘自知配不起你，不敢辱沒你！」

「胡說，」洪天生心頭一軟道：「俺洪天生又不是什麼正人君子，甚麼配不起的。」正想伸手去扶她房門忽然敲響了。

洪天生問道：「誰？」

「俺是黃成，洪爺，俺表哥來了。」

洪天生大喜，立即開門出去，只見李大巳坐在廳內，他一見洪天生便道：「洪爺，照你的話去做了，張光頭給了俺一筆錢，俺便對左隣右里說要去山裏看修屋的木料，拐個彎跑來這裏。洪爺，您放心，沒人跟着俺！」

「你妹子怎樣？」

「俺再去見她時，她起先有點奇怪，俺便悄悄把洪爺的話告訴她，她也十分高興，昨天俺再去看她，她心情也開朗了許多。」

洪天生問道：「張光頭對你可有什麼思疑？」

「沒有沒有，俺告訴他想通了，所以撇掉表弟自個住了下來，他問俺表弟去了那裏？俺說他打算到外地謀生免得悲傷。」李大看了黃成一眼，說道：「黃成，有些話你聽了可別生氣。」

「表哥，你倆的爲人俺還有不知道的麼？有話你就說吧！」

「那畜生對俺越來越親熱，他說自從俺跟妹子見過臉後，俺妹子對他態度大改，……現在他幾乎每夜都磨在俺妹子及楊家妹子房內！」

洪天生問道：「你妹子可曾探到甚麼消息？」

「有！她說洞房那天，大鬍子來找過張光頭，托他買槍炮，要打雷家寨，張光頭十分不滿，因爲大鬍子威脅他，假如不替他買，他便要投靠周大福那老賊頭！」

「哦？」洪天生一拍大腿，道：「有這種事？還有沒有其他的？」

「唔，」李大想了一下，道：「最近，張光頭在城內四處貼了告示，說要廣招兵馬，準備跟姓周的幹一場！」

洪天生眉頭一掀，心頭有點活了，三人談了一會兒，便叫李大回去，一個人坐在廳上想着心事。

柳英君却乖巧地去準備晚飯，洪天生

忽然把黃成叫到臉前。「黃兒弟，你想辦法混到周大福裏面去，不管你用甚麼手段，最好能够取得周大福的信任！」

黃成詫異地問：「洪爺您這計兒怎地出了周大福那邊去了？」

「俺要來個一石三鳥！」洪天生抓了一把白銀塞在黃成懷裏，道：「明早你便去，這些錢你帶着，到那種地方用得着！今後有啥消息俺會叫瘦猴兒來做聯絡。」

「好吧！」黃成二話不說便回家去準備了。

吃過晚飯，洪天生便躺在床上暗中計議，他的一個計劃已逐漸成熟了。

房門一開，柳英君一陣風般跑了入來，回身把門閂起，吹熄了燈火，鑽入被窩內。「大哥，你是不是有了啥計劃，說來讓老娘參詳好不好？」

「俺想混進張光頭那裏，先取得他的信任，再動腦筋利用張光頭的力量跟大鬍子火併一場，讓他們兩敗俱傷！」

「張光頭會信任你？」

「俺自有辦法，不過說不得到時還用得到你也未定！嗯，大屁股，你不是說肯為俺做任何事麼？」

柳英君呻吟一聲。「老娘今夜早有準備了……」說着把豐碩的胸脯貼了過去。

「俺不是說現在，說不定要借你取得張光頭的信任，楊白蓮跟李淑英到底太嫩了！」

柳英君幾乎跳了起來，叫道：「什麼？你想把老娘送給張光頭？」

「你怕了麼？俺都不妒忌，不吃醋，你怕啥？」

柳英君雙拳在洪天生身上一陣亂擂。「天下間最卑鄙的男人就是你！」

洪天生抓住她的手，道：「俺實與你說，你若不願意，俺絕不反對！這計謀雖然有點卑鄙，但要想對付這種吃人不吐骨的軍閥，也只有出此下策了！俺不怕人罵我卑鄙，只要咱們心裏光明磊落，所做之事不違天和，又有什麼好顧忌的？」

柳英君把頭埋在洪天生胸膛上，幽幽地道：「想不到，老娘一世聰明，到頭來，還得落在你手中！唔，事成之後，你如何報答老娘？」

洪天生吃吃地笑了起來，右手自被窩探了下去道：「原來你不只是大屁股，還有對大奶子！俺現在便先要報答你了！」

柳英君又呻吟似的吐了一口氣，雙手一緊立即把洪天生抱住。

那幾張床板立即不安當的吱吱吱地響了起來，良久，柳英君才如泣般道：「大哥，今夜老娘才知道做女人的樂趣！不得了了，以後叫老娘怎樣捨得你？」

「其實俺也有點捨不得把你送給張光頭了！」

「大哥，你啥時間要去？」

「明天咱先去買些東西，準備妥當才起程！」

「老娘先回去了，免得瘦猴兒明早看見……」

洪天生哈哈一笑。「怕什麼？大丈夫敢作敢為，有啥好怕的？以後你便跟俺睡在一起吧！今後的日子只怕你過不慣！」

柳英君忽然哭了起來，大聲道：「做乞丐也慣，做乞丐起碼比做賊好！是你老娘才知道做人的意義！」

× × ×

張大帥的元帥府外的一張告示，忽然讓人揭了下來。一個衞兵立即喝道：「幹什麼的？」

今天洪天生穿着一襲狐皮外套，一頂嶄新的毡帽，手上拿着一管象牙烟咀，身旁跟着一個妖嬈的女人。他把告示一揚，說道：「俺來應徵的！」

那衞兵見他氣派極大，不敢得罪他，忙道：「請跟兄弟進去。」

一入門便看見李茂夫了，衞兵把洪天生揭告示的事說了一遍，李茂夫不由上下打量起洪天生來，洪天生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

李茂夫道：「閣下是誰？想應徵啥職位？」

「除了張大帥跟您之外，應徵最高的職位！」

李茂夫一怔，道：「好大的口氣，閣下還未告訴兄弟有關你的來歷。」

「敝姓蘇，單名一個河字，來自上海灘！」

「上海灘是個好地方，蘇兄如何千里來此貧瘠之地？」

「只因小弟得罪了上海灘的龍大爺，所以逃難來此，借個地方避一避！」

「閣下口氣雖大，但兄弟尚未見識，這樣吧，蘇兄弟你自個出主意吧！」

「很好，書俺是讀得不多，但若論槍法以及拳脚，咱可不敢妄自菲薄，你可叫最好的槍手跟功夫最高的人，跟咱比鬭一下！」

李茂夫見他口氣絕大，心頭也有點生氣，便道：「好吧，你跟兄弟過來。」

元帥府佔地頗廣，李茂夫把洪天生及柳英君帶至一個廣場，然後吩咐一個衞兵去內面通知張大帥。

不一忽，張大帥帶着邱隊長及許隊長出來。張大帥瞪大着眼睛上下看了洪天生幾眼，道：「你就是蘇河了麼？俺看你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呀！」

洪天生微微一笑。「大帥，三頭六臂可不是平常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俺就看看你有啥本領，邱隊長你向他討教一下拳脚功夫！」

邱隊長早已換了一身便服，聞言跳下石階，摟起長袖，抱拳道：「請！」

洪天生脫下外衣，把它拋給柳英君，也不作勢，道：「請！」

邱隊長一向無敵，見他如此大模大樣，心頭不由有氣，標前一步，右拳猛地使出一個「掛拳」，腕背擊向洪天生臉門。

洪天生伸手來格，不料邱隊長右拳一收，左拳倏地一招「黑虎偷心」，畢直搗出。

這一拳氣勢十分沉猛，看得出他的功夫的確十分扎實，洪天生身子一閃，右拳沿着他的左臂搗出，擊向其脅下。

邱隊長左拳一圈，把洪天生的拳勢破去，右脚忽地橫蹴過來，洪天生眼明手快，也飛起一脚向其小腿肚子踢去！

這一脚去勢極急，邱隊長的左脚離洪天生身子尚有三寸，便讓其脚尖踢中，這剎那，使上身不由向後一仰！洪天生斜進一步迎臉崩出一拳！

邱隊長擰腰急閃，不料洪天生志不在此，左脚輕輕一掃，邱隊長此刻重心已失，「砰」的一聲，霍地跌倒地上。

這場拳脚比鬭，看似洪天生高出邱隊長極多，其實洪天生是勝在一個「巧」字，加上他走南闖北，見過不少名家拳派，知其虛實，才能一舉而奏功！

邱隊長一挺腰躍了上來，揮拳要再打，張大帥却喝道：「退下來，你奶奶的，三拳兩脚便讓人跌倒，別再替俺丟臉啦！老許，看你的了！」

邱隊長心頭實在不服氣，奈何不敢頂撞頭子，唯有退了下去。

許隊長道：「你要如何比鬭槍法？射靶子？」

洪天生道：「靶子是死的，有什麼意思？射樹上的鳥兒，你我一人發三槍，如何？」

許隊長冷笑一聲：「有何不可！」拔出槍來。

洪天生也抽出手槍道：「你先射！」

許隊長也不客氣，心想拜把弟弟已讓人打倒，這下子無論如何也要挽回一點臉子才行，便緩緩把槍舉起，單起一眼瞄準。「砰！」樹上一隻鳥兒，應聲跌了下來，許隊長正想再發第二响，但槍聲驚動飛鳥，一陣撲撲的振翅聲，羣鳥一齊飛了起來。

忽地，「砰砰砰」連續三聲，半空跌下三頭鳥兒來。

許隊長只一怔，其餘的鳥兒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他老臉一陣發燒，回頭一望，只見洪天生臉角噙笑，張口把槍管上的青烟吹掉，正眼也沒看他一下。

張大帥拍拍掌，叫道：「好槍法，好槍法！」

洪天生把槍插在腰帶上，重新把外衣披上肩，挽着柳英君的腰緩緩走前。

張大帥眼睛觸及柳英君的媚眼，心頭一盪，一時之間，竟忘其所以。

洪天生輕咳一聲，道：「大帥，俺這兩下子，可配做你手下麼？」

「配，配！你奶奶的，真有你的！俺便升你做元帥府的總隊長，你滿意麼？」

「不知這總隊長有多大？」

張大帥沉吟了一下，正想答話，一旁的李茂夫插咀道：「職位雖是如此，權力可要視你的功勞以及忠心的程度而定！」

張大帥忙道：「參謀長說得對！」

「好，俺自信能在三個月之內替你立個大功，現在也不跟你計較這些！」

李茂夫向張大帥打了個眼色，張大帥會意，忙問：「兄弟，以你這般身手，為啥會跑到這裏來？難怪上海沒有人能收容你！」

「俺在上海因為爭女人得罪了龍大爺，所以坐船到烟台，輾轉來到此地。」

李茂夫忽然一拍桌子，喝道：「來人，快把他捉住！他是騙子！」

大勝而歸

李茂夫這一聲大叫，衆人都是一怔，邱隊長及許隊長都把槍掏了出來。

洪天生臉色絲毫不變，側着頭，向李茂夫道：「參謀長，你說俺是騙子，有啥證據？」

「哼哼，俺單聽你這滿口的山東腔，便知道你不是上海人！」

洪天生放聲大笑起來。「俺啥時候說俺是上海人？俺只說從上海來的而已，實與你們說，俺家鄉本在濟南城南，十五歲那年，遇着大旱，沿路討飯南下，最後才流落在上海外灘！若不是如此，俺為何會在遇難的時候逃來山東？為何不去天津？不去杭州？莫非貪山東的响馬多？」

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李茂夫氣焰不由一頓，張大帥推了他一下。「參謀長，你別胡亂思疑人家，你瞧人家這副打扮，這份氣勢，那一點不像是在上海混過的人？蘇兄弟，不不，蘇總隊長，你坐下來吧，俺今天得了你這高手，要好好地慶祝一下！」

李茂夫冷笑一聲，道：「是真是假，羅巧哥一回來，便清楚了！」

洪天生心頭一跳。「這羅巧哥，究竟是啥人，一定要先弄個明白！」臉上却毫不色變。

張大帥把他倆延入偏廳，吩咐小厮送上酒菜來，席間李茂夫不斷問些上海灘上的人物，幸而洪天生的確在上海住過一年半載，知道了不少事，是以應對如流。

李茂夫見找不到什麼破綻，心中的疑雲才稍為減輕。

張大帥一雙賊眼却不斷地打量着柳英君，他舉杯問道：「兄弟，這位是誰？」

洪天生道：「她本是龍大爺的人，就是因為她才累得俺在上海窩不住！」

張大帥哈哈大笑起來：「兄弟，你這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呀！跟俺倒是一個模樣！嘖嘖，龍大爺果然有眼光，蘇兄弟你更加有眼光，嘖嘖，這才真的是個地地道道的女人嘛！」

柳英君媚眼向他一拋，嗲着聲道：「哎唷，大帥，儂這話，阿拉聽了可受弗了啦！」

張大帥渾身上下都是一陣酥麻，哈哈的大笑起來。「奶奶的，連聲音也十足是個女人！」

「阿拉本就是女人嘛，大帥的話真弗解！」

張大帥又是一陣大笑，舉杯道：「來，乾一杯！」

衆人互碰一杯，一口喝乾，連柳英君也是點滴不剩，難得的是臉蛋兒紅也不紅一下。

洪天生放下杯子問道：「大帥，俺聽人說你招兵買馬，想大幹一場，不知要跟誰幹？」

「你剛來山東，可聽人說過俺有個死對頭，叫周大福的麼？」張大帥雄心滿懷地道：「俺就是想把他的地盤搶過來！」

「大帥，你現在手上有幾個縣？跟周大福怎麼比？」

「俺手上有十二個縣，周老頭有十五個縣，但人力大家都差不多！」

洪天生道：「剛才兄弟誇下海口，說三個月之內便要為大帥立一個大功，俺說話一向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個月之內，俺包保您多添一個縣，而周老頭就會少了一塊地盤！」

張大帥濃眉一揚，喜露於色地道：「你有把握？」

「對，俺最多只要你一個連的人，就可以了！」

張大帥又舉杯道：「好，如果成功，俺便再升你的職！來，再乾一杯！」

邱隊長及許隊長暗暗冷笑，臉上滿是不信之色，洪天生望了他倆一眼，說道：「俺是存心留在山東，跟大帥打天下的，可不想回上海啦，希望弟兄們以後多多合作！」

「這個一定，他們那敢不跟你合作！」張大帥一瞪眼：「老邱，老許你們可都聽見了吧？」

洪天生抱拳道：「剛才兄弟多多得罪，希望兩位不要放在心上！」

邱隊長及許隊長，表面上唯唯諾諾，心中可把洪天生恨得要死。

這頓飯一直吃至快近黃昏才散席，飯後，洪天生向張大帥要求到元帥府內四處看看。

張大帥連聲答應，忙叫李茂夫他們三個陪洪天生到元帥府內四周走一遍，洪天生故意留下柳英君陪他，一路上洪天生看得十分仔細，不但看景看物，還看人。

最後，洪天生停了下來，把自己對衞兵的佈置，作了一個評價，指出其不足之處。

李茂夫雖然是個文弱書生，但也看過些兵書，聽了洪天生一席話，對他也暗暗佩服起來。

洪天生又轉頭對邱隊長及許隊長道：「俺剛才取勝不是你們不濟，而是俺懂得一個『巧』字！邱兄弟的拳是河北趙家拳加上譚家脚法，俺對這兩家的拳脚却十分熟悉，可以避實就虛，相信你對俺一無所知，所以才會輕易讓俺踢倒，事實上，若是憑眞功夫過招，俺若要勝你，起碼也得在一百招之外！

「至於許隊長的槍法其實十分準，不過吃虧在俺是有爲而來，你提議用靶子，俺却要打鳥，又故意讓你先發槍，得知槍聲一响，樹上的鳥兒一定會被驚飛，假如你沒心理準備，只能發一槍，俺却抓住機會連發三槍！」

這一席話，把邱隊長及許隊長的銳氣全打掉了，人家有勇有謀，俺算什麼？

不過話說回來，這一席話也使他兩個心頭的怒氣消了大半：俺是沒防備才會輸給你而已！

但是如今洪天生的職位壓在他們頭上，心頭總是有點不服氣，是故邱隊長道：「蘇兄弟果然是個高人，小弟什麼時候有機會還要向你討教一下！」

「可以可以！不過如今咱們是兄弟了，討教不敢當，大家切磋切磋吧！」

四人返回偏廳，老遠已聽到張大帥那震耳欲聾的笑聲了：「俺聽你說的話，眞是妙不可言呀！聽得俺心不在馬！」

李茂夫發覺他把焉字讀了馬字，苦笑一聲：「大帥又亂拋書包了。」

這一夜，洪天生跟柳英君給安排在一間大房裏睡覺，房內佈置十分豪華，看得出張大帥對他倆的器重。

一連過了半個月，洪天生每天都在元帥府內出出入入，毫無準備動手奪取周大福地盤的樣子。

這天張大帥忍不住問了起來，洪天生道：「別急，再過幾天，俺去一趟膠東，回來便有消息！」

張大帥恨不得他快點離開，不料，洪天生却把柳英君帶走，使張大帥心癢難搔的。

元帥府內的人都睜開眼等着洪天生回來，看他如何用一連人便可奪下膠縣。

× × ×

洪天生並不是信口開河，他一早已通過李大，自黃成那裏得到膠縣的虛實——黃成現在已混在膠縣的周大福手下何營長的部隊裏。

洪天生跟柳英君騎着驢子向膠縣進發，兩人經過這段日子已十分親密，柳英君更是容光煥發，覺得內心從來沒有這般充實過。

路上談起張大帥給她迷得迷迷糊糊，却失聲笑了出來，看來只要拿下膠縣，張光頭對他倆便再無疑慮了，而且他們也可以取得更大的信任。

這半個月，洪天生亦通過李大叫李淑芳向張大帥探知羅巧哥的底細，知道他經常來往山東跟上海，對上海的情況很熟悉，這便迫使洪天生要在羅巧哥回來之前，便要達到目的，除此之外，便是要在羅巧哥回來之前把其殺死，以免露出馬脚。

但，洪天生等人沒有一個見過羅巧哥，要殺死他，又如何下手？這倒是個頭痛的問題！

到了膠縣，洪天生跟柳英君找了一家旅館住下，晚飯後，首先來的是瘦猴兒，不久，黃成也來了，他把膠城的佈兵圖交給洪天生，洪天生看了一陣，又問了炮位及槍樓！

黃成連日來已把膠縣城走熟走爛，一一把兵力位置指了出來。

原來周大福因爲膠縣跟張大帥的地盤毗連，所以屯下重兵，守在縣城內的是一個加强營，配有幾門大炮及機槍，營長何重頗有領兵之才，可惜因爲人耿直不爲同袍所喜，是以一直未能升上去。

周大福一方面利用他的能力，一方面又要他作擋箭牌，所以把他擺在前面，在膠縣四周尚有兩個連的兵力，這兩個連也歸何重指揮，但何重認爲這兩個連的士兵都是一些草包，一向不予重用。

周大福在膠縣一共只擺了六個連的兵力，說起來較少，但在膠縣的背後却有他嫡系的軍隊，一個加强師的兵力，師長綽號「獨眼龍」，是周大福的義子。

洪天生聽了這些情況之後便知道何重在周大福處不受重用，他想了一下，決定用「反間計」迫使何重生離心，於是便吩咐瘦猴兒如此這般去辦，並要黃成暗中協助。

弄好這一切黃成及瘦猴兒便散去，第二天，洪天生跟柳英君又在縣城內走了一遍，然後才返回張大帥處。

回來之後，洪天生一字不提此行的收獲，仍然整日陪張大帥喝酒，偶爾也跟邱隊長及許隊長研究拳脚槍法，這當兒他倆逐漸對洪天生也生出敬佩之心。

過了幾天，李大藉着來見李淑芳的機會，悄悄塞了一張紙條給洪天生。

原來洪天生要瘦猴兒假扮獨眼龍底下的一個下級軍官，故意在膠縣內鬧事，藉

醉打了何重的一個連長，引起了何重的不滿。

洪天生見這計劃進行得順利，便對張大帥道：「大帥，你還記得俺那天說的話麼？」

「那話俺怎會忘記？是不是就要動手了？」

「俺有兩個要求，第一，你先寫一封密信給俺，信中對何重許以團長甚至師長的職位，請他把膠縣獻出來，第二，俺要的那一連兵隊由邱隊長率領，大事一切由俺決定。這兩件事你若能答應，俺便有七八成把握把膠縣拿下來！」

「這還不簡單？你奶奶的，閑話一句，一切由你作主。參謀長，你替俺寫封信給何重那小子！」

洪天生謝了一聲，又去找邱隊長，他暗中叫邱隊長備了一些何重番號的軍服，又吩咐他如何帶兵，如何接應。

五天之後，一切準備就緒，洪天生跟柳英君便首先登途了，這次柳英君女扮男裝跟在洪天生後面。

進了城，洪天生又找到了黃成，了解了情況，吩咐他在出事後如何行動。

入黑之後，洪天生穿戴整齊，獨自去找何重。到了何家門外，他告訴守衞說是何重家鄉的堂兄弟來找他。那衞兵向內稟告，不久，內面有了傳話，洪天生便大模大樣地走了入去。

何重所住的地方並不開闊，廳堂也不大，裏面有何重的一個親兵，那親兵道：「營長在書房內等你，請跟俺來。」

洪天生大喜，暗道：「眞是天助我也！」轉過大廳，後面是一排廂房，看來頗爲簡陋，衞兵推開一扇門，道：「請進！」待洪天生走了進去，他又把房門關起。

洪天生抬頭一望，只見房內站着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背向房門，臉向窗子。

「志堅，是你麼？」

洪天生大着胆子道：「志堅沒來，叫俺來！」

何重霍地轉過身子來，一見洪天生，臉色一變，厲聲問道：「你是誰？」右手已按在腰帶上的短槍上。

洪天生脫下帽子，微笑道：「小弟姓蘇，是張大帥派來的，何營長的能耐，俺大帥一向十分器重。」

何重臉色又再一變，道：「你來做說客？」

「是的，何將軍是大將之才，無奈周先生不是伯樂，有眼無珠不能善用將軍，張大帥深覺遺憾，也替將軍不值，所以派小弟來此送一封信給將軍過目！」

何重冷冷地道：「何某可不是貪新棄舊，忘恩負義之人，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你走吧！」

洪天生陪笑道：「將軍何不先接信看過了再作決定！而且這行動只是棄暗投明，可不是忘恩負義，周先生對將軍有何恩義可言？相反將軍替他打下不少江山，却沒有得到器重，一個獨眼的小子，竟可以憑關係騎到你頭上去，將軍是個大丈夫，難道這種窩囊氣也忍受得住？」

何重冷哼一聲，把信拆開看了一遍，看後隨即把信拋給洪天生，冷冷地道：「姓張的所謂看上俺，目的只不過在這塊肥肉而已！」

洪天生忙道：「將軍假如有心棄暗投明，單只將軍一個跟小弟回去，團長跟師長的位子也仍等着將軍！」

何重嘆了一口氣，揮手道：「算啦算啦，你回去吧，再胡說八道，俺可要反臉了！」

洪天生深深向他鞠躬一下，然後道：「小弟住在悅來旅館，將軍若改變主意，請派人通知一下，小弟等你三天！」一頓，又道：「小弟得到消息說周老頭準備把將軍的人馬吞掉，使你變成無兵司令！」

洪天生走至街上，隔遠便看見柳英君了，他悄悄向她打了個手勢，柳英君連忙跑去城外通知邱隊長，邱隊長立即依照洪天生的計劃把一部分士兵換上何重軍隊的軍服，接着這些人便帶人去找城外那兩個雜牌連，他們借故散佈何重準備叛變的消息。

不一刻，那兩個連的官兵都震動起來了，紛紛派人出去探聽，但找到的人也是邱隊長的手下，於是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了。

夜深了，何重忽然被一個衞兵的敲門聲驚醒。

「什麼事？」

「營長，黃排長有機密的事，要來報告！」

黃排長便是黃成，他是何重安排在外圍軍隊的耳目。他聞言跳下床，把房門打開。

黃成故意大驚失色地道：「營長，你是不是要拉隊到張光頭那邊？」

「誰說的？」何重臉色一沉，喝道：「誰造的謠？」

「城內有些兄弟跑出去外面散佈的消息！」

「趕緊替俺闢謠，要他們原地駐防，不許亂動！」

「是。」黃成剛離開不久之後，又有人傳報，城外的軍隊已拔營後退。

再過一刻，又有人來報，獨眼龍大軍已緩緩向這裏前進了。

何重一拍桌子，怒道：「他媽的獨眼龍，來得這麼快，莫非周老頭眞的要把俺迫得走投無路？」他跑到街上，只見手下的士兵神色一片惶恐，他心頭一亂，走向一座炮樓，正想下令吹號集合，不料又有人來報，城外的軍隊接到報告要原地待命，準備進城！

「誰下的命何。」何重暴喝一聲。

「是……師長下的命令！」那人道。

何重大怒，隨即如一隻洩氣的皮球般坐在椅上，呆了一呆才想起洪天生來，連忙派了個親信去悅來旅館找人。

不久，洪天生便來了，何重摒退了左右，問道：「你的確能代表張大帥？」

洪天生正容地道：「是的，張大帥賦大權給小弟，全權處理這件事！」

「俺能否提條件？」

「可以，只要合理的，張大帥一定答應。」

「不論俺以後是做團長還是師長，俺這批手下是否全部歸我轄下指揮？」

「是的！」

「俺們的軍餉及待遇跟張大帥的嫡系

部隊是否一樣?」

「保證一樣，假如不一樣，將軍可以另投明主！」

「好，俺是個爽快的人，現在便答應你！」

洪天生心頭十分高興，道：「小弟很高興能與將軍共事一主！好，現在立即請將軍吹號集合，拔隊離開，到了後方整編之後，再作打算！」

何重此刻早巳沒有了主意，一切任由洪天生安排。部隊知道有了變化，很快便集合起來了，何重作了簡短的演講，講明變節的經過。

那些士兵當兵也只不過爲了活命，管他上司要依靠那一方?何況左右不過爲地方打仗而巳，張光頭雖然不是什麼好貨色，但周大福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部隊離開了縣城，邱隊長立即把自己的手下開了進去，不久，黃成便帶了一些人大叫衝了過來。

邱隊長下令開炮，只開了幾枚，黃成的人便退了，他把人拉到獨眼龍那邊，準備實行洪天生的第二個計劃。

洪天生拿下了膠東縣的消息，很快便傳到張大帥那裏了，起初他還有點不相信，後來捷報接着傳來，連忙又派了一團人兵力向後城進發，並下令何重的兵馬駐在儲城外面，只傳何重跟洪天生進元帥府晉見。

洪天生安置何重在大廳內，然後入內先把經過向張大帥作了報告，自然他把黃成及瘦猴兒的事略去不談。

張大帥大喜，大大讚賞了洪天生一番。洪天生對他道：「大帥，何重是個人材你可得善待他，否則可能又有變卦了！」

「兄弟，這次的功勞全是你的，以後在這塊地盤之內，除了俺跟參謀長之外，就算到你了，這叫做……兩人之下，萬人之上！」

洪天生又假意謝了一番，才與張大帥出廳跟何重見面。張大帥雖是個草包，但性格跟周大福截然不同，他帶有江湖氣味，周大福鷙陰深沉。

張大帥跟何重說了一陣子話，何重心頭暗暗高興，慶幸這次沒有投錯了主。

接着張大帥在廳內排了幾席盛筵，宴請這次有功的人以及何重的手下，何重底下擧凡是排長以上的都有份兒跟張大帥坐在一廳飲食，這是他們從未有過的榮幸，以前想跟周大福見一面都困難，所以心中那股子興奮是不用說的了。

張大帥斟了滿滿的一杯，站了起來道：「諸位兄弟，俺姓張的不會說話，但酒量還不錯，咱們今夜不醉無歸！乾！」

那些人平日都是大碗吃喝的慣了，雖說是軍隊，跟盜匪也沒有多大的分別，是以都大呼大喊起來，幾乎把廳堂的屋瓦也震下來。

「諸位兄弟將來還是跟着何營長，啊，不對，是何團長！將來招足了人馬，還要升師長，來來，爲俺們以後的日子再乾一杯！」

衆人又是一陣吆喝，與高采烈地喝起酒來。

洪天生也擧杯道：「小弟預祝今後打垮周大福、鄒癩頭、常老三等飯桶，統一全山東，乾杯！」

張大帥大聲道：「弟兄們隨便喝吧！老何，俺們來猜三國酒枚吧！」

於是張光頭及他大老婆，洪天生及何重便「單刀赴會」呀，「二嫂過關」呀，「三請諸葛」呀，「四面埋伏」呀地呼叫起來。

張光頭很光棍，輸了便仰脖一口喝乾，又喊道：「五馬破曹呀，六出祁山呀……媽的，又輸啦！俺喝，俺喝！」

下面的人見主帥都如此放浪形骸，也都吆三喝四地鬧將起來。

正吃到熱鬧處，李茂夫忽然走到洪天生身邊，道：「總隊長，俺有些話要跟你說，你過來一下！」

洪天生一怔，隨即跟李茂夫走到後廂，李茂夫低頭疾走，到了後廂，李茂夫推開一扇門，道：「總隊長，請！」

洪天生走了入去，只見房內交椅上坐着一個體面的漢子，頭髮梳得油亮，一套黑色燕尾服，嘴上留着一道濃密的鬍子，脚上穿着一雙擦得晶亮的皮鞋。

李茂夫道：「這位便是咱新任的總隊長，蘇河兄弟！」

洪天生一怔。「這位是……」

李茂夫臉上露出一絲狡猾的笑意。「他便是大帥的紅人：羅巧哥！」

他聲音雖不大，但聽在洪天生耳中，却無異是個晴天霹靂，他千方百計要想把羅巧哥除掉，沒想到，他現在竟然就在臉前。

這刹那，洪天生如同跌落在冰河內般，連手足都快僵住了。

李茂夫看了洪天生一眼，笑道：「你們親近親近吧！」

洪天生强捺下翻騰的心情，沉聲道：「參謀長爲甚麼不請羅先生出去喝酒?」

「羅先生剛到，你不喜歡吵!所以小弟安排他在這裏，嗯，羅先生對上海的情況瞭如指掌，您又是來自上海，所以小弟安排您陪客！」

羅巧哥笑問道：「原來隊長原本是在上海混的！嗯，不知是在上海啥地方?」

「小弟一向在浦東。」

「哦，是在外灘?唔，隊長跟龍大爺熟嗎?」

洪天生乾笑了一聲，硬着頭皮答道：「俺就是跟龍大爺結了怨，所以才流落這裏！」

「隊長眞是英雄!上海灘上敢跟龍大爺對着幹的恐怕再也數不出那一位了！」

「話不能這樣說。」洪天生警惕地：「焦七焦大爺就不斷跟龍大爺爭地盤！」

「那不同，焦七有的是人和勢力，他跟龍大爺鬥有他的本錢，老弟你呢?」

「俺是光棍兒一條！」

羅巧哥放聲笑了起來：「不像吧，小弟看你一表人才，豈會是無兵司令?」

「羅先生太抬擧小弟了，人不是沒有，不過只有三五個知己，在上海灘算不了什麼?」

羅巧哥又試探地道：「聽說龍大爺有七個老婆，您可曾聽聞過?」

洪天生心房一陣收縮，模棱兩可地道：「這個有誰知道……」

羅巧哥臉色一沉，道：「老弟爲甚麼不光棍一點?這件事在上海混過幾天的，誰不知道?」

洪天生臉色微微一變，總算他心思靈活，心念一轉，也大笑起來：「難道羅先生跟龍大爺是拜把兄弟?否則，怎會這般熟悉?龍大爺有錢有勢，要什麼女人，有什麼女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個?」

羅巧哥冷冷地道：「那只是女人不是老婆!他有七個老婆是公開的，想不到你竟然不知道！」

洪天生心頭一動，道：「小弟所知的，的確沒有七個那麼多！」

李茂夫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老蘇，龍大爺有七個老婆連小弟都知道，你竟會不知道，莫非你不是來自上海?」

洪天生冷冷地道：「我說他只有六個老婆！」

羅巧哥拍桌而起。「老李，他不是來自上海，却不知在那裏冒出來的！」

洪天生冷笑一聲：「參謀長，俺身邊這個老婆的來歷，你不是不知道吧?所以俺說他沒有七個老婆，除非龍大爺最近再娶一個！」

李茂夫一怔，隨即如洩氣的皮球般坐回椅上。

洪天生也冷笑一聲道：「羅先生，俺看你對上海並不熟悉，說不定還未去過上海！」

羅巧哥一怔，臉色微變地道：「小弟有沒去過上海，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事，小弟亦無需跟你分辯！」

「假如羅先生不是去過上海，今日如此相試，是什麼意思?」

李茂夫道：「羅先生經常來往上海山東，這是事實，總隊長不用多疑。」

洪天生道：「你們既然能夠懷疑小弟，難道小弟不能懷疑他的麼?除非他不是上海常客，否則又何怕小弟懷疑?」

「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李茂夫問了一句。

「俺也要問他幾個問題，看他答不答得出來，第一，龍大爺的義子共有幾個?」洪天生對他的確生了疑雲。

羅巧哥跟李茂夫互望了一眼，臉上都現出一絲驚慌之色。

羅巧哥嚅嚅地說道：「小弟一時忘記了。」

「難怪!唔，俺提醒你一下吧?是五個還是七個?」

羅巧哥想了一下，道：「這個!」他說話的時候，身子欠了一欠。

這當兒，洪天生發現他的那套禮服，竟然不大合身，心中更加明白了幾分，便斷然地道：「錯了!是七個，七個老婆七個義子，這件事上海灘上誰人不知道?」

「對對對，是七個，小弟近來，近來事情繁忙，一時忘記了！」

洪天生心中暗罵一句：「他媽的，見你娘的大頭鬼，龍大爺到底有沒有義子，老子也不知道!」他現在巳化被動爲主動，冷笑一聲，又問：「羅先生到上海有沒有去白相?」

「白相?」羅巧哥輕地叫了一聲。「有沒有去風月場所玩耍?」

「這個當然有啦!夜上海聞名全國，不去白相一下，那能算是到過上海?」

「好，俺再問你，上海有一間七重天舞廳，你去過麼?」

「去過去過，俺跟他們的老闆還挺熟的！」

「後來有人眼紅，開了一家叫新七重天舞廳的，你可曾聽人說過?」

羅巧哥抓抓頭，道：「聽幾個上海的朋友說過了，是去年年底開張的！」

洪天生暗暗好笑，霍地站了起來：「參謀長，你若是要找個人來摸俺的底，也該找個老上海!你娘的皮!這人既不曾去過上海，也不是羅巧哥，這是你的主意，還是大帥的主意?」

李茂夫臉色大變。「這個，這個……蘇兄弟，這是一場誤會?」

「誤會?俺去問問大帥！」洪天生怒氣沖沖地把房門拉開。

不料，李茂夫一把把他抓住。「蘇兄弟，算啦算啦……大帥那裏您千萬……」

洪天生眉頭一揚，道：「算啦，哼哼，你倒說說看，這是甚麼原因?」

「哈哈，是小弟不是，因爲小弟，小弟見你立了大功，所以……」

洪天生哈哈大笑起來。「原來你是怕俺搶去你的飯碗?你奶奶的!你放心，俺絕不會爬到你上面去！」

李茂夫大喜，道：「那麼，大帥那裏你……」

「俺只是去跟他喝酒，這件事一字不提！」

李茂夫感激地道：「那眞謝謝了，老弟是大英雄，有大胸襟，小弟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

原來李茂夫見洪天生輕易立了一功，心中有所懷疑，認爲他是周大福那裏的奸細，所以才設計一試，不料反給洪天生將了一軍。

洪天生忽然拍了李茂夫一下肩膊。「說眞的老李!這小子跟羅巧哥是不是長得很相像?」

「當然囉，他是羅巧哥的弟弟羅巧弟，那能不像?他雖未去過上海，但由他哥哥那裏可也知道了不少有關上海的事!」李茂夫苦着臉道。

洪天生又深深看羅巧弟一眼才退了出去，心中暗道：「俺正怕不知羅巧哥的樣貌，如今李茂夫反而助了俺一臂之力！」

× × ×

第二天，洪天生悄悄跟踪羅巧弟，見他離家出門，才潛了入去，偷偷取了羅巧哥在上海拍的一張照片，然後把它交給李大，叫李大轉交給瘦猴兒，要瘦猴兒在羅巧哥回來時把他幹掉！

辦好了這件事，洪天生一顆心才定了下來，回到大廳，見到張大帥正與幾個親信打麻將，洪天生坐在一旁看了一會，張大帥手氣極差，連連敗北，輸得他摔牌不幹。

洪天生道：「大帥，俺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哦?說吧。」

「到大帥書房可好?」

「也好，俺也想抽幾口『大烟』提提

神！」

兩人躺在床上，抽着大烟，洪天生量少，只抽了幾口便够了，張大帥却連抽幾鍋才住下來。他伸了一下懶腰，問道：「蘇兄弟，有甚麼秘密話兒要跟俺商量？莫非你又想到辦法要替俺奪幾個縣來？」

洪天生瞇起雙眼，道：「也有點關係，只怕大帥你沒大丈夫的氣概，硬不起心腸來！」

張大帥雙眼一睜，不悅地道：「你說俺沒大丈夫的氣概？俺現在這份身家還不配做大丈夫？」

「大丈夫也者，需要能伸能屈，有鐵石的心腸，爲了千秋功業，管他娘的什麼兄弟朋友！此所謂無毒不丈夫也！」

張大帥抓一抓光頭，道：「老蘇，你有話便說吧，俺最怕有人對俺『亂攪豬肉包』！」

「俺聽說：『大鬍子』托你替他買槍炮，可有這件事麼？」

張大帥又抓一抓頭皮，尷尬地道：「他媽的，他就是抓住俺念舊情這弱點不放……咳咳，俺向來好商量，所以便答應吧了？」其實他念什麼舊情？只是爲自己留下一個後路罷了，萬一做不了官，還可做匪。

「大帥想不想把劉大虎撇掉？」

「怎會不想？」張大帥把臉轉了過來：「老蘇，你有妙計？」

「妙計是有，不過問題是大帥是不是大丈夫而已！」

「俺爲什麼不是大丈夫！他奶奶的，俺由現在開始就要『毒』！一毒就是大丈夫麼？」

「當然！」洪天生忍不住笑了出來：「只要大帥硬得起心腸，俺就有辦法！」

「什麼辦法，快說，事成之後，俺升你的官，賞你白銀！」

「這辦法很簡單，你勸劉大虎，叫他去攻打周大福，取他的地盤代之，這樣無論誰勝誰敗，都已元氣大傷，對您都有好處！」

張大帥想了一下，道：「這計果然不錯，不過，劉大虎肯麼？」

「他不肯，你不會勸他麼？你問他是不是這一生都想做强盗？若不想最好的辦法便是做官！」洪天生頗有把握地道：「另外你再表示一下對他的『情義』，說借槍炮及兵馬與他！」

「這樣俺不是也有損失？」

「有損失自然有代價，您把何重兵馬派與他用，另外再派一些老弱殘兵助他，事成之後，要他分幾個縣與你！」洪天生笑道：「好處還在後頭呢，無論是周大福勝利還是劉大虎赢，那時候大帥您的實力都已凌駕在他們之上，最後再找個機會把他們吞掉，這一大片地盤便是您的了！」

張大帥想了一下，仍不能決定。「俺怕事後有人說俺沒義氣！」

洪天生大笑道：「現在小弟才知道大帥的地盤，這幾年爲什麼沒什麼發展！」

張大帥尷尬地陪着洪天生笑了一陣。

洪天生又道：「老大，有句老話，你不知聽過沒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你不擴充地盤，擴充人馬，周大福及鄒癩頭他們終有一日會反來把你吃掉！」

張大帥一拍床板，道：「好吧，這件事俺便聽你的，跟他們大幹一場！」

「買槍炮的事進行得如何？」

「他奶奶的，羅巧哥還未回來，俺又怎會知道？」張大帥忽然想起一件事：「老蘇，這件事什麼時候進行？」

「越快越好！依小弟看，不必等那批槍炮了，你賣一些舊傢伙給他們，新的留下來自己用。不過，老大，俺有一件事要你跟商量的，就是劉大虎的人來到時，俺不跟他們見面！」

張大帥一怔：「這又是什麼原因？」

「他們一見你身邊多了一個人，便會思疑事情可能有詐，假如俺不在的話，憑你往昔對他們的情義，他們便不會生疑心了！」

張大帥點頭讚成。「這個倒也有道理！俺明天便派人去跟劉大虎聯絡，叫他來一趟！」

× × ×

第二天黃昏，李茂夫忽然帶着一個人進來，急步走去找張大帥，洪天生隔遠看見，猛吃一驚，此人竟是熟知上海情況的羅巧哥！

這刹那，洪天生不由暗暗罵起瘦猴兒來了：「他媽的，那瘦猴子是怎攪的，竟然放他入了城！」

幸而李茂夫並沒有發現他，洪天生定了一下神，穿廊而出，忽見李大滿臉焦急地在廳上轉來轉去，他看見洪天生連連向他打眼色。

洪天生走近上去。「李爺，又來找五夫人啊？」

李大趁沒人發覺時，把一張紙片兒塞入洪天生袖管內。

洪天生又道：「大帥正在見客，你等等吧！」

「大帥沒空哪？」李大見達到目的便想溜了，「那麼俺改天再來，麻煩您啦總隊長！」

洪天生轉過身把紙片兒打開來看，只見上面用炭筆草草寫着幾行字：大哥，點子隨邱隊長的人進城，俺下不了手，請小心。猴，即日。

洪天生又罵了一聲，說道：「媽的，馬後炮有什麼屁用！」連忙大步走入自己的寢室。

柳英君見洪天生臉色難看，忙問道：「當家的，發生了事？」

「是的，瘦猴兒放那個姓羅的進城，現在他跟姓李的正與張光頭說話！」

柳英君吃了一驚：「那咱怎辦？」

洪天生急得右拳連連擊在左掌上，要跑，現在還來得及，但眼看成功在望，俺又不甘心半途而廢！」

柳英君眼珠一轉，道：「當家的，現在還未走到絕路，你不用慌，姓羅聽說是上海通，但他平日只跟洋人打交道，那裏會無端端去探聽龍大爺的事？你屆時見機行事便了！」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洪天生道：「對，到了絕路時再說，你準備一下吧！」

柳英君道：「他若有危險，老娘就先把張光頭的乾爹制服住！」

洪天生心頭定了許多，伸手在她屁股拍了一下。「你果然是個好助手！」

正想跟柳英君調笑幾句，房門忽然被人敲响了。洪天生心頭一跳，問道：「是誰？」

外頭一個衞兵道：「蘇爺，大帥叫您到他書房一下！」

「好，你告訴他，俺就去！」洪天生在枕頭下摸出一把短槍，又暗藏了七首，這才向柳英君打了個眼色，開門出去了。

一到張大帥的書房，洪天生便看出氣氛有點不對。

張大帥輕輕地道：「老兄，這個便是羅巧哥，羅先生？」

洪天生忙堆下笑臉，道：「小弟久仰了！」

羅巧哥大刺刺地道：「聽說蘇隊長來自上海？」說着拿出一個黃色的扁形鐵盒子來，在手上玩弄着。

洪天生道：「小弟雖在上海混過幾天，那比得羅先生！像羅先生手上那盒名牌子洋烟，俺就絕少能够抽得到！」

羅巧哥露出得意的神色來，提起一根，叼在嘴裏，李茂夫連忙替他劃火點燃，羅巧哥深深吸了一口，又用力把烟噴了出來，輕聲地道：「俺在上海從來不曾聽人說過有個姓蘇的在外灘混！」

「那當然，俺只有是個小脚色，跟羅先生來往的又都是些上流人物，那有機會聽得到賤名！」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羅巧哥吃洪天生這頓話一捧，不由露出得意的笑容。來。「俺聽說，你曾經打倒過邱隊長跟許隊長，不會是小脚色吧？」

洪天生故意長嘆一聲，道：「在上海灘，俺是外地人，人單勢薄，有功夫也沒處使呀，否則怎會跑回來！」

羅巧哥冷笑一陣。「你太謙了吧！」

洪天生忙岔開話題。「這次羅先生到上海一定訂購了不少槍炮了！」

羅巧哥臉色一變，巴巴的說不出話來，張大帥接口道：「不用提啦，砸了！」

「砸了？怎會砸的？」洪天生望了羅巧哥一眼，「羅先生跟洋買辦不是蠻熟的麼？」

羅巧哥臉色一變。「大帥給俺的訂金不够……」

「哦？要多少錢才够？」

「貨價的一半，因爲往常只需四分之一而已。」

「如今錢呢？」

羅巧哥臉色又是一變，怒道：「錢是你出的還是大帥出的？」

「雖然是大帥出的，但小弟問一問也不行麼？」

羅巧哥看了張大帥一眼，見他毫無責備洪天生的意思，只好道：「俺把錢存在上海一家銀行內！」

「那總有單據吧？」

「單據俺放在一個朋友處，現在路上不靖，誰敢隨便把貴重東西帶在身上？」

「說得有理，不過，誰會相信？說不定你把錢花在上海的妞兒肚皮上！」

羅巧哥拍案而起，怒道：「姓蘇的，你有什麼權這樣說？大帥，你以後還要不要槍炮？」

張大帥濃眉一掀。「錢已付了四分之一，貨會不要麼？」

「那你便得相信俺！俺若是騙你的，會再來找你麼？何不索性一走了之！」

洪天生道：「大帥是信任你，但你也該有讓人信任的條件！你跟那洋買辦交易已久，加上經常來往上海，行情變了，你會事先不知道麼？」

這話一出，張大帥才猛地醒悟。「你奶奶的，俺一向當你是朋友，你却當俺是肥羊！」

羅巧哥臉色大變，他的確把錢花了一小半，訂不了貨只得回來報稱漲價以及訂金提高了，却想不到平空鑽出一個精明的洪天生來。

當下他大聲道：「大帥，俺並沒有騙你！」

洪天生冷笑一聲：「這也簡單，你留在這裏，俺陪你喝酒作樂，你寫一張條子叫你弟弟去上海把銀行的單據拿來！」

羅巧哥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俺不想大帥白白讓人把錢騙去！」

羅巧哥忽然自腰帶上抽出一柄洋槍，接着衝向張大帥。這下變生肘腋，張大帥冷不及防來不及還擊，只得在床上一滾！

洪天生眼明手快，一個箭步標前，羅巧哥身子一轉，槍管倏地指向洪天生，洪天生頭一低，叫道：「兄弟們快開槍！」

羅巧哥一怔，轉頭望向窗子，洪天生忽地一脚蹬起，踢在羅巧哥手腕上，那柄洋槍立即跌落地上。

那羅巧哥曾經在上海跟一個俄國拳師

新篇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之廿一「白幽靈」

西門丁・著

雙鷹神捕又一次聯手查案了！這一次，管一見及沈鷹是在別人的陰謀利用底下踏上征途的，但結果大出意料。

本故事全部發生在「神劍」山莊內，但故事一開始便充滿恐怖妖異、緊張懸疑的氣氛。全文十萬字，一氣呵成，令你一看便不能釋卷。

到底神劍山莊蘊藏着什麼秘密？雙鷹神捕又如何被人利用？故事幾路人馬，關係錯綜複雜，非到最後不能清楚。

近來西門丁加雙鷹神捕已形成一塊金漆招牌，毋需編者多作介紹，作者及編者仍希望讀者來信批評指導。

學過搏擊術，反應頗快，右手一記勾拳擊向洪天生的腮邊！

洪天生身子一弓，讓過來勢，左掌揮起切在其手腕上，同時身子極快地一個大轉身，以背對着羅巧哥，羅巧哥左拳正想直擊而出，不料洪天生比他更快一步，右肘向後猛地一撞！

只聽「砰」的一聲，羅巧哥脅下沉實地吃了一記，不由後退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洪天生右後脚一蹴，踢在其膝蓋上，羅巧哥站立不穩，小屁股跌坐地上。

洪天生左後脚再向後一蹴，只聽又一聲巨响，羅巧哥只覺胸膛氣血翻騰，登時攤倒地上。

這刹那，張大帥及李茂夫才定過神來，拔出手槍叫衞兵來把羅巧哥押下去。

張大帥伸手在洪天生肩上一拍。「兄弟，這次若不是你，俺可危險了！他奶奶的，這個姓羅的原來不是好人！」

「當然不是好人，他只是要賺你的錢罷了！」

「俺叫人把他斃掉吧！」

「不！」洪天生怕殺了羅巧哥反會引起李茂夫的思疑，連忙把其阻止，「大帥，快派人叫他弟弟拿錢來贖他，叫他拿三倍訂金的價錢，才把羅巧哥放出去！以前他也不知騙了大帥多少錢了！」他瞥了李茂夫一眼，李茂夫眼神散亂，洪天生暗暗冷笑。

張大帥乾咳一聲：「他奶奶的，錢俺有的是，就是這口氣嚥得太辛苦了！」

「殺死了他，可能會得罪了洋買辦，以後咱們要再買槍炮便更困難了。」

張大帥拍了一下額頭，不是兄弟你提醒俺，俺又要把事情砸了，哎呀，觀音菩薩爲什麼不讓俺早點遇上你，否則俺可能已做了皇帝了。」

李茂夫灰溜溜地退開一旁。

×　×　×

羅巧弟果然依照張大帥的指示，拿了三倍訂金的白銀來換人，兩兄弟離開元帥府，如喪家之犬般，倉皇而跑。

半路上冷不防撞到一個人，抬頭一望，只見前面有四個魁梧的漢子，却是一臉兇相，不由吃了一驚。爲首那人問道：「你娘的皮，走路不帶眼？」

「對不起，俺，俺剛自元帥府出來……」羅巧哥有點不知所措地胡言亂語起來。

不料一個尖頭的漢子，臉上突然露出一個笑意，把羅巧哥拉進胡同裏。

原來這四人便是劉大虎，胡師孔，雷標及萬長木。

他們聽了羅巧哥的話後，臉上都浮上一絲警惕之心，互相打了個眼色，仍然向元帥府的方向走去。

劉大虎的胆子實在大，天未黑，竟然還敢直奔大門，指名要見張光頭。

大戰前夕

張大帥聞報劉大虎率衆公然來訪，心頭更加有氣，轉頭望了洪天生一眼，洪天生道：「大帥在他臉前千萬別提起俺！」

「假如他知道了又怎辦？你拿下膠縣，如今已是大大地揚了名啦！」

洪天生想了一下，道：「假如他提起，你便說俺剛巧去膠縣觀察！其他的話，照咱們原訂的計劃實行。」

「俺知道啦參謀長，請他們進來。」

洪天生立即離開書房，返回寢室，他見柳英君正在綉枕頭，忙道：「想不到你還會綉花！」

「你忘記老娘在雷家寨裏做裁縫的麼？」柳英君眉開眼笑地道：「當家的，老娘明日替你做幾件長衫，天氣快回暖啦，也該多做幾件來替換！」

洪天生道：「恐怕沒什麼機會了，你義兄已來了，你把東西收拾一下，逃避一次！」

「哦？老娘的大哥來了，怕什麼？他會把老娘吃掉？」

洪天生臉色一沉。「老子不想在這時候再出現任何紕漏，剛才那一件事已差點把計劃打亂！」

「就算他認得出老娘又怎樣，他怎會知道你是洪天生？老娘可以說是你把老娘自洪天生手中救出來的！」

洪天生想了一下，道：「這倒也有道理，俺到外頭探探風聲。」

×　×　×

劉大虎一到張大帥的書房，便躺到床上抓起烟槍就大大抽吸起來！

張大帥這次態度可跟上次不一樣了，虎着臉坐在一旁，冷冷地掃了劉大虎一眼。「俺早已叫你別走大門，你不但走大門還在天未黑就來！你奶奶的，這也叫念舊情麼？一點臉子都不給老子，當俺這座元帥府是什麼地方了。」

胡師孔忙陪笑道：「老二，咱老大是當作你是自己人，所以才敢直出直入。」

「哈哈，當作自己人，你媽的，若是自己人便得替老子設想一下才對！」

劉大虎放下烟槍，淡淡地問道：「買槍炮的事怎樣啦？」

「不用提啦，砸了！」張大帥口氣不由轉軟。

劉大虎霍地坐直了起來。「砸了，俺看你是有心跟俺搗蛋？」

張大帥臉色一變。「俺幹嗎要跟你搗蛋？」

「俺不管你，總之你得替俺想想辦法，一個月之內，便得把槍炮交給俺！」

張大帥心頭火起，不過他想起洪天生的話，硬是把怒火按下去，故意長嘆了一聲，道：「老大，俺有句話一直想對你說，却怕你會反對……」

「什麼事？你說吧，俺聽着呢！」

「老大你畢生做那勾當，終不是個辦法，何不改變一下？」

「哈哈，俺想不到你也會說出這種話來，俺已快五十啦，要俺洗手不幹，退出綠林？太遲了，太遲了！再說，手下這般兄弟叫他們以後吃什麼？」

「俺又不是叫你解散，你何不像俺這樣，由匪變兵？」

劉大虎放聲大笑起來。「你叫俺投到你麾下去？」

「小弟怎敢？大哥何不取周老頭之位而代之，在他地盤內自由自在何樂而不爲呢？」

劉大虎笑道：「俺何嘗不知道，但假如俺一把周老頭拉下來，只怕要四面受敵

了。」

「爲什麼？」

「他們會藉口俺是強盜身出，分兵圍攻，最後把老周的地盤瓜分了！」

張大帥一怔，這倒是他事前不曾想到的事，半晌才道：「俺可出兵助你，你打俺的旗號去，他們便沒話可說了？」

「你肯出兵助俺？」劉大虎有點不敢相信地道：「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要最緊的是替老大您解決了今後的前途，其次俺跟周老頭也有說不盡的恩怨，藉機把他除掉，又有何不可？」

胡師孔接問道：「老二您眞的不要任何代價？」

「俺的代價只要你們三個縣的地盤，這可公平吧？第一，俺要出人出槍炮，第二，事後俺要替你担當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三個縣的利益只能作彌補而已，而周老頭共有十四個縣，少了五個，你們還有十一個，地盤也不太小，而且將來還可以再發展。」

張大帥越說越快：「何況多了一個老大，以後大家互爲犄角之勢，對俺也有間接的好處，起碼別的人不敢輕易動咱的主意，老大，你看怎樣？」

劉大虎有點心動，却委決不下，把頭望向胡師孔。

胡師孔也覺得張大帥沒有陷害他們的目的以及胆量，也有些意動，想了一回，問道：「老二，咱出兵的時候打你的旗號，咱老大總也得有個軍銜才對！」

「俺便下令封他爲師長吧！」

胡師孔一想，還是有點不妥，萬一到時張光頭反口不認，豈不是白白替他打江山，所以試探地問道：「大帥您的誠意，咱們十分感激，不過俗語說得好，先小人後君子，免得日後大家有什麼爭權，破壞了兄弟間的感情，所以是否咱們先亦下一張協同？」

張大帥爽朗地道：「俺就是知道你們還不太放心，好吧，協同由你起草。」

「這個，咱們先考慮一下可好？」

「隨便，明早俺才再來跟你們詳細研究！」

劉大虎臉色稍霽，道：「老二，咱趕了一日路，肚子餓啦！」

張大帥忙道：「參謀長，叫他把酒菜送上來？」

李茂夫離開後，洪天生也正想在隣房退回自己的寢室，忽然聽見劉大虎道：「老二，俺聽說你最近收了一個智勇雙全的高人，爲什麼不叫他出來，跟俺見個面，也好叫兄弟們看看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張大帥道：「哦，他姓蘇名河，自上海避難來此，的確有兩下子，可惜他出去未回，否則他也想見見你呢？」

劉大虎側着頭道：「不會吧，俺聽說他今日上午還在你這裏？」

「誰說的？他奶奶的！」張大帥一怔，忙罵了一句以掩飾窘態。

「俺剛才聽那個姓羅的小子說的！」

「原來是他，不過老蘇下午的確已去了膠縣公幹。」

「你派他去膠縣做什麼？」

「哈，那處地盤是他策動何重叛變得來的，新亂未平，而且那裏與周老頭的地盤相連，俺派他去那裏探查一下周老頭的動靜。」

胡師孔道：「可惜咱們無緣跟他見見面。」

「哈，咱們假如要跟周老頭合併，俺會不派他同去麼？來，酒菜來了，俺先敬兄弟們一杯，預祝合作成功，老大坐上元帥金椅。」

羣賊大喜，一齊舉杯祝起酒來，洪天生見已沒事，這才返回房內。

酒足飯飽之後，張大帥便返回李淑芳及楊白蓮房內，如今這兩個妮子因爲有了個洪天生，心中有希望，便依吩咐刻意奉迎，使張大帥樂不思蜀，幾乎夜夜春宵，不是先左後右，便是先右後左，兩人雨露均勻，却使張大帥再無餘力到其他妻妾房內了。

張光頭的其他妻妾對李淑芳及楊白蓮恨得牙癢癢的，却也不敢妄動，張光頭的手段她們絕不敢以身相試。

劉大虎四個賊梟經過一夜的商量，左想右慮覺得張光頭的提議並沒有什麼破綻，便決定跟周老頭大幹一場。

羣梟想到他日可由匪變兵，由賊首變軍官，都是興奮得心癢難搔，一夜都不曾闔上眼。

胡師孔跟劉大虎商量了一下協同的內容，便提筆寫了下來。

天亮之後，洪天生一早便去敲張大帥的房門。

張大帥聽楊白蓮說來的是洪天生，不得不下床把門拉開。

洪天生見他仍身穿內衣褲，猶疑地道「大帥，您……」

張大帥道：「進來吧，他媽的，大家都是男人，俺都不怕，你怕什麼？」

洪天生只得走入房內，順手把門關上。「大帥，等下你跟他們商量協同時，有一點要堅持的是，不能給他們太多的槍炮及人力，否則咱們最後那一注便力量不足了！」

張大帥笑道：「這一點俺比你還緊張，俺只給他一師人馬，幾挺大炮。」

洪天生道：「叫他們自東殺進去，咱們自西進軍，兩邊夾擊，要是勢色不對，要撤退時也比較方便！」

「好好，俺拿了協同還不會也來一招：考慮考慮麼，到時俺再來跟你商量。」

×　×　×

胡師孔開出來的條件如下：

一、劉大虎及其手下暫時用張大帥的番號旗號，進攻周大福的地盤，事成之後便各自獨立，互不受管制，張大帥也不能以此作脅。

二、張大帥在這場戰役中，需要助劉大虎兩個師的兵力，外加十門大炮，三十挺機槍，作爲補充劉大虎的兵力。

三、劉大虎手下的軍服及伙食費由張大帥負責。

四、劉大虎彈藥不足時，張大帥須無償替其補充。

五、事成之後，劉大虎須無條件送三個縣給張大帥以作代價。

六、事後，雙方都不得反悔，也不能藉故出兵攻擊對方。

張大帥看了這些條件，不由皺起眉，道：「這些條件，俺跟得手下商量一下，吃午飯時答復你。」

張大帥返回內宅，把協同拿了出來研究，參加會議的有洪天生，李茂夫，邱隊長，何重以及幾個師長。

張大帥把借助「大鬍子」的勢力消滅周大福的計劃說了一遍，一個師長首先忍不住道：「大帥，咱們既要出人、出槍炮、出軍服，又要出伙食才得回三個縣，這代價太小，劃不來。」

所謂一呼百諾，衆人都持反對的意見，洪天生待他們略爲安靜之後，才道：「這個計劃是小弟獻議的，咱們的目的不是在那三個縣，而是在以後，周大福那一大片土地。」

何重道：「蘇總隊長，你的本領俺很佩服，但這裏面到底有什麼玄妙請你說清楚點，俺們都是些粗人，可猜不出來。」

「俺的計劃這樣的，這一次出兵，咱們志在助助威勢，出點槍炮算不了什麼，讓劉大虎把周大福的力量消耗了一大半，咱們才出重兵，乘虛把周大福的地盤全部拿下來，假如結果是劉大虎打贏周大福，咱們也沒有損失，他們只是一股悍匪，動拳動刀還可以，論到行軍用兵，又怎能跟各位相比，最後還是可以輕易把那片地盤拿下來？諸位還有什麼意見？」

何重又道：「但協同最後一條，說事後不得……」

「紙上的東西是死的，力量才是一切，到時咱們反口不認，他又能奈咱們何？」洪天生看了衆人一眼，接道：「爲了避免大帥事後讓人說咱們背棄信義，所以第一次出兵，咱們盡量造成一種聲勢，但却不與對方主力接戰，以保存實力，希望周大福能把劉大虎收服，這樣便能做到面面俱圓！」

邱隊長首先鼓起掌來叫道：「好好好！總隊長不愧是個智勇雙全的大英雄！」

何重也道：「俺現在也沒意見了！」

「既然如此，大家研究一下這上面的條件！」張大帥道：「咱也不能太吃虧，他奶奶的，要不然別人還以爲俺是個大飯桶！」

衆人都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最後才得出個結論，便是協同上的第一條、第五條及第六條不改變，第三點，張大帥只答應負責軍服，伙食費由劉大虎自己負責。

第二條，張大帥只能送五門大炮，十挺機槍，三十箱子彈給劉大虎。

第四條取消。

李茂夫宣讀了一次，衆人沒有異議之後，張大帥便把新協同交給劉大虎。劉大虎又跟張大帥討價還價一番，但張大帥堅持不讓，劉大虎只好答應。

最後他們又決定了日期以及行軍路綫，劉大虎在吃過晚飯之後便興高采烈帶着手下離開了。

這一次他們雖然買不到槍炮，但收獲更豐，都有點喜不自勝的樣子，不過胡師孔忽然道：「老大，俺始終有點奇怪，張光頭爲甚麼會突然這般闊氣呢？別在裏面藏了陰謀才好！」

劉大虎皺眉道：「條件都在紙上寫得清清楚楚，雙方也都蓋了手印子，還有什麼可慮的？」

「俺怕他會變卦！」

劉大虎哈哈笑了起來。「你道俺怎地敢公然出入他的元帥府？」

胡師孔連忙諂媚地道：「這是老大你神勇過人！」

「神勇過人也敵不過他的槍炮，俺是看準他還念着舊情，又死愛臉子，怕人說他沒義氣，忘本！所以才有這個胆子！」

「原來如此！聽你這麼一說，小弟才放下心來！」

話雖如此，但過了幾天，胡師孔還是派了些奸細混入諸城打探。

探子回報張大帥正在大量趕製軍服，又在調動軍隊，這才去了疑慮，盡力準備起來。

× × ×

大戰的日期訂在四月十七日，距今尚有一個月。

洪天生借着這個機會跑去外面跟黃成、李大及瘦猴兒作了聯系，又交代了他們一些事情。

由於黃成本是何重的手下，他不但不跟何重反叛，事後還帶兵去打了縣城一陣，所以獨眼龍破格提升他爲副營長。

獨眼龍是少壯軍人，憑着是周大福的義子的關係才撈上師長這個位子，他知道反對他的人爲數不少，所以拚命攏絡手下，培養心腹。

黃成便是在這種機會下竄紅的，他的職位雖只是副營長，但却可直接去找獨眼龍。

黃成接到洪天生的口訊之後，便跑到獨眼龍的住所求見，聲言有絕對機密的事要跟他商量。

獨眼龍便在其書房內接見他。

「恩公，小的探聽到一個消息，張大帥那老小子要來攻打咱們！」

獨眼龍冷笑一聲道：「老子早就料到啦，憑他不斷調兵遣將便猜得出來，不稀奇！」

黃成故作神秘地道：「這個消息怎值得小的來告知？小的探到的是另一個消息……」他故意賣弄關子地道：「恩公，您可知道，這次那姓張爲甚麼有這樣大的胆子來攻打咱們？」

獨眼龍眉頭一跳，忙道：「他媽的！別吊老子的胃口，快說！說不出來，小心你的腦袋！」

黃成神色一正。「恩公，小的探到姓張的跟流寇『大鬍子』勾結起來，分兵兩路，左右欲來夾攻咱們！」

這個消息果然十分新鮮，獨眼龍自椅子上跳了起來，手指頭戮到黃成的額頭上。「黃成，這消息是否確實？」

黃成道：「千眞萬確，如有半句假的，叫天雷把俺劈死！」

「你先告訴俺，這消息你是如何得來的？」

「恩公你忘記啦？俺家鄉本在諸城南門七里處，俺表妹被姓張的那狗賊搶去做第五夫人，這消息是俺表妹說給俺表哥知道的，昨夜俺表哥來告訴小的！恩公，小的深受你的大恩，怎敢騙您？」

獨眼龍心念一轉。「你表哥爲何肯把這消息告訴你？」

黃成激昂地道：「俺表妹本是小的未婚妻，她那頭婚事可不是自願的，俺表哥怕事沒敢反抗，俺却受不了，所以跟來投靠周大帥，打算有一日打回家去！俺表哥表妹表面上雖然不敢反抗，心中也是把姓張的恨透啦，又覺對不起俺，所以特地跑來給俺報訊，好讓俺立個功！」

獨眼龍再沒疑問，道：「你果然立了個功，老子找個機會讓你扶正！俺立即派人送訊給我義父，你且等一等我！」

過了一陣，獨眼龍返回書房，道：「黃成，這是咱們立功的一個好機會，你可得爲俺爲自己出出力呀！」

黃成敬了一個禮。「只要恩公命令下來，俺就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好，俺給你打頭陣，直取諸城！」

「恩公，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俺已當你是自個兄弟，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

「直取諸城雖然是小的願望，但不是現在！」

獨眼龍一怔，道：「不是現在？莫非你害怕了麼？」

「恩公，『朝』內現在還有不少人反對您，你何不先避其攖，待別人倒了，然後才出兵，那時還有誰會反對您？」

「這話雖不錯，但俺總不能一直坐在這裏等別人去爭奪功勞！」

「恩公，咱有一計在此，恩公向大帥討令伐劉大虎，把姓張的那邊放給別人！姓劉雖然是有名的悍匪，但槍炮彈藥不足，又不懂行軍佈陣，咱們去攻打他，事半功倍，何樂而不爲？」

獨眼龍一拳擊在几上。「好計！黃成眞有你的！咱們若取了諸城姓張的那飯桶，俺再升你的官，而且把張光頭的五個老婆全賜給你！」

黃成心中好笑，表面上却不得不感激一番。

不久，獨眼龍的軍隊便緩緩向東轉移，他叫黃成獨帶一個獨立營作爲先頭部隊，一團在左後翼，一團在右後翼，自己帶着大隊兵馬居中策應，像一把扇子般向前進。

到了隱蔽的地方便停了下來，只讓獨立營孤軍挺進，以免人多驚動了大鬍子。

四月十三日，張大帥那邊的人也出發了，洪天生把諸城帥府內的事交代了柳英君、李大及瘦猴兒，便向張大帥請令到前方策應。

張光頭這段日子給柳英君引得心癢難搔，只礙着洪天生在她身邊，不敢下手，如今洪天生這一請示，正合他意思，此一去，只怕非三兩個月不得回來，恨不得他早去早好。

大功告成

洪天生騎快馬追上黃成的部隊，到了黃成的駐地洪天生換上周大福軍隊的服裝，沿路去找黃成。

黃成正在焦急地等着洪天生，洪天生得知了獨眼龍的佈置後，便吩咐大鬍子來的時候，先退以驕敵，等到後援大軍到達後才把大鬍子圍困起來。

四月十七日拂曉，槍聲便打響了，大鬍子的手下人人爭先，奮勇前進，黃成一接觸即退，一退三十里才停了下來。

此刻大鬍子已孤軍深入，只待獨眼龍三路大軍一到，便能關門打狗。

不料，大鬍子對兵法雖不在行，但他在江湖上混過不少歲月，覺得這三十里地得來太容易，而且黃成又非全力迎擊，所以心頭動了疑。

胡師孔也是心怕中了埋伏，所以立即分成兩大隊，改向北前進。

此刻獨眼龍的左路大軍尚未到達，是以這圍困之計便成了泡影。

獨眼龍得知劉大虎的兵馬脫了困，便下令分頭追擊。這當兒劉大虎的兵馬已在這五十里外的一個小鎭跟周大福的另一股手下接戰起來了。

大鬍子的手下都是多年的悍匪，大部分都是驍勇善戰之輩，槍法準，馬上馳聘功夫嫻熟，加上貼身肉搏更加了得，所以在兩頭攻擊之下，只花了一個鐘頭，便把小鎭上的兩個連全部解決。

這一戰之勝利，使得劉大虎及其手下却是信心大增，鬥志也就更加昂揚了。

兵馬歇息下來後，胡師孔才派人出去四處打聽軍情。不久，探子來報，獨眼龍的大軍已將壓境，劉大虎吃了一驚，急問手下有何妙計。

胡師孔不愧是個孤狸精，臨危並不恐懼，他主張把輜重、重兵器及主力兵馬拉出鎭外，隱伏在山地裏，鎭內留下一二百人，堅守陣地，等到獨眼龍的大軍到時，兩下裏一齊發動攻勢，到時再乘亂突圍。

劉大虎沒有異議，留下二百個兄弟在鎭內固守，餘下的九百餘人分成兩隊，埋伏鎭外兩邊，專等獨眼龍大軍到達。

獨眼龍率衆至鎭外，見屋上掛着張光頭的旗號，不由大怒，立即吩咐黃成的獨立營强攻。

此刻，獨眼龍的左右大軍離小鎭尚有十餘里，胡師孔見鎭上已打了起來，便下令用炮轟。

「隆！隆！」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響起之後，炮火在獨眼龍大軍中炸開！

這一來，獨眼龍的手下全部亂了，獨眼龍立即嚴令手下不得亂跑，否則槍斃，又下令炮手準備還擊。

可是這一來，時間上固然已有了損失，兵馬在一時之間也不能迅速恢復隊形。

劉大虎再掃了一陣機槍，便指揮馬隊衝殺過去。

左邊帶頭的是雷標，右邊帶頭的是萬長木，他們馬隊一下子便衝到對方人羣中，大炮便派不上用場了，只得用短槍馬刀拚殺起來。

大鬍子的手下極多是學過幾年拳腳的，此刻正可大派用場，只見馬刀揮動之下，獨眼龍的手下都呼爹喚娘起來。

胡師孔又下令炮手把炮彈擊向黃成的後援部隊，這一仗是勝在打對方個措手不及，所以能以少勝多！

胡師孔看看已經達到目的，便叫人在山頭放起火來，於是大鬍子的人馬便分三路突圍。

獨眼龍銳氣受挫，不敢追擊，下令就地清點人馬，却白白死了二三百個人！

劉大虎出了困，二路人馬滙合之後，胡師孔便建議向西前進，以便接近張大帥

的兵馬互爲犄角，減少危險。

劉大虎便下令前進，這一伙劉大虎雖也損失了幾十個手下，但却打得對方束手無策，所以都有點驕傲起來了，覺得周大福的人比張大帥更加不如！

近黃昏了，橫在劉大虎臉前的又是一座小鎭，這個小鎭只有兩個排的兵力，劉大虎下令攻擊：「兄弟們，殺進鎭內開晚飯！到裏面要鷄有鷄，要酒有酒，要女人有女人！衝呀！」

羣賊轉戰整日，此刻當眞是又飢又渴，一聽見這話，立即大喊一聲，奮勇衝前。

那些守兵幾曾見過這般兇狠的敵人？抵擋了一陣，便向後猛退了。

劉大虎順利佔領了小鎭，立即下令去找吃的，殺那間。鎭上一片鷄飛狗走，吃的穿的住的，全被搶去。劉大虎的手下，根本不當作這是甚麼回事，現在跟以前只不過換了一件衣服而已。

正在吃飯之時，忽地平空飛來一陣炮彈，轟得鎭上人人喊爹叫娘的，只道天將倒塌下來。

炮彈一陣又一陣，似沒止歇般，要想回擊，黑暗中又不知到對方人在那裏。

這一陣炮雨猛地把滿懷雄心的劉大虎驚醒了，急叫道：「胡軍師去哈地方？」

胡師孔也驚了，這種陣勢畢竟未曾歷過，急中生智，只得道：「老大，這個小鎭，就像是個靶子，咱們趕快離開吧！」

劉大虎立即下令吹哨子集合，接着冒着彈雨自西衝出去。

跑了七八里路，再也前進不了了，原來他們跟獨眼龍的左邊大軍碰上了！

劉大虎的人馬不動，槍便不響，一動槍便響了。這刹那連自命機智百出的胡師孔也亂了，只得建議停了下來，等天亮再說。

這一夜，時間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只見前面一排工事橫在眼前，劉大虎一看便窩大了，喝道：「兄弟們衝過來！」

劉大虎的手下立即自地上躍了起來，騎馬的騎馬，跑步的跑步，向前猛衝。

獨眼龍這邊廂的指揮官是梅團長，這人頗有點眞材實料，他等到對方衝至臉前，才下令機槍一齊掃射。

只聽一陣密似炒豆般的槍聲響起後，劉大虎的人立即倒下一大片。有幾個僥倖衝到對方陣地裏，也因人孤勢單，兩三下便被解決了，未死的人，見狀連忙龜縮回去。

劉大虎一連下令衝鋒三次，都讓對方打了回來，平白丟下百多具屍體。

胡師孔便提議向右後邊突圍，這次受到的襲擊頗小，順利趕了十多里路，梅團長帶着輕兵在後急追。

劉大虎跑了一陣，不料又與黃成的軍隊遇上了。原來黃成自告奮勇，漏夜率兵追趕，經過半夜的急追，結果讓他把劉大虎的退路截住了。

劉大虎的人雖然不比黃成的少，但一則對方事先已找到有利的地形，居高臨下，又有隱蔽體，所以一開始，劉大虎的人又倒下了百餘個。

這一來可把劉大虎急瘋了，因爲後面梅團長的追兵已越來越近，只得下令拚死向南逃竄，大炮及輜重拋了一地，這當兒什麼都比不上逃命要緊！

這下眞可說是困獸猶鬥，眼看死神即將降臨，眞個是人人爭先，黃成抵擋了一陣，便決定先派兩個排先一步到南邊，找到有利的地形，然後再抵擋一陣便後退。

劉大虎這才鬆了一口氣。揮軍驅前五里，却又遇伏了，這次遇的是洪天生帶領的一個排。

劉大虎被打火了，下令不管如何都要前進！

後面梅團長及黃成的軍隊又分兩翼圍上來了！迫虎跳牆，劉大虎的人全部向洪天生那裏衝過去！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果然讓他們殺開一條血路。

再過三里，却又與黃成手下的兩個排遇上了。劉大虎就這樣停停打打，東逃西竄，當眞如喪家之犬，也把他先前的銳氣全打消了。只盼能逃回深山密林處苟喘延命。

那兩個排當然擋不住這批亡命之徒，在被消滅之後，劉大虎才能再向前逃。

這當兒，千餘人馬經過一天一夜的拚殺，雖然殺死對方不少人馬，但自己也只剩下三兩百個殘兵，其中還有不少是掛了彩的。

可是後面的追兵越來越近，獨眼龍的大軍又從側面包圍過來，胡師孔見事情危急，便建議把人分散路綫逃跑，只叫劉大虎帶着七八個親信騎馬向西進。

劉大虎依計實施，只帶了胡師孔、雷標、萬長木及四個驃悍的手下上路，一路上向西逃竄，果然通行無阻。

到了一個小集，胡師孔令雷標入內買幾套成衣，準備化粧逃竄。

雷標買了衣服，衆人在林內換了之後，便繞道前進，到了日落後，便來到一個小屯前，此刻當眞是人困馬乏，疲不能興了。只好入屯借宿。

屯內的人見他們兇神惡煞，那肯不依，連忙宰豬殺鷄忙了起來。

八個人坐了下來，喝過一碗熱乎乎的水後，一顆心才逐漸安定下來。

香噴噴的飯菜端上了桌子，劉大虎等人立即狼吞虎嚥起來，那幾個良善的百姓連忙退了出去。

飯至一半，窗子忽地被人推開，一梭子彈「叭叭」地掃了進來，萬長木及兩個兄弟立即攤倒地上。

驚弓之鳥的劉大虎等人跳了起來，紛紛伏在柱後舉槍還擊。但那一梭子彈過後，對方好似在空氣中消失了般再不復見。

劉大虎決定離開這危險的地方，叫一個手下出去探望。那人在劉大虎淫威之下，不敢抗命，悄悄自門口衝了出去。

四周又黑又靜，好像陰曹地府一般，那漢子心神稍定，返身入屋報告。

劉大虎決定冒險衝出去，好過困在屋內被殺。五個人如鬼魅後衝過幾座屋子，到樹下一望，那八匹馬却已不知去向了，不由暗叫一聲苦也。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砰砰」連續幾響冷槍響起，胡師孔首先中彈倒地，另二個手下飲彈身亡！

劉大虎及雷標連忙伏到一棵樹後，舉

槍胡亂射了一回，小小的樹木又陷于寂靜了。

劉大虎輕輕吸了一口氣，伸手把雷標推了開去！忽然又是兩聲槍聲響起，雷標立即倒地！

但這刹那，劉大虎也看出對方的藏身之處，食指一扣，也「叭叭叭」地連發三槍，只聽見對面大樹發出一聲驚叫，接着又一聲自高處跌下來的聲音。

劉大虎大喜，斜竄兩步又匿在一棵樹後，一探頭朝對面樹上發出一彈，只聽樹上又發出一聲慘叫聲，他心中暗道：「你奶奶的，讓你知道劉爺不是好惹的！」食指又再一扣，可是已沒有子彈射出膛去！

這當兒他才猛地驚醒，槍膛內的子彈用光了，他連忙在子彈帶上退出幾顆子彈，準備裝上膛，不料後背倏地一緊，一管硬物已抵在他背上了。

「放下槍，否則休怪老子無情！」

劉大虎一下子跌下冰河，腦袋一陣麻木，不由把槍拋掉！

背後那人伸手來抓他，這刹那劉大虎上身猛地向前一俯，一個虎尾脚掃出，那人大概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登時被踢翻落地！

劉大虎伏身自鞋筒裏抽出一把匕首，回身撲去！不料，黑暗中，斜地裏飛來一隻堅硬的腿子，把他一掃，登時踣倒了。

只聽一個冰涼的聲音道：「黃成，你把火點起來！」

劉大虎趁對方說話分神時，向前竄去！不料那人反應極快，也跟着前進！

劉大虎沒可奈何，迫得回身再戰，匕首向後猛地一刺，那人聽風辨影，一個倒轉，堪堪避開。

就在這當兒，一根火把點起來了，把周圍照亮。

劉大虎見那人是個廿七、八歲的漢子，身材頎長，神色頗爲英挺，却十分陌生，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人哈哈大笑。「俺便是你揚言要抓下挫骨揚灰的人，難道你驚呆了，竟然忘記了？」

「你，你是洪天生？」

「正是！」洪天生露出一絲冷酷的笑容，「你之所以有今日，全是洪爺替你安排的！」

「你，你難道便是蘇河？」

「算你聰明，若非俺，張光頭那飯桶怎會想出這種妙計來？剛才兩道慘叫聲，你以爲有人中槍麼？騙你上釣的！」

劉大虎大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身子奔前一步，左脚忽地蹬起！

洪天生伸手來格，劉大虎的左脚倏地一收，上身暴向前彎，右拳猛然擊出！

這一拳才是眞的！這一招也是劉大虎的得意傑作！可惜他碰到的是洪天生，只見他雙脚一頓，向後跳出一步，劉大虎勢力不盡，不能再伸前，洪天生却趁這一瞬間，手腕向上一勾！

劉大虎虞不及此，給帶斜兩步，洪天生的右脚才猛地蹬出！「砰！」劉大虎五內一陣翻騰連退幾步！他喘了口氣，把右手的匕首交至左手，飛身向洪天生撲去！

洪天生手腕一翻，也多了一把匕首，以匕首迫向匕首，只聽「叮」的一聲之後，洪天生手腕乘勢一沉，在劉大虎的手臂上劃開一道血槽。

劉大虎這兩天由頭至尾不曾闔過眼，一直都在極度的驚慌中，加上飢渴疲勞的侵襲，再幾招，又讓洪天生戮了一刀！

洪天生冷冷地道：「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若是光棍一條，便自裁了吧，省得慢慢受苦而死！」

劉大虎銳氣盡失，但他還不甘心失敗，猛地又再撲前，這次洪天生閃開一步不擋，劉大虎如瘋虎般，一口氣連刺七刀！

第八刀又來了，這一刀是劉大虎的全身氣力所聚，更加氣勢如虹！

洪天生待到對方刀子臨近，才向斜前踏出一步，同時左脚再蹬起，這是洪天生的成名絕技之無影脚！

只聲「砰」的一聲，劉大虎給踢中了小腹，登時失去應戰之力，踣倒地上。

洪天生竄前一步，再飛起一脚，踢在他心窩上！就在此刻，劉大虎手中的匕首忽然脫手飛出，飛向洪天生胸膛！

這一着大出洪天生意料，直至刀子臨近身子，才勉強擰腰閃開。

「沙！」刀子把洪天生左上臂的一層皮肉切飛！

洪天生大怒，手上的匕首甩手向劉大虎射去，只聽劉大虎一道慘叫聲，劃破了小屯的夜空。

洪天生叫黃成立即帶領獨眼龍的軍隊去膠縣迎戰張光頭的軍隊，自己却騎上馬火速向諸城前進。

兩天後，到了李大的家，他悄悄叫李大準備一切，然後又叫他入元帥府報訊。

原來，洪天生見劉大虎分散逃竄，便帶了黃成追下去，到了那座小集，探聽到有個穿軍裝的買了幾套成衣，心想必是劉大虎，便循跡追至，終于把其消滅，爲山東老鄉除去一害。

自從洪天生離開後，張光頭一直去磨着柳英君，向她威迫利誘，柳英君對他若即若離，似有情又似無意，急得張大帥如熱鍋上的螞蟻。七天之後，柳英君才悄聲對他道：「大帥，老娘一早也看出你不是好東西啦，老娘也想試試元帥的威風到底是啥滋味兒，奈何我當家一天到晚，磨在我身邊……」

張光頭喜道：「如今機會不是已經來了麼？」

「是呀，機會是來了，不過今天可不太巧，你得多熬幾天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

柳英君故意紅着臉道：「咱們女人每個月總有幾天是不大方便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說着春葱似的指頭在張大帥的額頭上一戳。

張大帥一顆心幾乎要跳了出來，呻吟似的問道：「那要什麼時候才行？」

柳英君又伸手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

「方便的時候，老娘自會去找你！」

張光頭傻乎乎地笑了起來：「你奶奶的，你眞帶勁！俺吃不着也要摸一摸！」伸手在柳英君的大屁股捫了一把，又探向胸前。

柳英君叫道：「不得了，老娘又要去坐馬桶了！」

張光頭大呼霉氣，只好快快地離開。

他每天都來問柳英君方便了沒有？柳英君正容對他道：「大帥，你們做將軍的人，千萬不能觸這種霉氣，否則今後運程便會大大差了，俺跟你可想長久偸偸來往的，你不用急在一時，一方便，俺便會去通知你！」

八天過去了，張光頭再也等不住了，柳英君正在暗暗着急：「你奶奶的，小寃家怎地還沒有消息來，莫非眞的要老娘陪他睡？」

幸而午前時份李大來了，他把紙條子悄悄塞在她手中，便又去通知妹子準備。

午飯後，張光頭正想睡個午覺，要養足精神去偸女人，不料柳英君派人去找他了，一想起她那個大屁股，張光頭便耐不住了，三步併作兩步跑到她房內去。

柳英君道：「大帥，俺陪你睡可有什麼好處？」

張光頭一怔反問：「你要俺給你什麼好處？」他一邊說一邊又解起衣服來了。

「也不要什麼，俺這麼大的人還未曾威風過，俺要你讓我跟四夫人及五夫人在儀仗隊的陪同下，到城內城外走一趟，風光風光！」

「行！閑話一句，俺答應你就是！」

「口說無憑，你寫個條子給俺，老娘才放心！」

張光頭此刻如箭在弦，急得團團轉。

「你也知道，俺除簽名外可不懂寫字！」

「條子老娘已替你寫好啦，吶，你簽個名在這裏！」

張光頭見桌上文房已準備齊全，便抓起毛筆，醮了墨，顫着手簽了個名。

「心肝，你也磨得俺够了吧，現在可以了吧？」

「你轉過身去，老娘脫好衣服才轉過來！這是老娘頭一遭偸漢怪難爲情的！」

「好吧好吧，心肝你要快！」張光頭忙轉過身去，此刻他當眞的百依百順。

柳英君忽然自衣底裏掏出一把鋒利的刺刀來，一邊說：「你不要回頭偸看啊！老娘要用手掩住你的眼睛！」一邊走近上去。

張光頭只覺後背一陣溫暖，柳英君那對大奶子已壓了上來，他樂得哈哈大笑。

柳英君左右手倏地一齊探前，左手掩住他的嘴，右手刺刀一刺一拉，張光頭的氣管登時斷了，噴了一陣子血，掙扎了兩下，便不動了。柳英君用布拭去刀上的血跡，重新藏好，拿了那張紙條，上好了門去找李淑芳及楊白蓮。

柳英君那張字條上寫着：柳夫人陪老四老五回娘家探親，速備一輛馬車！

守門的衞兵不虞有詐，忙找了架有篷的兩馬套車給她們，柳英君自個駕車，直奔南城門，不久便與洪天生、李大及楊家的人滙合，直上雷家寨。

× × ×

半個月後黃成也來了，他說張光頭一死，手下失了主帥，士氣大挫，連連敗退，已讓周大福搶去了七個縣了。

衆人聽了都是大喜，兩天後黃成便跟李淑芳成親了。

再過三天，洪天生才辭別衆人下山，柳英君仍然不肯讓他獨自離開，跟得他緊緊的！

（本篇完）

廿世紀的壯擧

無名英雄

刀戈・譯

一九三九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布雪兒只是個十八歲的香水推銷員，到了翌年四月，德軍入侵丹麥和挪威，她才知道處境危險，於是立心報國，隨即和一個朋友加入民軍，下放到非里咸協助農民生產，布雪兒嫌惡工作單調，希望能夠參加實際行動，滋返家鄉，無奈法國已經失陷，戴高樂將軍業已逃往英國，翌日是七月十四日，是法國革命紀念日，戴高樂在白金漢宮紀念碑前擧行軍事檢閱，布雪兒前往參觀，認識了一位法國士兵，閃電結婚，原來她丈夫的軍團已經奉命出發，婚後數週，即賦別離，翌年誕下一個女兒，但她的丈夫的噩耗已經傳來，以身殉國，布雪兒化悲憤爲力量，馬上加入特種部隊，由於她的法文流利，鎗法準繩，經過一番訓練，易名麗來，第一項任務便是協助盟軍於一九四四年六月進軍諾曼第，由她去組織地下軍隊內應，她和三名同僚乘降落傘進入法國，和當地同志會合，詎料經過一條小村莊時，碰到了德國的巡邏隊，她的同志雅各把車停下，布雪兒持槍掩護，奈何寡不敵衆，在一塊玉蜀黍田上開火，布雪兒百發百中，但不知何來幾顆子彈，首先打傷她的手臂，跟着又打斷了她的腿，可是她依然奮不顧身，掩護雅各突圍，返回安全地帶，但她却被德軍所俘，帶到蓋世太保總部，備受凌辱，但她依然不肯吐露半句眞話，後來改囚在德國的拉雲斯布力克集中營，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戰爭快要結束，她才慘遭德軍槍斃，但是，說也奇怪，連集中營的德軍主管，也服膺她的英勇，百折不撓，在她的屍體前面，竟然低首致哀。她的故事本來是沒人知道的，直至她的女兒在若干年前獲得通知，前赴英國接受一枚佐治十字勳章，才獲悉其中原委，原來她的母親是個無名女英雌。



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雛鳳啼聲（上）

隆中客·文
黃耀基·圖

互訂各所需　齊赴金湯堡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所謂「蘇杭」，指的是蘇州和杭州。蘇、杭二州，山明水秀，風景宜人，山川靈氣所鍾，由來就多美女。

尤其是蘇州姑娘，就算是閉上眼睛，光用耳朵聽聽那一口既嗲且膩的吳儂軟語，就足够你全身都酥上老半天的。

「嗨！伙計，兩杯香片一杯菊花。」

「好的，馬上就來。」

說話的都是女人，前者是一口清脆悅耳的藍青官話，後者是道地的吳儂軟語。

前者是茶客，後者是蘇州閶門內王記茶館的老闆娘。

老闆娘雖然已經是三十五歲的年紀，却的確够得上稱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也由於老闆娘的「風韻猶存」，使得這家王記茶館的生意，一向就壓倒左右的同業而呈一枝獨秀。

但，目前是薄暮時分，也正是一般人的晚餐時間，所以，這家一向就生意鼎盛的王記茶館，連這位新來的女客在內，一共才二位客人——另一位是獨坐裏間角落裏的一個短裝中年漢子。

那位新來的女客，是一位年約二十七八的紅衣少婦，瓜子型的臉蛋，長睫毛，大眼睛，算得上有七成以上的姿色，配上那身剪裁合身的火紅衫裙，非常搶眼。

照說，「泡」茶館是男人們的專利，一般婦道人家是不敢光顧的。

但目前這位紅衣少婦，却不但敢于獨個兒「泡」茶館，而且還一個人叫了三杯茶——一杯菊花，兩杯香片。

當然，她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喝三杯茶，另兩杯必然是代她的同伴預叫的。

不錯，當老闆娘邁着春風俏步，將三杯茶送上之後不久，她的同伴也到達了。

她的同伴是兩個男人——一着青衫、一着黃衫的兩個文士。

青衫文士年約四旬左右，面相清癯，頗有書卷氣，神態也頗爲飄逸。

黃衫文士年約五旬出頭，鬢髮斑白，五短身材，一副精悍相。

紅衣少婦的這兩位同伴落座之後，紅衣少婦立即悄聲問道：「都安排好了？」

那青衫文士點點頭，道：「都安排好了。」

那黃衫文士精目環掃，道：「這兒說話方便嗎？」

紅衣少婦嬌笑道：「現在，是這兒說話最方便的時候，連老闆娘在內，一共才五個人，但他們都在三丈以外。」

緊接着，又向那青衫文士白了一眼，道：「少甫，你是越來越懂事了，也不給我引見一下。」

「抱歉。」青衫文士歉笑着道：「這就是我跟妳說過的『黑水游龍』速振川大俠，速大俠不但水性絕佳，在關外地區，更是數一數二的頂尖兒高手。」

那紅衣少婦含笑點頭道：「久仰。」

那青衫文士又說道：「這是賤內呂絳珠。」

速振川色迷迷地笑道：「老弟台好艷福，有這麼一位天仙化人的夫人。」

那青衫文士笑笑道：「速兄，過了今宵，我可要羨慕你的好艷福了哩！」

速振川楞了一下，才嚥下一口口水，道：「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呂絳珠妙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笑問道：「你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速振川微笑不語，但他那微笑中，有着太多的神秘與得意意味。

那青衫文士却伸手在她的香腮上輕輕擰了一下，道：「妳呀，眞是聰明面貌笨肚腸。」

呂絳珠妙目一轉，道：「我明白了，你們說的是金湯堡堡主金無畏的那三位如花似玉的夫人。」

「對！」那青衫文士含笑接道：「方才，我跟速大俠之間的協議，已略有變更，那就是各取所需。」

「如何一個各取所需法？」

「藏眞圖歸我，美人兒歸他。」

「那……速大俠不是太吃虧了嗎？」

速振川搶先說道：「這也談不上吃甚麼虧，我這個人生平沒甚麼大志，唯一的嗜好就是……」

那青衫文士代他接口說道：「醇酒美人。」

呂絳珠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不喜歡這些？」

那青衫文士涎臉笑道：「我當然也喜歡這些，但現在我不敢。」

「借給你一副胆子，怎麼樣？」

「多謝夫人！就算是妳借給我一千一萬副胆子，我還是不敢。」

「諒你也不敢！」

速振川插口笑道：「弟妹閫令森嚴，古老弟，說起來還是我這個無牽無掛的自由身，要自在得多了。」

古少甫（即那青衫文士）聳聳肩，苦笑道：「所以，過了今宵，我就該羨慕你老兄啦！」

呂絳珠飛快地接口道：「不行，連羨慕也不可以！」

速振川伸了一下舌頭，含笑未語。

古少甫却涎臉笑道：「是……夫人，下次不敢了。」

「還能有下次！」呂絳珠自己也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別胡扯了，現在，說正經的。」

古少甫一本正經地說道：「是……夫人。」

呂絳珠也神色一正，道：「那邊情況如何？」

古少甫說道：「那邊，妳說的是金湯堡？」

「廢話！」

「是是……目前，坐鎭金湯堡的是衡山天柱峯的優曇神尼……」

「金無畏呢？」

「金無畏已偕同谷中英、恆兒外出，看情形是遠行，很可能是提前趕往泰山玉皇頂，赴天殘教的死約會。」

「那麼，目前，金湯堡中的扎手人物，就只剩優曇老尼、谷中蘭和柳蘭春、敏兒等四人了？」

「不！扎手人物只能算是三個。」

呂絳珠冷笑道：「你以爲敏兒那小丫頭好應付？」

「不！」古少甫却含笑接道：「絳珠，妳該明白，諸葛一生唯謹愼，我這個小諸葛也由來就不低估敵人。」

「但你却將四個强敵當作三個。」

「那是有原因的，因爲，四人中的柳蘭春，已有九個月的身孕，馬上就要臨盆了。」

「噢……」

「妳該明白，一個即將生產的孕婦，哪怕她武功通天，也等於是一個廢人。」

「唔……」

「而且，在某種情況之下，柳蘭春很可能反而對我方有益。」

呂絳珠妙目一轉，道：「你是說，必要時，咱們可以刧持柳蘭春？」

「不是必要時，而是以刧持柳蘭春作爲第一目標。」古少甫得意地笑道：「這，在兵法上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

速振川插口笑道：「古老弟不愧『小諸葛』的綽號，這一招的確高明。」

古少甫道：「速兄誇獎，其實，這主意任何人都會想到，並不算高明，而且，對速兄來說，我還該由衷地說聲『抱歉』才對。」

速振川道：「此話怎講？」

古少甫道：「因爲，金無畏那三位如花似玉的夫人中，谷中英外出，柳蘭春大腹便便，如今，只剩下一個谷中蘭，你那『三美兼收』的願望，暫時是沒法完成的了。」

速振川道：「不要緊，有一個谷中蘭，也算是差堪自慰，至於另外兩個，且俟諸異日吧！」

古少甫道：「對，只等取得一燈大師的藏眞圖，練成曠代絕藝之後，小弟一定協助你完成『三美兼收』的願望，而且，只要是你速兄所看中的美人兒，也一定帮你弄到手……」

速振川眉開眼笑地接口道：「那麼，速某先謝了！」

古少甫道：「不用謝，只是今宵，可得多多仰仗速兄哩！」

速振川道：「不用客氣，何況，嚴格說來，這也等於是我自己的事。」

話鋒微微一頓，又道：「本來，咱們是預算金無畏也在堡中的，目前，金無畏這一提前離堡，不但少了一個最强的對手，同時還減少谷中英、恆兒兩個高手，說來該算是天佑咱們兄弟了。」

古少甫含笑接道：「對！這是天佑咱們，只要能順利刧持柳蘭春，今宵，咱們就可以兵不血刄而達到咱們的目的。」

呂絳珠黛眉微蹙地道：「請恕我澆冷水，二位是不是想得過於一廂情願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照二位的想法，好像威震江湖的金湯堡，是竹紮紙糊似的？」

古少甫笑道：「不錯，在別人眼中，威震江湖的金湯堡，的確是固若金湯，但在咱們眼中，它就成了竹紮紙糊的城堡。因爲，咱們有週詳的計劃，各式各樣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咱們有速大俠的協助。」

一頓話鋒，又含笑反問道：「絳珠，妳知不知道，速大俠跟金湯堡的淵源？」

呂絳珠道：「你又沒跟我說過，我怎麼知道。」

「現在說，也還不算遲呢。」古少甫含笑接道：「『千面書生』姜瑜，妳該聽說過？」

「唔……」

「姜瑜憑他的武功、機智，和那巧奪天工的易容術，曾經暗殺金湯堡堡主柳樹人，並幻化柳樹人的身份，着實在金湯堡享過幾年艷福。」

「唔……」

「現在說到主題，速大俠就是『千面書生』姜瑜的盟兄弟。」

「哦……」

「所以，當姜瑜冒充柳樹人担任金湯堡堡主期間，速大俠是金湯堡的常客，對於金湯堡中的一草一木，甚至連湖底暗道，也瞭如指掌。」

呂絳珠嬌笑道：「這就是咱們必須要借重速大俠的地方？」

古少甫道：「不錯，到時候，咱們兵分明、暗兩路，如此這般，還不是手到擒來。」

「妙！」呂絳珠得意地媚笑道：「眞是妙極了！」

「我看，不怎麼妙。」

接口的是一個短裝漢子——也就是最初獨坐裏間角落裏的那個短裝漢子。

他，四旬上下年紀，中等身材，很平常的面貌，一身青布短裝，看外表，一點也不出衆。

但，此人雖然貌不出衆，卻是言出驚人。

由他的話中，已足以證明——儘管方才古少甫等三人的談話是以最低的語音交談，却已全部被他聽到。

而且，他悄然欺近古少甫等三人座位旁，竟然沒被察覺。

因此，古少甫等三人，齊都臉色爲之一變。

「別怕，咱們應該是友非敵。」那短裝漢子逕自拉過一把竹椅，在一旁坐了下來，含笑接道：「三位所進行的這筆買賣，如果能加上區區在下，那才算是眞的『妙極了』。」

古少甫苦笑了一下，道：「眞想不到，這兒還有如此高明的人物，我還以爲，所有有份量的武林高手，都被吸引到泰山玉皇頂去了哩！」

那短裝漢子道：「古兄，這話，應該是由我說才對。」

「在下是言出由衷。」古少甫楞了一下道：「閣下好像早已認識咱們三個？」

那短裝漢子道：「『白山雙煞』、『黑水游龍』，在關外，都是響噹噹的角色，早就認識三位，又有甚麼稀奇。」

速振川插口說道：「可是咱們都不認識你，以閣下的身手之高明，必然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那短裝漢子笑笑道：「在下的身手，並不怎麼高明，也不是甚麼大有來頭的人物，但，諸位現在所進行的工作，如果撇開在下，必然是難上加難。」

古少甫「噢」了一聲，道：「閣下諒準咱們必然請你參加？」

那短裝漢子道：「在下有這個自信，當我說明原因之後，我看諸位，必然會請我參加。」

「好！請說。」

「諸位方才曾說過，速大俠精通水性，也熟悉金湯堡的湖底暗道。」

「不錯。」

「可是，諸位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金湯堡的湖底暗道中，機關重重，到處都是死亡陷阱……」

說到這裏，目光移往速振川，道：「速大俠對於土木機關，懂得多少？」

「這個……」速振川苦笑道：「在下可不敢冒充內行，不過，以往進出很多次，可不曾發生過甚麼危險呀！」

那短裝漢子道：「以往，你是『自己人』，現在，情況可不同啊！」

古少甫點點頭，道：「這說法倒是頗有道理。」

速振川道：「閣下懂土木機關？」

那短裝漢子道：「在下不但懂，而且，還是負責當年金湯堡湖底暗道的設計和施工的人。」

速振川、古少甫同聲驚「哦」道：「這眞是太好了！」

那短裝漢子道：「現在，諸位該算是正式請我參加了？」

古少甫連連點首，說道：「不錯，不錯。」

速振川道：「只是，這條件方面，咱們必須事先說明白才行。」

那短裝漢子道：「這好辦，藏眞圖、美人兒歸你們三位，金銀珠寶歸我。」

古少甫爽快地笑道：「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一直靜聽着的呂絳珠插口嬌笑道：「這也算是各取所需……」她微頓話鋒，妙目凝注那短裝漢子媚笑道：「眞好笑，說了半天，却還沒請教閣下的尊姓大名。」

那短裝漢子笑笑道：「在下複姓上官，單名一個尉字。」

古少甫目光爲之一亮，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辣手魯班』上官尉？」

上官尉笑問道：「你看像不像？」

速振川輕嘆一聲，道：「眞想不到，閣下除了精于土木機關之外，身手也如此高明。」

上官尉含笑向呂絳珠媚笑問道：「古夫人，妳看我臉紅了沒有？」

呂絳珠媚笑道：「沒有啊！」

上官尉道：「這麼說來，在下臉皮之厚，也够得上稱爲高明了。」

呂絳珠道：「不是你臉皮厚，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古少甫道：「上官兄怎會一個人在這兒的？」

上官尉道：「我不是一個人，我也邀請了八個助手，但自問實力還不够雄厚，所以，一直趦趄不前，遲遲不敢下手。」

速振川道：「現在好了，咱們三方面通力合作，必然馬到成功。」

其餘三人同聲附和，齊道：「對！馬到成功……」

不錯，按他們計劃的週詳、狠毒，和實力的雄厚，應該是可以馬到成功的。

因爲，姑且撇開他們那週詳、狠毒、和所邀請的助手的實力如何不論，先是目前這四個的實力，已絕對比目前坐鎭金湯堡的羣俠只強不差。

「白山雙煞」、「黑水游龍」，都是橫行白山黑水之間的黑道巨擘，也都是關外地區新近崛起的三個頂尖兒高手。

至于「辣手魯班」上官尉，除了土木機關獨步江湖之外，武功方面也獨樹一幟，由方才他悄然欺近速振川等人身邊而未被察覺，其功力之精湛，已不難想見。

所以，就目前正邪雙方實力來說，金湯堡方面，可說是危機重重，如果金無畏臨行之前不曾做過甚麼妥善的安排，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身爲金湯堡堡主的金無畏，臨行之前，是否曾經做過甚麼安排了呢？

× × ×

上官尉壓低語聲道：「諸位，在下還要去安排那八個助手，咱們就此暫時分手吧！」

速振川道：「那麼，咱們何時何地碰頭？」

上官尉不加思索地道：「一更三點，王村碼頭上碰頭。」

「好，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目送上官尉匆匆地離去之後，呂絳珠黛眉緊蹙地道：「這個人可靠嗎？」

速振川道：「難道妳已發現甚麼可疑之處？」

呂絳珠道：「這倒是沒有，我只是感覺到，這個人來得太突然了。」

速振川道：「也許這是一種巧合，世間有些巧合，往往是不可思議的。」

呂絳珠白了他一眼，道：「你總是朝好的方向去想。」

「這也沒甚麼不對呀！」

「可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啊！何況，咱們三人中，誰都沒見過『辣手魯班』，僅憑他的一面之詞，誰知道是眞是假。」

「這倒是實情。」速振川轉向古少甫道：「古兄有何高見？」

古少甫皮笑肉不笑地道：「高見是談不上，笨法子倒有一個。」

速振川道：「請講。」

古少甫道：「咱們原定的計劃，本來就是請速兄走水路……」

「難道現在改變了？」

「這怎麼可能哩！你忘了，『白山雙煞』都是旱鴨子。」

「那麼，古兄的意思是——？」

「在下的意思是：速兄走水路，當然是跟上官尉走在一道。」

「唔……」

「既然走在一道，到時候，只要看他是否眞的精于土木機關，就可以斷定他這個『辣手魯班』是眞的還是假的。」

「對，對，」速振川連連點首道：「然後呢？」

古少甫神秘地一笑道：「你說呢？」

速振川道：「不管他這個『辣手魯班』是眞是假，利用完畢之後，就……」

他以右手手掌做了一個砍殺的手式。

古少甫呵呵一笑道：「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英雄所見略同。」

呂絳珠插口說道：「話不是錯，但那個人看來並不簡單，可不能大意。」

速振川道：「多謝提醒！在下自有分寸。」

一頓話鋒，目光向櫃枱上的老闆娘瞟了一眼道：「賢伉儷也知道她的來歷？」

古少甫道：「知道，她是金湯堡安置在這兒的暗樁之一。」

速振川道：「看情形，咱們的行動，逃不過她的法眼。」

古少甫道：「速兄放心，在下已另做妥善的安排。」

「那麼，咱們該走了……」

× × ×

這是由蘇州通往金湯堡的一條捷徑。

捷徑雖然比大道近了一半的路程，但却是一條崎嶇難行的小路，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沒有路徑可循，而只能在雜木與亂石堆中摸索着前行。

現在，就有這麼一個人在雜木與亂石堆中疾奔着。

這個人就是王記茶館中那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老闆娘。

別瞧她在茶館中時那副烟視媚行，與嬌滴滴的俏模樣，現在，却是一身勁裝，肩插長劍，奔走如飛，黑夜中看來就像一道輕烟，顯然身手很高明哩！

就當她巧縱輕登地，即將掠過一片竹林時，竹林中發出一聲輕笑，捷如飛馳般掠出四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一字橫排，將去路阻斷。

四個彪形大漢中，兩個持刀，兩個持劍，人高馬大，沉沉夜色中，有如四座鐵塔。

右首那持刀的一個目注老闆娘「嘿嘿」淫笑道：「老闆娘，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兒，很有點詩情畫意哩！」

那老闆娘的內心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她外表上却表現得無比鎭靜地，嬌笑一聲道：「四位意欲何爲？」

「不何爲，只是，不許妳去金湯堡送信。」

語聲來自老闆娘的背後——也是四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

老闆娘雖然腹背受敵，但她却仍然是泰然自若地一笑道：「就憑你們八個？」

她背後那語聲道：「不錯，憑咱們八個，就算是對付妳那位號稱『冷面鐵心乾坤聖手』的主子金無畏，也綽綽有餘。」

這說話的勁裝大漢顯然是這八個人的首領，他，語音略頓之後，又沉聲喝道：「天字五號六號同上，記着，勿傷了她，要完整的。」

「得令！」

「得令」聲中，兩個勁裝大漢飛身撲向那老闆娘，其中一人並冷笑道：「老闆娘，我看妳還是放棄抵抗比較光彩點。」

此人話說得難聽，手中長劍更是殺手連施，刹那之間已攻出九劍，另一個使刀的也配合着攻出八刀。

刀劍交加，將老闆娘圈入一片刀光劍影之中。

那老闆娘的身手雖然高明，但對方實力太强，又是以二對一，因此，一時之間，也不得不被迫而採取守勢。

不過，儘管老闆娘是被迫而不得不暫

時採取守勢，但却守得很嚴謹。

而且，面對八個强敵，神態之間，居然還是一片安詳地，一直也不在乎。

雙方激戰二十招之後，仍然是一個誰也奈何不了誰的膠着狀態。

那爲首的漢子冷笑道：「金湯堡不愧是武林一霸，一個暗樁，也居然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這還用你說，」那老闆娘嬌笑道：「金湯堡就算是一個三尺童稚，也比你們這些鼠輩，高明得太多太多了。」

「是嗎！」那爲首漢子冷笑道：「天字五號、六號，加點勁，不許傷人的限制取消。」

那激戰中的使刀的漢子笑道：「老大，怎麼忽然收拾起憐香惜玉之心了？」

那爲首漢子道：「先完成任務要緊，漂亮的女人到處都有，攻下金湯堡後，更是可以爲所欲爲。」

那使刀漢子道：「老大，話是不錯，但這騷娘子實在太惹火，毀了是暴殄天物，何況咱們的任務是阻止她去金湯堡示警，只要能拖住她，就算是完成任務了。」

那爲首漢子道：「不行，咱們必須儘快解決她，趕往金湯堡會合。」

「也好。」那使刀漢子沉聲喝道：「老闆娘，方才，大爺跟咱們老大的談話，妳都聽到了？」

那老闆娘冷笑一聲：「廢話！」

那使刀漢子道：「大爺是一片好意，妳如果不束手受縛，大爺就不得不辣手摧花了。」

那老闆娘道：「你們不是急着要去金湯堡送死嗎，老娘乾脆成全你們，早點去鬼門關吧……」

那「吧」字的尾音未落，使劍的那個漢子已被一劍穿胸，發出一聲淒厲慘呼。

對那批勁裝大漢而言，這實在是意外中的意外。

誰會想到，一個僅能勉爲自保的人，突然會如有神助似地，大發神威，一下子殺死一個强敵哩！

因此，那爲首的漢子臉色爲之一變，那使刀的漢子更是亡魂俱冒地虛幌一招，倒縱丈外。

那老闆娘冷笑一聲：「留下命來！」冷笑聲中，如影隨形，跟踪追擊——

另兩個勁裝漢子，一使刀，一使劍，以交剪之勢，飛身橫截。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老闆娘繼續原式追殺那使刀的漢子，固然可以達到目的，但她自己也必難逃過一刀一劍的厄運。

但事實上，那老闆娘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兩個强敵向她橫裏截擊，而一個勁地追殺前頭的持刀漢子。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老闆娘的長劍刺中那持刀漢子的背部而發出一聲淒厲慘號時，那橫裏截擊的一刀一劍，也幾乎已刺中她的嬌軀。

好一個老闆娘，于危機間不容髮之間，凌空激射的嬌軀陡地一沉，已險險地避過對方那制命的一擊，同時，抽劍回掃，一式「分花拂柳」，持劍的一個的腦袋滾落一旁，持刀的一個則眉心中劍，鮮血激射地仰身栽倒。

剎時之間，老闆娘像脫胎換骨地，連殺四個强敵，乾淨俐落，有如摧枯拉朽。

這情形，使得包括爲首的勁裝漢子在內的那剩下的四個勁裝漢子，爲之目瞪口呆。

老闆娘咀角掠過一絲殘酷的笑意道：「你們四個，一起上吧！」

那爲首漢子冷笑道：「我明白了。」

老闆娘嬌笑道：「明白了甚麼？」

那爲首漢子道：「是有人在暗中以傳音入密功夫指點妳。」

老闆娘道：「你够精明，却也未免太笨。」

那爲首漢子楞了一下，沒接腔。

很顯然，老闆娘那「够精明，也未免太笨」的話，使他迷糊了。

老闆娘道：「大爺，你既然知道有人在暗中指點我，就應該早點開溜才對。」

那爲首漢子冷笑道：「藏頭露尾，不敢見人的東西，縱然高明，也絕對高明不到哪兒去。」

老闆娘嬌笑道：「這麼說來，大爺你還得見過眞章才肯死心？」

「妳猜對了！」那爲首漢子擧手一揮，沉喝一聲：「一起上！」

喝聲中，他自己已當先向老闆娘飛撲過去——

其餘三個，也分三方面合圍。

四人之中，仍然是兩個使刀，兩個使劍。

刀光似雪，劍氣如虹，一下子將老闆娘圈入一片綿密的刀光劍影之中。

而且，使的還居然是「四象陣法」。

因此，雙方甫一接觸，老闆娘立即感到壓力如山而臉色爲之大變。

也就在這當口，約莫十來丈外的雜木林子中，傳出一連串略顯沙啞的嬌喝，道：「退『巽』位，轉『坤』宮，『神龍擺尾』。」

如响斯應，一聲慘呼，右邊的持劍漢子已被一劍腰斬。

那沙啞語聲又道：「進『離』宮，轉『兌』位，『鐘鼓齊鳴』。」

老闆娘奉命如儀之下，又一個持劍的與一個持刀的漢子雙雙畢命。

現在，只剩下爲首的那個持刀的勁裝漢子了。

由于四個强敵已宰掉三個，壓力大減，儘管剩下的這一個功力最高，但由于另有有力後援在旁，所以，現在的老闆娘已是「篤定泰山」，有攻有守地，顯得一片安詳，也出奇的鎭定。

相反地，那僅剩的爲首的勁裝漢子可有點沉不住氣了。

儘管他還在繼續加强攻勢，但臉色陰晴不定，很可能是在打算「脚底抹油」的了。

這片刻之間，那語音沙啞的人，也沒再給老闆娘甚麼指示。

這當口，老闆娘又開腔了：「大爺，你的七位手下，在呼喚你哩！」

那爲首漢子冷笑一聲，沒接腔。

老闆娘又道：「嗨！大爺，你要是打算開溜，可太不够義氣哩！」

那爲首漢子冷笑道：「因人成事，算甚麼人物！」

「我本來就不算是一號人物。」

「那個見不得人的東西，是誰？」

「那才是眞正的老闆娘——威震江湖的金湯堡的老闆娘。」

那爲首漢子臉色一變，道：「是谷中蘭？她怎會在這兒？」

那老闆娘嬌笑道：「眞是笑話，咱們堡主夫人，愛去哪兒就去哪兒，你管得着麼？」

那爲首漢子冷笑道：「大爺管不着，却有力量宰她！」

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谷中蘭，給老子滾出來！」

「憑你這狗腿子也配向我叫陣……」

話聲未落，香風輕拂，一道幽靈似的人影一幌而前。

「劈拍」的兩聲脆响過處，那爲首漢子被兩記耳光揍得跌倒二丈之外。

那幽靈似的人影緊接着沉叱一聲：「殺！」

那老闆娘嬌笑一聲：「得令！」

話落，飛身而起，寒芒閃處，那爲首漢子的腦袋已滾落一旁。

那老闆娘宰掉那爲首漢子之後，向那幽靈似的人影檢衽行禮道：「多謝夫人及時搭救。」

那幽靈似的人影穿一襲又長又大的黑色長袍，面罩黑色紗巾，頭上還套着一個黑色布套，由外表看來，根本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儘管她說話是略顯沙啞的女音，但却絕對不是谷中蘭的口音。

但事實上，那爲首漢子却一口斷定她就是谷中蘭。

而老闆娘也執禮甚恭地尊她爲「夫人」。那麼，她究竟是誰呢？

在沒法分辨她究竟是誰之前，暫時稱她爲「黑衣怪人」吧！

那黑衣怪人點點頭，道：「很好！妳很稱職，明天有重賞。」

老闆娘又躬下身去，說道：「多謝夫人！」

那黑衣怪人道：「不必去堡中了，妳早點回去吧！」

「是，……」

黑衣怪人長身而起，閃得一閃，即滑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 × ×

二更正。

金湯堡左邊里半外的松林中。

夜濃如墨。

松濤盈耳。

松林之內更是魔影幢幢，足有百名以上。

這些人，都是「白山雙煞」古少甫，呂絳珠夫婦由關外帶來的一批牛鬼蛇神。

古少甫、呂絳珠二人和一個紅衣番僧，一個黃衫老者相對席地而坐，低聲交談着。

其餘羣邪則靜立一旁，凝神戒備。

那紅衣番僧打着半生不熟的藍青官話，道：「古當家的，這安排是不錯，只是，那個姓速的，眞能靠得住嗎？」

古少甫含笑說道：「大師請放寬心，姓速的志在美人，絕對錯不了，這一點，跟咱們的目的，一點也不衝突，即使事到臨頭，有了甚麼變化，我也已經另作妥善安排，保證萬無一失。」

那黃衫老者道：「話是不錯，但，老弟台，我却仍然不得不編排你的不是。」

古少甫「噢」了一聲。

那黃衫老者又說道：「老弟台，咱們最初的計劃，是不容許外人參加的，是不是？」

「不錯。」

「但現在，却平空多出一個速振川和上官尉來，豈不是成了節外生枝。」

古少甫苦笑了一下，道：「我已說過，有關速振川，上官尉二人，不論是否有問題，都由我負責善後，不會影响諸位的利益，而且，其實，我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爲大局着想……」

這回是那黃衫老者「噢」了一聲。

古少甫正容接道：「諸位都知道，儘管金無畏，谷中英，恒兒等三人都已離堡外出，但金湯堡現有實力，仍不容低估，固然，咱們有必勝的實力和信念，但不可否認，拿下金湯堡，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那黃衫老者道：「任何事都得付出代價，世間哪有不勞而獲的收穫。」

古少甫道：「但，如果能有人出其不意，由湖底暗道攻入，就可以減少付出的代價，而且，還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好計劃，小爺有賞！」

那是一串稚嫩、清脆的孩童語聲——

突然來自松林頂上。

而且，隨着話聲，還撒下一陣疏落的雨點。

好好的天氣，怎麼會突然下起雨來？

那當然不是雨，是頑童撒的尿。

尿雖然洒得不多，却是「雨露均沾」，下面的四個魔頭，每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沾上了那麼一點兒。

對目前的四個魔頭而言，這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他們都是老江湖，都心中明白，儘管松林中松濤盈耳，那頑童能逃過他們的耳目，爬到他們頭頂上去撒尿，絕對不是普通的頑童。

因此，他們只是臉色一變之後，都强忍心中怒火，沒有立即發作。

四個魔頭沒發作，但是，松林頂上却又傳下一聲脆笑道：「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古少甫冷笑道：「你就是金無畏的徒弟恒兒？」

「不錯。」

「你們不是去泰山了嗎？」

「誰說的？」

古少甫臉色一變，說道：「叫你師傅來！」

恒兒的語聲脆笑道：「笑話，對付你們這些不入流的角色，還用我叔叔親自出馬！」

恒兒口中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師傅「冷面鐵心乾坤聖手」，現任金湯堡堡主金無畏。

由於恒兒、敏兒這一對身世坎坷的娃兒年紀太輕，並未正式行拜師之禮，對金無畏夫婦一向就不叫師傅，師娘而稱「叔叔」，「嬸嬸」，所以，不明內情的人，

常爲他們的稱呼而困惑。

但目前的羣邪，却並未在稱呼上多費精神，而只是以不安的眼神，互相瞧了一眼。

恆兒的語聲又道：「嗨！你老小子怎麼又不吭氣了？」

古少甫冷笑道：「小雜種，當心我老人家擠出你的蛋黃來！」

話落，作勢就要飛身而起——

「打！」

一團黑忽忽的東西，由另一個方向向古少甫疾射而來——

那「打」的語音中有女孩的嬌稚童音，顯然是出自敏兒之口。

古少甫「剎」住即將騰射的身形，伸手一抄，抄住那黑忽忽的東西，目光一掃之下，臉色爲之大變。

因爲，那是他派去截擊茶館老闆娘的八個彪形大漢中爲首那一個的人頭。

對方的正主兒還沒出面，自己這邊已經損兵折將。

他自詡爲「計劃週詳」，已作「妥善安排」的行動，還沒正式開始行動，就弄成這個樣子，以後的事，還能設想嗎？

他，隨手將人頭一扔，目光分別在紅衣番僧，黃衫老者，呂絳珠等三人臉上一掃，意思好像是說：「三位意下如何？」

紅衣番僧首先說道：「老弟台，咱們已經成了過河卒子，只有向前，不能後退了。」

古少甫尷尬地一笑道：「我很慚愧，居然被姓金的騙過了。」

那黃衫老者道：「兵不厭詐，姓金的這一招，也並不怎麼高明。」

呂絳珠道：「咱們攻下金湯堡後，還是會跟金無畏交手，現在，一次解決，倒也乾脆。」

「對！何況，以咱們目前的實力，也足夠一次解決，更何況……」古少甫接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咱們還有另一支水底奇兵。」

恆兒的語聲又道：「嗨！你們的後事商量好了沒有？」

古少甫又傳音說道：「現在，先抓小的，也是上策之一。」

呂絳珠傳音說道：「對！你抓男娃兒，我抓那女娃兒。」

敏兒的語聲脆笑道：「如果你們心中怕怕，也行，只要跪下來，向小姑奶奶磕三個響頭，小姑奶奶可以在叔叔，嬸嬸們面前美言幾句，放你們一條生路。」

她的話聲未落，古少甫，呂絳珠夫婦已騰身而起，分向飛撲。

古少甫撲向恆兒，呂絳珠撲向敏兒。

這一對兒，不愧是威震關外的頂尖兒高手，八九丈高的高度，一躍而昇。

雙雙於半空中張臂拳腿，以「蒼鷹搏兔」之勢，撲向他們的對手。

恆兒、敏兒於松葉中同聲脆笑：「好身手，不可無賞……」

話聲中，一把松針，向古少甫夫婦兜頭射來。

同時，一式「黃鶯織柳」，已飛登三丈外的另一株松樹頂上。

古少甫夫婦沒料到對方小小年紀，居然能具有以松針當暗器的功力，夫妻倆心頭一凜之下，同時大袖一揮，將松針震飛，左手在一旁的松枝上一搭，一個倒翻，又如影隨形，跟踪飛撲。

但恆兒、敏兒在松林頂上縱跳如飛，饒是古少甫夫婦輕功卓絕，身手矯捷，却是一連四次飛撲都落了空。

更絕的是，恆兒、敏兒雖然不與對方正式交手，而一味地閃避，却始終不離週圍十丈方圓之內。

當他們閃過對方的第六次飛撲之後，終於陷入險境了。

原來，恆兒、敏兒畢竟年紀太輕，認爲對方不過如此而已而心中略爲大意。

而古少甫夫婦却於第七次飛撲上改變了方式——表面上仍然是逕行飛撲，却於半途中陡地折轉，向料準對方閃避的方向橫裏截擊。

這一來，幾乎使雙方撞個滿懷，而使得恆兒，敏兒發出尖銳的驚呼。

就當恆兒、敏兒遇險的刹那之間，兩蓬松針挾破空銳嘯，分別向古少甫夫婦兜頭罩落——

由於這兩蓬松針來勢又勁又疾，身形凌空的古少甫夫婦不便硬接，只好於心頭一凜之下，雙雙一個倒翻，斜飛丈外，瀉落地面上。

也一直等古少甫夫婦瀉落地面之後，松林頂上才傳下一聲冷冷嬌哼，道：「好意思！」

古少甫仰首笑問道：「妳是說，我們夫婦不該跟小娃兒捉迷藏？」

「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那麼，妳不聲不響，猝然出手，就好意思？」

「我爲了救人，一時從權，算不了甚麼。」

「我爲了逼你們正主兒出面，跟小娃兒玩玩，也算不了甚麼。」

「算你也有道理，現在，我已經出面了，你又能怎樣？」

「暫時不怎樣，妳雖然已經出面了，我還沒見到妳的寶相全身，也還不知道妳究竟是誰。」

「老娘谷中蘭。……」

「貧尼優曇……」

隨着話聲，松林頂上瀉落兩個人來。

一個是一身勁裝，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谷中蘭，一個是一身灰色僧衣，慈眉善目的佛門神尼優曇大師。

這二位，神態安詳地靜立羣邪的包圍圈中，冷眼向四週打量着。

古少甫邪氣地笑着說道：「就你們二位？」

谷中蘭冷哼一聲：「廢話！」

古少甫邪笑如故地道：「金大俠金堡主，還有令姊谷中英，爲何沒來？」

谷中蘭冷然地道：「別儘說廢話，說你該說的。」

「有道理。」古少甫含笑接道：「賢伉儷也都是關外人，俗語說得好：『親不親，故鄉人』，在下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希望賢伉儷看在同鄉的情份上，嘻嘻……能夠佈施一點兒。」

「要銀子？」

「銀子是其次的問題。」

「直截了當的說！」

「是……聽說，一燈大師的藏眞圖落在金大俠手中？」

「不錯。」

「在下的意思，是向金大俠情商，將那藏眞圖讓給我這個同鄉……」

谷中蘭截口冷笑道：「你帶來的這批人，就是你『情商』的本錢？」

古少甫道：「可以這麼說，但我希望不要動用這批本錢。」

「我也希望你最好是不要動用這批本錢。」

「這是說，妳已經看在同鄉的情份上，代表金大俠答應了？」

「我是已經答應了，但，我手中的三尺青鋒不肯答應。」

古少甫漫應道：「何必那麼決絕哩，如所週知，賢伉儷迭膺奇遇，都已成了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即使再獲那藏眞圖的寶藏，也不可能成爲白日飛昇的大羅金仙，何不索性做個人情成全我這個同鄉。」

谷中蘭道：「不要廢話，現在，我以同鄉的身份奉勸你，由哪兒來的趁快回哪兒去，否則……」

「否則怎樣？」

「那就來得去不得了。」

「老子就是不信邪。」

谷中蘭冷笑道：「好，劃下道來。」

古少甫笑接道：「用不着劃甚麼道來，這不是切磋武學，是生死之搏，强存弱亡。」

「很好，」谷中蘭黛眉一揚，說道：「我不想多殺無辜，除了你們的四個頭頭之外，其餘的人，只要靜立原地，都可免死。」

古少甫道：「老子再說一聲，老子不信邪。」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天字一號，立即率領弟兄十八名，前往金湯堡外，候命行動。」

「是……」

暴諾聲中，谷中蘭揚聲喝道：「擅出松林者，殺無赦！」

那本來已開始行動的十九個勁裝漢子，聞言之後，不由又趑趄不前起來。

古少甫入目之下，怒聲叱道：「還不快走。」

「是。……」

當那十九個勁裝漢子，魚貫地快步走向松林外時，一直沒作聲的優曇大師却高喧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谷中蘭却輕聲說道：「老前輩不用爲他們難過，其實這批人都是作惡多端的武林敗類，多殺幾個，也不罪過。」

她的話聲未落，松林外慘呼連連，聞之令人心悸神搖。

古少甫臉色一變，道：「等在松林外的是金無畏？」

谷中蘭道：「是誰都一樣，殺惡就是行善。」

另一串略顯沙啞的語聲同時說道：「是老娘我……」

「還有小爺，小姑奶奶……」

話落人現，赫然就是那黑衣怪人。

恆兒，敏兒二人則學着大人的樣子，雙手叉腰，分立那黑衣怪人左右。

呂絳珠目注那黑衣怪人道：「妳以爲故裝神秘，就沒人知道妳是誰了。」

那黑衣怪人道：「看情形，妳已經猜中我是誰了？」

呂絳珠冷笑道：「如果妳不是谷中英，我立即自抉雙眸。」

那黑衣怪人嬌笑道：「高明，看來，我不得不還我本來了。」

話落，身形就地一陣疾旋，頭上布套，臉上紗巾，和身上的長袍都碎成片片，如羣蝶飛舞，一位綽約多姿的麗人也隨之呈現。

那的確是艷冠羣芳，與谷中蘭有如春蘭秋菊，各擅勝場的谷中英。此刻的谷中英，穿的却是一身紫色勁裝。

古少甫一雙精目在谷中蘭，谷中英身上溜轉着，一面邪笑道：「金無畏的艷福，眞教人妬煞。」

谷中英冷笑說道：「你還有心情說廢話。」

「不是廢話，這是對你們兩姊妹的由衷的讚賞。」

「不希罕。」

「好，說正經的，你們的主將都到這兒來了，金湯堡中只剩金無畏一員大將，他能撐得住嗎？」

「撐不住，那不是正合你的意思。」

古少甫連連點首，說道：「對，對……對……」

谷中英冷然注目，道：「你們夫妻倆，就是這批人的頭頭？」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下期預告

民初恐怖技擊鬥智偵探故事「鬼鎭捉妖」

王一龍・新著

小鎭有一個不怕鬼的人，突然變成了殭屍，這具殭屍先後吃掉不少居民，即使高僧法師也束手無策。

小鎭成了鬼鎭之後，出現了一些身份神秘的人，這些人關係錯綜複雜，其中有一個不怕殭屍的青年，他以無比的智慧及超人的技藝，終於使殭屍作法自斃。

本故事氣氛緊張恐怖，情節變化多端，饒有北方風味，是民初小說新秀王一龍的力作。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劍公子龍天遊把司馬青娥輕薄一番就離開萬劍山莊，騎着馬正想離開叢林，被葉孤鴻攔住，劍公子以爲他是一個下人，趨前用手摑，拳打，脚踢，最後用長劍暗器撲殺，但終於被葉孤鴻用扁担壓着脖子，敎訓他一頓，劍公子才知道萬劍山莊不是好欺負，自己氣喘如牛，內臟已受了傷，吃了藥丸，才能離去，葉孤鴻剛才的武功，被萬劍山莊的二弟子高永暗中窺視，恨在心裏，葉孤鴻完全不察覺，自己挑回菜蔬的担子回去做飯，這時南宮素已趕至，告知十七殺手中的鬼書生，黑羅剎，錦衣侯要殺害他，他懷疑高永可能是錦衣侯，但爲什麽他們要殺自己呢……

書生遇高手　總管護嬌娥

「夠了。」南宮素目光一轉，拿起那碗茶，仰首接將那碗茶喝掉。

「可是……」葉孤鴻又省起了司馬青娥。

南宮素截道：「這麼大一個男人，怎麼婆婆媽媽的。」

葉孤鴻一呆，道：「我只是……」

南宮素又截道：「只是什麼？找住了其餘那四個殺，你要到那兒，才沒有人理會你。」

葉孤鴻苦笑道：「你受了傷，可要好好休息一下。」

南宮素好像這才省起來，一皺眉，仍然倔强的搖頭道：「這點兒傷算得了什麼。」接舉步往外走。

葉孤鴻忙過去將門拉開，南宮素一咬牙，快步走了出去。

對門是一座林子，南宮素一直走了進去，葉孤鴻只有跟着。

走了幾步，南宮素才回頭。「你可認識一個叫做司馬青娥的女孩子。」

葉孤鴻點頭。「認識，你要找她？」

南宮素道：「跟她談談也是好的。」

葉孤鴻道：「聽說他這幾天便要回家去。」

「那索性要她跟我們一塊兒走好了。」南宮素接問：「她住在那兒？你與我走一趟。」

「那邊——」葉孤鴻方待舉步，突然又聽得南宮素一聲：「噤聲！」

葉孤鴻詫異的望着南宮素，發覺南宮素正瞪着他那間小屋，亦同時看見了兩個人正在向那間小屋左右迫近。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一身書生裝束，面上戴着一個銀光閃閃的鬼面具，女的一身黑衣，長髮披肩，也不見怎樣動作，便一隻貓也似掠上了屋頂。

「他們——」葉孤鴻壓着嗓子，方要問什麼，嘴巴已然給南宮素的手掩着。

與之同時，暗器已然從那男女二人的手中射出，分從天窗與窗戶射進小屋內，女的身形接一翻，貼伏在屋頂上，兵器在

手，蓄勢待發，男的貼身在窗戶門戶之間，手一揚，打開了一柄摺扇。

他們並沒有立即再採取行動，約莫十數之後，女的才突然再往天窗射出一把暗器，男的亦反手往窗戶打進暗器，身形却一轉，撞門而入，也就在他再撞門進入之後的剎那，女的突然翻身飛鳥般從窗戶倒掠進去。

葉孤鴻看着揑了一把汗，那男女二人反覆三次襲擊，都在他意料之外，他若是仍留在小屋內，一定爲他們所算。

南宮素看着那一男一女掠了進去才道：「他們就是鬼書生黑羅剎。」

葉孤鴻嘴巴仍然給掩着，應聲便去推南宮素的手，也就在這時候，黑羅剎沈歸愚二人已然從小屋掠出來。

他抓着南宮素的手不由停在那兒。

南宮素又一聲：「不要說話。」

黑羅剎沈歸愚並沒有發現他們的所在，掠出了小屋，隨即在左右陰暗的矮樹叢中藏起來，看來他們是發現了那缽只吃掉一半的飯菜，以爲葉孤鴻走了去那兒，很快就會回來。

南宮素隨即附耳道：「我們快走。」順手一把拉着葉孤鴻的手，往後退開。

兩人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小屋那邊，退出了老遠，才轉過身來，南宮素也這才發覺仍然拉着葉孤鴻的手，靨一紅，連忙將手鬆開。

葉孤鴻沒有在意，只是問：「現在我是不是可以說話了。」

南宮素道：「我們一面走一面說。」

葉孤鴻說道：「那兩個人眞的是要殺我……」

南宮素截道：「方才你看到的了，我可是沒有騙你。」

葉孤鴻道：「但是我可也不認識他們，什麼鬼書生黑羅剎，連聽也沒聽過。」

南宮素道：「他們只是兩個殺手，要殺你的其實是那一個出錢的人。」

葉孤鴻大搖其頭，說道：「我就是不明白。」

南宮素道：「怎也好，事情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的。」

葉孤鴻轉問：「我們要不要去找青娥姑娘。」

南宮素道：「折回去不難遇上鬼書生他們，還是趁機會趕快離開這地方。」

葉孤鴻毫無異議，緊跟在南宮素後面，不時仍忍不住回頭望一眼，對於萬劍山莊他到底有份深厚的感情，有一份留戀。

× × ×

前行半里，南宮素脚步又踉蹌起來，葉孤鴻侍候左右作勢欲扶，惟恐她摔倒在地上。

「素姑娘，我扶你一把——」他終於這樣建議。

「不用。」南宮素的態度始終是那麼倔强。

山路崎嶇，再走幾步，南宮素不由得一栽，葉孤鴻及時一把扶住。

南宮素白了他一眼，到底沒有拒絕，就扶着葉孤鴻繼續往前走去。

× × ×

正午，葉孤鴻南宮素已經在村野山道上，走得舒服多了。

南宮素頭戴草笠，坐在一輛木頭車子上，推車的是葉孤鴻，頭戴着老大一頂竹笠，連面龐也遮着，車子推來平穩之極，動作熟練。

車子是在村莊中買來，是葉孤鴻的主意。

走着南宮素不由一聲歎息，道：「本是我保護你的，現在要你來侍候我。」

葉孤鴻搖頭。「這比起在山上担水劈柴舒服得多了。」

南宮素道：「之前我們實在想不到你是萬劍山莊的總管，還以爲你是莊主的入室弟子。」

——本來就是的。

葉孤鴻這句話當然沒有出口，只是傻笑了一笑。

南宮素接道：「這之前我也到過萬劍山莊幾趟，却也從來沒有見過你。」

葉孤鴻道：「你當然不會到後院看一個下人工作的。」

南宮素笑道：「我只是萬劍山莊的客人，怎能夠到處亂闖？」

葉孤鴻道：「萬劍山莊的地方其實也不小，莫說是外人，就是我們自己人，除非一心一意去找，否則也很難會遇上。」

南宮素接道：「我也沒有見過那個高永。」

葉孤鴻道：「這個人再好找，但是在山莊之內却是難得遇上他一次。」

南宮素道：「這個人的確大有問題，難道他眞的就是那個紅纓錦衣侯？」

葉孤鴻道：「他平日待人冷冰冰的，看來眞的就像個殺手。」

這也是事實。

× × ×

高永這時候正在葉孤鴻的屋子內，左右還有十多個萬劍山莊的弟子。

午膳的時候到了，燒飯的葉孤鴻非獨不見將飯捧出來，連人也不知所踪。

高永平日絕少在飯堂出現，今天却來得正是時候，一聽葉孤鴻不見，面色就變了，立即打發各人到處去找尋，一面着人去通知公孫無畏。

那個弟子回來却告訴他，公孫無畏已經閉關，三個月內不會出來。

另一個弟子接着告訴他：「大師兄與三師妹清晨便已經下山去了。」

高永一聽這句話，面色就一變。「莫非他跟了下去？」

所以他立即趕去葉孤鴻的屋子。

單就那缽飯菜已足以證明葉孤鴻是走得如何匆忙。

高永離開屋子的時候，面容更峻冷，也只說了一句話：「他走不了的。」

那些弟子沒有一個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

× × ×

午末時候，木頭車停在一座茶寮外，葉孤鴻買了兩籠菜肉包子，要了兩碗茶，送到車子上。

兩人在車子上用了茶點，又再上路。

南宮素並沒有取下草笠，可是，沈歸愚一看她腰間的配劍還是立即認了出來。

他也就坐在茶寮的一角，在他的面前擋着一根柱子，所以南宮素並沒有發覺。

——找不到葉孤鴻，却找到你這個女

娃子。

沈歸愚冷笑，放下茶碗，站起來。

× × ×

茶寮東半里，是一座林子，葉孤鴻推着木頭車子走在林中路上，神情更輕快。

南宮素有意無意回頭一看，道：「累不累？要不要歇息一下？」

葉孤鴻道：「方才已經歇息過了。」

南宮素笑道：「想不到你還有幾斤氣力。」

「否則怎做總管？」

南宮素轉問道：「到我們南宮世家，我也給你一個總管做，好不好？」

葉孤鴻道：「不好。」

「爲什麼？」南宮素奇怪。「在南宮世家做總管保管比萬劍山莊舒服。」

葉孤鴻搖頭道：「你不知道的了。」

南宮素反問：「不知道什麼？」

葉孤鴻只是呆笑，推着車子轉了個彎，南宮素正要追問，眼角已瞥見一個書生背負雙手，背負着他們站在前面的路上。

她雖然看不見他的面，却仍然認得出他那一身的衣飾，面色一變，忙呼道：「小葉，停下來。」

葉孤鴻一面停下，一面問道：「什麼事？」

南宮素還未回答，那個書生已然轉過身來，面上的青銅鬼面具閃閃生光，打了一個哈哈道：「南宮姑娘，又見面了？」

南宮素一聲冷笑，抓住了身旁的劍，旁邊葉孤鴻一怔，詫異道：「鬼書生？」

南宮素點頭，揮手道：「你快走！」

語聲雖低，沈歸愚仍然聽入耳裏，搖頭道：「走不了。」

南宮素道：「這個人與我們三大世家沒有關係。」

沈歸愚道：「他與你走在一起，是他的不幸。」

南宮素面色一寒，道：「你……」

沈歸愚截道：「南宮素，你自殺還是要我殺你？」

南宮素沒有回答，語聲壓得更低，道：「小葉，一會我施放烟霧，你趁機逃入林中。」

葉孤鴻脫口叫出來：「不成！」

沈歸愚這一次雖然聽不到，但聽到葉孤鴻這樣叫，如何猜不到，大笑道：「看來這個推車的還是一個硬漢。」

南宮素看着葉孤鴻歎了一口氣，道：「你不走，我們便都得死在這裏。」

沈歸愚大笑接道：「難道還有什麼人來救你們？」

語聲一落，他插在領後的摺扇已在手，「刷」地打開，輕搖幾下，身形便有如卸風飛行，向南宮素掠至。

南宮素拔劍，在車上躍下，劍未動，左手三枚暗器先射出。

沈歸愚摺扇一擋，將暗器擋開，南宮素的劍跟着刺到，劍勢如長江大河，連綿不絕。

沈歸愚見一招破一招，一些也不着急，笑聲不絕。

百七十招頭上，南宮素的眞氣已接不上，沈歸愚摺扇立即搶進，直迫南宮素右腕。

南宮素連換七個變化，沈歸愚的摺扇仍然如毒蛇一樣糾纏不休。

再一個變化，摺扇更迫近，南宮素不得不棄劍，沈歸愚摺扇往劍柄一敲，「叮」的一聲，那柄劍便飛了出去。

南宮素一把抓不住，摺扇已劃向咽喉，尖端「錚」地接彈出利刃，也就在這剎那，飛出去的那柄劍突然飛回來，正截在利刃之前。

南宮素險死還生，目光及處，不由得一呆，她脫手飛出去的那柄劍赫然正握在葉孤鴻手中。

葉孤鴻一劍在握，彷彿就變了另一個人，走劍如遊龍，封住了沈歸愚的摺扇。

沈歸愚接連幾下殺着都被封開，大爲震驚，招數一下接不上，竟然被葉孤鴻搶入中門，迫得步步後退。

南宮素比他更詫異，一雙眼睛睜得大一大，似乎不大相信，這是事實。

沈歸愚連退三丈，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葉孤鴻脫口應道：「葉孤鴻——」

沈歸愚一怔，又被迫退了幾步，葉孤鴻接問：「你們爲什麼要殺我？」

沈歸愚沒回答，摺扇再接葉孤鴻幾劍，身形突然倒躍上一株樹上，葉孤鴻到底經驗不足，未能夠及時將沈歸愚留下來。

一上樹沈歸愚便倒翻出去，倒翻向一株更高的樹，葉孤鴻追前幾步，身形欲起未起，猛省起南宮素，不由不停下來！

南宮素這時候正以一種既奇怪，又憤怒的目光看着葉孤鴻，她憤然的當然就是葉孤鴻身懷絕技，却告訴她不懂得武功。

以葉孤鴻現在的武功，有人出千兩黃金來買他的命倒不是一件值得奇怪事情。

葉孤鴻看到了南宮素眼中的憤怒，正要走過去解釋，一陣掌聲突然在左面樹林中響起來。

南宮素不由亦一怔，聽掌聲，拍掌的那個人是如此接近，但之前他竟然一些感覺也沒有。

隨着掌聲，枝葉一開，走出了一個身穿紅衣，矮矮胖胖，相貌有些兒滑稽的老人。

紅衣上一片酒漬，老人紅光滿面，腳步蹌踉，顯然已喝了很多酒，隨時都會醉倒。

走了幾步，他雙手才停下，反手從後背解下了一個大葫蘆，拔開塞子。

一陣清純的酒香隨風飄送，老人仰首灌了幾口才將塞子放回，蹌踉着打了一個轉，對着葉孤鴻把大拇指一豎，大笑道：「小伙子，好本領。」

葉孤鴻呆看着老人，一會才問：「你是那一位，是不是沈歸愚那邊的人。」

老人道：「是不是你也要跟我過幾招的了。」

葉孤鴻奇怪問道：「爲什麼？」

老人道：「看見有幾下子的人我都想跟他過幾招，你當然也不例外。」

葉孤鴻道：「老伯，我看你醉了。」

「胡說——」老人反手拍拍胸膛。「老夫乃酒中之仙，千杯不醉。」

語聲一落，老人的葫蘆上下飛舞，一連擺了十多個姿勢，接問：「你看老夫像不像醉了。」

葉孤鴻苦笑，老人猛一聲「看招——

」大葫蘆接向葉孤鴻的胸膛撞去，葉孤鴻一劍急忙招架。

老人出手非常迅速，肥胖的身子就像是陀螺一樣，盤旋上下，圍繞着葉孤鴻，一面轉一面攻，眨眼間便已百招。

葉孤鴻劍勢展開，只守不攻，劍勢的嚴密有如金湯，老人竟攻之不進。

「好小子——」老人倏的又大笑。「你怎麼不還手，難道怕傷了老夫？」

葉孤鴻點頭，還未開口，老人已板起臉龐，大罵道：「你小子是什麼東西，有多少斤両，老夫豈是你這個小子傷得了的，快快還手，別惹老夫生氣。」

話說間他攻勢不絕，葉孤鴻仍然守得緊緊的，一劍千鋒，護住了全身上下。

老人轉動更急，出手更快，攻勢越來越凌厲，葉孤鴻的劍勢也隨着急起來，豆大的汗珠滾滾淌下，但仍然不肯還手。

老人眼中詫異之色越來越濃，板着的臉龐不知不覺間鬆弛，突然幾下急攻，將葉孤鴻迫開了七步，他亦同時倒退開去，大笑說道：「原來是個呆小子，不懂得還手。」

葉孤鴻抬手擦了一袖汗水，還未開口，老人已接道：「萬劍山莊的武功，果然名不虛傳，只可惜你這個小子，只守不攻，打得甚是沒趣，老夫又有事在身，改天碰上，老夫再跟你拚過明白。」

葉孤鴻脫口道：「老人家，這又是何苦……」

老人笑截道：「下次再碰上，你這個小子懂得還手才好，莫要老夫又是這樣子沒趣。」

笑語聲中，老人身形如飛，掠了出去，葉孤鴻看着他遠去，呆了一會，才轉過身來，走向南宮素。

南宮素原在看着葉孤鴻，看見他走來，却將臉偏開。

葉孤鴻停下腳步抓了抓腦袋，終於問：「你在生我氣。」

南宮素冷冷道：「武功眞的不是你這種下人學的。」

這是葉孤鴻說過的話，現在由南宮素說來，多了幾分譏誚，還有幾分憤怒。

葉孤鴻歎了口氣，道：「其實……」

南宮素截道：「你只是萬劍山莊的總管，只是一個下人！」

葉孤鴻道：「這是事實。」

南宮素道：「我看萬劍山莊的弟子，沒有一個有你這種本領。」

葉孤鴻道：「他們一天到晚苦練，我只能在夜間躲着練那二三個時辰，怎比得上……」

南宮素輕「哦」一聲。「這是說，你的天份要比他們高的了。」

葉孤鴻搖手苦笑，南宮素接問：「你練的是萬劍山莊的武功。」

葉孤鴻點頭又搖頭，到底沒有忘記師父公孫無畏的吩咐，南宮素看看他，道：「那個手拿着葫蘆的紅衣老頭兒難道看錯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葉孤鴻只有這樣說話。

南宮素接問：「那是誰教你武功？」

葉孤鴻搖頭，南宮素冷笑道：「你不是要說不知道的吧。」

「我只是受師命不能說……」

南宮素又是一聲冷笑，道：「我看你是一個老實人，誰曉得滿口謊話，完全不是那回事。」

葉孤鴻委屈的道：「我說的可是事實，這之前師父也從來不許我露出武功。」

南宮素疑惑的看着葉孤鴻。「你是爲了救我才出手？」

「我總不成眼巴巴的看着沈歸愚殺你，再說，你這次到來武當山原是爲了要救我。」

南宮素只是看着葉孤鴻，一些表示也沒有，葉孤鴻忙又道：「我可是眞的不知道闖了什麼禍，不知道沈歸愚他們爲什麼要殺我。素姑娘，你相信我。」隨即走上前。

南宮素索性偏開頭，葉孤鴻急得手忙腳亂，在南宮素身旁轉來轉去。

南宮素一會才道：「你還說不知道沈歸愚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葉孤鴻急忙道：「我眞的不知道。」

「我不是跟你說過，他們是爲了一千兩黃金來殺你？」

葉孤鴻怔住，南宮素即時展顏一笑，一見這一笑，葉孤鴻喜出望外，吃吃地笑道：「你是相信了。」

南宮素頷首，葉孤鴻高興得跳起來，倏的又抓抓腦袋，担心的問道：「你能不能替我守秘密，暫時別將我會武功的事告訴別人。」

南宮素考慮了一下，道：「不是不能，可是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一定要到南宮世家做總管。」

葉孤鴻有些意外，亦有些爲難，南宮素一看他這樣子，又問：「不答應？」

葉孤鴻反問：「要做上多久？」

「隨便你做上多久好了。」南宮素竟然這樣回答。

葉孤鴻實在意外，脫口道：「姑娘你眞好？」

南宮素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答應不答應？」

「我答應！」葉孤鴻叫出來，一臉純眞的笑容。

「一言爲定。」南宮素亦有了笑容，春花盛放般，看來更美麗。

葉孤鴻隨即打恭作揖的請南宮素坐回木頭車，也就在一片笑聲中，木頭車子再往前進。

× × ×

黃昏時份便開始下雨，到初更，雨非獨沒有停下，而且更大了。

杭春華司馬青娥這時候仍然對坐在客棧二樓的房間喝着悶酒。

雨絲不住在窗外飄進來，二人都沒有在意，杭春華喝一口酒，歎一口氣，看來已喝得差不多，青娥雙頰亦飛紅，忽然放下杯，道：「師兄，我快要到家了。」

杭春華點頭，青娥接又問：「你決定了？」

杭春華點點頭，青娥急着問：「你決定怎樣？」

「只怕你爹爹不答應。」杭春華這句話出口，青娥立即有了笑容，道：「爹爹一向最疼我，從來沒有拒絕過我的任何要

求。」

杭春華沉吟着道：「可是你們與龍家那一頭親事又怎樣?」

青娥道：「我爹爹說過，那是他與龍伯伯醉酒之下指腹爲婚。」

「龍家可沒有忘記，而且已來人提親，你爹爹也所以才要你回去。」杭春華又斟上一杯酒。

這件事他才知道不久，到那天與青娥在河邊相會，才有所打算，却仍然沒有決定怎樣。

他所以答應送青娥回家，連他也不知道目的何在?否則他也不會這樣苦惱。

青娥齧咬着嘴唇，道：「我總不能隨便嫁給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

她不錯既溫柔，但也有堅强一面，杭春華看看她，接道：「那個龍天遊雖然沒有聽說過是醉仙龍在田的兒子，但既然姓龍，又是那樣子找到萬劍山莊，說不定與龍在田眞的有關係?」

青娥冷笑道：「若是那個狂徒，我更就死也不會嫁給他。」

杭春華道：「只是……」

青娥搖頭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說服我爹爹，要他取消這一頭親事。」

杭春華無言擧杯，仰首痛盡，神情苦惱中已見醉意。

青娥倏的站起來，移步過去拿掉杭春華手中酒杯，微嗔道：「師兄，你其實並不喜歡我。」

杭春華搖頭，青娥接問道：「那你還考慮什麼?」

「青娥……」杭春華一聲歎息，欲言又止。

青娥道：「師兄，你好像有很多的心事?」

杭春華搖頭。「你不明白的……」扶着桌子站起來。

「不明白什麼?」青娥追問。

杭春華又是搖頭，也就在這時候，霹靂一聲震撼大地，窗前閃電一亮，奪人心魄。

青娥正立在窗前，冷不防一驚，不由自主一下縮進杭春華懷中，杭春華亦不由自主一把將青娥摟着。

青娥掙扎了一下，還是偎在杭春華懷中，杭春華輕撫着青娥的秀髮，呼吸逐漸急起來，雙手用力，抱的青娥更急。

酒杯「叮噹」掉在地上，青娥欲拒還迎，終於被杭春華抱起來，抱向床那邊。

如此風雨夜，一雙有情的男女，且帶着醉意，無論幹出什麼事情都是值得原諒的。

類似這種事，千占以來也不知發生過多少，有幸有不幸，這一次又是如何?

× × ×

城外一樣是風雨漫天，驛道旁邊荒林中的一座破廟內也有一雙男女在歇着。

是南宮素與葉孤鴻。

殿堂上燒着一堆火，葉孤鴻雙手捧着下巴，坐在火堆旁邊，呆望着廟外，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南宮素臥在壇前供桌上，背着葉孤鴻，似已入睡，忽然轉身，張開眼睛，看看葉孤鴻，輕呼道：「小葉——」

葉孤鴻應聲回頭問道：「姑娘還沒有睡着?」

「睡不着，你在想什麼?」

葉孤鴻道：「師父知道我失踪，一定以爲我受不住，偷出萬劍山莊，闖蕩江湖去了。」

南宮素道：「以你的武功，足够走江湖有餘了。」

葉孤鴻道：「師父也叫我有機會到江湖上走走，只是不知道我能否習慣。」

南宮素笑道：「你原來害怕……」

葉孤鴻搖頭。「這無論如何，總比呆在萬劍山莊內的好。」

南宮素道：「說一些你平日的事情給我聽聽。」

葉孤鴻點頭，想到有趣的，都說了出來，那所謂有趣，其實都是萬劍山莊的弟子尋他開心，拿他開玩笑。

南宮素聽着很感慨，到現在她才知道一個下人的日子是怎樣過的。

葉孤鴻並不覺得難過，一個過慣了苦日子的人，稍爲過得好一些對他來說便已是好日子的了。

× × ×

清晨，雨仍然下着，街道上冷清清一片，王小二那座有名的粥店也是一樣，該來的客人都沒有來，只來了司馬世家的五個弟子。

那是以司馬捷爲首的值夜弟子，他們是準備吃一些粥點泏器便囘去睡覺。

王小二非獨不小，鬍子也都已花白，看着那不絕如縷的雨絲，不由歎起大氣來。「天氣壞，生意壞……」

語聲未已，一個頭戴竹笠，身披簑衣，扛着纓槍的人便從一側走過來，脚步一停，一聲：「老闆——」

王小二精神一振，連忙招呼：「這位客官，裏面請——」

那個人搖頭：「在下只是要向老闆你打聽打聽，司馬世家怎樣走。」

王小二一呆，心裏雖然不怎樣高興，仍應道：「左轉再右轉，長街上最闊氣的那一幢莊院就是。」

那個人一聲「謝謝——」轉身，露出了錦衣一角。

司馬捷與四個師弟在聽到那個人打聽司馬世家的時候便已留上心，一眼瞥見那一角錦衣，瞳孔立時暴縮。

——錦衣纓槍，紅纓錦衣侯!

心念一轉，司馬捷長身暴起，把手一揮，那四個師弟左右一齊靠近來。

司馬捷接道：「那厮可能就是紅纓錦衣侯，張全抄近路趕回去通知師父，其餘三人跟我來。」接將一角銀子往桌上一放，抓起旁邊的竹笠，往頭上一戴，拔步奔出去。

王小二看着五人先後離開，才突然省起來。「他們不都是司馬世家的人?」

一陣冷風即時吹進，王小二脖子一縮，機伶伶打了好幾個冷顫，不由自主縮到一角。

× × ×

司馬捷五人走出店子，那個人已到了轉角，脚步奇快。

張全不用催促，身形展開，一旁掠開，掠進一條巷子內，司馬捷身形亦開展，疾追了過去。

他輕功在那三個師弟之上，很快將那三個師弟拋下，可是到他轉過街口，那個人已轉過另一個彎角，他身形再一快，急急追上。

一路上都沒有行人，到他轉過那個彎角，才看見一個淡青衣裳，長髮披肩的女人打着雨傘迎面走來。

那個人在前面不遠走着，司馬捷急步追前，他沒有留意那個女人，這所以他死在那個女人劍下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劍從傘柄抽出，有如錐子，不太長，在與司馬捷交錯經過的那刹那到了那個女人的手中，無聲的刺進了司馬捷的後心!

司馬捷慘叫，曳着一股鮮血倒仆在地上，那個女人在他倒下之前幽靈般掠進了旁邊的小巷，一切進行得竟是如此的順利。前行的那個人聽得慘叫，回頭望來，已看不見那個女人，看見有人倒地，不由奔回，一把將司馬捷的頭托起來，一面道：「這位朋友——」

話說到一半，他已經知道司馬捷已經氣絕，也看到了司馬捷後心的傷口，目光隨即轉向旁邊的小巷。

小巷裏早已沒有了那個女人的踪影，那個人放開托着司馬捷的手，長身便要追進去，突然又停下。

他既不認識司馬捷，也沒有看見那個殺人兇手，更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追下去，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有什麼結果。

與之同時，一陣急遽的脚步聲傳來，三個司馬世家的弟子相繼追到轉出街角。

一眼瞥見司馬捷倒在地上，三個弟子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師兄——」

他們隨即衝上去，將那個人包圍了起來。

「三位——」那個人一看那三個弟子的神態，已知道不妙，正要解釋死的人與自己無關，一個弟子已厲聲道：「殺了，爲捷師兄報仇!」

語聲未落，三個弟子的兵器已撒在手中，那個人忙道：「三位誤會了——」

「沒有誤會。」一個弟子揮刀道：「我們武功雖然不如你，紅纓錦衣侯，今天也非要跟你拚一個明白不可。」

「紅纓錦衣侯?」那個人一怔。

「你要打聽司馬世家的所在，到司馬世家殺人，喏，我們就是司馬世家的弟子，」另一個嚷叫着突然一劍削前去。

那個人及時讓開，頭戴的竹笠仍然給那一劍削破，斜飛了開去。

竹笠下是一張冷冰冰的臉龐，赫然就是萬劍山莊公孫無畏座下的第二個入室弟子高永。

那三個司馬山莊的弟子並不認識高永，一個出手，另外兩個亦揮動一刀雙鈎攻前來。

高永忙嚷道：「三位，在下是高永，到司馬山莊……」

下面的話被兵器砍散，那三個弟子全力攻擊，一刀一劍雙鈎盡往高永的要害攻擊!

高永一頓足，不得不卸下纓槍迎戰。

那三個弟子跡近瘋狂，悍不畏死，高永雖然有一身武功，下不了殺手，纓槍便施展不開，被四股兵器攻得手忙脚亂。

他只有倒退進旁邊小巷內，那三個弟子緊追不捨，一面大聲呼喝，揮助四股兵器砍殺前去!

高永一退再退，急退，脚步過處，踏得地面水花四濺。

× × ×

數十丈外的另一條小巷中，走着那個刺殺司馬捷的女人，脚步過處，一點水花也沒有濺起來，顯然連走路，也經過嚴格訓練。

東瀛伊賀谷伊賀流訓練門下最嚴厲，在種種不同的環境也要求門下弟子能够適應，要他們練成種種不同的步法。

每一個流派都有每一個流派的特徵，然而在中原，能够看出這個女人來自東瀛的人只怕也不多。

她的漢語很流利，還懂得數種方言，衣服裝束與中原武林中人也無分別，只是還沒有一個合適的姓名，這是因爲她改了幾個姓名連自己都不合意，也因爲她已經有一個她認爲很不錯的外號。

——黑羅刹!

十七殺手中，她的神秘不下於紅纓錦衣侯，在殺人方面，却是十七殺手中最狠辣的一個。

東瀛的武功一如當地的民風，狠辣而直接，伊賀派更就是其中的代表，女孩子練來也不例外。

也當然，女孩子在暗殺方面比起男孩子會做得更成功，尤其是黑羅刹這種女孩子。

她非獨有一張美麗的臉龐，還有一副動人的身材，纖腰一束，婀娜多姿，看似弱不禁風，其實比虎豹還要強勁。

很少人會提防到這樣的一個女孩子會殺人，尤其是男人。

這所以她只是一劍便將司馬捷刺殺。

× × ×

司馬青娥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一雙脚現在却好像軟了連站都似已站不穩。

她偎着杭春華走上了家門石階，還要杭春華摟着肩膀。

杭春華一手掌傘，一手摟着青娥，一路走來脚步仍然是那麼輕捷，只是眼神已沒有咋天的輝煌，落在青娥身上的時候便更顯得迷惘。

他們比昨天親密了很多，事實也已經有夫婦之實。

青娥在簷下輕理衣衫，喃喃道：「這個雨就是討厭，下過沒完的。」

杭春華伸手一攏青娥的秀髮，道：「我們還得多謝這個雨呢。」

青娥嫣靨微紅，看看杭春華，垂下頭去，無限嬌羞。

杭春華看在眼內，整個人彷彿都已迷失。

也正當此際，門戶大開，四個弟子一旁閃出來，看見青娥，齊皆喜形於色。

一個弟子脫口道：「師姊回來了。」

青娥道：「我爹呢?在那兒?」

「在堂內——」

青娥對杭春華道：「我們去——」

杭春華點頭，與青娥接往前行，只是已經將摟着青娥肩膀的手放開，但二人看來仍然非常親密。

那四個弟子看在眼內，交換了一個奇怪的表情，却都沒有說什麼。

對青娥他們事實都有一份好感，只要青娥開心他們就會很高興，青娥雖然離開了司馬世家三年，並沒有改變他們對青娥的態度。

× × ×

走到了堂前，已經有僕人迎上來，接下了杭春華的雨傘，也是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們。

青娥總算發現這目光之內還有什麽，正要問，一陣狂傲的笑聲响處，從堂內走出了一個人。

——劍公子龍天遊！

他們實在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上龍天遊，龍天遊一眼看見他們，亦同時一呆，脫口一聲：「青娥——」

青娥勃然大怒。「是你這個狂徒！」隨即拔劍刺去。

龍天遊大笑，閃身倒退，退進了大堂內，青娥緊追在後面，身形猛一快，又一劍刺出。

眼看龍天遊便要傷在這一劍之下，橫來一手，拇食指一捏，竟然就將三寸劍尖捏着，青娥一劍再也刺不了前去。

這刹那她也已看清楚那是他爹爹司馬如龍的手。

司馬如龍隨即說道：「青娥，不得胡鬧。」

青娥嚷道：「爹，你替我教訓這個狂徒。」

「那來的狂徒？」司馬如龍反問。

青娥戟指龍天遊，話尚未出口，司馬如龍已呵呵大笑，道：「你是他——」

「就是他！」青娥盯着龍天遊。

龍天遊只是笑，司馬如龍接問：「你知道他是誰？」

「他是誰？」青娥冷笑。「難道不是那個什麽劍公子？」

「也就是你的未來夫婿，你那龍伯伯的兒子龍天遊！」司馬如龍笑得合不攏嘴，看來很滿意這個龍天遊。

龍天遊的胸膛立即挺起來，有意無意瞟了杭春華一眼。

杭春華若無其事，青娥怔住在那裏，司馬如龍接又道：「萬劍山莊的事我也知道了，天遊跟我說得很清楚，只是要去看看你。」

青娥道：「可是他……」

司馬如龍揮手截道：「爹年青的時候，胆子比他更大，也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

青娥狠狠的盯着龍天遊，龍天遊一面笑容，看來是那麽瀟洒。

司馬如龍這時候才留意杭春華的存在，看看青娥：「這是——」

青娥立時露出了笑容。「我的大師兄，杭春華！」

杭春華連忙上前，抱拳一揖。「晚輩杭春華，拜見前輩。」

司馬如龍上下打量了杭春華一遍。「好，英雄少年，公孫老兒目光也實在不錯，日後武林，是必你們這些年青人的天下了。」

杭春華忙道：「前輩言重……」

司馬如龍往二人後面一看。「怎麽只是你們二人？」

青娥道：「有什麽不對？」

司馬如龍道：「我們叫了素兒，昌兒與他的四個師弟到萬劍山莊……」

說話間，南宮靈歐陽笑已左右走了上前，青娥忙道：「笑叔叔，南宮大哥。」

南宮靈頷首，轉問：「你沒有見到我妹妹？」

青娥反問道：「素姊姊他們是什麽時候到萬劍山莊的？」

歐陽笑插口道：「你們一路上可有停留？」

青娥看看杭春華，搖頭。「沒有。」

「那在你們動身之前一天他們便應該到達。」歐陽笑担心地道：「難道路上出了事？」

「亦未可知。」司馬如龍一頓一歎。

南宮靈接道：「不可能，他們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話說到一半便已說不下去，他到底沒有忘記，他們的敵人，全都是一等一的殺手。

歐陽笑沉吟着道：「出了什麽事也好，他們縱然應付不來，要逃走應該絕不成問題的。」

司馬如龍道：「希望是如此。」

青娥那邊突然叫起來。「爹——」

「什麽事大呼小叫？」司馬如龍有些兒奇怪。

青娥手指龍天遊。「我不嫁這人！」

所有人齊皆一怔，司馬如龍隨即搖頭道：「別這樣孩子氣，天遊武功高強，樣子又英俊，有什麽不好。」

龍天遊一聽這些話，僵住的笑容又春花般綻放，青娥那邊却不屑的道：「我就是不喜歡。」

司馬如龍有些詫异地接問：「這樣的人不嫁什麽人你才嫁？」

青娥不覺伸手指着杭春華，輕聲道：「師兄……」

杭春華似乎想不到青娥這件事做起來如此直截，怔在那兒，司馬如龍亦是意外，叱道：「胡鬧！」

青娥接道：「我不管，爹……」

司馬如龍又截道：「什麽事爹都可以答應，這件事……」

話說到這裏，旁邊龍天遊突然插口道：「這件事，小姪以爲還是我們年青人自己來解決。」

司馬如龍一沉臉。「賢姪，婚姻大事，非同兒戲。」

龍天遊道：「但青娥若是因此而怨我們一生，又豈是我們所願？」

司馬如龍眉頭大皺，龍天遊接盯着杭春華，道：「我相信，青娥也不願意嫁一個儒夫。」

杭春華正要回話，青娥已搶着道：「你要怎樣？」

龍天遊淡然一笑。「若是單對單較量武功，你這位師兄是敗定了，我也不想佔這個便宜，這樣好不好，我們就在十七殺手剩下的四個中各挑一個，以定勝負。」

杭春華沉吟未已，青娥已一推他的肩膀，道：「師兄，答應他——」

龍天遊傲然接道：「你甚至可以找人帮忙，總之，那一個先將屍體帶回來，青娥就歸那一個所有。」

司馬如龍一張臉，已繃的很緊，道：

「這……」

龍天遊不可一世的道：「這不是更有意思？姓杭的——」

青娥推了杭春華一把。「師兄——」

杭春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尚未開口，龍天遊已接道：「你難道眞的是這樣沒種？」

杭春華終於點頭道：「好，就這樣決定。」

青娥嚷起來：「爹——」

司馬如龍搖頭道：「太胡鬧了。」

一旁歐陽笑插口道：「如龍兄，這雖然胡鬧一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們既然同意……」

司馬如龍道：「那就由得他們胡來？是不是？」隨即笑起來。

也就在這下子，南宮靈突然道：「妹妹——」

衆人應聲望去，只見葉孤鴻手掌雨傘正護着南宮素走進來，看見青娥杭春華，傻笑了一笑。

青娥奇怪道：「小葉，你怎麽走來這裏？」

葉孤鴻道：「我是送南宮姑娘來的。」接又向龍天遊把頭一點。

龍天遊面色驟變，回向杭春華。「原來有人撑腰，難怪答應得這麽爽快，但要分勝負，還沒有這麽簡單。」

語聲一落，霍地轉身，回向堂內走去了。

「賢姪。」司馬如龍一叫不住，面露不悅之色。

龍天遊頭也不回脚步不停，葉孤鴻看着他走遠，向杭春華一揖。「大師兄。「

杭春華淡然一笑。「你怎會遇上南宮姑娘？」

南宮靈亦問南宮素：「妹妹，你們到底怎樣了？」

歐陽笑接問：「昌兒他們……」

南宮素搖頭。「那天晚上，除了貓外，還有人。」

司馬如龍一怔。「誰？」

「黑羅刹。」南宮素接道：「她隨即與沈歸愚在路上襲擊我們，昌大哥他們爲了保護我離開，都死了。」

歐陽笑握拳透爪，道：「老夫與他們誓不兩立。」

南宮素又道：「我也受了傷，幸而遇着小葉才得以避過他們的耳目。」

南宮靈目光一轉。「小葉？」上下接打量了葉孤鴻一遍。

葉孤鴻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南宮素隨即道：「他叫做葉孤鴻，是萬劍山莊的總管。」

「葉孤鴻——」南宮靈一怔。「他就是價値千両黃金，鬼書生沈歸愚所要殺的人？」

司馬如龍歐陽笑亦齊皆愕然，盯着葉孤鴻，南宮素接道：「沈歸愚事實亦對他採取行動，幸虧我們當時都不在屋內。」

葉孤鴻只是呆在那兒，司馬如龍繞着他打了一個轉，道：「我可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也沒聽過公孫老兒談及這個人。」一頓接又問道：「他眞的是萬劍山莊的總管。」

青娥「噗哧」一笑，道：「這是眞的，小葉在萬劍山莊挑水劈柴，眞的是無事不管。」

「劈柴，挑水，燒飯——」南宮素接問：「小葉，還有什麽？」

葉孤鴻有些尷尬，青娥南宮素却笑作一團。

南宮靈不由追問：「爲什麽有人不惜出千両黃金，僱用一流的殺手殺他？」

南宮素道：「連他也不知道。」

南宮靈司馬如龍歐陽笑懷疑的相顧一眼，南宮素接道：「他自小便給公孫前輩帶上萬劍山莊，有關他的事，相信只有公孫前輩才清楚。」

南宮靈點點頭。「是了，你既然到了萬劍山莊，怎麽不找公孫前輩？」

青娥插口道：「師父在閉關修練。」

南宮素接道：「難怪那些人，如此放肆。」

司馬如龍奇怪道：「可是萬劍山莊那麽多弟子……」

南宮素道：「其中可是有十七殺手的人，十七殺手之一，說不定也就是公孫前輩的入室弟子……」

杭春華面色一變。「是誰？」

南宮素道：「那個叫高永的，愛穿錦衣，善使纓槍……」

司馬如龍脫口道：「紅纓錦衣侯？」

杭春華忙道：「不會的，高師弟…」

南宮素截道：「他是不是一個人獨住在山谷中，養着很多鴿子。」

杭春華點頭道：「不錯他的性格是孤僻一些。」

南宮素道：「他住在那兒，不許別人接近，無論做出什麽事情，相信你們也不會發覺。」

杭春華不能不點頭，司馬如龍道：「一個人若非有問題，何須避開同門，獨處深谷？」一頓轉向葉孤鴻。「關於你這個師兄，你知道多少？」

葉孤鴻道：「雖然兇一點，但也很聽莊主的話。」

南宮素道：「他不是說過吃掉你？」

葉孤鴻苦笑道：「那是我如果吃掉他那些鴿子，他才……」

南宮素道：「那些鴿子比人命還重要，除了送訊連絡之外，還有什麽用途？」

葉孤鴻還要說什麽，司馬如龍已接道：「無論如何，這個人我們都要小心一些，萬劍山莊弟子衆多，也實在是一個隱藏的好地方。」

葉孤鴻欲言又止，司馬如龍目光一轉又道：「你當然也有你値一千両黃金的原因，可惜素兒見不到公孫老兒。」

南宮素道：「我跟小葉没死在鬼書生黑羅刹的襲擊下已經萬幸，那還敢再留在萬劍山莊？」

青娥道：「眞的有人用千金買兇殺小葉。」

司馬如龍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素兒他們朝萬劍山莊原就是通知他小心防範，我們本以爲他是公孫老兒的入室弟子……」

青娥道：「小葉也眞的只是一個總管，他也從來不與人結怨。」

杭春華接道：「而且他是完全不懂武功。」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棋王非要和王烈下一局棋不可，並說明王烈贏了便把黑牡丹、白牡丹和船家都放走，但若王烈輸了就得離開小島，不得再來，王烈無奈，只得與棋王下一局棋，結果輸了，王烈只好離開小島……但王烈並不因此而終止救人的事，他決定去找金龍堡主仇元凱詢問棋王的細底，但當仇元凱聽得王烈詢問棋王時，面色突變，拒答王烈的問題，並匆匆離去，王烈無法，遂又前往百劍堡要向趙池詢問棋王的事，但趙池聽了這問話也有如仇元凱似的驚慌不已，拒而不答，王烈又找師抱眞詢問此事……

尋訪田二楞　險些遭毒手

王烈很誠懇的說道：「也許是的，但是莊主不妨也想一想，趙堡主和仇堡主死了兒子，而令嫒却蒙上嫌疑，此事非常嚴重，攪不好一莊二堡將干戈相見，這究非武林之福，莊主與趙堡主不睦若有其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總不致於比一莊二堡大動干戈嚴重吧？」

師抱眞默然不語。

王烈等了一會，見他仍然不說，只得換了個話題道：「有件事情，莊主應該可以說給晚輩知道……」

師抱眞道：「哪件事？」

王烈道：「洞庭湖『棋王』和『棋后』的事。」

師抱眞面色遽變，張目失聲道：「你……你說甚麼？」

他沒有像趙池那樣驚得跳起來，但很明顯的，王烈這一個問題帶給了他很大的衝擊，比聽到女兒殺人時還要震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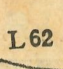
王烈微微一笑道：「洞庭湖上傳說有所謂『洞庭君』與『龍女』之事，但不知那『棋王棋后』是否即是他們？晚輩來此之前，曾在洞庭湖上的一座小山見到他們……」

師抱眞急問道：「怎麼樣？」

王烈這次學乖了，不願先說明見到「棋王棋后」的經過情形，而先反問道：「莊主知悉『棋王』與『棋后』的故事麼？」

師抱眞搖頭道：「不知道。」

王烈道：「此事與令嫒之事毫無關連，既然莊主不知此二人，那晚輩就不必多說了。」



他故意賣起關子來了。

師抱眞果然入彀，忙道：「師某人也曾風聞洞庭湖上有奇人隱居，說的也是『洞庭君』和『龍女』這兩個人，王兄當眞見到這兩個人？」

王烈微笑道：「是的，晚輩曾見他們下棋，也曾與那位『棋王』下過一盤棋。」

師抱眞聽了興趣大起，又急問道：「你曾看見他們下棋？那是怎麼個情形？」

王烈搖頭道：「沒甚麼……」

師抱眞道：「沒甚麼？」

王烈道：「莊主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麼？」

師抱眞聽了這話，立刻一整面上的驚容，若無其事地道：「當然不是很感興趣，只因久聞洞庭湖上有異人，王世兄既曾與他們見過面，師某人便想聽聽罷了。」

王烈笑道：「晚輩不但看見他們下棋，後來還與棋王下了一盤——」

師抱眞搶着問道：「誰贏了？」

王烈道：「請恕晚輩放肆，這是一項不能洩漏的秘密，不過莊主一定要知道的話須要付出代價。」

師抱眞一怔道：「甚麼代價？」

王烈道：「莊主將與趙堡主不睦的原因說給晚輩聽聽，晚輩也將遇見棋王棋后的經過情形奉告，如何？」

師抱眞凝視他半晌，忽然哈哈大笑道：「王世兄，我看你是在鑽牛角尖了，剛才師某人已說過，我與趙堡主並沒有甚麼過節，只因彼此性情不合，少有交往罷了！」

王烈聳聳肩道：「好，晚輩現在要說的只有一句話：趙堡主已同意暫時不追緝令嫒，晚輩希望莊主也暫時放過你那可憐的女兒。」

說到這裏，便要起身告辭。

師抱眞忙道：「慢着，你不想將『棋王棋后』的事說給師某人聽聽麼？」

王烈又聳聳肩道：「晚輩覺得，此事並不比追查趙南星死亡眞相及還令嫒淸白來得重要和急迫。」

師抱眞聽得出他的弦外之音，不禁面色一紅道：「王世兄是在指責師某人隱瞞與趙堡主不睦的原因是麼？其實，就算師某人與趙堡主不睦別有隱情，那也與趙南星的被殺毫無關係。」

王烈道：「請恕晚輩無禮放肆，師莊主這樣說未免太武斷了。去年晚輩辦了一件凶殺案，經晚輩抽絲剝繭之後，發現竟是牽連三代的恩怨；也就是說：那凶殺事件是在幾十年前就已種下的。」

師抱眞道：「師某人了解王世兄的意思，但趙南星果眞是別人殺的，那必然誠如王世兄所言是一種嫁禍及借刀殺人之計，與上一代無關。」

王烈問道：「如果眞是借刀殺人之計，那麼得利者是誰？」

師抱眞苦笑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師某人一向淡泊名利與人無爭，我想不通誰會設計陷害我，以及陷害我究有何用？」

王烈道：「師莊主淡泊名利與人無爭，這是公認的事實，但你的名氣大也是事實。」

師抱眞道：「不錯，如果說有人嫉妒師某人的名氣太大而想陷害我，那麼有資格嫉妒我的名氣的人只有二堡三家門。」

語聲一頓，繼道：「先說二堡，百劍堡的趙池絕不致於殺害自己的兒子來陷害我，你說是麼？」

「是。」

「其次是金龍堡的仇元凱，他的兒子被我女兒殺死，這可能確是偶發事件；單以他的爲人來說，他絕不會幹出這種卑鄙下流之事，仇堡主爲人正直，熱心公益，這是人人皆知之事。」

「是。」

「再下來就是三家門了，先說你們王家，令祖成名於六十年前，他的快刀舉世無敵，當他成名而在江湖上馳騁的時候，我師抱眞尚未出生，如今令祖年高八十以上，而且已經退休了，他當然不會嫉妒我這個晚輩的一點點小成就，眞要說懷有嫉妒心的話，應該是令尊令伯父等幾位，因爲他們是我的同輩，可是就我所知，令祖所生的四個兒子對武技一道均無興趣，他們有的得意仕途，有的經商致富，跟武林毫無關係。」

「是。」

「再談墨家：鐵掌叟墨如松墨老前輩，他以掌法獨步武林，早年曾與少林掌門人在泰山比武三晝夜未分勝負，其一身武藝久爲武林朋友所肯定，論年齡也比師某人大上幾歲，而且他的爲人甚守本份，從不涉入任何武林是非，這樣一位人物，你說他會嫉妒我們一莊二堡的名氣而設計挑撥離間麼？」

「應該不會。」

「最後談到『散花婆花無冬』這一門，你知道花無冬這位老太太是個非常古怪的婦人，她以其卅六種暗器技壓四川唐門而崛起武林，後來創立『散花門』廣收門徒，但收的都是女弟子，門下無一男人；她的行徑雖然怪異，却無大惡照彰於世，我想她也不可能設此毒計來陷害我吧？」

「是的，不過……」

「不過甚麼？」

「師莊主所說的二堡三家的五位掌門人，依晚輩看來確無一個嫌疑人物，但他們的門下就不能說全無可疑了。」

「當然，但趙南星之死如是一種借刀殺人之計，這樣一件大事，若未經掌門人同意，一個門下弟子玩得起來麼？」

「少林武當戒律極嚴，却仍出現過敗壞門規的惡徒。」

「不錯，此外武林中也有不少獨來獨往的著名人物，但如何從其中找出一個元凶，神捕如你，只怕也不能夠吧？」

「所以晚輩才想儘量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到目前爲止，晚輩的腦中尙無一個假定的嫌疑人物，眞不知該怎麼着手追查才好。」

「關於我與趙池的所謂不睦無可奉告之外，你想知道甚麼，或者想得到甚麼樣的支援，只要是師某人辦得到的，絕不推辭。」

「眞的麼？」

「不假。」

「那麼，請告訴晚輩有關『棋王棋后』的一切。」

「這……」

王烈微微一笑道：「師莊主，你一定知道關於『棋王棋后』的一切，也許這兩人與趙南星之死確無一絲關連，但是此事關係着許多青年男女的生死，晚輩不希望『棋王棋后』那種殘酷的棋戰繼續發生，如果你肯說出，晚輩將感激萬分！」

師抱眞皺眉沉思良久，才說道：「這件事，你應該去問趙堡主。」

又是去問趙池！

棋王要他去問趙池，師抱眞也要他去問趙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他更加的迷惑了。

師抱眞看出他滿腹疑惑，但仍以堅定的口吻道：「這件事，如果有人可以說出，那就只有一個趙池，你去問他好了！」

王烈道：「棋王也要晚輩去問趙堡主，但趙堡主堅不肯吐露。」

師抱眞輕輕嘆了口氣：「那就沒辦法了。」

王烈知道再問無益，乃起身一揖道：「晚輩暫時告辭，今後如有借重師莊主之處，晚輩再來打擾便了。」

王烈轉身往外走，一邊答道：「晚輩打算去當日趙南星與令嬡借宿之處看看，然後再去懸空寺看看現場，再作計議。」

師抱眞一路送出，說道：「如此亦佳，王世兄辦案經驗豐富，或許能從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王烈道：「師莊主請留步。」

師抱眞說道：「不，我送你到莊門口吧。」

老少二人並肩走向莊外時，師抱眞又開口道：「王世兄，你能不能告訴我小女現在何處？」

王烈搖頭道：「不能！」

師抱眞嘆息道：「如果趙南星不是她殺的，她應現身說明白。」

王烈道：「可是她的確殺了仇香，如果她現身，仇堡主必然不肯放過她，她不想在未生下孩子之前死去。」

師抱眞又嘆息一聲，不再開口了。

二人來到歸來山莊大門口，王烈轉身拱手一揖道：「莊主留步，後會有期。」

師抱眞神情一片憮然，目凝虛空，緩緩說道：「王世兄，師某人很感激！」

王烈不再說甚麼，上馬走了。

× × ×

又是黃昏時候。

四野暮烟四合，在大地上籠罩一面神秘的薄紗，王烈就在這時候來到了五台山北麓的一戶農家門前——師素貞曾經詳細的說明她和趙南星借宿的那戶農家的地點，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這戶農家。

這是一戶很普通的農家，主人夫婦年近五十，只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兒子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兒，均未婚嫁，一家四口十分簡單。

王烈在這戶人家的晒穀場上下馬時，屋主正在劈柴，看見王烈抵達，連忙扔下斧頭，上前笑迎道：「這位老弟，你是來借宿的吧？」

王烈微微一怔道：「大叔怎知？」

屋主哈哈笑道：「咱們這裏前不着村，後不着店，附近又無人家，經常有趕路錯過宿頭的人前來借宿，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王烈拱手道：「小可正想求宿一宵，不知大叔這裏方便否？」

屋主笑道：「方便！方便！」

王烈說道：「謝謝，請問大叔貴姓大名？」

屋主道：「我姓田，叫田二楞，我們鄉下人沒唸過書，不懂禮貌，老弟可別見怪。」

說話間，一個老婦和一對青年男女從屋裏走了出來，田二楞便爲他們一一介紹：「這是我家裏，這是我兒子大寶，那是我女兒田妞——田妞，今晚多煮一些飯招待客人啊！」

那十九歲姑娘田妞應了一聲，就轉入屋裏去了。

田二楞招呼王烈進入堂屋坐下，倒了一碗冷茶遞給王烈，這才問道：「老弟甚麼地方人？貴……貴姓大名啊？」

王烈道：「小可姓王名烈——」

田二楞嚇了一跳道：「嗄——你……你就是太原府那位王捕頭？」

王烈點頭道：「正是。」

田二楞又驚又喜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王捕頭，失敬！失敬！」

說着，連連拱手。

王烈笑道：「大叔不用客氣，你很懂禮貌嘛！」

田二楞很不好意思，搓手憨笑道：「那裏的話，那裏的話，我家裏常說我是黃豆芽長到屋上，最大也不過是棵菜，哈哈哈……」

王烈喝了一口茶，便言歸正傳道：「田大叔，你既知小可的身份，如今小可便跟你實說：小可今天到你這裏，不單只爲求宿而來，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你打聽一些趙南星當晚失踪之事。」

田二楞面色一動道：「哦，王捕頭說的是一個月前那位趙少爺和師姑娘的事啊？唉！那天我都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後來趙堡主和師莊主派人來查問，才知他們竟是私奔的，這件事我已經向趙堡主和師莊主解釋清楚啦！」

王烈道：「小可想深入了解一下，田大叔再詳細說一說好麼？」

田二楞道：「好的，那天他們到我這裏時，天已黑了，他們自稱是親兄妹，要求借宿一宵，我便請他們吃飯，然後安排他和我兒子大寶同睡一床，安排那位姑娘和我女兒同睡一房……」

接下來的描述是：趙南星睡到快天亮的時候即起床着衣，當時他兒子曾醒了一下，問趙南星爲何這麼早起，趙南星回答他有早起的習慣，要出去走走，一會就回來，田大寶聽了就未在意，又睡着了，一直到他們一家人要吃早飯的時候，因四處找不到趙南星，才去喊醒師素貞……

王烈靜靜的聽他敍述完了之後，覺得他說的與師素貞說的略有出入，便向他兒子田大寶問道：「大寶兄，那趙南星和你同睡一床，中間有沒有下床出房？」

田大寶搖頭道：「沒有。」

王烈道：「你確定麼？」

田大寶道：「我一上床就呼呼大睡，不知道他中間有沒有下床出房。」

王烈道：「臨睡前，你們有沒有交談？都談些甚麼？」

田大寶道：「我們沒談甚麼，他不大喜歡說話，我也不好意思跟他多談。」

王烈道：「你一直睡到快天亮的時候，才驚醒看見他在穿衣服？」

田大寶道：「是的。」

王烈道：「當時他的動作有沒有慌張之象？」

田大寶搖頭道：「沒有。」

王烈道：「那天晚上天氣好不好？」

田大寶道：「就跟今天一樣。」

王烈道：「沒有下雨？」

田大寶道：「沒有。」

王烈道：「第二天早上，當發現他不告而別時，你們可曾到附近各處找過？」

田大寶道：「有的。」

王烈道：「有沒有發現脚印或血跡甚麼的？」

田大寶道：「甚麼也沒有發現。」

王烈又問道：「我可以看看你的房間麼？」

田大寶道：「好的，王捕頭請隨我來吧。」

進入田大寶的房間，王烈仔細的看過房門和房窗，隨即轉到房外，再仔細的看過窗外的一切——他的設想是：如果那天凌晨趙南星是聽到甚麼異響才出房去的，那麼那「異响」八成是某種暗器打到房上或打入房中，如是打入房中，必是從窗上打入的——但是他現在看到的紙窗上並無破洞。

於是，他躍上屋脊搜尋，希望能在屋頂上發現甚麼……

結果，屋頂上沒有任何異物。

他不禁暗暗嘆息道：「看這情形，趙南星並非被人引誘出房而着了道兒……師素貞啊！妳愛上的只是個意志不堅的青年，他沒有勇氣承担一切，因此終於來個不告而別，而妳却痴痴的以爲……」

但是，趙南星後來怎麼被人殺死呢？既然殺死趙南星的兇手不是師素貞，那麼兇手必然一直在跟踪他，否則怎能找到他和殺死他呢？

而且，師素貞說的也有道理：趙南星早已知道她懷孕，要是他怕事，當初何必同意私奔？

不對，男女間的感情沒有一定的準繩，也許趙南星後來愈想愈怕，因此把心一橫，來個一走了之也未可知……

王烈左思右想，由於毫無佐證，竟是愈想愈糊塗。

這時天色已大黑，他只好放棄搜索，與田家父子返回堂屋裏來。

這時候，田家母女已將晚飯準備好擺在堂屋一張桌上，田二楞當即招呼王烈入座吃飯。

有酒有肉，可以看出是爲招呼王烈而特意張羅的，田二楞喜歡喝酒，連連向王烈勸飲，王烈也不便拒絕，也同他喝了幾杯……

一切都很自然，全無一點異兆，不料三杯老酒和兩塊兎肉下肚不久，王烈突然覺得不對勁了！

因爲，他的腹中開始絞痛起來。

他很了解自己的身體，判斷絕不是吃壞了肚子，而是中了毒，因之驚得站了起

來道：「田大叔，你這酒菜……」

田家父子未等他話完，趕緊仰身縱離桌子，一頭鑽入屋裏去了。

王烈至此已確知自己中了毒，不禁面色大變，心中震駭萬分。

對於江湖上一些鬼門道，他是有相當見識的，但是這一次，他完全沒有提防，他萬萬想不到這一家人有問題，想不通田家父子要毒殺他的理由是甚麼。

一見田家父子躲入屋中，他也不敢再在堂屋中停留，立即向屋外衝了出去。

他腦筋轉得很快，心知眼前最迫切的是趕快遠離此處，設法解去腹中之毒，先保住性命再來追究此事，因此衝出堂屋後，一躍跨上坐騎，拍馬便走。

就在這時，身後已傳來一片陰惻惻的冷笑：「嘿嘿嘿，你還想跑麼?」

隨着話聲，腦後已有刀風襲至！

他把頭一低，右脚往後一蹬，居然避過一刀又踢中敵人，只聽「砰！」的一响，撲出襲擊者已被他一脚踢倒在地。

「截住他！」

「快截住他！」

敢情不只田家父子，屋中還潛伏着另一些人！

王烈感覺腹痛愈來愈厲害，故只回頭看了一眼，繼續拍馬向前猛馳。

「追！」

「快追！」

「別叫他跑了！」

身後，傳來追擊者的吆喝，聽聲音似有四五人追上來。

王烈催騎狂馳，所幸坐騎脚力甚佳，一陣風馳電掣的奔馳之後，已將追擊的敵人遠遠抛在後面，但就在這時，他的腹痛已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他感覺好像利刄割腸一般，痛得他全身直冒冷汗，痛得他神智漸漸迷糊起來……

神智迷糊間，只覺坐騎衝入一條河中，隨之腦門一陣暈眩，之後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 × ×

醒來的時候——

他發現自己躺在一間茅屋中的床榻上，身上蓋着一床棉被，房中陽光充足，敢情已是白天了。

房中沒有人在。

他想下床察視，却覺得全身痠軟無力，而且腹中仍隱隱作痛，只好仍躺着不動，開聲道：「有人在麼?」

話聲甫落，只見一個少女端着一碗冒着熱氣的湯藥走入房中，很高興的大聲道：「娘，這人醒過來啦！」

少女年約十七八歲，模樣非常俏麗甜美，只是衣裙樸素，完全像個村姑娘。

她端着湯藥走到床榻前之際，房門上人影一幌，走入一個中年婦人；此婦人約三十六七歲，容貌亦極標緻，身穿一襲灰袍，足上一雙雲靴，竟作女尼打扮，怪的是並未落髮。

王烈心知自己爲她們母女所救，連忙掙扎坐起，拱手道：「小可遇難不死，想必——」

中年婦人立刻打斷他的話道：「先別說話，快將那碗藥喝下，再過一刻時不服藥，你的命就沒了！」

少女便把藥端到他面前，說道：「快喝！而且要統統喝光，這碗藥價值一千兩銀子咧！」

王烈雙手接過，一口氣喝光，才嚇了一跳道：「價值一千兩銀子?」

少女道：「是啊！這碗藥中放入五錢千年老神參，當年有人出價一萬五千兩銀子要我們割愛，我娘沒答應——」

中年婦人截口道：「紅兒，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說這些幹麼！」

少女笑道：「我這樣告訴他，他才會統統喝下去嘛。」

王烈喝下一碗湯藥後，口中仍有人參特有的香味，故知其言不假，心中甚是感激，便向她們母女拱手致謝道：「救命之恩，容後圖報，敢問這位大娘貴姓?」

中年婦人道：「妾身法名慧圓。」

一指女兒道：「她是小女，名叫百里映紅。」

王烈再拱手道：「小可王烈，昨夜被人下毒，幸蒙搭救，但不知小可腹中之毒是否已解了?」

慧圓道：「我們是在河裏將你救起的，你可能中毒不久即落水，這一來倒反救了你一命，我們將你腹中之水壓出，你中的毒也因此吐出大半，剛才你服下的是我自製的解毒藥方，雖不一定對症下藥，但因藥中含有功能起死回生的千年老神參，若無意外，你的命是可以保住了。」

王烈問道：「請問這是甚麼地方?」

慧圓道：「此處位在五台山東邊，你落水的那條河就在屋外，也是你命不該絕，當時我們母女正在河邊談天，看見你在河上漂流，便將你拖了上來。」

王烈嘆了口氣道：「河的上游，住有一戶人家，主人名叫田二楞，妳們知不知道?」

百里映紅搶着答道：「我知道！他家有個女兒叫田妞是不是?」

王烈說道：「正是，此地距田家有多遠?」

百里映紅道：「不太遠，大約只有三四里路，不過他們住在河的右邊，我們住在河的左邊。」

王烈道：「你們兩家人相識麼?」

百里映紅道：「相識的，不過很少往來就是了，你提他們田家幹麼?」

王烈道：「小可去他家借宿，他們置酒菜欵待小可，不料竟在酒菜中下毒。」

百里映紅道：「有這種事麼?他們田家很善良嘛！怎麼可能在酒菜中下毒?你有沒有攪錯?」

王烈道：「沒錯，小可中毒之後，立刻上馬逃命，他們家中有人追上來，小可要不是落水，只怕已死在他們手裏了。」

慧圓疑惑地道：「這很奇怪，十年前我們母女在此定居時，他們田家已在那邊住了兩三代，那田二楞爲人十分老實忠厚，爲何要毒殺你?」

王烈苦笑道：「這其中必有緣故，也許他們是受人唆使的，不過我看那田家父子都有武功，並非普通人物……」

百里映紅道：「你弄錯了吧?田家五人我都見過，他們沒一個練過功夫呀！」

王烈心頭一沉道：「這麼說，難道小可見到的那一家人已非眞正的田家人?」

慧圓目光一注道：「剛才你說你叫甚麼?」

王烈道：「我叫王烈。」

慧圓面容一動道：「王烈?我好像聽說太原有位著名的捕頭——」

王烈道：「正是小可。」

慧圓驚訝道：「原來你就是那位家喻戶曉的王捕頭，你年紀很輕嘛！」

王烈道：「小可十九歲任職，今年已二十三歲了。」

百里映紅笑道：「聽說你在太原破了不少奇案，還有人說你的快刀舉世無敵，是不?」

王烈道：「不敢，浪得虛名罷了。」

百里映紅道：「你是綠林盜賊的尅星，有人想殺害你，這就不足爲奇了。」

王烈道：「不錯，小可正在追查一樁命案，田家父子在酒菜中下毒，可能是想阻止我追查，不過這樣一來，倒教我證實一件事了。」

百里映紅道：「甚麼事?」

王烈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

他不想說出事情的始末，因爲這是很費時間和口舌的，而且覺得沒有讓她們母女知道的必要。

但是，他又覺得中年婦人帶髮修行，與女兒住在這荒僻之地必有隱情，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於是反問道：「這地方只你們母女二個住着麼?」

百里映紅道：「是啊。」

王烈看了慧圓一眼，發現她神情冷了下來，心知她不願被人知道底細，便不敢繼續發問，又改變話題道：「昨夜追殺小可之人，可能會追踪至此，小可最好趕快離去，免得連累了你們母女。」

說着，便想下床。

慧圓道：「你走得動麼?」

王烈道：「小可試試……」

他揭被下床，却覺雙脚無力，而且腹部一陣絞痛，竟是無力行走。

慧圓微微笑道：「你中毒不輕，最少躺兩天才能恢復，我看你還是躺着吧！」

王烈皺眉道：「萬一那些人找到此處，你們母女如何——」

剛說到這裏，屋外十幾丈外傳來了人語聲——

「看，那邊有一間茅屋！」

王烈面色一變，急道：「糟了！他們果然找上來了！」

他下意識的舉手一探背上，才想起自己的七星寶刀已不在身上，忙問道：「小可有一口刀，昨夜你們救起小可時，那口刀不在了麼?」

百里映紅從床下取出他的七星寶刀，笑道：「你的寶刀在此。」

王烈伸手去接，道：「快給我！」

百里映紅不給，後退一步，笑道：「你別急，上床躺着，一切有我娘在，你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王烈早已看出她們母女不是普通人物，只不知她們身手如何，正要開口問明白，慧圓已先開口道：「紅兒，妳保護着他，娘出去看看。」

語畢，轉身出房而去。

這時，來人已到茅屋外面，聽聲音似有四個人，只聽慧圓說道：「諸位施主何來?」

一個中年人說道：「妳是何人?」

慧圓道：「貧尼慧圓。」

中年人詫聲道：「妳是尼姑?」

慧圓道：「是，貧尼帶髮修行。」

中年人道：「我們要找一個青年，妳可曾看見一個青年經過此處?」

慧圓答道：「有的，他正在屋內，他是太原府的王捕頭。」

中年人大喜道：「對了，我們正要找他，他還活着麼?」

慧圓道：「是的。」

中年人大聲道：「併肩子上啊！」

一聲令下，便聞一片兵器出鞘之聲，不用看也知道他們要入屋殺人了！

只聽慧圓冷冷道：「且慢！」

中年人道：「妳這尼姑莫多管閒事，我們只要帶走那姓王的小子，不傷害別人，但妳若不識好歹，那就……」

底下，是一陣嘿嘿冷笑！

慧圓道：「你們先報上名來，並說明要殺王捕頭的理由，理由充分便讓你們帶走，否則貧尼不答應。」

中年人喝叱道：「妳少嚕嗦，快讓開吧！」

說這話時，中年人似已出手，隨聞「嘭！」的一响，有人跌倒在地！

繼聞另一人怒吼道：「好啊！敢情妳這妖尼還是個練家子，接我一招試試！」

「嘭！」

又是一聲巨响，有人倒地打滾！

「咦，這妖尼很扎手……」

「併肩子上！」

「嘭！嘭！」

兩聲掌擊聲音過後，就再也沒有別的聲响了！

在房中的百里映紅笑道：「你看，都解決了。」

王烈也聽出慧圓是在一招之下打倒了對方四人，想到敢於追殺自己之人身手一定不會太差，而她竟能一掌一個，足見其武功之高强可怕，心中暗暗驚奇，忙道：「百里姑娘，妳快出去看看，請令堂手下留情，務必留下活口！」

百里映紅却不出去，只在房中大聲道：「娘，王捕頭請您留下活口！」

慧圓在屋外答道：「我知道，這四人都還活着，只是昏死過去了。」

王烈聽了很高興，跌跌撞撞的顛到屋外，一看四個蒙面大漢東倒西歪的躺在地上，兩柄鬼頭刀和兩柄長劍棄置於地，不禁暗暗抽了口氣，暗忖道：「這婦人好厲害，分明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我怎麼沒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個帶髮修行的女流高手呢?」

不過，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四個蒙面大漢的身份來歷，當即上前扯下他們的蒙面巾，一看却無一認識，不禁眉頭一皺道：「奇怪……」

慧圓道：「不認識?」

王烈道：「是的，從未見過面。」

慧圓道：「昨夜追殺你的就是這四人嗎?」

王烈道：「不錯，當時他們也是幪着臉，不過服裝相同，錯不了的。」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前文提要： 上期書至灰鼠馬中途再度走脫，被賽馬公司保安隊員范新權擊斃，他未經上級命令而將一匹良種馬射殺，當然有用意，警方立即將他帶走，泰萊所關心的是馬場命案，請賽馬公司總經理卓文同去問話，彼此發生爭執，警察局長潘德保向卓文道歉，對泰萊申斥一番叫他休假，另派人接手辦理命案。泰萊氣憤難平，和超人再到馬場，遇上被休假的探員許堅，三人分頭進行調查命案的事，又遇上張浩一齊前去建築地盆找工頭老劉，發現這工頭死在地盆內，遭人暗殺，從張浩口裏知道與冷門馬灰鼠的貼士有關……趕至馬場暗地偵察，還未得到滿意的結果。

查命案死因 外圍有內幕

張浩道：「照我忖測，非法外圍馬的賭檔，在今次的跑馬當中，他們極可能輸了大錢。」

「今天的跑馬，只舉行一半，其餘的都取消了，他們怎麼仍要輸大錢？」超人道。

「那是不足爲奇的事，有時一場馬亦可以令他們輸掉許多錢。」張浩又說：「說起來，是我運氣不好，要不是那匹灰馬突然神經病發作，我大概也贏够還掉那一筆高利貸了。」說到這裏，張浩又問超人：「我給你的彩票，你可是照足下注？然則，你可以收回退票票欵的。」

超人笑了笑：「我根本沒有下注。」

「爲甚麼？」張浩幾乎跳了起來！

「因爲我不想你輸錢，所以才叫你不可下注。既然我不希望你輸，我自己也不想輸。」超人道。

「唉！老天啊！還好沒有跑出，否則，你豈非食言？你那裏有錢陪給我？」張浩問。

超人道：「跑出再說吧。」他又問：「高利貸那班人，還有沒有找你？如果有，你可以通知我。」

「通知你也沒有用，你不可能一輩子的保護着我。」張浩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就是還錢給那班惡人，否則他們遲早也總會找上門來，把我打死，甚至對付我的妻子和兒子。」

「你太懦弱了。」超人道：「坦白說，就是還錢給他們，你也不可以照他們的數目還，否則我不會再帮你。你只可以借幾多，就還幾多。」

「那怎麼可以？」張浩道：「他們那班人本來就依靠高利貸吃飯的，而且，我也同意：……」

「好了好了。」反正你未有錢還給他們。」超人不耐煩地說，「等到你有錢還時，我自有辦法教你怎麼樣去還給他們。現在我們先商量一件事。」

「甚麼事？」張浩苦着臉道，「其實，我現在心亂如痲，因爲明天又跑馬了，

我馬本給老婆拿去，連下注的本錢也沒有。那敢希望贏錢？」

超人啼笑皆非：「你好像穩勝似的。如果眞的這麼有把握，你又何必弄到這般田地？」

張浩道：「但是如果不賭，豈非連最後一綫的希望也沒有？」這正是一般賭徒的共同心理。

超人道：「既然如此，我們合作去賭，好不好？」

張浩一怔：「你也會賭馬？」

「而且具有把握得很。」超人點着頭說。

張浩半信半疑：「我看你不似一個馬迷。」

「坦白說，我的確不是馬迷，但最近我摸到一條必勝的內徑。」超人道：「正因爲我不懂，所以才要你跟我一齊合作去賭。但是我有條件。」

「甚麼條件你不妨說。」張浩道。

超人對張浩道：「我的條件很簡單：首先不准告訴任何人，否則我的貼士就不靈驗了。」

「這點不成問題。」張浩道，「但是我得聲明在先，我的本錢不多，相信你一定也很明白吧？」

「你放心，本錢我有，你只要做我的顧問，同時秘密，這已經足够了。」

「我可以贏多少？」張浩忍不住問。

「賭你的運氣，總之我是不會虧待你的。」

「幾時開始？」張浩恨不得立刻就開始，因爲明天又是跑馬的大好日子了。

超人果眞的就說道：「現在就開始。但是，你準備如何向你妻子交代一下？坦白說，我不想令她和你的兒子爲你深夜未返家而担心呢。」

「你要我跟你一齊出去？」張浩問。

「是的。」超人道：「我們一齊入馬房找貼士去。」

「哦！原來你認識練馬師。」張浩恍然大悟，同時亦頓覺興奮，「你跟我一齊返家一次吧，我妻子很信任你呢。而且，我那寶貝兒子對你更好感，因爲你曾經當住他們的面前救過我呢。」

超人於是陪伴住張浩，找了一個藉口，回到張家去向張太太交代。那藉口就是：超人要介紹一份入息更好的正當職業給張浩。張太太自然亦深信不疑。

超人又在張家借用電話，致電餐室，叫泰萊不必再等他。泰萊在電話中問及他在何處，超人不肯直說。

稍後，超人偕同張浩雙雙外出，召來一輛街車，匆匆趕到馬房去。但車子只到附近就停住了。

那街車司機暗自吃驚，因爲時在深夜，附近正是一個墳場，即使日間也很少人跑到這裏來。

落了車，張浩就忍不住問：「你不是開玩笑吧？」

「少嚕囌，跟我來吧！」超人拖住張浩朝馬房那邊走：「我們不可以太接近馬房，否則會惹人注意。」

二人來到馬房後面一幅高牆之下，張浩又是一怔：「我們如何入內？入口處並非在這一邊啊。」

超人道：「你少安毋燥，小心點聽我說：我學過法術，有辦法弄你入內。你身上帶了馬經麼？」

張浩臨出門之前，已照超人吩附，帶備了明天跑馬的排位紙。他點點頭：「都帶來了。」

超人於是叫他閉上眼睛：「我未叫你之前，你切不可睜開雙眼，否則跌死你不關我事。」

張浩只好閉上了雙眼，扶住超人。

超人攔腰抱住他，口中故意作喃喃自語狀，彷彿唸着咒語似的，張浩瞬即感覺得到自己突然輕飄飄的離地升空而去，當時他幾乎忍不住要張開雙眼，但一想到超人的警告，又不敢輕於嘗試。

那情形有如發夢，富於幻想的人，往往會夢見自己飄然升空，頓覺渾身輕鬆的很好玩。張浩當時的情形也正好就是這麼樣，唯一不同的就是給超人帶住。

越過了牆頭，落入馬房範圍之內，着地時又是一陣驚奇。超人立刻對張浩道：「小心跟住我，必要時只須裝蒜就行了，其他一概不必害怕。我帶得你入來，自有辦法可以把你帶出去。明白嗎？」

張浩睜開了雙眼時，發覺自己果然身在許多馬匹的前面，不覺又驚又喜，幾乎連咀巴也合不攏呢。

超人左張右望，然後又對他說：「這兒有秘路電視監視，但你可不必害怕，我懂法術，他們無法留難我們的。」

然後超人又拍拍張浩的肩膊：「跟我到這邊來，我要帶你去拜候一匹白馬，那匹馬很漂亮。」

「是不是白面書生呢？」張浩順口問道。

「我不清楚，只知牠是一匹白馬。」

超人繞過秘路電視的視綫，來到了一條馬廊。他忽然又回頭問張浩：「你口袋裏面有手帕嗎？借我一用。」

張浩左摸右摸，苦笑搖頭：「現在不會有人用手帕，紙巾可以嗎？」他順手摸了一包紙巾出來。

但超人不要，結果張浩又從後面褲袋取出一份附設有「馬經」的報紙。超人認爲可用，於是帶住那份報紙離地升空而去，嚇得張浩又呆住了。

張浩不明白超人爲甚麼要利用那份報紙。只見超人貼住馬廐的天花板飛行，直達一副秘路電視的鏡頭附近，才將那份報紙掩蓋住那個鏡頭。

超人飄然着地，走近一匹白馬面前：「喂！你爲甚麼會站着睡覺的？」超人問道。

那匹白馬聞聲睜開雙眼：「怎麼又是你？」

「你可是叫『白面書生』？朋友。」

「隨便你們怎樣叫，叫我『白面書生』也好，叫我『白粉』也好，總之我就是我。」白馬的「馬語道人」，只有超人聽得懂：「你又來幹甚麼？」

超人說道：「向你討明天跑馬的貼士啊！」

「唉！天啊，怎麼你也跟他們一樣愚蠢？」白馬嘆氣道：「我們一班畜牲兄弟姊妹被人利用，只不過有着迫不得已的理由。例如要吃好的啦，住好的啦。儘管如

此，我們仍然時時挨一些不必要的閒氣，例如人家要我們跑第一，我們晚上睡得不好，翌日跑得沒精打彩的，於是也會被人打到屁股開花，踢得肚皮也刺痛呢。當然，有時我們也會被人灌得一肚子水，想跑也跑不動，到頭來又被人拉去檢驗。唉！總之他媽的，你們人類太豈有此理。我以爲你不是地球人，所以不會像他們一般見識，怎麼你也居然漏夜偷入來向我討貼士呢？我勸你最好不要賭，否則明天會輸到你跳樓爲止。」

超人指指站在遠處的張浩：「那邊那個人，就是輸到要跳樓，如果他死了，對我和你都沒有影响，但是，他的妻子和兒女可就慘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帮帮他。」

「你應該告訴他，賭馬幷非一般人的玩意，許多自以爲是內幕人仕，也一樣輸死。」白馬對超人道：「我明天剛好有份出賽，你的手上有明天出賽馬匹的排位表麼？」

超人指指張浩：「那個賭徒的手上有一份。」

「叫他過來，將與我同場的馬匹名稱告訴我，讓我估計一下牠們的實力吧。」白馬道。

超人於是把張浩召來。二人站在白馬面前，展讀那一份馬經的排位表，「根據編號，超人問白馬：「他們給你訂的名字叫『白面書生』，對吧？」

「我知道我們屬於高班馬，我的質素很高。」白馬點點頭：「我給他們叫做『白面書生』，但我不知道同場還有些甚麼馬，你逐一告訴我吧！」

超人把白馬的馬語翻譯給身邊的張浩聽。張浩於是把第四場十二匹馬的馬名，逐一讀給超人聽。白馬也聽得明白，但張浩就聽不懂白馬的馬語。

白馬喃喃自語地說：「對了，我時常跟這班馬一齊競賽的。老實說，如果任由我們自己喜歡怎樣跑就怎樣跑，我隨時也可以跑贏他們。可惜我背上的傢伙經常把我拉得緊緊的，不讓我跑得太快！」

超人忍不住問：「是誰策騎你的。」

白馬道：「朱尤德，綽號又叫豬油德，這傢伙古靈精怪，詭計多多，我們許多馬還都給他拉壞了。總之他沒有下注在我們的身上，就把我們推入馬林，讓我們跟跑而回。不過我們也常常氣死他，就是當他須要我們跑第一時，我們又會故作懶洋洋，讓他急煞。」

超人問：「他要你跑第一麼？」

「我想不會吧。」白馬道：「他們沒有來這裏服侍我，就像其他馬匹一樣，如果他要我們明天贏出那一場賽事，照例服侍周到，讓我們吃得好，還梳洗，按摩等等，功夫做到足。否則，根本就索性不理會我們。」

超人道：「然則，明天你有把握贏牠們嗎？」

「當然有把握。」白馬道：「我早告訴過你了，我的血統正宗，質素很高，如果他們任由我去跑，我隨便可以跑贏牠們。但是，問題却是——」

「你担心策騎你的人拉住你，不讓你跑，是嗎？」

「不！朱尤德我不怕，他拉住我，我有辦法作弄他。」白馬道：「我只怕照顧我的人——練馬師和馬伕，他們不高興時，可能會虐待我。」

超人道：「然則你可知道與你同場的馬匹之中，有那一匹馬明天穩勝的？告訴我好嗎？」

「這點我倒不清楚，不過我認爲我可以帮你的。」

超人雖然明知白馬通靈，無奈馬畢竟是馬，牠整天被困在馬槽之內，與其他馬匹可能音訊不互通，既然音訊不互通，自然很難知道那一匹馬可以勝出。

但是當時那匹白馬却對超人說：「我有一位同伴，昨天早上在晨操時似乎告訴過我，有人要牠非勝不可。」

「牠是誰？」超人問。

「牠叫金山橙。」白馬用馬語對超人道：「牠是莫利爾的基本坐騎。」相信一定又是大熱門。」

「看看排位表吧。」超人對身邊的張浩道：「莫利爾騎的是甚麼馬？可是金山橙？」

張浩的馬經可能已唸到滾瓜爛熟。「是的，金山橙在明天的高班賽事中，注定是大熱門，牠贏定了，頂多只是派彩不超過十元的大熱門。」

超人到底是門外漢，他說：「既然你明知牠贏定了，爲甚麼不可以買定牠？又何必討貼士？」

張浩苦笑：「十元八塊的大熱門，試問我們買得幾多呢？萬一途中有意外輸了，我就非跳樓不可。」

超人道：「這又何必，我總會有辦法令到你贏的。」

白馬道：「金山橙就在另一馬廐，你放我出去，我帶你過去問問牠。照計實力，牠未必贏得了我。」

超人於是把木閘打開，讓白馬走了出來。

張浩與超人尾隨住白馬，却忘記了這兒每一角落都有秘路電視監視。而超人爲了擾亂保安員的視綫，只用報紙掩住其中一個鏡頭而已。

果然，保安員正在控制室內檢查秘路電視的傳真儀器，因爲他們發夢也估計不到，果有人用一份報紙把鏡頭遮住。還以爲儀器出了毛病，所以立刻進行檢查。想不到這時候，另一螢幕之上，却出現了一匹白馬，正沿住通道走過去。後面則跟着了二個男子。

「咦！奇怪！他們是誰？」一名保安員道。

另一名則迅速執起了一支雷明登長槍：「有人偷入來了，快些跟我去看看。」

於是二名保安員，根據秘路電視的指示，找到其中一個馬房裏面去：當時的馬仍未找到目的地去，只到了中途而已。超人聽到後面有步聲，心感不妙，立刻對張浩道：「他們來了，快跟我走！」

白馬則反而顯得冷靜：「放心，他們這班人沒有甚麼用處的，讓我引開他們的注意力就行了。」

「喂！你們站住！」話未完，二名保安員已在那邊吆喝過來：「再不停步，我就開槍！」

超人和張浩往旁一靠，白馬却反而擋在他們的面前去。令到保安員不敢開槍！

白馬又用馬語對超人道：「你們只要躲一陣，不必離開這裏的，明白嗎？」

超人當然聽得明白，只有張浩聽不懂馬語。

超人本來可以一手挾住張浩，飛到外面去暫避，但是他若非迫不得已，也不想太過惹人注意。

因此，他只帶着張浩到馬房的另一邊去。暫時迴避一下。

那二名保安員想追過去，無奈那匹白馬偏偏與他們爲難，故意攔住他們的去路，令到他們欲追無從。

稍後，保安人員才通知管理「白面書生」的馬伕趕到現場來，將那匹白馬帶回牠的馬房去。

保安員四出搜查超人和張浩的下落，同時獸醫也接到通知，漏夜趕來，替「白面書生」進行一連串的檢驗。因爲保安人員想像到超人和張浩他們，可能潛入馬房來，對若干馬匹下毒。所以他們必須小心處理。

超人和張浩其實並未離開馬房，只是躲在馬房的屋頂上面。因爲超人會飛，他把張浩也帶了上去。等到下面的人忙過了，超人才回到地面上。

這一次，超人學乖了，他把對住「白面書生」的一副秘路電視鏡頭，用力一扭，那鏡頭立即對住另一方向；因爲那兒仍是馬房範圍之內，所以傳眞螢幕所見，依舊是馬廐內的情形。保安人員自然不會生疑。

超人這才帶張浩回到白馬的面前來。

白馬道：「我想過了，爲了帮帮你們，我只要跑贏『金山橙』，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你有辦法跑贏『金山橙』？」超人問。

白馬道：「我要跑贏牠，隨時也可以的。問題却是我背上那個傢伙，只怕他不許我贏呢。」

「你是指朱尤德嗎？」超人問道。

「對了，朱尤德爲人奸詐，他胯下有許多座騎，都給他騎壞了。」白馬嘆了一口氣，「可惜那些甚麼賽事委員，個個可能都是盲的，一點也見不到。」

「明天，你也是給他策騎，萬一他不讓你跑，你又怎麼辦？」超人問道：「我知道他有許多方法令你跑輸的。」

「我只要存心帮你，我總有辦法。」白馬道：「但是，就是爲了帮助你贏錢，而要我冒險，是否値得？」

超人不明白牠的意思：「你是否也要有些好處？」

「難道你給我一些金錢嗎？」白馬道，「我的意思只是：我帮了你，如果我有困難時，你也要帮帮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你放心吧？」超人道。

「那麼，明天你們就下注我的獨贏，以及我搭金山橙的連贏位。我是大冷門，相信分頭一定不俗吧。」

「白面書生，你是否眞的可以贏？」超人又問。

「放心！我不會害你的。」白馬道：「我知道你也不過爲了帮朋友，並非爲了你自己，所以我一定會盡力而爲，助你一臂之力。」

至此，超人和張浩才滿意地離去。

另一方面，在餐室裏面的泰萊警司，他雖然接到了超人的電話，却沒有就此離去。他一直等到許堅探員來了才追問他有關馬伕命案以及地盆命案有些什麼進展。

許堅是現役探員，又是地盆命案發生之後不久便到達現場的人，更是泰萊的一名下屬，所以泰萊只相信他的話。

許堅首先向泰萊交代：「局長不想開罪賽馬公司那班大股東，因爲他們全是有錢有面的人，所以才迫於無奈，叫你放假。照我看他遲早會叫你銷假回去接手。」

泰萊警司有名牛脾氣，也有名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什麼大老闆、大股東，他從來懶理。

泰萊問許堅：「地盆那死者的眞正身份查出了麼？」

「那死者劉志祥是一名管工，但平時爲人嗜賭如命，狗馬蔴雀十三張，樣樣都喜歡。有時放工後，他們會就地開檔，在地盆裏賭到日落爲止。」

「這些我都知道了，張浩已經對我講過了。」泰萊不耐煩地說：「我要知道的，却是他的幕後情形，例如他是否黑社會份子，又例如他會不會是外圍馬的帶家，又或者他會不會跟人合股經營外圍馬……等等。」

許堅道：「倒給你猜中了，警司。劉志祥初步被我們查出，他是一名外圍馬帶家，被人俗稱爲『艇仔』的。這一類非法外圍帶家，常常會故作神秘，代外圍公司放假消息，亦即俗稱『放山挨』顧名思義，目的當然無非要害死那些下注外圍馬的賭徒。」

「但是，他這一次竟然提供了一匹大冷馬給張浩。」泰萊道：「若非張浩運滯，相信他總可以翻身了。」

「目前我們偵查的焦點，在於他生前是否欠了外圍公司的大筆債項。」許堅道：「據我們所知，他這一類非法外圍帶家，最易積欠大筆賭債，因爲帶家乃中間人，他隨時會佯稱賭徒賴賬，而從中取巧。如果萬一外圍公司不相信他，雙方更易產生誤會，衝突亦往往由此而起。這一類糾紛，我也見過不少。」

泰萊警司想了想，又問：「馬伕命案和灰鼠事件又有一些什麼新綫索？他們有什麼發現嗎？」

泰萊所指的他們，自然就是指那班負責此案的偵探。

許堅道：「癲馬案中的主角—灰鼠，巳經過醫官的解剖，證明牠被人注射了一種激情素，所以大失常性。我們一班同事初步估計幕後人可能只想灰鼠那匹灰馬跑出來，爆一場冷門，而不是想牠死的。但是動手的人，可能份量方面多了，以致出了意外。」

「這麼看來，負責管理『灰鼠』這馬的馬伕何樂，看來即使不是直接下手注射的人，最低限度也知道此事的一些來龍去脈，所以幕後人才不肯放過他。」泰萊又問：「何法倫警司又有些什麼高見？」

「他正在草擬初步報告。」許堅探員

說。

泰萊警司靈機一觸，對許堅道：「我知道你對賭馬也很有興趣，賭非法外圍，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門路吧？」

許堅彷彿也想到了一些什麼：「警司，你可是要求我向非法外圍查查有沒有什麼綫索？」

泰萊道：「不！我只想弄清楚幾件事，第一，馬伕何樂生前有沒有下注？尤其是下注非法外圍。第二，何樂生前有沒有欠下外圍的賭債？如果你認識一些非法外圍，相信不難找到一些資料。」

「這點我倒有些把握。」許堅又說，「不過，可否召回超人，叫他陪陪我？你也知道，開非法外圍的人，都不會是等閒之輩。有他同行，我比較有安全感。」

泰萊瞪他一眼：「我們不是有句格言麼？『用腦好過用槍』，現在我又不是叫你拉人，何必要出動超人？我只叫你設法查查外圍人馬而已。」

許堅無可奈何，惟有單人匹馬去查。

泰萊警司知道超人這時候一定也正在忙個不了，所以他不打算召回他。雖然他有辦法把超人召回。

許堅離開泰萊之後，看看腕表，隨即開車到一間酒吧去——那兒正是夜遊區。

每天晚上，這兒都十分熱鬧，今夜亦不例外。許堅的車子剛在一條橫街街邊停下來，立刻有個道友似的年青男子過來，表面只是替他拉開車門，實則這傢伙正是一名黑社會綫人。

許堅一邊佯作打開銀包找些輔幣賞給他，一邊對他說道：「我要找林勝那傢伙，越快越好。」

說完，一張五十元的紙幣已悄悄塞入那年青人的手心去了。年青人表面好像只接受一元數角，連聲「多謝」，然後替他關上了車門。

許堅若無其事地，進入一間酒吧去。

酒吧裏面人客不太多，酒保在昏暗的環境下也認得許堅，招呼他在櫃前的圓櫈坐下來。

「啤酒。」許堅一邊摸出香烟包來，眼睛巳四處張望了一遍；這是他的習慣。

當他見不到任何值得懷疑的人物之後，然後才趁住坐下來的一刹那，伸手摸摸那腰間的手槍。

一杯啤酒送到他面前時，酒保佯作聊天的與許堅低語：「沒有特別消息。」

原來那酒保也是許堅佈下的一名綫眼。每次當他見到許堅時循例要向他簡報。

許堅道：「外圍帶家林勝，有沒有來過？」

酒保一邊跟許堅說話，一邊放眼四望：「照計今晚他一定要來一次，但至今還未見人面。」

「明天有什麼貼士？」許堅這一句反而故意揚聲問那酒保。目的讓身邊的人也可以聽到。

探員許堅是個很吃得開的人，他知道許多人肯帮他，並非因爲怕他，而是因爲他人緣好，所以他許多時也很懂得替朋友設想，像剛才那樣，許堅就是因爲發覺有人正在注意他跟酒保交談，所以他才故意揚聲談馬經。

豈料身畔一名有了幾分酒意的醉漢却插嘴道：「只有呆子才賭馬。正常人决不會賭馬的。」

許堅常常到這兒來，自然知道這兒有許多整天沉醉在酒精麻醉下的人，要跟他們講道理，隨時會打架。所以許堅當時根本沒有理睬他。

怎知道那醉漢又說：「談貼士的人，也是瘋子，畜牲那有性的。有人性的畜牲，也給人控制住了。」

酒保對住許堅苦笑，同時也示意他：不必理會此人。

這時候，許堅巳喝光了那一杯啤酒，他想到外面去，因爲這一帶，他知道有許多人可以向他提供消息。

許堅剛想轉身去，却給剛才那名醉漢攔住去路：「你是否不同意我剛才所講的大條道理？」

「不！我同意，你講得很有道理。」

許堅怕了他！

「不！我知道你不同意，我也看得出。」醉漢似乎存心要生事：「告訴我，你是否標準馬迷？」

「是啊！」許堅順口說了。

「那麽，你輸了多少錢？」醉漢吐出又臭又酸的氣味，簡直中人欲嘔，再加上他的惡劣態度，的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忍受得住的。

「輸了很多很多。」許堅道：「證明你講對了。」

那傢伙並不因此而滿足：「你總共輸了多少？」

「我也沒有計算過。」許堅道：「總之輸了不少。」

「那你承認你是呆子了？」醉漢道：「哈哈，對了，只有呆子才賭馬，我是呆子，你也是呆子，講起來，我們都是同志了。對嗎？來來來！」他一手搭過來，想搭住許堅的肩膊：「我請你喝杯酒……」

但是許堅怕對方借故親近，所以巧妙地避開了。因爲他身上有手鐐，更有手槍，怎可以讓對方隨便來？

怎知道那傢伙借醉行兇：「怎麽啦？不賞面麽？嘿！對住老行尊也不識好歹，讓老子給些顏色給你看看吧。」說着，隨即飛撲過來！

許堅不還手，但是却及時避過了。

「嘩啦」一聲，一陣玻璃杯破碎聲，那醉漢也倒下去了；酒吧中人客不太多，但也引起了一陣騷動。

許堅仍然不以爲意，只對酒保道：「亮燈看看他傷成怎麽樣了？回頭叫一輛救傷車把他送入醫院去！」

酒保於是由櫃枱後面繞到前面來，蹲下去想把倒地的醉漢扶起來。豈料伸手一摸，那傢伙滿身鮮血，再一探脈門，不由得大吃一驚！

酒保仰首對許堅道：「他死了！」

許堅探員整個人呆在一旁，難以置信地瞪住地上的屍體。

好一會兒，許堅才懂得蹲下去，發覺那醉漢眞的死了。

他站了起來，親自致電報警。

就在大批警方人員未抵達現場之前，那名黑社會綫人——曾替許堅開車門的道友匆匆進入酒吧裏面來，許堅看見他，立刻將他拉過一旁：「怎麽啦？林勝呢？」

那道友道：「林勝剛剛出現，我見到他在隣近桌球室收馬纜。所以才急急跑來告訴你。」

這時候，一輛巡邏中的警車剛剛開到現場來；許堅一邊示意那名綫人帶他到那間桌球室去，一邊向剛跳下警車來的一名警長交代；警長立刻帶同其他警員進入那間酒吧去。在現場一帶展開戒備。

許堅探員在那名黑社會綫人指引下，進入一間桌球室去。這是年青人聚集的地方，裏面除了桌球之外，還有入角子的波子遊戲機。所以顯得十分熱鬧。

「林勝，你好？」許堅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林勝的身邊，令到他不由自主的，大大地吃了一驚！

林勝可能心裏有事，順手抓過一枝桌球棒，回頭掃向許堅的面首之間，令到許堅反而嚇得一跳。

許堅只是招呼林勝，事前他絕未想到會有此一着，所以一下子就給他溜掉了。

林勝分明是作賊心虛，一棒打不中許堅，當他繞過球桌旁邊逃去時，又順手抓過一個桌球，擲擊許堅探員。許堅探員惟有閃身避過。

就是那麽一閃一避，林勝就有時間逃出了桌球室去。桌球室裏面，秩序一度大亂。

許堅本來只想向林勝打聽一下，想不到他會先發制人，他自然心有不甘，立刻返身追了出去。

林勝原來是非法外圍的帶家，這種人對於許堅這一類警探自然非常敏感。因爲他的身上這時候必然有一些馬纜之類的證據在着。

所以他落到街上，更是拚命地奔跑，許堅探員無端被襲，更加心有不甘，一直追向街口那邊。

林勝轉過街口，竄入一條橫巷裏去。

橫巷裏黑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許堅探員手上一時之間又沒有準備好手電筒，惟有拔出手槍來，小心翼翼地摸索前進，以防被襲。

許堅是個有經驗的探員，他一邊小心戒備，一邊以耳代目，雙手緊握手槍，逐步推進。因爲他既然看不見這裏一切，對方當然也不可能獨具夜眼，相信他不會逃得太遠，何况此刻他巳聽不到跑步聲，看來林勝也躲了起來，暫時放棄逃走了。

果然，許堅探員就在這刹那間，聽到一陣陣沉重而急促的呼吸聲，那聲音就在他身邊。

人在黑暗中，視覺上的感受是講習慣的，就像一個人在電影院裏，進去時總覺得黑沉沉，耐久一些就逐漸見得到事物。

當時許堅探員也一樣，他漸漸可以憑住巷外折射入來的少許光綫，看見這裏面的事物。他發覺那巷子裏有許多垃圾桶堆積；其中一堆後面似乎有個人影，他立刻把槍嘴指向那邊，喝道：「林勝，別再整古造怪了，乖乖的過來吧，只要你再逃一步，我也會教你死得不明不白。」

林勝給他追得上氣不接下氣，惟有氣喘喘地由垃圾堆後面走出來：「許堅探員，請你不要開槍。」

許堅仍然担心他勢趁衝過來，警告道：「慢慢的，雙手放在頭頂之上，朝巷口走出去，然後雙手扒在牆上。」

許堅這時巳經可以聽到警車聲此起彼落地，响個不停。最後都停在那間酒吧門外。然而他暫時却沒有閒心去理會其他事情，專心注視着林勝。

林勝自然知道許堅手上那枝手槍乃眞槍實彈，他也聽得出許堅正在生氣，所以他絲毫也不敢怠慢，緩緩地走到巷口外面，在有光綫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雙手始終捧住他的後腦，不敢再輕舉妄動，獃在牆邊。

許堅探員走到了他的身邊：「你爲什麽要逃走？」

林勝訥訥地說道：「我以爲你要逮捕我。」

「我爲什麽要逮捕你？」許堅一手推他向牆，一脚在他二腿之間一分：「你做了什麽虧心事嗎？」

「不！我只是個帶家，這些你早巳知道了。」

「你可知道，襲擊我巳是一項罪名？做非法外圍帶家又是另一項罪名？」許堅一邊搜查他，一邊問道。

「我當然知道，請你網開一面吧。」林勝哀求道：「我身上有一袋鈔票，是準備交給一名人客的，如果你能放過我這一次，那些錢就是你的了。」

「他媽的！」許堅一手揪住他的衣襟，將他的身體移過來：「你可知道賄賂又是另一項更大的罪名？」

「嗯……」林勝給許堅一手揪住，幾乎令到他雙足也要離地。他只好改變語氣道：「許探員，你不是也光顧過我麽？如果你不要錢，我給你貼士好不好，包你贏的。」

許堅問：「是那兒來的貼士？」

「馬房的，次次都非常靈驗。」林勝故作神秘地低聲說道：「我可以悄悄替你落纜，包你贏得比醉貓文更多。」

「誰是醉貓文？」許堅探員忽然想起酒吧中的死者。

他心裏想：不會就是他吧？

林勝道：「我口袋裏面那一袋錢，就是醉貓文贏的，我約好了他，今晚在一間酒吧裏見面。就是爲了把這些錢交給他，想不到却遇上了你。」

許堅道：「那傢伙可是個酒鬼？你是否約了他在水桶吧等你？他到底買中了什麽馬？」

林勝道：「正是水桶吧，你怎麽知道的？」

「水桶吧」正是不久之前許堅去過的一間酒吧。

許堅探員事前絕難想像得到，那個仆倒地上暴斃的醉漢，竟然就是林勝口中的「醉貓文」。

林勝爲了博取許堅的好感，以免遭他拘控，惟有徹底合作，許堅問什麽，他就答什麽。

「醉貓文原名勞文，一向光顧我們。」林勝又說：「他下注了一條三穿四，中了頭兩塲獨贏之外，到了第四塲由於『灰鼠』出了事，賽馬公司宣佈取銷了那一塲賽事，依我們行規，當退出馬計算，也就是說，醉貓文那一條三穿四，中了兩個獨贏以及兩個孖寶過關，因爲『灰鼠』亦當

中了獨贏，只不過派彩當『零』而巳。儘管如此，派彩也十分之可觀。因爲明日又是賽馬日期，所以今天晚上我加緊把他贏得的錢送來給他。」

許堅道：「醉貓文的賽馬貼士從何而來？」

「我也不大清楚。」林勝苦笑，「還好『灰鼠』出了事，否則，看情形那場馬『灰鼠』大有可能照樣可以跑出的。而且，派彩十分可觀。如此一來，他必然贏得更多。」

「到時你們是否也有得賠？」許堅問道。

「當然有，這點你大可放心。」林勝以堅定的語氣道：「許多人都在我們這裏贏過大錢，包括馬房中人，而且贏了即晚把錢送到，不拖不欠。所以即使圈內的人也十分喜歡光顧我們這間公司。」

許堅對於這點倒沒有懷疑，因爲他本人也光顧過。的確稱得上「信用昭著」。

許多人喜歡下注非法外圍，包括那些喜歡以巨額下注的大戶在內，道理在那裏？有些人不明白。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因爲非法外圍不但有「輸了就拖，贏了即賠」的便宜，更有折扣。而對一般下巨額注碼的大戶更有「絕不影响彩池」的優點，這才是主要原因。

幕後人往往經過一番周密部署，才準備好一匹冷馬出擊，目的明顯地無非爲了有個好賠率，如果大戶以巨額注碼投入正式彩池之內，勢必大大影响賠彩率。所以大戶只好將注碼分散，投入非法外圍賭檔，一方面可以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也不致影响賠率。

許堅探員現在要追究的，並非醉貓文爲什麼可以贏那麽多錢，而是他生前的賽馬貼士之來源，以及三匹頭馬幾乎全中，是否另有內幕？

許堅正在對林勝追問下去時，那邊巳有一名同僚過來：「許探員，羅德警司要你立刻到水桶吧去報到。」

許堅是勞文死亡時的目擊證人之一，所以被召囘一點也不會覺得意外，於是許堅對林勝道：「你也跟我一道兒囘去認屍，至於非法外圍的事，我可以當作不知道，你自己想辦法向警司交代吧。總之以後我有事求你助我一臂之力時，你要講講義氣啊！」

林勝是非法外圍的帶家，心裏有事，自然不想出面，於是對許堅說道：「可否放過我？如果你眞的有心帮我，最好不要我到酒吧去。你一定也明白，像我們這種人，實在有許多不方便之處的。那又何必呢？」

許堅道：「你不必害怕，我就是只要你證實一下那死者是否就是勞文——醉貓文而巳。」

林勝無可奈何，只好跟隨許堅探員囘到現場去。

現場上，羅德警司巳帶了大批偵探人員趕到酒吧裏來。羅德看見許堅，當堂面色大變：「爲什麽你殺死他？」

許堅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是自己跌倒地上的，我從未接觸過他，這裏的酒保可以證明。」

那酒保正接受警探的問話 羅德道：「當時這裏的環境黑暗，我只知道你們吵過架，然後酒保見他倒下去。當時誰知道你是否用上了一把刀？」

「一把刀？」許堅又嚇了一跳，「有人用刀刺殺他？」

「是的，兇器就是一把利刀。」羅德警司道：「既然你們在吵架，他又在那時候倒斃，最可疑的兇手當然就是你了。因此，我們只好暫時把你拘捕。」

羅德向在旁的辦案人員打了一個眼色，立刻有一名探目和一名探員上前，對許堅道：「對不起，請將你的配槍交給我們保管，還有手鐐。」

許堅探員發夢也想不到，羅德竟然把他當作兇手。

那名酒保後來看見他被捕，以抱歉的口吻對他說：「我只是把當時的事實說了，當時很黑暗，你們曾吵架，然後他想打你，你閃開了，他突然仆倒地上，我蹲下去發覺他原來死了，對嗎？情形就是這樣啊！」

許堅却沒有去理睬他，只向閒在一旁的林勝：「你認清楚，他可是醉貓文？」

林勝瞥了一眼：「不錯，他正是綽號醉貓文的勞文。」

「好了，謝謝你，你可以走了。」許堅對林勝道。

林勝正感忐忑不安，聽許堅叫他走，當堂如釋重負。豈料他只走上兩步，又聽到背後有人喝住他：「等一等！」羅德警司親自走過來攔住他：「你是什麽人？」

許堅因爲事前答應過林勝，所以過去解釋：「他是我朋友，經常在這一帶走動，認識許多人，所以我要求他跟我來這裏認人。果然他認出了死者姓勞。」

羅德打量了他一番：「你幹什麽職業的？」

「嗯！我……我……」林勝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正當職業，所以當堂嚇得手忙脚亂起來。

羅德警司更覺可疑，立即叫人搜查林勝。

豈料不搜猶自可，一搜之下，林勝當堂原形畢露；最糟糕就是那些馬纜，以及一袋一袋的錢。明天又是跑馬的日子，林勝一方面收取明天的馬纜，另一方面又要派剛跑完的賽馬那天贏家的彩金。

因此，林勝完全無法爲他自己申辯，就被警方人員加以拘捕。再搜再問下去，那一袋準備交給死者醉貓文的彩金，自然是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林勝無可奈何，惟有和盤托出，他明知這是一宗命案，只怕惹禍上身，所以更加不敢轉彎抹角。

許堅探員本身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亦難保」，自然無法去帮林勝。羅德警司則決定依公辦理，在案情尚未大白之前，要拘留許堅探員。

現場的偵查工作剛告一段落，許堅探員正要被他的同事帶走，泰萊警司和超人這時亦巳聞訊趕到現場來。

在職位方面，泰萊警司比起羅德警司更高一級，所以羅德很客氣，解釋現場證據，許堅必須暫時扣留查詢。泰萊也不反對，他只要求跟許堅交談幾句，羅德自不反對。

「你查到了一些什麽？」泰萊把許堅拉過一旁問。

許堅道：「死者勞文，又名醉貓文，是這酒吧的熟客，他贏了很多錢，所買中的頭馬之中，包括了神經馬『灰鼠』在內。那另一被扣上手鐐的帶家林勝，就剛好是準備送錢來給勞文的。可惜他無福享用這筆錢。」

泰萊又問：「羅德懷疑你殺了勞文，看來酒保的口供對你十分不利。你有沒有用過刀。」

「沒有，肯定沒有。」許堅道：「我犯不着要殺死醉貓文這種人，而且，酒保也見到他動手襲擊我。」

「目前這情形，看來十分痳煩。」泰萊又安慰許堅：「你安心跟他們囘去，我會設法帮你。」

泰萊警司又過去跟羅德警司交談。

超人却趁住這時間，對許堅道：「我在馬房方面也找到一些資料，肯定有人做馬。接二連三死去的人，說不定都知道一些內幕。你和那外圍帶家一齊被扣留，正好趁此機會套取他的口供。」

許堅心領神會地點了點頭。

「你或者可以過去問問他。」許堅又說：「林勝那傢伙很易對付的，設法哄哄他就可以。」

超人於是轉到林勝這邊來，他由二名探員監視住。

泰萊警司則與羅德警司在另一角交換意見。

超人問林勝：「明天你有什麽靈驗的貼士，如果你想我對你印象好一些，最好不要給我吃山埃！」

林勝不認識超人，也不知他的來頭，但看見他和泰萊警司一齊入來，羅德警司也禮讓三分，後來他又與許堅探員等人交談，所以估計他也是與警方關係十分密切的人。因此就說：「明天第四場的『金山橙』與第七場的『大笨鐘』都是穩勝的馬。一冷一熱，兩匹全中，相信你的收獲一定也很不俗啊。」林勝至此又低聲語超人：「兄弟，如果你眞的有辦法救我出來，包保你有好處。」

超人於是向許堅示意：「到了裏面，好好的招呼他。」

許堅對超人的一番說話，自然也心領神會。

泰萊警司與羅德警司交換過意見之後，也不反對他暫時扣留許堅探員。因爲那死者的確與許堅接觸過。

泰萊警司因爲「奉命渡假」，所以他不想節外生枝，目的只是要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而巳。現在許堅既然向他交代清楚，他也相信當案情大白時，許堅會含寃得雪。

超人和泰萊警司由現場走出來時，許多記者都包圍着泰萊；但泰萊告訴他們，他正在休假，根本不理公事！

上了車，泰萊才對超人道：「這件事看來越來越複雜了。」他以雙手搭在駕駛盤上，喃喃自語道：「這件事弄得我頭也昏，腦也脹了，眞是不知從何入手。」

超人也洩氣地說：「難得許探員找到一位外圍帶家，結果却連他自己也身陷囹圄。」

泰萊警司靈機一觸：「爲什麽我們不利用賭徒張浩？」

超人道：「你放心，我巳吩咐他明天就向外圍公司下注，便如一切如我所料，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你叫張浩下注非法外圍？」泰萊問道。

超人道：「是的，只有這樣才可以把那個非法外圍的庄家誘出來，較早時我只知道有一匹馬必勝，現在跟外圍帶家林勝交談過後，相信另一匹也有必勝把握。」

超人沒有把他偷入馬房的事詳細告訴泰萊。所以泰萊聽得一頭霧水：「你怎麽也懂得賭馬？」

超人道：「聽說學好難，學壞易，賭博就是壞事，所以我很容易學會了。不過，我現在想起了帶家林勝的一番說話，我又想再去找找張浩商量一下。」

「要不要我陪你走一次？」泰萊問。

「你肯陪我，正是最好不過。」超人道：「我知道他明天一早就要去找外圍帶家下注，我們要大大的贏一筆，然後才可以引起幕後人的注意！」

泰萊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有什麽把握大大地贏他們一筆？你不要過份相信那些帶家的貼士。」

超人道：「天機不可洩漏，明天你自會明白了。」

泰萊知道超人從來不會賭馬，但他仍然開車把他送到張浩的居處門外。然後泰萊又問他：「要不要我等你？」

「不用了，你囘去休息好了。」超人道。

泰萊於是開車走了，超人獨自一人進入那幢多層大厦去，他覺得有些事情必須及時去找張浩。

豈料當超人見到張浩的妻子時，張太太却神色不安地說：「剛才有二個陌生人把他叫了出去。不知是否我心理作祟，我總覺得那兩個人不懷好意。」

超人也有預感。他一言不發，直衝上天台去。

天台之上，果然出現了三個人影，其中一個正是張浩。那二名大漢正要脅他說：「你不講眞話，我們惟有犧牲你了。」說着就把他推出欄杆外面去！

超人這一次不敢再怠慢了，因爲當時情勢非常危急，那二名大漢並非說着恫嚇張浩就算，而是見諸於行動，所以當時張浩巳被二名大漢推出了天台外面去了。

張浩揚聲呼叫，可惜爲時巳晚，張浩整個身子，巳離開了天台欄杆。甚至那二名大漢也想像不到，張浩在掙扎中跌得那麽快，也許他們的目的只想嚇嚇張浩，但動作却做的太過迫眞了，張浩終於飛墮而下。

張浩只叫一聲，巳經嚇得魂不附體，瞬即昏倒過去。

在那一刹那間，張浩才有感於生命過於短促，而自己似乎一事無成。最不值的，還是辛辛苦苦賺得的工資，却經常把它輸了出去，讓妻子與兒子捱苦，實在太過沒有意義了。一切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人生就是那麽短促嗎？太多太多的事，令他想也想不完，巳經暈倒了。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前文提要：長江鏢局採取強硬路綫，不再向天下水陸帮特別是黑勢力送禮付錢，當然引起他們不滿，尤其是天下第一惡棍官同，過去和徐東風有同性戀，還將他的妻子王小怡攫爲己有，姦汚侮辱，同時魔爪伸入長江鏢局，樹立傀儡。艾可和徐慕龍可以說是「同母異父」的兄妹，也可說是「姑姪關係」，二人面對強敵自然站在一條陣綫，對付官同。但尚未查出本局傀儡是誰，而事情發生就在鏢局內，根據衞遠的情報，晚上闖入兩名超級殺手，一個叫李漁翁，一個叫温海，艾可徐慕龍雙雙應戰，都將他們殺死了。

千刀斬惡棍　一家共團圓

窗戶上粗如鴨卵的精亮鋼枝，任何人一看十之八九都會放棄。誰能搖撼得動這麼粗的鋼枝？

我微微而笑，望住鋼枝後面一個美麗婦人。我不能不承認她樣貌幾乎跟我一樣，而且比我還多了一種成熟的吸引人的風韻。

「妳的笑容既冷靜而又忿怒。」那美婦人聲音嬌脆悅耳，緩緩說道：「這兩種特質，都是你父親的。我只是一個下賤愚蠢的女人。」

「妳絕對不是，」我答：「如果長江鏢局不是快要垮台，我絕不會見到妳。以長江鏢局的財勢聲名，一個愚蠢的女人在鋼窗後面，怎能使它垮台？」

她美麗的笑容連我也爲之心軟，更別說爺爺了（不，應該稱爲父親才對）。

「很謝謝你沒有看不起我，現在我死也甘心了。你快走吧，官同此人十分可怕，除非你爸爸親自出馬，誰都不行。但你爸爸已不能行動，這是你剛告訴我的，對不？」

「今天不但我來了，還有我的哥哥也來了。」

徐慕龍從右邊屋簷上飛落，落地無聲。而咀巴也抿得緊緊沒有聲音。

我看見媽媽眼中閃動異樣神采，我用肩頭碰徐慕龍一下，柔聲道：「叫一聲媽，你萬萬不可忘記她已被幽禁了十五年。而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救她出來。」

想起她遭受如此巨大可怕的苦難，很多事情就變成可以忍受和原諒了。他終於叫了一聲「媽」。

媽媽面龐和身子都挨倚鋼柱上，似乎突然全身癱軟。美眸湧出晶瑩淚珠。

「你們快走，我看了你們這一眼，此生已經心滿意足。快走，那惡人說不定甚麼時候就會忽然出現……」

我微笑地打斷她的話，說道：「不要急，俗語說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難道妳竟認爲我爸爸是個有勇無謀之輩？他會叫我們來送死？」

徐慕龍煩惱地長嘆一聲，我很明白他何以如此。試想他既然是我爸爸的孫子，而我却是他妹妹，這筆賬怎樣算？我和他該如何稱呼？他應該叫我姑姑抑或是叫我妹妹？

媽媽一定記起爸爸，故此眼中又再現神采。她一下子就心平氣和，便有時間有心情注意到哥哥的問題。

她柔聲道：「慕龍，你是我的骨肉，却不是徐龍飛的。你爸爸徐東風，只是徐龍飛好朋友的兒子。你本來應該姓張。」

她停了一下又道：「徐龍飛爲了不肯再傷害你父親，所以方當盛年便決意退隱，以便遠遠離開我。」

徐慕龍深思了好一陣，表情忽陰忽晴。終於想通了，軒眉一笑，道：「好，我很仰慕他，你替我起的名字起得很好！」

我伸手摸摸鋼柱，道：「媽，現在還不能弄壞這些東西。但又不能不早作預防……」我遞給她一個小瓶子和一支金色的七寸長細鋸：「這是昔年天下無雙的『樑上君』常永的寶貝，他仗這兩件東西當眞可以夜盜千家。你只要塗點藥液在鋼柱上，然後沿着藥液痕跡輕輕一鋸，一眨眼，就可以鋸斷一根鋼柱。你想出來就易如反掌。」

院落中忽然發出「拍」一聲，顯然有人從遠處丟一顆石子進來。

我和哥哥立刻隱沒在「地洞」裏（是衞遠一直使用的）。

不久，我從我眼看見一個五旬左右的端秀男人，出現在媽媽面前。

對話聲從透氣孔傳入來，官同的聲音聽來好像是廿餘歲小伙子，亦相當温文有禮。

「妳想不到我忽然來此吧？」

「你腦袋裏的念頭，我從來沒有猜中過。」

「這是實話。」官同說：「我平生有一個信條，那就是寧可相信一個騙子，也不可相信一個女人。」

他聲音温和斯文，可是動作却恰恰相反。他一手搭住媽媽肩膀，手指大概有內力透出，所以媽媽馴如羔羊，任他解開衣服，露出那對筍尖似的雪白乳房。

我看見官同揉捏她乳房恣意輕薄之時，不禁想起衞遠。這「狡猾」的小子看見這些情景之時，有甚麼反應甚麼想法呢？

徐慕龍身軀貼住我，這是因爲地洞太小之故。所以他也不能用手，只能用肩頭頂我，要我讓他窺看。

但這等情景豈可讓他瞧見？可憐的哥哥，他已中了人家陰謀詭計，此生不能生兒育女，也對女人沒有興趣。好不容易碰

到我，讓他發生興趣，可惜我却是他的妹妹。

假如媽媽讓官同褻辱的情形給他看見，他心裏必定大受影响，而且更可能馬上破洞而出向官同挑戰。

挑戰並沒有關係，在強存弱亡公律下，戰敗而死那也沒有甚麽話好說，然而對手是官同，是個連衛遠提起來也大有惴惴之意的人物，問題就太不簡單了。這個惡棍必定有本事能使徐慕龍啼笑皆非，進退維谷，使我哥哥敗亡得不甘不願又窩窩囊囊的。

我肩頭一頂一下，表示拒絕讓他觀看。但心中一軟，忍不住攬抱住他，另一隻手塞住透氣管，免得聲音傳出去。

我溫柔吻吻他的面頰，然後在他耳朶邊，用極細聲音說：「不要看，你一定會很生氣。這樣我們就會從主動變成被動的了！」

他也摟住我的細腰，輕歎一聲，道：「你武功雖高，其實却是很溫柔體貼的美女，如果你不是我妹子，那就好了。」

唉，這個孤獨高傲而又俊美的男人，爲甚麽是我哥哥呢？我縱然想不顧一切，也願犧牲自己而做他的女人，現在却也辦不到了。因爲他巳經知道我是他的妹妹。老天爺爲何給他如此殘酷可怕的命運？哎，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我爲他悲哀，爲他戰慄，熱淚湧出染濕了他面頰。而我也發覺他的淚水，滴落在我面上和手上。我們心靈相通，一同感受到命運之無奈，也感受到悲劇之美——美得極之悲涼和凄艷。

他的手脚和面頰都有點冰冷，我用力擁抱住他，想用我的肉體使他暖和過來。但他是我的哥哥，唉……

× × ×

衛遠用盡全身本事，飄落門前而無聲無息。那道漆得黑亮的門，看似是木的，其實却是整塊鋼板，堅不可破。

他用一支鋼絲戮入一個門上一個小洞內，這支鋼絲作螺旋形，乃是「樑上君」常永的十二支百合匙之一。

事先當然巳曾試過，所以那道鋼門應手而開，全無聲响。

衛遠像貓似輕捷，如豹般狡悍，飇然入廳，一停步時，巳驚訝地仰頭四看，同時掀鼻嗅聞氣味。

這種香味顯然是剛剛散發出來。故此初時較淡，不久就濃冽得多。假如不是他這等人物，决計覺察不出此中細微變化。尤其是這兒長年幽囚着一個粉搓玉琢的尤物，有香氣自是合情合理之極。

衛遠忽然碰到一隻擺放着花盆的高脚几，發出微微一响。

房內的雲雨聲呻吟聲馬上中斷，一道人影疾飛出來，落在衛遠面前五尺之處。

此人全身精赤，肩寬腰細，四肢及胸部肌肉甚是厚實，脚下有一對短統皮靴，手中一支長劍，此外別無他物。但他身上的不文之物，居然仍是亢勃狀態。若是女人看見，必定掩眼失聲驚叫。

衛遠深深吸一口氣，他當然不會驚叫，還微笑道：「我是『神練』王禹的弟子，姓衛名遠。我似乎來得不是時候？」

「哦，是王禹那王八蛋的弟子。」官同也笑笑，絲毫不爲自己全身精赤，以及那種不雅狀態而不安。「你能够入得此門，可見得有點道行。可惜還差了那麽一點點，才會碰到木几而驚動我。」

衛遠反問道：「我的道行，眞的差一點點？」

「當然啦，哈哈，請問以你的身手，怎可能碰到木几？唔，你不是嗅到香氣麽？就是這陣香氣使你失去判斷力，使你失去空間位置的精細感覺！」

「你眞是名不虛傳，無怪家師一直叫我別碰你別惹你。」

「他很聰明，所以他直到退休，還沒有失敗過一次。你知不知道我曾耗費了許多年，殫精竭智，佈下許多陷阱，等他上釣？」

「你等他？爲甚麽？你們有過不去的事？」

「沒有，從未找到我犯法證據，亦不敢與我決鬥。但他的確也是一代人才，他知道很多事情是我幹的！」

「我現在怎樣了？」衛遠這一句問得眞的有點恬不知恥：「你總不至於想鷄姦我吧？」

官同嘻嘻而笑，道：「唔，你很有趣，相貌也不錯。但就算天下最漂亮的臉蛋，若是抓破了，便也立刻不漂亮了……」

他忽然伸手向衛遠面龐抓去，動作並不十分迅速。因爲他巳算準衛遠絕對不能躲避。

誰知衛遠居然能够及時仰退一尺，底下還飛起一脚。這一脚可絕對不是衰弱無力那一類，事實上一脚之中竟然含有五種變化。

官同哈哈笑聲中，身子寸步不移，只以右掌作出切削之勢（並沒有當眞出招），就使得衛遠那一脚半途而廢自動縮回。

官同忽然一脚踢出，這一脚是眞的。衛遠腿骨發出折斷聲音，身子有如斷綫風箏，却恰好從洞開的大門飛出。

我用右手一把接住他，笑道：「死不了吧？」

「還好。」他苦笑說：「但現在面對着官同的人却很不妙。」

面對官同之人，便是徐慕龍，那官同隨着衛遠之後飛出走廊，就被我哥哥攔截住。

那走廊相當寬闊，左面就是更寬大的院落，出手拚鬥此正其時。

「第一惡棍」官同瞇起眼睛，看看徐慕龍，又斜視我一眼，道：「你們來得好快！」

徐慕龍沒有回答，掣出那對短劍。

我大聲笑道：「惡棍，徐爺爺傳給我夜鳴刀之時，告訴過我一句話……」

這是鬼話，徐爺爺（我爸爸）那須說甚麽話？他只須把此刀精髓妙訣傳給我就行了。

我把斷了腿骨的衛遠安置在廊柱邊，這樣他雖然不能走動，却有地利可憑，即使是強如官同這等人物，亦絕對無法一招取他性命。

時間我巳爭取到，現在我挾着夜鳴刀，走過徐慕龍，面對着官同。

我的殺氣如潮湧出，夜鳴刀躍跳三寸，鏘然大鳴一聲。

此時我全身眞力瀰漫，蓄勁如拽滿強弓，一發定當無人能擋。

厲害如官同亦不敢妄自移動一分一寸。他如果不能弭洩我的氣勢，便必須硬擋我一擊之威，或者搶先強攻。除此之外，別無第三條路可走。若妄自稍一移動，便等如燃着百噸炸藥一樣危險。

官同這時，仍然能够微笑，使我大是佩服。他說：「徐龍飛究竟對你說了甚麽話？」

我既不是回答，亦非反問。因爲我根本不是跟他說話而是對徐慕龍說。我聲音極之穩定堅决，道：「哥哥，請守住那邊門口，你就算粉身碎骨，也不可讓他入屋一步。」

徐慕龍恍然大悟，繞個弧形飛縱落在門口。如今官同縱然能退出我刀圈外，亦不能趁隙入屋傷害我媽媽了！

我微微仰面冷笑，道：「官同，我相信你這一輩子第一次碰到這等情況，所以你很陌生，不知道怎樣應付。」

官同頷首道：「對，我做夢也想不到像你這麽漂亮的女孩子，竟然如此冷靜沉毅，如此的智勇雙全。如果是徐龍飛，我就不至於訝異得方寸大亂了！」

此人常常放狗屁，試想他如果眞的方寸大亂，他會講出來？他會坦白告訴我？

「你叫做艾可對不對？」他又說：「我派遣李漁翁師徒行事之時，還未得到你殺死『一劍千鋒』杜歸山的情報。所以我大大失算，被你步步佔先。而你能找到此地來，我眞的幾乎難以置信。」

雙方講了這麽多話，我的氣勢我的殺氣自是大大減弱。

衛遠看出這一點，大聲喝道：「艾姑娘，快快出手，話講得太多對我們沒有好處。」

官同長劍提起，閃閃有光的劍尖指住我。與此同時，他一定是以氣功使他精赤身子變得極之不雅觀。

任何少女一看見這等情况，就算能不掩面而逃，也一定心神爲之分散。

偏偏我艾可一點不在乎。我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我不敵而死，死了便沒有甚麽好說了。如若是他橫屍此地，對一個死人又有甚麽好顧忌的呢？

這個邏輯正如我向來不怕鬼一樣，我是想世間沒有鬼便罷了。若是有鬼，我即使被揑死被嚇死，我也就變成鬼魂。如此我也等於能繼續存在。我們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存在。既然還能存在，何懼之有？相反的我只怕世上沒有鬼，决不是怕有鬼。

言歸正傳，我還故意多向他那處瞧幾眼，嘖嘖兩聲，道：「很不錯，很威風。可惜我現在不是在床上。我意思說，你完全找錯對象，因此你以後恐怕不能再做孽了！」

我的夜鳴刀如精虹劃空劈去，竟比他刺出之劍還快一綫。換言之，他剛發劍攻出，我不但也巳發動攻勢，而且在時間在速度上都快過他那麽一點。

他出劍時有如拈針刺繡，精妙輕巧之極。但事實上內力透出，比開山裂石的巨錘還要厲害。若是只憑他出劍的招式手法加以判斷，定必上了大當而遭敗亡之恨。

我的刀既快了一綫，加上我一眼就認出他使的是九華蓮花庵「補天三劍」之故，是以刀上內力變成比紙還薄，有如刀口鋒刄。嘶一聲切開他雄渾勁道。而且從從容容，一刀三揮，破了他「補天三劍」。

官同面色稍變，劍如蜂尾毒針疾刺，也破了我反擊的「分海勢」一刀。

他劍法連連變幻，一下子是正宗內家峨嵋的「白雲深處」連環一十二劍，一下子却變成極殘毒的海南「兩敗劍法」，長劍嗡然一响，洒出百數十朶劍花，走偏鋒踏奇門，完全是同歸於盡兩敗俱傷的凶險招數。

我被迫連退五步，好像才喘過一口氣。官同冷笑道：「小心了！」身子一轉，背向着我，長劍反手疾刺，眨眼間巳刺出十八劍之多。

我用「大衍如環」循環七式，夜鳴刀嘯風龍吟，光芒重重叠叠。有如架設了不知多少層有刺的鐵絲網拒馬，任他鐵騎如何衝殺，也越不過雷池半步。

我還用內力迫出聲音送入他耳中，道：「這算甚麽劍法？是不是你忽然失去男子氣概，所以不敢讓我看見？」

其實我當然知道他竟是施展出「絕後劍」，這種極爲陰毒可怕的劍法，巳在世上絕跡了三百年之久。

我一向常常自責自己太貪心，甚麽拳經劍典都可以看得廢寢忘餐，嚼得爛嚼不爛都不管。然而這一瞬間我不禁欣然而笑了！事關這「絕後劍」當世識者寥寥，而

我居然是其中之一，不然的話……

別人練的脚上功夫，必定是「撑」或「踢」，只有這「第一惡棍」官同，連武功也練得跟別人不一樣。他雙脚竟然是向後勾割，又竟然能比別人踢出之勢快好幾倍。

他脚下有一雙皮靴，靴跟伸突出八寸長劍刄，這就是他何以全身精赤却穿上皮靴，同時又練成如此古怪脚法之故了。

在電光石火間他巳向後勾割了廿一脚之多，眞是無可形容的快，以及無可形容的詭奇可怕。再配合上他反手刺出的長劍。平心而論，我若是沒有閱讀過這門秘毒劍法，此刻即使不死，只怕也得負傷連退十丈以上。而後者這種下塲，巳算是上上大吉了。

而我不但一步沒退，反而最後連劈三刀之時，「嗆嗆嗆」三响都劈中官同雙靴後跟劍刄，把官同震飛尋丈。

此時才聽見衛遠駭然大叫：「小心他的靴子後跟……」

我笑着應道：「你的警告遲不遲了一點？」

夜鳴刀巳幻化爲一道精光耀目的長虹，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懸空瀉注。

人的念頭據說一刹那間至少超過二十個，故此我能够想像官同會橫劍一擋，而我則借力再起再落，眞眞正正施展出「千刀一斬」絕藝，把官同這厮連人帶劍劈開兩片，這一刹那間居然能尋思想像這麽多事情便不足爲奇了。

「小心他逃跑！」衛遠聲如响雷提出警告。

我眼中瞥見官同一劍指天，一手指地。這一招「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乃是佛

門無上降魔大劍。

官同此時一點也不似惡棍，相反的顯得氣象莊嚴，而精赤的軀體則有如初生嬰兒般純潔無邪。

我刀上內力陡然增加一倍，改變了本要借對方長劍一擋而再度飛起的心意。我那寶刀上的精光更加耀眼，殺氣亦加倍森厲。這臨時改變的一刀，簡直就是半途變出的「千刀一斬」。

那是因爲我絕對不相信官同眞能施展「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佛門無上降魔大劍。要得形似不難，要得精髓就難之極矣。以官同這等大奸大惡之士，怎能使得出這融會集合「悲憫與決絕」「仁慈與忿怒」於一身的一劍？

我更知道官同此人狡詐如狐，心機如海。他一定曾經下過苦功廣集資料，謀求應付「千刀一斬」之法。

因此我若以慣常方法，若想借力飛起才眞正使出「千刀一斬」，只怕他眞有意想不到的妙法應付得。

我的寶刀削豆腐似的削斷官同的百鍊精鋼長劍。他劍上果然沒有精妙變化，亦無一絲氣力。假如我想借力，那是肯定一點都借不到了。

不過他劍上雖無變化，人却大有變化。而且是任何人絕對想不到的變化。原來他忽然間已是仰天平躺在地上而不是站着，連彎腰或蹲低都不是。

我寶刀一時落空，雖然鋒快無倫的刀刄劈到很低，低得足足可以把一個人由頭到脚劈爲兩片。但通常來說若是由頭頂劈落，只要到了胯下，那個人就自然分爲兩片。

所以我的刀勢絕無低得劈中地面之理，而只要離地一尺，就傷不着這個四平八穩仰臥地上的惡棍了。

官同這一招眞可以當得是天下第一惡棍招數，如果是我爸爸徐龍飛在此，他乃是英雄人物，極可能反而被官同所算。

但我可不是英雄人物，我只是女流之輩，我也是甚麼招式都使得出來的。

那時我一刀落空，雙脚自然要找落脚之處。我脚下就是官同精赤壯健的身體，雖然我很想狠狠踹他一脚兩脚，但這傢伙既是天下第一惡棍，只怕不大好踹，踹之必有後患。

所以我的脚從他小腹上面滑過，不敢踏落而滑向三尺外地面。我敢用全副身家打賭，賭那官同永遠想不到他的靴子有劍，我的靴子內也有劍。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劍在後跟，我的劍則在靴子外側。

靴側劍刄並不能在他肚子上刺洞，但割去一些突起的東西却非常勝任愉快。尤其是男人身上那件可軟可硬的器官，割起來簡直沒有更容易的事了。

官同那惡棍果然尚有凶毒殺着，並不是躺下躲過一刀就算數。

我脚方沾地，同時揮刀封住門戶之時，官同亦已發動他預習純熟的反擊，一脚踢到。他踢出這一脚時，恐怕連器官被割掉的痛楚尚未感到便已發動。

所以我如電刀勢雖然斬斷他的脚，但斷掉的一截連靴帶血撞中我胸口。我整個人飛開七八尺，撞到一條廊柱。我不能呼吸，胸口和背脊都疼得要命，像死豬一樣姿勢毫不美妙地摔落地上。

我昏去之前，還知道我的寶刀並沒有脫手飛走，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

× × ×

外面雖然秋風悲吟，也很寒冷。但鋪滿地毯的大廳內却很溫暖，也很明亮。

王小怡站得很直，她腰肢仍然纖細，雖說心力交瘁，却仍然艷光四射，仍然能使男人喘氣甚至窒息。

她面前五六尺遠，有一張精鋼打製的輪椅，椅上老人白皚皚的頭顱背向着她。這老人自然是威名雄風震驚天下的徐龍飛。他爲何用後腦向着王小怡？爲何兩人都不開口？

過一會竟是徐龍飛先開口，聲音旣雄渾而又悲涼。他說：「爲了妳，我把僅有的女兒派出去。她死了沒有？」

他的話向來有如他的刀法，一擊便中要害。

王小怡的聲音仍如昔年那麼溫柔悅耳。何況她帶來並非「死亡」訊息，所以就更加悅耳更加可愛了。

「她負了重傷，由於慕龍和衛遠請到少林寺跌打第一聖手無礙大師治療，所以我才放下心趕來看你。」

「哦？是無礙那個小和尚？他怎肯不念舊惡而搶救我的女兒？他不知道小艾可身份？」

「他知道。起初他本來是不肯，反而到了得知艾可是你的女兒，才肯出手。唔，他不是小和尚，我瞧他最少也有六十歲了。」

「哈哈，」徐龍飛仰天一笑道：「我修理他的時候，他才廿幾三十歲不到。這傢伙長得唇紅齒白的，只不知現在怎生模樣？」

「別提旁人的事了。」王小怡變得很嚴肅，說：「最可怕的是官同雖然被宮而又被斬斷一脚，但此人可眞不簡單，居然還逃掉了。」

被宮就是被割掉生殖器之意，斷了一隻脚的意思更不至於弄錯。

徐龍飛矍然道：「官同眞了不起，他眞是當世唯一敵手。剛才我似乎聽你提到，浙省總捕頭衛遠的名字，他乃是王禹的傳人，相信官同的踪跡，仍在他掌握之中吧？」

「我不知道，但衛遠本身亦負了傷，斷了一條腿骨，連路都不能走。」

「王禹的傳人絕對不是簡單之輩。」徐龍飛說：「他只要沒死，就有辦法。」

「這些事以後再說。」王小怡柔聲道：「你爲甚麼不回頭看看我？我不相信歲月能使你忘記我。」

「唉，歲月可以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我雖然沒有忘記你，然而也希望你記憶中，保持我當年的形象。」

無怪他話聲中總有一股迫人的悲涼。啊，英雄老去，跟美人遲暮原是一樣無奈。而在蕭瑟微寒的秋風中，這份無奈益發濃於酒，益發叫人感傷……

許多年頭都這樣過去了，寂寞也好，悲涼也好，總之是過去了。到了現在，這一面見不見還有甚麼關係？

淚珠從她美眸湧出，無聲墮滴襟上。再見了，徐龍飛，你是我自小就暗暗戀慕

的英雄人物，亦是我此生唯一不能也不願忘記的男人。但終於連最後一面也不堪相見，終於要含淚悄然而去……

徐龍飛，我急急趕來原想侍奉你風燭垂暮的殘年。她心中細語宛如悲切蟲吟。可是現在看來你不想我見到你軟弱的一面，你仍然那麼高傲！唉，我只好走了，再見吧，徐龍飛……

她在心中向他告別之後，悄然而又婀娜地向門口走去。千言萬語已屬多餘，這樣子走得雖然悲愴傷感，却也十分瀟洒。亦十分配合他們這等一世之雄和當代美人的身份。

她走到門口，脚步稍停，還側起耳朶。唉，徐龍飛，我多希望能聽到你叫我別走，叫我回去的聲音！老天爺，您帮帮忙好不好？

「小怡，不要走！」他聲音雄渾以及自信。老天爺，眞謝謝你，他眞的叫我別走了。憑他那份自信，回頭瞧瞧他定必無妨。

徐龍飛雖是仍舊坐在輪椅上，雖是滿頭白髮，但他那雄獅般氣概，依然使敵人胆懾，使美人心軟。

王小怡奔過去，跪在椅邊，把面龐挨貼他手背上，淚水也染濕了那隻巨大有力的手背。

× × ×

我側耳聆聽，隔壁房間居然全無聲息。隔壁住的是衛遠，這個「狡猾」的傢伙，只不過斷了一條腿骨，却整天哼哼唧唧。我的傷勢嚴重十倍，幾乎要了我的小命，但我却是從不叫苦從不唉聲歎氣。

可是這傢伙怎麼啦？爲何全無聲息？這傢伙身爲浙省總捕頭，又是「神鍊」王禹的入室高弟。因此他自己以及他師父平生所結下的仇怨，只怕一千隻手指也算不完。而這担子由於王禹已經退休，當然都落在衛遠頭上無疑。

我陡然一驚之下，發覺居然可以坐起身。其實不但可以坐起，還可以跳下來。我拉了一張被單草草裹住赤裸的身體。

這時我的老習慣可發揮威力了，不管現在使得動使不動夜鳴刀，但我仍然把它挾在腋下，兩個起落便已闖入隔壁房間。

當然我入房時毫無聲息，並非破門而入。所以房內若是有人睡覺，一定不至於被我嚇醒。

躺臥在床上的衛遠果然沒有被我驚動，可是靠近床頭那邊有人坐在椅上，却瞪大雙眼瞧着我入房後一切動作。我以被單包住身體，自是不怎麼嚴密，至少行動時酥胸和大腿都不時會暴露出來。

那人笑得賊忑忑的，雖然五六十歲年紀，可是那對眼睛銳利明亮，絕對不必戴任何眼鏡。而換言之，我露出的胸部或大腿，他一定看得見，並且一定比別人看得清楚幾倍。

不過我反而不怎麼生氣他這種近乎色迷迷的眼光，亦不覺得有甚麼損失。

這是由於我的裸體已被他看過不下百數十次，而胸部也被他摸捏過不知多少次了。因此我被他多看幾眼有甚麼關係呢？即使是世上最小氣或最貞烈的女人，也鐵定不會在乎的。

此處用上「貞烈」字眼，意思就是說我跟他全無名份，亦無男女感情關係。所以貞烈女人本應覺得比死還難過才對，可是當妳重傷垂危，而這個醫師非得剝光你衣服爲你治療，這種情形，就算天下第一貞女似乎也沒有甚麼辦法，大概亦不會提出抗議的。

此人正是挽救我生命的醫師，他還是個老和尚，是少林寺公認跌打聖手無礙尊者。可是他的眼光比少年人還銳利，長相眉清目秀，甚至還可形容爲唇紅齒白。如果他是俗家人，那些十八九歲大姑娘愛上他絕對是平常事。

我皺眉問：「這是怎麼回事？」

無礙微笑反問：「誰說這兒有事？」

「那個傢伙爲何沒了聲息？」

「我承認是我弄的。若不如此，你老是躺着不想起床，可就誤了我的修行。」

「胡鬧！」我說，聲音態度不怎麼客氣。因爲他老是在我身上捏捏摸摸，眼睛賊忑忑瞅着我，我爲甚麼要對他很客氣？

「你們少林寺，有這種叫人離床的秘訣？」

「沒有。」他坦然回答。雖然我喜歡用「賊忑忑」形容他，其實他漂亮得很，眼神表情都純潔無邪得很。

「不過當一個人稍稍失去信心之時，那怕再有本事，也偶然會埋首沙堆裏逃避的。」他又說，聲音溫和悅耳。「這是心病，我的跌打藥跌打酒全不管用。」

「我爲甚麼要逃避呢？」

「我不知道。」他回答：「也許太過驚心動魄的生死之門，會遺留這種影响。不過，當你發現你的伙伴可能出問題之時，你的雄心就振奮起來，所以妳也立刻能挾刀離床了。」

這個和尚眞眞豈有此理？我多躺幾天有甚麼關係？天老爺，那「第一惡棍」官同眞是可怕敵手。我希望此生永遠不再碰上這等人物。

「徐可，你不回去看看令尊？」

他不叫我艾可而叫我徐可，顯然已知道我眞正身份。

「我有話托你告訴他。」

「啊，原來你認識我爸爸？」

「何止認識！」他苦笑了一下：「四十年前，我才二十歲不到，就被他欺負過了。」

我勃然而怒，颼然間已站在他面前五尺之處，冷冷道：「怪不得你一定要脫光我衣服，你手脚不乾不淨，你拚命盯住我身體。原來你向他女兒身上發洩仇恨！」

無礙尊者輕輕歎口氣，眼光仍然那麼坦然無邪瞧着我，柔聲道：「好吧，就算我眞有這種卑鄙用心，你準備怎樣對付我？打我幾個耳光？抑或是殺死我？」

我大概是氣得昏了頭，居然想不出應該用甚麼方法對付他。這一點非常糟糕，因爲我已失去主動而變成被動了。

無礙尊者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却不是笑而是喟歎：「我二十不到，在少林寺中不但以跌打及醫藥之學壓倒全寺，還以武功自詡，又自負智慧過人以及相貌漂亮。我那時眞是驕傲無比，天下之士都不在我眼中……」

我不覺微怔，這和尚跟我提這些話幹甚麼？那都是陳年舊事，好漢不提當年勇

，現在講之作什？

可是我又很想聽下去。他現在這麽老了，還長得這麽漂亮。他的跌打醫術自然更是沒有話說的。因而——他當年神采煥發高傲自負的樣子，最笨的人也能想像得清清楚楚如同目覩。

「那年我碰見徐龍飛，他既是當世手段最硬，殺人最多的大鏢客，我便想挫挫他的氣焰，要他收斂一點，要他刀下不可太過毒辣。」

「我用俗家人面目，假裝要刦他的鏢。我要激怒他，使他生出殺機，這樣才可以試得出他眞正武功。聽說他最氣的是有人刦鏢，凡是冒犯了他從來無人生還。」

「他的夜鳴刀眞了不起，一刀就破了我剛剛苦煉成功的『金剛杵』，這是純內勁的神功絕藝，並不是眞的兵器。此時我已接着使出『翻雲手』『不虛見拳』『大慧力掌』以及用『無量音聲』侵擾他聽覺，使他失去平衡感。我一口氣攻了十二拳和三十六掌，竟然不能將他迫退半步。」

無碍尊者露出追想遙憶神情，却絕無絲毫悲喜歡嗔成份。這使他看來竟然大是寶相莊嚴。我簡直沒有辦法能够認爲這個漂亮莊嚴的和尚，就是我喜歡形容爲賊忐忐色迷迷的那一個。

「徐龍飛來來去去只用一招刀法，既不花巧，亦不改變。但刀勢的速度及刀上透傳出來的內力，却含有極精緻奧奇變化。我終於心怯胆寒以致四肢皆軟，第卅七掌根本攻不出去。」

「徐龍飛居然沒有揮刀殺我，反而收刀入鞘，過來捏捏我面頰，輕薄地笑着說，要帶我回旅店去。那時我的驚駭比寶刀架在我頸子上眞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佯嗔瞪他道：「哼，好，你要報復出氣，所以把他女兒衣服脫光，又亂捏亂摸？」

無碍尊者微微苦笑，道：「那只是我第一次受令尊之辱。他唬我一陣便揚長而去。我返寺後刻苦勤修，三年過去自覺有極大精進，便又下山找令尊麻煩。」

「徐可，你猜這囘我們拚了幾招？」

我眼角看見衛遠眼睛張開了又閉上，心知他不想打擾我們，想聽下去。當下道：「你三年後捲土重來，大概至少也得激鬥千招以上吧？難道沒有？」

無碍尊者深深瞧我一陣，才道：「妳可能深不可測，也可能看不透。你是那一種？」

我向他甜甜一笑，道：「我絕非深不可測，但也不是沒有腦筋的人。你這麽一說，我已可以猜測得出你們只鬥了一陣，大概十招八招吧？反正一定比上次結束得更快。」

無碍尊者搖頭吁氣，道：「唉，像你這麽美慧而又本事的姑娘，我幾乎要忍不住愛上妳了！」

我驚訝得張大嘴吧，手也鬆了，所以酥胸甚至肚腹大腿全露出來。反倒像是故意引誘他。

我定定神把被單拉好，道：「嘖，嘖，你究竟是不是六根清淨又很有點名氣的和尚？你知不知道自己講了些甚麽話？」

「別緊張，我們禪宗的和尚，常常不大謹守世俗的規矩禮教的。不過我自從十五歲起修煉童子功至今，對女人的凡心一直都不怎樣會生起的，對你也不例外。」

他這話是說給我聽的？抑是給衛遠聽的？假如他認爲我深不可測，那麽他一定是說給衛遠聽。

「好了，閒話休提，且說當年第二次找上令尊，我足足搶攻了二百五十二招，我使用了敝寺十二種秘傳絕藝。唉，誰知他來來囘囘仍然也是當年那一刀，仍然使我心胆皆裂手軟脚軟罷戰。他又過來捏捏我面頰，笑着說我更漂亮了，還表示這次非帶我回旅店同衾共枕不可……」

到現在爲止，我才開始猜不出以後的情況發展。我爸爸有沒有把他當作女人？如果有，無碍尊者現在說出來有何用意？

無碍尊者接下去說道：「令尊忽然一反手點住我穴道，而幾乎是同時之間我已被丟到草叢裏。幸而我還能看見和聽見，一眨眼間有人飛落他面前，此人是我的師叔衆尊聚上人。他們對瞧了好一會，忽然一個合什，一個抱拳互相行禮……」

我不覺讚歎出聲，還大聲道：「理當如此，理當如此！」

我自是明白此中幽深隱微意思，說出來也不難懂，那衆尊聚上人是多謝我父親爵去無碍的傲氣。而我父親則多謝人家的秘傳神功絕藝。

無碍尊者露出春風般溫柔笑容，輕輕說：「小徐可，假如我要求你替我辦一件事，你肯不肯呢？」

「我當然肯。你爲甚麽要問我肯不肯？是不是這件事我會有不肯的可能？」

我聽到衛遠輕輕歎氣聲，衛遠一定是爲了我還要追問而歎氣。這也不能怪他認爲我問得愚蠢，因爲我答都答應了，還問之何用？

無碍尊者已轉過槍頭對付他：「衛大人，我醫好你那條尊貴的腿，你是不是覺得無功受祿於心不安而歎氣？」

衛遠可眞不敢頂撞這老和尚，忙道：「不不，大師別誤會……」

「哦？那你竟是認爲應該無功受祿，應該於心甚安了？」

衛遠忙道：「不，小可十分感激，恨不得有機會爲大師做點事出點力。」

「你有這個機會。」無碍尊者口氣中大有慷慨帮忙之意味，面上却露出捕獲獵物那種笑容：「但我不會虧待你，我會讓你跟小徐可搭檔，這樣你就常常可以看見她了。」

衛遠馬上軟弱地抗議：「常常看見她對我有甚麽益處呢？」

我開心笑幾聲，轉身回房穿衣服。因爲衛遠不比老和尚，讓他不時窺見我裸體可不化算之至，我又不能殺了他，所以還是把衣服穿上爲妙。

我開心之故是衛遠這「狡猾」像伙，到底不是瀟洒智慧的禪宗大師的對手。

此外，我覺得這世界的一切，既奇妙而又美妙。我還年輕，還可以好好享受人生。

至於無碍尊者究竟要我辦甚麽事，我既不知道亦暫時不想知道。我決定立刻動身回去見我的親生爸爸和媽媽。我心中充滿了快樂……

（全書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司馬洛和毛明把黑船上的惡人已殺得七七八八，現在就去找惡人船發號施令的李覺，他躲在軍部裏受到卡爾上將的保護，主要是他手上搶來的核子原料想出售給卡爾所在的國家，司馬洛等已跟踪找到，將李覺殺死，司馬洛通過這個小國家總統的權力，再去游說卡爾上將，條陳利害，請他通力合作，將這批核子原料還給失主國，說明這批原料實在已被血蝴蝶曹敏茜這批人控制了，如果落在這批人手上，事情更不好辦，卡爾終於答應協助，於是司馬洛毛明又準備下一個計劃，去對付血蝴蝶……

誘殺血蝶　找回失物

「我的確是想做的事情就要做到，」茜茜莉說：「我是這樣的。」

「你想做的事情？」司馬洛說，「還是你奉命做的事情呢？」

「我想做的事情。」茜茜莉說。

司馬洛微笑。假如是她想做的，那他倒是來者不拒了。他祇是不喜歡向那些心裏不願意的女人佔便宜吧了。現在既然他聲明用不着她都做，那就證明她是願意的了。而且她做的方式相當可愛，還是頗懂得誘惑的技巧的，也許她本身也是一個風流人物，而對着的是他這個絕不討厭的男人，所以就認爲不妨一試？

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她的脚伸出來，脚趾拑住他纏身的毛巾一扯，那條毛巾便跌落了下來。

於是他是與她穿得一樣多了。

由於她自己也是同樣坦誠相向，所以他並不覺得難爲情。而且他的身上亦是並沒有什麼值得難爲情的地方。他是一個正常而很强壯的男人，而現在也有着正常而滿意的反應。

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與美麗的女人來往，來往的都是男人，而且還是在見面了之後就活得不久的男人，實在也應該換換口味，調劑一下了。

他在她的旁邊坐下來，他們的手同時放到了對方的身上。而當一觸到的時候，司馬洛便已可以感覺到她的確對他相當感興趣的。這種事情騙不了人，一個女人假如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的話，怎麼善於假裝都祇是一堆肉而已。感興趣的時候就是一堆有生命的肉，一觸的時候便像是有一股電流通過來似的。

他的手輕移過那尖尖的峯頂，也可以感覺到那裏已硬挺起來，起了一粒粒膚粟似的。

他們擁抱住，原來她也是經驗豐富，巧技高超的，他們先作了一段適當時間的調情，然後就毫無困難地合在一起了。

她並不祇是取悅他而已，她也是正在爭取享受的。司馬洛的感覺就是，她也是像他那樣，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做過這件事情，因此她做起來也是趣味盎然的。

他們終於在一段溫柔，隔一段狂風暴雨之後都得到了高度的滿足，然後就放鬆身子躺在那裏。

她吃吃笑着說：「現在，我就不怕要你睡到沙發上去了。」

「其實，這張床也很闊大。」司馬洛說。

「你現在睡吧。」她說。

「你睡吧，茜茜莉，」司馬洛說：「我還要等人。」

「你等卡爾上將的消息？」茜茜莉問道。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是到這裏來找他的！」

茜茜莉聳聳肩，閉上了眼睛，不久便發出均匀的鼻息聲。她却不是躲在他的懷中。似乎她不是喜歡這一套的女人。

司馬洛也閉上了眼睛，很快他亦睡着了。

卡爾上將並沒有叫他不要睡覺，他睡着了等也無所謂，而且他亦是一個很容易醒的人。

茜茜莉給了他一個很美滿的發洩機會，使他睡得舒服，他對於卡爾上將這個安排是相當欣賞的，卡爾上將懂得男人需要什麼，也懂得匹配之道，連毛明他都可以弄妥。

他的手下似乎女兵多的是。

幸而他在對付李覺時那裏面並沒有女人，否則情形就會弄得很糟了。不過司馬洛本人把這件事情亦是安排得很好的，卡爾手下的兵士祇是中了麻醉藥槍而睡了一大覺吧了，並無傷亡，否則的話，他就沒有那麼容易面對卡爾上將了。

這件事情發展到此，倒是還算理想的，可惜最終的結局還是並沒有把握。司馬洛漸漸不想而熟睡了。

在相當熟的睡眠之中，時間也過得特別快。

床頭的電話响起來時，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窗外的天色已現魚肚白。他伸出一隻手去拿電話，拿到的却是茜茜莉的手背。

她比他先拿到電話，而她也老實不客氣地把聽筒湊到耳邊，說：「喂？……是的！」

她對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表示電話是找她的。

司馬洛在那裏看着她，覺得很奇怪，這個女人的反應，原來也是不尋常地快的。她明明是睡着了的，然而電話一响她就能够接聽到了。

她却沒有講什麼，祇是在聽。不時說：「哦……」或者：「在哪裏？」或者：「有多少人？」

對方所講的話也因而就不易猜到。不過司馬洛可以聽得出是正在有人向她報告。向她報告？

後來她說：「很好，繼續努力吧！」便放下了電話。

似乎這不是卡爾上將打來的電話。聽她的口氣，打這個電話來的人應該是一個在她之下，受命於她的人。

她坐了起來，伸脚下床，進入浴室中，司馬洛聽見她開了花洒淋浴的聲音，而她很快就出來了，把頭上的塑膠浴帽脫下，丟回浴室裏，在司馬洛的身邊躺回下來，打了一個滾，就讓床單把她身上的水份吸去。

司馬洛正在就吸着香烟。他噴出了一口烟，問道：「有什麼新聞嗎？」

「血蝴蝶的兩個助手胡全和胡剛就在那邊，」茜茜莉說，「看來那批東西果然是到了那些人的手中了。」

「卡爾上將倒是很能幹的，」司馬洛說，「他很快就查到了血蝴蝶的資料。但是，胡全和胡剛是她的助手嗎？」這一點是他感到意外的，因爲這兩個人就是黑船的名單上那兩個仍然下落不明的人。

查不到了這兩個人的下落並不出奇，但是說他們是血蝴蝶的助手，這却是需要有根據的。

「我知道她許多事情。」茜茜莉說，「胡全和胡剛以前跟她本來就有了密切關係，後來躲無可躲，才與她分了手。他們躲到黑船上的事情則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情。」

「你對血蝴蝶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你即是說——」

茜茜莉把一條大腿搭到他的腿上。司馬洛顫了一顫，冰冷的。他此時才知道她剛剛洗的是一個冷水浴。她吃吃笑着說：「跟你躺在一起的人就是彩蝴蝶！」

「老天！」司馬洛好像背上裝了彈簧似的坐直了。

「你害怕什麼？」茜茜莉說：「我又沒有把你殺掉，你不是活着醒過來了？」

司馬洛暗叫慚愧。毛明還可以把那個高大的女人的眞正目的探出來，然而他却與這個女人睡了半個夜晚而懵然。

「不錯，」茜茜莉說：「卡爾上將不是派我來陪你睡覺的！」

「那你爲什麼——？」司馬洛說。

「你看來是需要這個的，」茜茜莉說道：「而我，也很有興趣收集到你這樣一位硬漢。既然如此，我們享受一下也無妨了！」

「彩蝴蝶——」司馬洛說：「你與血蝴蝶本來是一對的，後來——你已經死了，你們爭執起來，她把你殺掉了！」

「傳說是這樣，」茜茜莉說：「她飛刀刺中了我的胸部，我掉下了海中，但是我其實沒有死！」她把一隻乳房托起來，讓司馬洛看到乳下有一塊傷疤，假如不托起來是看不到的。她又說：「幸而刀子是斜斜地刺下去的，這裏面是海綿體，刀子刺進去了也是不會有什麼大礙的。」

「哦，」司馬洛說：「於是你就這樣一直潛伏着了？」

「是的，」茜茜莉說：「我是彩蝴蝶，她是血蝴蝶，我知道我是鬥不過她的，所以就讓她以爲我是死掉好了。這樣，我可以等着報復的機會，而她也不會提防，不提防就佔優了。這仇我是一定要報，非報不可的！」

「卡爾上將眞了不起，」司馬洛說：「他怎麼能够這樣快找到一個最適合的人選呢？他在莫先生供應的資料上，是知道有彩蝴蝶這樣一個人的，不過資料上說彩蝴蝶是已經死掉了的。」

「這却是巧合，」茜茜莉說：「我剛好是投靠在卡爾上將的手下工作。也許是天賜給我一個復仇的機會！」

司馬洛沉默着，正在回憶着有關彩蝴蝶的資料，但是他所知道並不多，因爲這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就不需要再提供什麼資料了。他祇是在想，血蝴蝶是一個那麼可怕的人，彩蝴蝶應該也差不遠。

「你放心好了，」彩蝴蝶茜茜莉說：「我跟她鬧翻，就是因爲我的心不及她那麼狠。她動不動都要殺人，我却是贊成做得巧妙含蓄一些，我認爲有些人是不應該殺的，而且無必要也不要殺人，就是因爲我有這不同的想法，我才幾乎招來了殺身之禍。」

「很好，」司馬洛說：「假如你的作風眞是如你所講的話，那麼，我是歡迎與這樣一個人合作的。」

「現在，」茜茜莉說：「卡爾上將是暫時不管這件事情了，由我全權代理！」

她拿了司馬洛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抽吸着。

司馬洛說：「胡家兄弟在那裏，血蝴蝶又是在何處呢？」

「不知道，」茜茜莉說：「這個人我不敢說她就是與胡家兄弟在一起，要看見了她，才敢肯定她是在何處的。不過事情大可以分開一步一步來，我們先解決了胡家兄弟，和那一批貨。」

「那麼卡爾上將的目的就已達到了。」司馬洛說。

「你的目的則還沒有達到，」茜茜莉說，「因爲你要的是血蝴蝶。但是你大可放心，因爲我要的也是她，我會與你合作到底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目前有什麼計劃呢？」

「我們與毛明和安安四個人做這件事情，」茜茜莉說，「我們要到那邊去，潛入境內。我相信我們是幹得來的！」

「唔，」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

「冒險不是你最喜歡的事情嗎？」茜茜莉說着用脚輕輕踢一下他的腿子，「去洗一個澡吧，冷水的，我們馬上就要起程了。」

「到哪裏去？」司馬洛問。

「坐船。」茜茜莉說道：「現在起程，黃昏就可以到達他們那邊了。乘夜行動當然是最好的了。現在我們去接安安和毛明。」

「但是，」司馬洛說道：「請你等一等，國界不同，你不能就這樣把船開過去的。」

「我們坐漁船，」茜茜莉說，「有一段是公海，不屬於誰的，我們在公海上轉到他們國家的漁船上，就可以到他們那邊去了。這是通常偷渡的方法。」

「你倒是佈置得眞快的。」司馬洛說道。

「每天都有偷渡客來往，」茜茜莉說，「付錢上船就行了，很容易的！」

「你是說——」

「我沒有經過周詳的計劃嗎？」茜茜莉說，「不錯，我們祇是用普通的偷渡客身份。這種事情快好過計劃周詳，因爲越快行動，走漏消息的機會就越少，難道你以爲弄一艘專船去，你就可以放心得多了嗎？假如是這樣，對方可能會有十艘專船在迎接我們了。」

「我講不過你，」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因爲你是有道理的。而且，你的性命也是與我一樣寶貴！」

「當然了，」茜茜莉說：「任何人都是不想死的！」

× × ×

他們四個人，就在晨光曦微中登上一艘漁船，出海而去。船上的偷渡客就祇有他們四個人，其他的人都是船上的漁民，這些是眞正的打漁人，不過因利乘便，載幾個人出海，帮補收入吧了。

他們大多數時間都是躲在艙底，祇是茜茜莉和司馬洛偶然會到船上去觀察一下情形。

毛明與安安則一直是依偎着躺在那張簡陋的床上。

有一次，在船面上，茜茜莉對司馬洛微笑：「我看，這一次事情結束了之後，安安也會退休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

「因爲她一直希望找到一個够高大的男人，」茜茜莉說，「現在找到了，她就不會那麼容易放手，而我看毛明亦是不會那麼輕易把她放走的。」

「我看也是如此，」司馬洛說：「我們又如何呢？」

「我們當然是各走各路了，」茜茜莉說：「難道我會嫁給你嗎？」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我也是不見得願意娶你的！」

他們在黃昏的時候轉到了另一艘對方的回航的漁船上，凌晨時份就到達了岸邊。漁船把他們放了上岸，任務就完了。

「我們必須要快，」茜茜莉說：「趁那漁船上的人還沒有把消息傳開。他們雖然不知道我們是誰，但是他們記得有兩個相當高大的男女！」

「這就是我的不便之處！」毛明說。

「但他們也不會特別去宣傳，」茜茜莉說：「也許兩三天之後他們才偶然對別人提起。這消息是不會傳得太快的！」

茜茜莉所講亦是很有道理的，除非是有人特別在調查他們，否則，消息就不會傳得那麼快，亦未必會傳到不對的人的耳朶裏的。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又做些什麼事情呢？」

「找一部車子。」茜茜莉說。

茜茜莉是已經得到相當準確的情報的，假如她是現在才來探虛實的話，那就不會够時間了。

他們找的車子亦不是偷來的。

他們就在那附近一座小鎭上租了一部小型貨車，由茜茜莉駕駛，司馬洛坐在她的身邊，毛明與安安兩個巨人則是坐在車尾以免惹人注目，他們就是這樣行駛在黑夜之中，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就在一座海邊的屋子附近的路邊停下來。

這一次，他們則是去偷東西了。

這間屋子乃是出租潛水用具給遊客的，晚間就祇有一個人在看守着，而且關上了門，因爲這種東西在晚間是不會有生意的，這個看守的人正在他的房間裏，躺在床上，看着一本雜誌。

當司馬洛潛入了房中，到了他的床邊的時候他才聽到。

他吃驚地丟下那本雜誌，跳起身來，司馬洛手上巳準備好了的一條手帕向他的臉上一掩，掩住了他的叫聲，而手帕上塗着的麻醉藥亦使他冷不提防，在掙扎之中吸了進去，這樣深深一吸，他就不會掙扎得很久了。

他很快就軟了下來，不動。

司馬洛拿開手帕，說道：「他會到明天早上天亮之後才醒過來的，而假如沒有人來叫他的話，他會繼續睡下去到中午才醒。」

「我們用不着等到中午那麼久。」茜茜莉說。

他們匆匆把那人在床上放好，就進入屋子外面，存放潛水用具的地方。

他們四個人人都換了蛙人的衣服，戴上氧氣筒下水。每人的背上都是比普通的蛙人多了一件東西的，那就是一隻防水膠袋，裏面裝着他們的換下來的衣服鞋襪。他們就這樣向海中心潛出去，潛向對岸。

對岸是一個禁區，從陸路進去是不容易的，但水面還能够築起圍牆來封住整座海灣的口頭，尤其是在水底，因而他們用蛙人的裝配，就很容易可以進去了。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停在那海灣中間的一艘船。

胡家兄弟就在這船上。

他們果然是在這船上，茜茜莉的情報來源並沒有錯，不過，就是連茜茜莉的情報來源亦不知道這兩個人在船上幹什麼，以及船上有些什麼。

這件事情，對方也是很守秘密的，他們知道胡家兄弟的來歷，才知道他們在這裏幹着什麼，以及可能看守着一些什麼。

胡家兄弟在這裏很有信心，亦並沒有提防，兄弟二人正在船邊坐着釣魚。

這最妙了，兩個人都先後釣到了「大魚」。

他們在那裏坐了許久都釣不到魚，但是忽然之間其中一人的魚絲就狂動起來了，這人連忙用力拉。

但是這實在是司馬洛他們一個人在水底拉他的魚絲，他當然不够氣力把一個可游動的蛙人拉上來，他連忙對他的兄弟叫道：「快，快來帮一帮，我釣到一條大的！大的！」

他兩兄弟連忙過去要帮忙，但此時，他自己的魚絲亦是大動起來了，他狠狠地連忙再拉住自己的魚絲，魚絲却是纏住了他的腿，這樣一扯，他便整個人給扯離了船邊而跌進了水中。

由於他的一條腿還是給魚絲纏着的，他就是想放棄也不行，他雖然放了手，魚絲還是纏着他的腿，要把他扯下水底，他連忙向岸上他的兄弟大聲求救。

到底是人比魚要緊的，所以他兩兄弟亦連忙把他自己的魚也放棄了，而跳進水中去救人。

當他游到的時候，魚絲却已經鬆了。

「媽的，」那人罵道：「眞倒霉，兩個人都釣到了大魚，但是却都失去了。」

「算了吧，」他兄弟說：「救回一命，平安就是大吉，我們回到岸上去！」

於是兩個人祇好游回船邊，再扳回船上去。

但這件事情，做起來可又沒有那麼容易了，跳下來是容易的，爬回上去，因爲船邊離水面太高，眞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且也還好他們是有兩個人，一個騎在另一個的肩上，先爬了上去，然後才伸手把同伴拉上來。

他們回到甲板上，喘着氣。

忽然有人在黑暗中問：「你們還釣魚嗎？」

兩個人大吃一驚，跳起來轉身，才發現船上的陰影裏原來有人在着，顯然是趁他們掉下了海中的時候爬上船來的了，那是兩個蛙人。

這兩個人手中各拿着一把射魚槍指着他們。

胡家兄弟，本來也祇是赤着上身，穿着一條短褲而已，即使他們並未掉下水中，也是沒有什麼抵抗能力的了，現在他們就愕在那裏，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們考慮跳進海中逃走，做哥哥的一個低聲說：「射魚槍不很準，我們祇要一跳——」

「但假如他們下水追來呢？」他的弟弟說。

不過他們這個辯論一開始，便又結束了。

船邊的水面也鑽出來了兩個蛙人，這使他們知道，就是跳下水亦沒有用處了。

「好了，」船上的蛙人說，「過來吧，慢慢的，一步一步走過來。」

他們祇好一步一步走上前去。

於是，胡家兄弟就這樣輕易地落入了司馬洛等四個人的手中了。他們給帶到了艙底。

那裏就放着那些搶回來的貨，就是那些核子燃料，箱子已經打開了，但內裏仍然有着那些用鉛製的金屬容器，看來那些金屬容器還是原封不動的。

「這些東西——」毛明彎低身子去驗看着，「還是完整的，沒有打開過。」

「這一點我倒是相當放心的，」司馬洛說，「這是非常危險的東西，不是專家，亂打開來，輻射性洩漏，就不得了，看來他們是還沒有找到有資格處理這種東西的專家。」

茜茜莉執住一個胡家兄弟的頭髮，忽然發力一扯，痛得他呱呱大叫，連忙跟着站起身，以免頭髮所受的拉力太大，但是茜茜莉在他還沒有站穩之前用脚一掃，他失去了平衡，又跌下去，但茜茜莉把他的頭髮執得很緊，他又跌不下去，他更痛得淚水也流出來了，頭皮就像快要脫下來似的。

茜茜莉把他再畧爲放低一點點，使他不致於太痛，但是又沒有解除頭皮上的威脅。

「你還沒有忘記我吧？」茜茜莉冷酷地問。

「沒有，沒有！」那人恐怖地說，「但——但你以前的事情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你們現在又跟了血蝴蝶了，所我要問你了。」茜茜莉說：「血蝴蝶到哪裏去了。」

「她……不在這裏。」那人說。

這邊，毛明與安安則把他兄弟拿走了，一人執住一條手臂，就像拿的是一個輕輕的稻草人，他們把他拿上去了。

「你知道他們幹些什麼嗎？」茜茜莉說，「他們是帶他到上面去問同樣的問題，假如一會兒對一對，兩個人的回答不同，說謊的一個就很苦了。」

她的脚在這人的胯下一踢，這人痛得要彎曲身子，但是頭髮給拉住又辦不到，司馬洛輕鬆地袖手旁觀着，他相信，這件事情茜茜莉已做得很够好了，不必他再來動手。

「怎麼樣？」茜茜莉問：「你要告訴我眞話嗎？」

「我講，」那人哭叫着，「我講。」

那人果然招供了，茜茜莉有問他就必答。

後來，茜茜莉問完了，那人已經倒在

地上不能動了，茜茜莉雖然不是血蝴蝶，到底也是彩蝴蝶，她有很多花式能够令這個人開口。

她與司馬洛把這個人提到甲板上，毛明與安安也已經向他的兄弟問完了，這個兄弟在毛明的手下亦是不由得他不吐露眞情的。

兩對男女比較一下他們的口供，就知胡家兩兄弟說的是眞話，兩個人所招供的都是一樣。

血蝴蝶不在這裏，她把那些核子原料弄來之後，還得弄一位核子學家來，因爲這裏並沒有這種人才。

至於黑船上的事情，果然也是血蝴蝶做的，是胡家兄弟把血蝴蝶帶到了黑船上，血蝴蝶是一個美艷非凡的女人，到了船上，就有很多男人爲她神昏顛倒，所以她不難把船上的人都灌得醉薰薰的，她就先把那些因爲要負責守衞而不肯喝酒的幾個殺了，然後醉了的也一一殺掉，然後她就與胡家兄弟把貨物搬到另一條船上開走。

那黑船就棄在在那個小漁村對開的海中。

這却不是血蝴蝶的主意，她並不重視黑船棄在什麼地方，總之棄下就是了，假如她知道黑船當時是到那裏去會吉帝斯的，她會開到別處去了。

她在後來才知道，已經太遲了，還要狠狠地掩飾一切。

黑船開到那小漁村去則是另一個人的主意，這是留在船上那個主持的人，他與漁村中的傳教士以前有過一段仇怨，他要借這個機會把漁村中的人全部殺掉，因而亦把傳教士殺掉，這樣的謀殺就不着痕跡了，別人不會知道他是爲了傳教士而如此做，祇是知道黑船來過的地方，人就都要死掉，不會懷疑是向傳教士尋仇的，那就不會知道他乃是在黑船上，吉帝斯不會傷害漁村中人，但他事後却是會把漁村中的人全部消滅的，但是這個計劃並沒有機會實現，而他亦已經死了。

「血蝴蝶就是去找阿基爾博士！」安安說。

茜茜莉冷冷地笑起來：「阿基爾博士，這眞巧合，世界上的事情，有時眞是巧合得令人難以置信。」

「好，」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他們四個人亦足以把這條船開動了。

這船沒有亮燈，祇是悄悄地開走了。

顯然是因爲秘密守得太好，連那海灣中的人都不知道這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們則祇知道這船上的乃是特級重要人物，任何行動都不要他們管的，因此船要開走而不通知他們的話，他們亦不敢去過問。

接近破曉的時候，他們已經到達了公海上。

胡家兄弟給毛明押到了甲板上。

他們也自知大限難逃，不過還是苦苦哀求。

「我們已經招供了呀，我們是很合作的！」

「留着我們，對我們還是有用的呀，給我們一個機會吧！」

「多謝了，」毛明說：「世界上可以用的人很多，你們雖然也有些本領，却不是能够令人放心的人物，所以還是不要了，不過機會還是給你們的，」他擺擺手中的槍，「我給你們兩個選擇，跳下海，或是死在我的槍下，我會開槍射中要害，所以死在槍下，你們也是不會死得怎麼苦的，但另一方面，你們跳下海，却可以游回岸上去。」

「這裏，我們是游不到的。」

「可以試一試的，」毛明說：「你們都是有奮鬥心的人，不是嗎？」

「但是……但是……」

毛明放了一槍，槍彈從他們兩人中間通過，兩個人都震了一震，毛明冷酷地說：「第二槍，我射的就是不是空氣了。」

兩個人還是遲疑着。

安安說：「哎，討厭！」她跳上前去，給他們一人一脚，好像踢足球似的，兩個人都飛進了水中，兩船仍繼續前進，很快就看不見他們了。

安安與毛明回到掌舵室中，司馬洛與茜茜莉在裏面，沒有管這件事，但是看得見。

司馬洛說：「你肯定他們游不回岸邊嗎？」

「假如他們是泳術高强的話，」安安說：「他們是可能游到的，不過，這一帶地方，出口一種海產食物，叫魚翅，你也知道魚翅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對了，鯊魚。」司馬洛說。

「不錯，」安安說：「鯊魚！假如他們是運氣好的話，他們可能游得到的！」

「他們已經是最幸運的了，」毛明說，「他們活得那麼久，而且又不是死於他們自己的手段。」

「你們現在總算把他們全部解決了。」茜茜莉說。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司馬洛說。

「血蝴蝶，」茜茜莉道：「這一個你大可不必担心，她已經成爲了我們的囊中物了，怕的祇是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知道就行了。」

這時，遠處的海面忽然閃起了點點亮光。

茜茜莉連忙拿起望遠鏡來望過去。

「那是什麼船？」安安問。

「你也看看吧。」茜茜莉說。

安安也拿起一副望遠鏡來望過去，奇怪地說：「怎麼，祇是有燈光，却是沒有船！」

「你也看看！」茜茜莉轉向司馬洛。

「是浮在水面上的暗號浮泡燈，」司馬洛說。

「那是什麼意思？」茜茜莉吃驚地問道。

「我們這船，」安安說：「連炮也沒有的，槍未必够用！」

「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那不過是來接應我們的吧了，沒有危險的！」

「什麼接應？」茜茜莉放下望遠鏡看着他。

「接應我們載着的貨，」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們現在載着的是一批什麼貨的。」

「接應？」茜茜莉皺着眉頭了，「你是說——」

「我相信你也知道，」司馬洛說，「

我是已經跟卡爾上將講好了的，這一批貨我不是要交給他，祇要不落在他的對頭的手中就是了，我並不是不信任他，不過，假如這批貨運回他的勢力範圍之內，那誘惑性似乎是太大了一點了。」

茜茜莉沒有開聲。

「希望卡爾上將並沒有對你作什麼不同的指令。」司馬洛說。

「沒有。」茜茜莉搖頭說道：即使有，也許她亦不會承認了，她是一個懂得觀察形勢的人，而她也明知道現在的形勢是對她不利的。

安安舉起望遠鏡望着天空，說：「我們等一架飛機來嗎？」

「看錯方向了！」司馬洛說。

「一艘潛艇？」茜茜莉問。

「猜對了。」司馬洛說。

茜茜莉還是看着他：「你這些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我是一個不喜歡食言的人，」司馬洛說：「因此我現在可以向你保證，現在這隻潛艇來接的是貨而不是人。在紀錄上，你是已經死了的，現在你帮了我們這一個忙，論功行賞，我們也會當你是已經死了！」

「我認爲你應該相信他！」安安說着笑起來，「當你死了，算是對你的一種報酬，這倒是相當滑稽的事！」

茜茜莉沒有做聲。也許她的處境是不不同的，因爲安安並沒有被捉的危險，而司馬洛的朋友莫先生却是有理由捕捉茜茜莉的，所以茜茜莉要在事情過去了之後才能够放心了。

她繼續用望遠鏡向前頭的海面上瞭望着，果然看到有一艘潛艇在那浮燈附近的海面冒升出來了，顯然那浮燈是潛艇在水底下放出來的。

司馬洛已經把船停住了，亦開了船橋上面的射燈，並一閃一閃地向那潛艇打暗號。

那潛艇駛過來了，却是一艘軍用潛艇，並不是屬於這兩個國家的。莫先生的本領很大，與各國都有聯絡，他能够要求一艘接近這裏的潛艇代行這個任務。

這兩個國家的軍備其實都是蹩脚得很，並沒有探測潛艇或反潛艇的設備，所以潛艇在這裏可以通行無阻。而事實上，除非有很特殊的意外原因，亦是不會有潛艇向它發動攻擊的。

潛艇泊到了他們的船邊，一隊海軍爬上船來，一聲不响地爬下船艙，把那批貨搬走了。他們並沒有與司馬洛等人交談，而事實上就像根本不當他們存在似的。

之後，潛艇又開走，而潛入了水底。

茜茜莉這才放鬆下來，因爲她這時才能够肯定，潛艇上的人的確不是要來捉她的。

他們繼續向前行駛，司馬洛把燈也開亮起來，說：「現在我們用不着担心了，因爲有潛艇在我們的下面護航！」

亮了燈在海中航行，比較上是沒有那麼提心吊胆的。

他們駛進了公海，之後，就有一艘卡爾上將派來的炮艇來迎接。

炮艇把他們接走了之後，就向那艘空置的船發炮，在毫無還擊的情況之下，炮艇的炮當然是可以射得很準的，要射什麼地方就是射什麼地方。

那船很容易就被擊沉，而沉下了深深的海底。

炮艇把他們載回去了。

× × ×

阿基爾博士是一個獨身的老人，而且並不是一個窮人。因爲他是有核子方面豐富的知識。這樣的科學家，當然不會是窮人。

他是到這個地方來渡假的。

本來一個人因爲事務太忙，難得有一個機會渡假的，最好就是過得清清靜靜的，所以阿基爾博士才選擇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一座海邊別墅，四周都沒有接近的屋子，環境很清靜，可以游泳，晒太陽，或者是揚帆到海上去遊河，釣魚。

當然不希望有人騷擾，但是有時情形却是例外的，看看騷擾的是什麼人吧。

這個來騷擾他的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阿基爾博士不但不以爲忤，而且歡迎之至了。

陽光照進窗中，阿基爾博士張開眼睛，看見她正伏在身邊，仍然沒有醒過來。她的身上也還是未曾穿上衣服。女人的背面，綫條又是另有一種美態。

阿基爾看着這美麗的背部，又不禁怦然心動。

再來一次？還是不好了。他們昨夜已經很瘋狂。事實上，假如她不是有那麼高的技巧，阿基爾博士很可能無法如此瘋狂。在她的帮助之下，他就不需要作怎麼劇烈的運動，而得到了高度的享受。假如不是他一生最高度的一次享受，亦是他多年未曾有過那麼高度的享受了。

現在，他祇是心裏有反應，而身體却並沒有什麼反應。到底年紀也不輕了，體力方面是差一些的。

她轉了過來，咿唔一聲。

阿基爾博士感到眼前一亮。轉過來，他所見到就是直接的誘惑了。身體雖然仍沒有什麼反應，心裏的反應却是很强烈，以致他要不轉眼地看着她。

她對他微笑：「你在看什麼？」

「呃——」阿基爾博士聳聳肩，「你沒有說不准看呀。」

她對他微笑：「你要不要吃早餐？」

「早餐？當然，好極了，」阿基爾博士說，「我們去吧！」他伸脚下床。

她却拉住他的手，把他一拖，說：「你躺下來好了。」

「但是——」阿基爾博士說。

她已把他在床上按倒了，而且她的手輕輕在他的身上摸。她的手摸得眞妙，假如世界上有妙手回春這件事情，看來就是這樣的了。

阿基爾博士忽然發覺他的反應不再祇是局限於心中，而是直升到了需要升到的部份，躍然而興。

「看，」她說道：「這就是你的早餐了！」

「安娜！」阿基爾博士又怕又愛地說道，「我看，我們——先去吃一點東西好不好？我——我不能够沒有食物補充體力的！」

「唔！」安娜笑起來，「你們科學家

，就是最重視營養！好！我們先吃東西，但是你用不着起來，你躺在這裏，讓我去弄好了！」

她起來走出去了。無遮無掩的背面婀娜地扭動着，又是另有一種誘惑性的。她走回來時已捧着新鮮弄好的早餐，身上仍然祇是穿着那麼多。這似乎又增加了食物的味道了。

他們就在床上吃。吃着的時候，安娜說：「一會兒我們去遊河好不好？」

「很好！」阿基爾博士說，「娛樂，並不單是祇限於在床上的！」

「但你船上也有床呀！」安娜微笑。

阿基爾博士亦不禁笑起來。是的，船上有床，他們可以在享受遨遊之樂時再繼續這種享受。安娜的進入他的生命來眞是一種福氣。她祇是這樣走來，結識了他，就與他上床了，她顯然並不是爲了錢而來的，因爲阿基爾博士知道他自己亦並不是那麼富有。假如她爲了錢，以她的姿色，她可以找到更富有的男人，可以賣到更多的錢的。

阿基爾博士看了她一陣，又不由得好奇地問道：「安娜，你究竟是什麼人？」

安娜就是血蝴蝶，不過這一點却不是她會告訴他的。她祇是淡淡地微笑着說：「我祇是一個愛享受的人，我也不會在你的身邊逗留很久。很快，我就會走了。」

阿基爾博士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當然很希望把她留在身邊的，但是這沒有用，他知道他是維持不起她這樣一個女人的，他並不那麼富有，而且他亦並不年青了。

安娜說：「你這艘遊艇，上面有一個特別的徽號，這是很重要的嗎？」

阿基爾博士說：「哦，這遊艇是卡爾上將借給我用的。你聽過卡爾上將嗎？」

「沒有。」安娜搖搖頭。

「卡爾上將是這裏最有勢力的人！」阿基爾博士說：「假如你要對總統要求一些什麼，總統還是要問他的。」

「哦，」安娜說：「那你駕着這遊艇豈不是可以橫衝直撞了嗎？」

「唔——」阿基爾博士說：「我相信我是的確有特權的，卡爾上將很尊重我們科學家。」

「那麼讓我們把船開到最遠最遠！」安娜說。

阿基爾博士笑起來：「遇到了風暴怎麼辦？」

「你不是很會駕駛遊艇的嗎？」安娜說，「而且，我和你都是游泳得那麼好的！我喜歡冒險！」

「我這個年紀！」阿基爾博士說：「冒險似乎是不大適宜了！」

床頭的電話忽然响起來了。安娜皺起眉頭：「怎麼？在這裏也會有人打電話給你？」

阿基爾博士吃吃笑着：「祇可能是卡爾上將，除了他之外沒有別人了。」

「爲什麼要打電話給你？」安娜問。

「交際手段呀，」阿基爾博士說：「我在這裏渡假，他也不想騷擾我的，但是又不能够表示已經忘記了我，所以就間中打個電話來招呼一下了。」他說完了才拿起聽筒說：「喂？」

那邊傳來的果然就是卡爾上將的聲音，相當响亮，安娜在旁邊也大致聽得到他講的是什麼了。阿基爾博士說：「呀，這樣，眞多謝你，不過，請等一等！」他用手勢按着話筒，轉頭對安娜低聲說：「他要請我吃午飯！」

「午飯？」安娜皺着眉頭。

「其實現在時間已經不早，」阿基爾博士說：「也應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那我們去遊河怎樣？」安娜問。

「下午去也可以，」阿基爾博士說，「我是說，我想帶你一起去。有美爲伴，威風一下！」

「我不去！」安娜搖搖頭，「我不喜歡熱鬧，你也不要去！」她移過來，把頭枕在他的腹部。

「這是不好意思推的，」阿基爾博士說，「又不是常常這樣，祇是第一次吧了。這樣好了，我吃過了就回來，下午我們還可以開船出海！」

「我說要去多遠就多遠？」安娜說。

「好吧！」阿基爾博士說：「我都依你！」

安娜這才聳聳肩，不再反對。阿基爾博士這才把手拿開說：「好的，好的——哦，很好——哦，剛才我正在放水洗澡，要去關了水喉呀！」

他不好對卡爾上將解釋他是有一個女人在身邊。他放下了聽筒，安娜說：「對了，最好別向他提起我，不然他一定也會請我，那我們就很難安寧下來了！」

阿基爾博士輕輕把她推開，說：「我得快穿衣服了，你看，車子來了！」

他伸手向窗外一指，安娜果然看到遠遠有一部黑色的大汽車正在駛來，車頭有一面小旗正在飄揚，前頭還有三個兵士駕駛着摩托車開路。

「怎麼來得這樣快？」安娜問。

「車上有無綫電話，」阿基爾博士說，「這個人，他在這裏是權威慣了，他說要做的事，並不預算人家會拒絕！」

「那你早點把他擺脫，早點回來吧！」安娜說着，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看着阿基爾博士匆匆忙忙穿上衣服。

阿基爾博士是不會讓卡爾上將進來而發現他在這裏收藏着一個女人的，因此安娜也不必急急於穿上衣服了。

事實上她仍裸着身體，就是繼續在放射着她的誘惑性，提醒阿基爾博士要早些回來。

卡爾上將的車子已經來到了樓下。

阿基爾博士在安娜的臉上吻了一下，就匆匆出去了，鞋子拿在手上。他不想卡爾上將闖進睡房，就祇好到了樓下時才穿鞋子了。

安娜懶洋洋地躺在那裏，聽見阿基爾博士與卡爾上將在樓下客套地招呼的聲音，之後就聽見車子開走，遠去了。

她閉上眼睛，仍然不願意起來。她要休息一陣才把早餐的餐具拿下去，洗好，把屋子也收拾好，以便阿基爾博士回來的時候給他一個良好的印象。

後來，太陽光移動，移到照着床上，晒着她的大腿，使她感到灼熱，她才不得不起來，拿着托盆，捧着那些餐具下樓。

到了樓下的時候，她才呆住了。

茜茜莉坐在沙發上，司馬洛也坐在沙

發上。這兩個人都是有本領毫無聲响地入屋的，即使本領高強如血蝴蝶，亦是沒有察覺。

「這就是血蝴蝶了嗎？」司馬洛問。

「是的，」茜茜莉說：「我以前的好搭檔，她還以為我已經死了，現在看見我出現，一定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所以呆住了。」

安娜的眼睛向上一瞄，發覺那巨大的毛明與安安亦是已出現在樓上的梯口，他們是如何進來的就不知道，總之逃上去之路是已給截斷了。逃上去也是不智的，她沒有機會打中上面的人，而上面的人則很容易把她一腳就踼下來。

「你還說要阿基爾博士駕船去到很遠？」茜茜莉說，「也許這一去就不會再回來了？不錯，阿基爾博士是一去不回了，但是不是跟你一起去！」

「血蝴蝶沒有穿衣服的時候眞好看！」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她的身上一點衣服都沒有，就使人很放心，知道她是不會在身上藏着什麼武器的！」

但是安娜仍然有她的一套，她忽然把盤子向空中一拋，刀叉碟子都飛起，又掉下來，她讓碟子掉到地上，但刀叉跌到半途時就用手一拍。

司馬洛好像閃電似的在地上一滾，槍已從衣服內拔了出來，而且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開了一槍，槍彈把一隻叉子在半空轟開了，一把刀子則「托」的插在牆壁的木頭上。假如司馬洛不是已滾開了，這把刀子就是插在司馬洛的喉嚨上了。

茜茜莉則並未避開，因此，假如那隻叉子不是給槍彈射中了，可想而知，亦是會刺中茜茜莉了。

司馬洛跪起來，微笑着：「聞名不如見面，幸而我也還是寶刀未老！」

「殺她！」安安說。

「茜茜莉！」安娜冷酷地說：「假如你不是靠人帮忙，你已死掉了！」

茜茜莉此時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明，也許她是積恨已久，此時便吼叫一聲，一撲而前。

司馬洛叫道：「不要！」

但茜茜莉是不肯聽的。

血蝴蝶安娜則伸手到腦後去一摸，把束了起來的頭髮放下，披散了。這下外表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她不過是方便自己的動作而已。跟着她就擺好了作戰的姿勢，等着茜茜莉過來。

但是司馬洛則已看出了這動作是殊不尋常的，因為司馬洛眼快，而且也有某些方面對女人比較女人自己本身更有認識，譬如女人放下頭髮，於是在與人歡合的時候會方便一些吧了，假如她需要在行動的方面方便一些，那她就應該是把頭髮束起來才對的。司馬洛也看出了她在把頭髮解下時候從頭髮上取下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顯然就是武器。這個女人即使在身上一絲不掛的時候還是有武器的。

茜茜莉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她的注意力是放在安娜的左手上的。安娜的左手上戴着一隻寶石指環，這一點是茜茜莉在來這裏之前就指出了的，而且提醒大家任何一個有機會與安娜接觸的時候都要提防。這指環上是有致命的毒液的。但現在安娜這件從頭髮上取下來的東西則是藏在安娜的右掌之中。

「停住！」司馬洛再喝道。

安安則在樓上再叫道：「殺她！」

還是毛明這個人不喜歡嘴巴講，而是最能夠冷靜地行動的。當茜茜莉與安娜面對着面，各尋破綻要發動進攻時，毛明就放槍了。

安娜的左手虛幌一招，那隻有毒的指環耀了一下茜茜莉的眼睛，右掌則有所動作，似乎要把一件東西擲出去。但是毛明開槍了。

安娜右手中的那件東西不但沒有機會擲出去，而且也沒有機會保留她的右手。她的整隻右手都不見了，祇剩下了手腕，而手腕在噴着血。

茜茜莉楞在那裏，而安娜則因為如此而身子打了一個轉，跌倒在地上，震驚地倒在那裏，爬不起身來。她那隻離開了身子的手掌跌得遠遠的，在地上似乎仍有生命似的顫動着，手指也在動，掌心有一件東西也是正在閃閃發光。

司馬洛走過去把那件閃閃發光的東西拾起來。本來是一支普通髮針而已，但是是經過了額外的加工，針內有針，針內也突出來了另一支針，而這另一支乃是很尖利的針，針尖之處有一些黑色的部份。

「這看來是有毒的，」司馬洛說，「可以作飛鏢用！」

「你……」血蝴蝶在地上，咬牙切齒地呻吟着，對茜茜莉說：「你還是會輸給我的！你……總是要人家帮你的忙。」

茜茜莉的臉上也有着醜惡的表情，但是事實擺在眼前，血蝴蝶這最後一招，的確是極可能把她置於死地的，她與血蝴蝶最後一鬥，仍是會上最後一次當。

司馬洛冷笑着說：「但是結果最後失敗的是誰呢？還是沒有朋友的人。你以為你很本事，但是你沒有朋友，其實有朋友，才是最大的本事，也是最可貴的！」

「你——」血蝴蝶極度憤恨地瞪着他，「我……要殺死你！」

「恐怕很難了，」司馬洛說：「即使你能夠逃出這裏，你也還是得再生長出一隻手來才行！」

他對這個女人現時的處境一點也不同情，因為這個女人殺死了那許多人，也殺死了他的朋友，和一個孩子。

這個時候，車聲來到屋前了，用不着看亦知道來的是卡爾上將，因為是由電單車開路的。果然是卡爾上將踏進門來了。

他看着地上的安娜，冷酷地說：「假如我們行動得遲一步，你就會連阿基爾博士也騙出公海而擄走了，那時我眞不知道怎麼交代好，他到我的國家來渡假，我是有責任保護他的！」

「你——」安娜咬得下唇也快要脫下來似的。

「你現在是沒有什麼有利條件可以提出來了，」司馬洛說：「那一船貨物，已經交到了一些安全的人的手中，而你的走狗胡家兄弟，在魚兒的肚中也差不多消化完畢了，你甚至已經沒有了一具，可以誘惑男人的身體！」

卡爾上將小心地把那隻髮針取過來，看看，說：「這個暗器上面有什麼毒？」

「這個要檢驗一下才知道了。」司馬洛說。

「我知道她的作風，」茜茜莉說：「她用的毒，一定是會令人死得快，但是亦是死得痛苦的！」

「是這樣的嗎，血蝴蝶小姐？」卡爾上將問。

「不，不要！」安娜嘶聲尖叫起來。卡爾上將還沒有明確的表示：她就已經猜到了卡爾上將要做的是什麼。事實上，就是連司馬洛亦不認為卡爾上將是會這樣做的。但是安娜猜得對。卡爾上將的眼睛一轉，說道：「讓我們試試，就可以知道了！」

跟着他就把那隻奇異的飛鏢一擲出去，擲中了安娜，就插在她的腿上。安娜極力要用餘下的一隻手去拔下來，不過其實中了之後再拔是已經太遲了，而且安娜的動作亦不靈活。她的身子忽然一陣劇烈的抽搐，首先就是嘴唇變成紫黑，然後全身都扭曲了起來，抽搐了一陣後便不動了，她的傷口亦已停止了流血，因為血液已經凝固，而那傷口的血亦不再是鮮紅的了。

血蝴蝶到此是不再存在了。

卡爾上將嘆一口氣：「她的頭髮上插着這樣的東西，她怎麼能夠安睡呢？」

「她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茜茜莉說：「她的暗器從來不會弄傷自己。當然，假如不是如此的話，她亦不會活得那麼久了。」

「我不是一個殘酷的人，」卡爾上將說，「但是在需要的時候，我亦是會用鐵腕的政策解決一件事情的。血蝴蝶這樣的一個人，是不值得再存在下去，所以這種解決是最好了。」

「沒有人說做得不對！」司馬洛說。

「即使她不是我的敵人，」卡爾上將說，「她來殺我，我亦不敢信任她，有些人就是不能夠信任的。」他搖搖頭，「我奇怪我們的對方又是否眞的完全信任她。這就像養虎為患，養大了遲早會給老虎一口吞掉，我這實在等於是帮了他們一個忙，可惜他們並不知道，因為——」他揮揮手，「這件事並沒有發生過，血蝴蝶沒有到過這裏來，她永遠失踪了。」

「對了，」司馬洛說：「在你而言，一切都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們走吧，」卡爾上將說：「讓我們去喝點酒，吃點東西，慶祝一下。這裏的東西，我會派人來收拾妥當的！」

他們離開了那間屋子。

× × ×

毛明與安安這兩個人果然是很登對的，他們互相找到之後便再也不願意分開。他們還是住在他們最初相逢的那間屋子裏。

這天黃昏，他們在屋子附近的樹林間散步。安安說：「你生活得舒服嗎？」

毛明聳聳肩：「比現在更舒服的時光不多。」

安安說：「聽司馬洛講，你是沒有笑容的，不過近來我却看到你常常微笑！」

毛明只是用一個微笑來回答這句話。

「你知道嗎？」安安說：「卡爾上將已經把這間屋子送了給我們！」

「這是什麼意思？」毛明問。

「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安心地為他工作，」安安說，而當毛明遲疑着時，她又推推他的手臂，「你總之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卡爾上將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你沒有對不起他，他就不會虧待你，所以我也會為他做事！」

毛明嘆一口氣：「你已經有像妻子那樣的口吻了！」

安安的頭擱在他肩上咭咭地笑起來。

這時，一部汽車飛馳而來，在他們的身邊停住，茜茜莉從車窗內伸出頭來叫道：「司馬洛有沒有來？」

「他已經離開了此地，」毛明說：「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茜茜莉憤怒地說：「我醒過來他已經不在身邊了！他為什麼要走？」

「我不知道。」毛明聳聳肩。

「哼！」茜茜莉說：「我要去問卡爾上將！」車子又開走了。安安說：「究竟司馬洛為什麼要走？」

「到處留情嘛，」毛明說：「這件事情結束了，他就需要向其他的女人去交代一番，我猜他是認為不方便把這個眞相對茜茜莉講出來。」

「你呢？」安安說：「你也會這樣，不辭而別嗎？」

「我沒有這樣的福氣——」毛明說。

安安在他的手臂上一捏：「這是福氣嗎？」

毛明哈哈笑起來：「你的口氣更像妻子了！」

（全文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長安名利客江湖落魄人

秦紅．文

奇特的鏢局

春天。

長安城。

華燈初上。

只要把這九個字連在一起，誰都想像得出，長安城中正有一番「綺羅雜沓、車馬駢行、飄香墮翠、盈滿於路」的繁華景象。

不錯，春天是美麗的，而長安自古帝王都，每當華燈初上，那燦爛巍峨的含光殿、花萼樓、大明宮、凌烟閣；那莊嚴肅穆香烟繚繞的寶慶寺、迎祥觀、八仙庵；以及那聞名全國的大雁塔和曲江池，正是許多達官顯貴，紈袴子弟，騷人墨客遊讌流連的大好去處。

如此一座輝煌浩瀚的城池，自然有三敎九流的人物，也有着各種五花八門的光怪陸離的遊戲生意，眞可說無奇不有，要甚麼有甚麼，甚至連土生土長的長安人，有時也會爲某些奇怪的現象而看得目瞪口呆。不過，任何驚人的事物，當它流入了長安城，也只能轟動一時，稍後不久，人們也就見怪不怪，成爲長安城中「包羅萬象」的「一象」罷了。

這中間，只有座落在花萼樓左近的那一家「萬象鏢局」，自從開業至今半年餘，仍未在人們的腦際裏消失，仍是最吸引人最使人莫測高深的一樁怪現象！

這家「萬象鏢局」，的確是一種有史以來從未見過的生意門徑，因爲它名雖叫「鏢局」，但却不做一般鏢局的保鏢生意，在其門外的一塊木牌上寫得很明白：

「一，本局迥異一般鏢局，不爲顧客保送各種金銀珠寶等物品。

二，本局專爲顧客解決私人疑難，擧凡尋人，尋找失物，搜集訴訟證據或解決不便公開訴訟之事等等。

三，本局一經答應承辦之事件，必爲顧客達成任務而後已，並絕對爲顧客保守秘密，敬請惠顧。

萬象鏢局總鏢師一劍震武林衞濤謹白。」

起初，當這塊告示牌在鞭炮聲中招出時，曾吸引了數百人的圍觀，但因人們仍不大了解這家「萬象鏢局」的生意性質，故久久無人入內問津，直到開業兩個月之後，總鏢師一劍震武林衞濤接辦了三件「奇案」而迅速爲顧客完成使命時，大家方才明白「萬象鏢局」是幹甚麼的，而「萬象鏢局」也就在長安城轟動起來了！

第一件「奇案」是失竊物之追回，當朝權傾天下的洪宰相於一年前失竊了一柄御賜的「七彩香玉笏」，它是洪宰相每次上朝用的，突然失竊，頓使洪宰相憂心如焚，一面向皇帝託病請假，一面暗中行文天下，動員全國各地最幹練的捕頭四處搜尋，但窮搜七八個月仍無着落，最後洪宰相聽人說城中有這麼一家奇怪的「鏢局」，就以姑妄試之的心情委託「萬象鏢局」追尋，結果不到三天，總鏢師一劍震武林衞濤竟神奇的把那「七彩香玉笏」連同竊賊一起帶到洪宰相的面前！

第二件「奇案」是尋找一個失蹤十九年的男人，那人原住在城外，是個天天挑着包子進城叫賣的小本生意人，於十九年前不知何故突然離家出走，奇怪的是他並未棄妻兒的生活於不顧，經常寄回許多銀票，投寄地點是距家僅二三里的長安城，可是他的妻兒找遍了長安城的每一角落，却找不到他的一點蹤跡，這使她痛苦不堪，聽說「萬象鏢局」神通廣大，爲洪宰相找回了「七彩香玉笏」，便也來找一劍震武林衞濤求助，雖然她付不起昂貴的酬金，但一劍震武林衞濤仍一口答應替她找回丈夫，果然不到兩天，鏢局中的一名鏢師就在城中的寶慶寺外找到了那男人，原來那男人每天賣包子賣厭了，有一天竟動了奇異的念頭，心想長安城中的叫化子個個活得身廣體胖，收入一定不壞，就偸偸扮成一個駝背的叫化子在城中行乞了一天，果然發現行乞收入較賣包子多出三倍有餘，於是決定不再挑那勞什子的包子担了，而以叫化子爲終生之業，他除了常常寄錢回家外，也經常去自己的家「行乞」探望自己的妻兒，自以爲沒有一人知道他的秘密，沒想到被「萬象鏢局」的鏢師一找便着，成爲長安城的一大奇聞！

第三件「奇案」是綁票，長安巨富董員外的獨子，有一天外出踏青，被强人綁走，投柬董員外要他準備五萬兩白銀贖票，董員外是有名的吝嗇鬼，既怕兒子丟命又捨不得五萬兩銀子，於是也來找一劍震武林衞濤求助，衞濤敲了他五千兩銀子的一筆酬金，只派了一名鏢師前往斡旋，越日董員外的兒子便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裏。

儘管這三件案子並無驚人的離奇曲折，但「萬象鏢局」的辦事能力却是驚人的，因爲這三件案子剛好表現出「萬象鏢局」在各方面的能力，第一件表現出他們對江湖宵小的行蹤瞭如指掌；第二件表現出他們對案情判斷的精明準確；第三件表現出他們對武林黑道人物有驚人的懾服力。

尤其是在承辦這三件案子的時候，據說總

鏢師一劍震武林衞濤始終未曾親自出馬，都只派遣局中鏢師出去解決，因此，一劍震武林衞濤這個人也就成了莫測高深的人物，不僅轟動了京城，甚且轟動了整個武林！

時至今日，萬象鏢局承辦的大小案子已不計其數，但他們件件都能迎刄而解，還不曾碰到解決不了的事……

這天晚上，長安城華燈初上的時候，萬象鏢局的大門口施施然走來了一個身着藍衫的中年文士。

年約四十上下，劍眉濃黑，鳳目深邃清澈，手執一柄牙骨泥金摺扇，神態擧止極是瀟洒俊逸，看來是個學富五車翩翩不羣的有名人物！

他似乎不是專程來找「萬象鏢局」的，而是偶然由鏢局的大門外經過，看見了大門的那塊告示牌，才停下脚步來。

只見他負手讀了牌上的文字後，英俊的面龐現出一絲微笑，鼻孔輕輕一哼，隨即擧步走入鏢局。

鏢局中的一名伙計一見有顧客上門，連忙迎上前拱手問道：「先生可是惠顧敝局來的？」

中年文士頷首答道：「嗯，我要見你們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

那伙計笑道：「是的，先生請坐，小的這就進去通報。」

他招呼中年文士在客廳上落坐，獻上一杯香茗，然後進入內院通報去了。

中年文士端起香茗啜了一口，擧目凝視着客廳中的一切佈置，最後視綫停留在廳上一面匾上，那是洪相國的親手筆，寫着「神通廣大」四個草字，他不由微微一笑，喃喃輕語道：「神通廣大？一劍震武林？唔，眞是奇怪得很……」

自語未畢，那名伙計已由內院轉出，含笑拱手道：「敝局衞總鏢頭請先生裏面坐！」

中年文士放下茶杯，起身隨着伙計走入第二進院屋，進入一間佈置異常精雅的小客廳，只見客廳裏並肩站立着一中年人和一老者。

老者年約六旬，個子頎長，一身師爺裝束，但雙目奕奕有神，態度十分沉靜，明眼人一看就知他是一位文事武功均有極高成就的老人。

中年人相貌更是出色，面白如玉，雙眉斜飛入鬢，兩顆眼眸像黑夜裏的寒星，神態飄逸而穩沉，他似乎就是「萬象鏢局」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瞧見中年文士進來，立刻拱手道：「先生請坐！」

中年文士還禮道：「閣下可就是一劍震武林總鏢頭？」

中年人含笑道：「是的，請坐下好說話！」

賓主落座，伙計重新上茶後隨即退出小客廳。

一劍震武林衞濤含笑打量中年文士一眼，很客氣的問道：「先生貴姓大名？」

中年文士道：「敝姓胡，單名玉。」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再問道：「寶籍何地？」





一劍震武林衞濤與盧儀南互較內功。

中年文士道：「河南開封府。」

一劍震武林衞濤看了師爺打扮的老者一眼，低頭沉吟半晌，忽又抬頭笑問道：「先生貴姓大名？」

中年文士勃然色變，沉聲道：「在下不是說過了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含笑如故，語調平靜地說道：「對不起，敝局爲顧客解決疑難之前，首先要求顧客的，就是顧客必須對敝局坦誠，如此敝局方好辦事！」

中年文士臉一紅，吶吶道：「衞總鏢頭從何得知在下用了假名？」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衞某吃上這碗飯，總得想辦法使自己的眼睛看得比別人深入一些，先生以爲然否？」

中年文士聳聳肩，無可奈何地說道：「岳玉青！岳飛的岳，珠玉的玉，青天的青！」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笑問道：「寶籍還是河南開封府？」

中年文士搖了搖頭道：「不，河北保定！」

一劍震武林衛濤「噢」了一聲不勝欣喜地道：「原來岳先生是保定人，那保定城有一位聞名全國的不仕才子陶一逸，不知岳先生對其人熟悉否？」

中年文士頷首道：「知道，在下與陶才子還有過一面之緣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笑道：「這是最後一次請教——先生貴姓大名？」

中年文士面色又是一變，抱袖一拂，霍然立起道：「衛總鏢頭，你這是甚麼意思？」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歉一笑道：「意思就是，保定城並無甚麼陶才子，那是衛某臨時揑造的，而先生竟會與衛某揑造的人物有過『一面之緣』，豈非可笑？」

中年文士滿面通紅，怒望一劍震武林衛濤好一陣，忽又收斂怒容，重新坐下，氣定神閑的輕笑道：「好吧，在下承認衛總鏢頭厲害就是——敝姓盧，名儀南！」

一劍震武林衛濤連忙起身長揖道：「原來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淚天使盧大俠，衛某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之至！」

流淚天使盧儀南淡淡一笑道：「別客氣，盧某數月前聽到朋友道及衛總鏢頭的神奇能力，心中一直不甚相信，如今盧某完全信服矣！」

一劍震武林衛濤謙遜道：「承蒙謬獎，衛某榮幸之至——咳，盧大俠乃是『四海同心盟』禮聘的十二位『金衣特使』之一，論武功，一舉可使天地變色，此番蒞臨敝局，不知有何指教？」

流淚天使盧儀南笑道：「我慕名領教來的，只因鏢頭號稱『一劍震武林』，使盧某十分驚奇！」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這不過是生意眼，但願『四海同心盟』別把衛某匪號放在心上才好！」

流淚天使盧儀南道：「衛鏢頭請放心，四海同心盟乃是個主持正義的大機構，我們『同心盟盟主』爲武林排解糾紛都來不及，那會爲衛鏢頭一個名號而動氣？」

一劍震武林衛濤欣然道：「既然只是盧大俠一人看不慣，那衛某就放心了！」

流淚天使盧儀南長眉一聳，但也不動怒，和和氣氣的笑道：「盧某對衛鏢頭並無敵意，只求衛鏢頭稍露一手讓盧某見識見識！」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如何施爲，但請盧大俠吩咐！」

流淚天使盧儀南伸手端起茶杯，輕輕往前一送，茶杯脫手緩緩飛出，「拍噠！」一聲，嵌入對面一支紅壁柱上！

茶杯是瓷質的，而紅壁柱是上好的油杉，茶杯打入木柱一半深，不但沒破，連杯中的茶水也沒濺出一點！

流淚天使盧儀南目注柱上茶杯片刻，隨即轉望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盧某打壞衛鏢頭的壁柱，眞對不起！」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微一笑道：「那裏，那裏，區區一支壁柱能值幾何！」

說着，也端起茶几上的茶杯，抖手打出，茶杯也「拍噠！」一聲嵌入壁柱上，手法和深度與流淚天使盧儀南所打出的茶杯完別相同——

不，就在他的茶杯打入壁柱的同時，先巳嵌在紅柱上那隻茶杯突然如被甚麼力量所逼，竟自動彈了出來，飛回到流淚天使盧儀南的面前！

這時，一劍震武林衛濤向流淚天使盧儀南笑道：「盧大俠還請用茶！」

流淚天使盧儀南巳將彈回來的茶杯以食指挾住，頷首微笑道：「衛鏢頭果然高明！當初『四海同心盟』聘請十二人爲『十二金衣特使』之時，盟主及各派代表竟不知有你衛鏢頭這個人，實是『四海同心盟』的一大損失！」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笑道：「四海同心盟成立於二十年前，而衛某出道至今爲時不過半年，貴盟自然不會知道衛某這號後起之輩！」

流淚天使盧儀南點了點頭，沉吟有頃，忽然露出誠懇的笑容道：「衛兄，自古文人相輕而英雄相惜，盧某領教的事到此結束，假如衛兄不嫌棄，盧某願代向『四海同心盟』推薦衛兄爲第十三號金衣特使，衛兄意下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頭笑道：「今晚承蒙盧大俠高抬貴手，讓衛某繼續吃這碗飯，巳是十分感激，至於要衛某出任同心盟『金衣特使』一節，恕出言無狀，衛某無此興趣！」

流淚天使盧儀南注目問道：「衛兄可是對『四海同心盟』有成見？」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搖頭笑道：「那倒沒有，四海同心盟自成立以來，爲武林各派解決了不少糾紛，使武林殺戮得以日見減少，衛某對『四海同心盟』是十分尊敬的！」

流淚天使盧儀南接口又問道：「然則，衛兄因何無意爲同心盟效勞？」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人各有志，說了不怕盧大俠笑話，衛某雖不做傷天害理之事，但對『阿堵物』却非常欣賞，誰出得起昂貴的價錢，衛某就替他辦事！」

流淚天使盧儀南嘆息道：「可惜『四海同心盟』聘請我們十二人担任『金衣特使』，出的酬勞並不高……」

一劍濤武林衛濤震笑道：「是啊，不過，就任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乃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凡是能夠被同心盟選上的，不僅都是當今武林一等一的高人，也都是品德優良急公好義的大俠士，像盧大俠等自然不會計較酬勞，而同心盟盟主也不敢用金錢來侮辱盧大俠等，對否？」

流淚天使盧儀南苦笑道：「衛兄對事理如此明白，而又偏偏對金錢如此看重，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鏢客！」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笑道：「盧大俠說得不錯，衛某只喜歡做一個不折不扣的鏢客，不敢奢望成爲人人敬仰的俠客！」

流淚天使盧儀南忽地注目笑道：「假如『四海同心盟』出得起昂貴的酬金，衛兄願意考慮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就任『金衣特使』是不可能的，但假如『四海同心盟』以顧客的身份委託衛某辦事的話，只要談

好酬勞數字，衛某自然不敢推辭！」

流淚天使盧儀南衝口道：「既如此，盧某願以私人身份委託衛鏢頭辦件事！」

一劍震武林衛濤欣然說道：「好的，盧大俠請說！」

流淚天使盧儀南道：「盧某要找一個少年，他叫俞立忠！」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假思索地道：「那是故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的獨子——」

說到此，轉對那位一直默坐一旁的老師爺說道：「龔老，請查查『武林名人錄』，我記得那上面曾有記載！」

那老師爺應聲而起，走到一具書架前，抽出一本綫釘大簿，翻了十幾頁，開口唸：「俞立忠：黃山派第二十三代掌門人俞雲陽之子，俊秀聰慧，風流自賞，經常在其派下地盤行俠鋤奸，其父被殺後，遂失踪跡。」

一劍震武林衛濤轉望流淚天使盧儀南笑問道：「盧大俠找這少年爲何？」

流淚天使盧儀南道：「衛鏢頭有無關於他父親的記載？」

一劍震武林衛濤再轉對那老師爺說道：「龔老，請再把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的身歷唸出來！」

那老師爺就同頁唸道：「俞雲陽：黃山派第二十三代掌門人，武功極佳，手創『黃山三十六劍』，該劍法爲俞雲陽參研黃山三十六峯而成，輕靈詭譎，變化莫測，由於該劍法之出世，使式微百年的黃山派一躍而爲武林五大門派之一，並隱約有領袖武林之勢，惟因晚節不修，於五十八歲那年，殺死『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奪取其所獲之『天竺聖經』，而拒不將之交付『四海同心盟』，遂爲少林、武當、崆峒、崑崙、華山五派門人所殺，後黃山一派亦被排出四海同心盟之外——附記：該『天竺聖經』爲一部西方最深奧的武學，其何時流入中原巳不可考，只因各派爭相覬覦，時起兇殺，故經『四海同心盟』決議嗣後拾獲『天竺聖經』者，應將其交付同心盟收管。」

聽完老師爺誦文，一劍震武林衛濤再回望流淚天使盧儀南問道：「是否俞雲陽的兒子俞立忠在鬧事了？」

流淚天使盧儀南頷首慨嘆道：「是的最近半年來，少林、武當、崆峒、崑崙、華山五派經常受到一個神秘少年的突擊，五派高手巳有數人死在那神秘少年劍下，那神秘少年每次出現時均身着黑衫，臉上幪着一塊黑巾，揚言要將五派之人全部殺光，經五派掌門控訴於四海同心盟，我們盟主斷定那少年必是俞雲陽之子俞立忠，因爲他只殺少林、武當、崆峒、崑崙、華山五派的人，此外的長白、青城、黃山、雪山、太極及二帮三教的人均未受到他攻擊，足證他是爲報父仇的俞立忠無疑！」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問道：「盧大俠此番要找他，可是『四海同心盟』一致決議的？」

流淚天使盧儀南點頭道：「正是，我們盟主派遣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及盧某負責緝捕俞立忠送往同心盟治罪，可是經過數月的追踪，始終沒看見他的影子，最近有人說曾在這長安城內見到俞立忠出現過，故盧某便趕到這裏來找，但巳找了三天，却無一點發現，今天只好借助衛總鏢頭之力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笑道：「另一方面是想看看敝局辦事的能力，是吧？」

流淚天使盧儀南又點頭道：「不錯，但盧某的爲人想衛鏢頭必也有個耳聞，如果衛鏢頭眞能找到那俞立忠，盧某只有佩服的份兒！」

一劍震武林衛濤思忖片刻，突地點頭道：「好，衛某就接受盧大俠的委託，不過……」

流淚天使盧儀南搶着道：「酬金多少，衛鏢頭吩咐好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敝局承辦案件，酬金的多寡視案情的難易而定，盧大俠知道，這件找人的案子相當棘手！」

流淚天使盧儀南道：「是的，衛鏢頭別客氣，只管開出價好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道：「先付五千兩白銀，另外的五千兩等衛某找到俞立忠時再付如何？」

流淚天使盧儀南似乎對衛濤開出的價錢很感意外，沉思有頃，不禁面露苦笑道：「好貴，盧某幹了九年的『金衣特使』還拿不到一萬兩銀子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如果衛某無法找到那俞立忠，五千兩可以全數退還給盧大俠！」

流淚天使盧儀南探手入懷取出一顆大如龍眼光芒奪目的夜明珠遞給衛濤，問道：「衛鏢頭請看這顆『七彩夜明珠』是否值得五千兩銀子？」

一劍震武林衛濤接過「七彩夜明珠」端詳一會，點點頭轉對那位姓龔的老師爺道：「龔老，請開一紙收據給盧大俠！」

龔師爺應聲而起，走去書案坐下，提筆寫收據，須臾寫就，一劍震武林衛濤將之交給流淚天使盧儀南，同時問道：「盧大俠今後行踪能否賜告？」

流淚天使盧儀南收下收據，起身答道：「盧某現住宿城中的長與古棧，衛鏢頭如有事，可派人來知會一聲，如盧某不在，可留話給店中小二們！」

一劍震武林衛濤跟着起身道：「好，衛某如不能三天之內找到那俞立忠，七彩夜明珠當完璧奉趙！」

流淚天使盧儀南抱拳一拱道：「一言爲定，盧某告辭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也還禮道：「衛某當儘於這三天有佳音回報盧大俠！」

三人步出小客廳，跨過大客廳門檻，雙方又互施一禮，流淚天使盧南儀才飄然走上街道，施施然而去。

一劍武震林衛濤目送對方去遠之後，隨與龔師爺返回小客廳，兩人落了座，衛濤輕嘆一聲，面含苦笑道：「師叔，看來小侄連忍辱偷生的餘地都沒有了！」

被衛濤改口稱爲「師叔」的龔師爺，面呈嚴肅之色道：「你打算怎麼辦？」

一劍武林衛濤堅決地說道：「把俞立忠交給他！」

龔師爺面色一沉，不以爲然地道：「但你知道，四海同心盟中同情黃山派的巳幾乎沒有，到了同心盟只怕有死無生！」

一劍震武林衛濤冷然一笑道：「他們要入人以罪，也應該有充分的證據！」

龔師爺沉默半晌，頷首道：「好吧，不過到了脫罪無望時，我想你總該知道怎麼辦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點頭，轉問道：「師叔見過這位流浪天使盧儀南？」

龔師爺道：「很久以前見過一次面，那時他尚未就任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大概他已記不得我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起身走去書架上取出那本「武林名人錄」，翻了幾頁，找到了「流浪天使盧儀南」的身歷記載，輕嘆唸道：「流浪天使盧儀南：一代奇人『龍潭老人康百翁』之徒，聰明絕世，文彙兼修，年二十而進士及第，外放紫陽府知事，因性耿介不善逢迎，任職不及一年即棄官浪遊天涯，以行俠鋤奸爲樂，其武功凌駕諸派掌門人之上，後應『四海同心盟』邀聘就任第八號金衣特使——」

唸到此，他把大簿放回書架，回對龔師爺笑道：「這位盧儀南的確是個人物，但不知他今晚之來，是否在跟我們玩『假鳳虛凰』的把戲？」

龔師爺道：「大概不是，看樣子他對你只有驚奇和迷惑，不過，四海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個個都是精明無比的傢伙，你以後跟他們接觸時，務必格外小心，千萬大意不得！」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小侄決定明天午後去找他！」

龔師爺沉吟道：「唔，不覺得太快一點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不，反正是非去不可，倒不如早一天解決！」

× × ×

翌日午後，一劍震武林衞濤來到了長興古棧，問過店小二後逕自走入後進一排上房，在第三間客房門外停下，舉手敲門。

「篤！篤！篤！」

敲了三下，房內無人應聲。

一劍震武林衞濤輕輕一推房門，發覺房門並未上閂，只是虛掩着，於是一邊推開門扇一邊開聲問道：「盧兄在否？」

視綫瞥處，房中並有沒流浪天使盧儀南！

從床上枕褥凌亂的情形看，一劍震武林衞濤知道盧儀南定是剛起床，人還沒離開客棧，多半正在盥漱或如厠中，當下閃身而入，反手把門掩上，走到桌邊一隻鼓櫈上坐下等候。

果然他的猜想不錯，不到一會工夫，房外的走廊上傳來脚步聲，流浪天使盧儀南回房來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聽他步聲已到房門外，忽然靈機一動，伸手把他放在桌上的一件衣服稍微移動了一下，疾速晃身閃入床左的一方布幔內。

那布幔內放着一隻尿桶，是客棧備給住客夜裏解溲的。

就在一劍震武林衞濤躲入布幔後，流浪天使盧儀南開門進來了。

他還穿着一身白色中衣，進入房中，走到衣櫃前，面對衣櫃上一面銅鏡，擧手掠掠頭髮，擺頭顧盼一番，然後轉過身伸手去取桌上的那件衣服——

只見當他的手將觸到衣服時，驀地面色一變，顯然他已發覺有異，刹那間雙目精光暴射，伸出的手順勢抓起桌上一隻茶杯，「呼！」的一聲急打而去，同時沉喝道：「朋友出來！」

茶杯穿破布幔，去勢如電！

適時，布幔內响起一聲大笑，一劍震武林衞濤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撩幔走出，含笑朝盧儀南抱拳一拱道：「盧大俠，冷茶怎好用來待客啊？」

流浪天使盧儀南神色一愕，接着哈哈笑道：「原來是衞鏢頭，得罪！得罪！」

一劍震武林衞濤把茶杯放下桌上，笑道：「那裏，是衞某冒昧跟盧大俠開了個玩笑，該道歉的是衞某啊！」

流浪天使盧儀南取衣穿上，一面笑道：「衞鏢頭此來可是有佳音見告？」

一劍震武林衞濤不答反問道：「盧大俠昨晚忙了一夜，可是已找到眉目？」

流浪天使盧儀南劍眉微鎖，詫異道：「衞鏢頭你在跟蹤我？」

一劍震武林衞濤忙道：「沒有沒有，衞某是看盧大俠今天起得這麼遲……」

流浪天使盧儀南展顏一笑道：「衞鏢頭眞够精明，不錯，盧某昨夜確曾出去了一趟，爲的是想盡最後的努力，希望那顆『七彩夜明珠』不要讓你賺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大笑道：「哈哈，太遲了，那顆『七彩夜明珠』不但已成爲衞某之物，而且衞某還要向盧大俠索討那另外的五千兩銀子呢！」

流浪天使盧儀南大驚道：「衞鏢頭已找到那兪立忠？」

一劍震武林衞濤含笑一躬身道：「是的，幸不辱命，衞某已知那兪立忠藏身於何處！」

流浪天使盧儀南又驚又喜，急問道：「他躲在那裏？」

一劍震武林衞濤伸手笑道：「請先補足餘欠五千兩銀子即當奉告！」

流浪天使盧儀南着了急，深深一揖道：「盧某此刻除了幾十兩零用銀子外，身上已別無值錢的東西，假如衞鏢頭信得過盧某，兩月之後，盧某一定派人將五千兩銀子送到貴局，如何？」

一劍震武林衞濤吟沉一陣，最後點頭道：「好吧，但盧大俠必須把昨晚那紙七彩夜明珠的收據還給衞某，另外再立一紙五千兩的借據……」

流浪天使盧儀南眉頭略現不悅之色，但他未待衞濤說完，即口說聲「行！」便坐到桌前，取出紙筆匆匆寫了一張借據，連同自己存執的那紙明珠收據一起遞給他，說道：「好了，盧某全依你辦，那兪立忠現在那裏？」

一劍震武林衞濤收下借、收二據，笑道：「現在行踪不明！」

流浪天使盧儀南面色一變，沉聲道：「衞鏢頭你敢胡鬧？」

一劍震武林衞濤哈哈笑道：「別緊張，現在行踪雖然不明，但到了今夜三更他的行踪就明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又急問道：「快說，今夜三更他將在何處出現？」

一劍震武林衞濤緩緩答道：「今夜三更他將回到南城門外的墳場，睡入前朝將軍那座墳墓中！」

流浪天使盧儀南愕然問道：「他爲何

睡在墳墓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輕笑道：「大概他知道你們四海同心盟派人四處搜索他，故此他認爲躲入墳墓睡覺比較安全！」

說到此，移步欲走，抱拳一拱道：「好了，衞某任務已完，就此告辭！」

流浪天使盧儀南忙道：「衞鏢頭留步，盧某還有事請教！」

一劍震武林衞濤住足笑道：「捉人的經驗盧大俠應比衞某豐富，他三更回到墳墓，三更之前，盧大俠只要不去打草驚蛇，一定捉着！」

流浪天使盧儀南微笑道：「這個盧某知道，盧某要請教的是：衞鏢頭是怎麼找到那兪立忠的行蹤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哈哈笑道：「江湖一點訣，我們就靠那一點『訣』混飯吃，若說給你盧大俠知道了，以後我們還吃甚麼飯呢！」

流浪天使盧儀南搖頭笑道：「罷了，閣下眞是盧某前所未見的一位怪鏢客！」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脚跨出房門，含笑轉身，再抱拳一拱道：「承蒙當代高人誇獎，不勝榮幸之至，再見！」

路旁病叫化

一劍震武林衞濤回到萬象鏢局後，立刻召集全局鏢師進入一間秘室密談，一直談到夜幕垂落時，方才開門一一走出來。

吃過晚飯，一劍震武林衞濤與龔師爺進入臥房，龔爺師默默在一張椅子坐下，而一劍震武林衞濤則走到洗臉盆前，拿出一小瓶裝着白色粉末的東西倒入洗臉盆少許，然後開始用洗臉巾蘸水擦臉。

轉眼工夫，他的面貌和面色全變了。

原來所謂「一劍震武林衞濤」的那張容貌，乃是用易容膏化裝的，這恢復過來的廬山眞面目，竟是一個年紀不到二十的俊美少年！

他洗好臉後，接着脫下外衣和鞋子，再由衣箱中取出一套藍色服裝，慢慢換穿改扮起來。

這時，那坐在椅子上的「龔爺師」開口了，他以憂鬱的眼光看看「一劍震武林衞濤」，說道：「立忠賢侄，你不要把那口寶劍帶去麼？」

被改稱爲「立忠」的一劍震武林衞濤搖搖頭道：「不，我們黃山一派就因太熱中於劍術，所以才發生那場悲劇，從今以後，小侄將棄劍不用，而以一雙肉掌應付一切！」

龔師爺感嘆道：「這是十分不容易的，你應該知道！」

立忠以堅定的語氣道：「不錯，但小侄要讓他們知道，黃山一派不須用劍，照樣可以在武林中抬頭！」

穿戴一畢，他正對龔爺師岸然一笑道：「師叔，小侄走了。」

龔爺師起立道：「好吧，我會馬上派人去通知你師父，你放心去就是！」

立忠打開床右的一座壁橱的門，再拉開橱中一片木板，將身縮，入瞬即不見……

約莫盞茶工夫之後，一個藍衣少年由萬象鏢局隔壁第三家的「長春藥舖」走出，混入街上行人中，向南城門走去。

長安街頭燈火如星，行人如鯽，但一出南城門，行人立見稀少，除了天上一鈎眉月之外，舉目看不見一點燈光，因爲眼前是一條寬闊平坦的大道，它筆直沒入黑暗中。

藍衣少年走出南城門，立即閃入道旁樹林中，施展絕頂輕功，沿着樹林向前飛奔。轉眼奔出三四里，來到一片廣大的墳場上。

黑夜下的墳場，一眼看去，有的層層疊疊像高樓大廈，有的密密麻麻像饅頭，到處野草叢生，景象頗爲陰森恐怖。

藍衣少年一個箭步竄入叢塚，彎身蛇行而入，走到一座高大的墳墓前，抬頭四望一眼，然後拾級而上。

這座墳墓高達七八丈，恰似一座孤立的小山，四周圍着石欄杆，墓前豎立一對石旗桿，瞧那氣派，就知道死者是個做過大官的人物。

藍衣少年登上墓前平台，擧目望望夜空的眉月，含笑輕聲自語道：「現在才是一更天，我還可以睡一覺！」

說着，將那塊高大的墓碣石扳開，先脚後頭鑽進墓中，再將墓碣石扳回原狀，一切便歸於寂靜！

眉月，慢慢西斜。涼風，習習而過。

辰光在沉靜中流逝，大約將近四更天的時候，驀地裏，一條黑影從天而降，落地無聲，飛落於墓前平台上！

月光下，可以看清這人身穿一襲金衣背插一柄寶劍，是個面貌英俊的中年人！

他，正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

他輕輕撤出背上的寶劍，緩步走到墓碣石前開口沉聲道：「兪立忠，出來！」

「砰！」

一聲巨响，墓碣石迸飛而起！

藍衣少年縱身欲出，但流浪天使盧儀南動作比他更快，一劍架到他後頸上，沉喝道：「別動！」

藍衣少年身軀還有一半留在墓中，無法施展身手，但其實他也並非眞想脫逃，當下慢慢抬頭道：「你是誰？」

流浪天使盧儀南含笑道：「你不認識我？」

藍衣少年故意驚「啊」一聲道：「你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八號金衣特使！」

流浪天使盧儀南頷首道：「不錯，明白我的來意了吧？」

藍衣少年眼皮一垂冷靜地道：「我兪立忠並無任何過錯，盧特使捉我幹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有人在『四海同心盟』控告你殺害很多人，所以盟主派我來捉你！」

兪立忠憤然道：「那是寃枉，我到現在一個人也沒殺過！」

流浪天使盧儀南冷笑道：「你與少林、武當，崆峒、崑崙、華山五派有殺父之仇，而遭殺害的又是那五派中人，不是你會是誰？」

兪立忠也冷笑道：「有人親眼看見我兪立忠殺人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他們看見的只是一個黑衫蒙面少年，但如果那少年不是你，又何必蒙着臉孔？」

兪立忠冷「哼」一聲道：「你盧特使

一向以辦事精明著稱於世，應該想到『嫁禍他人』這句成語才對！」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但是他們五派人稱，他們從來未與一少年樹仇，因此你的嫌疑最大！」

俞立忠抗聲道：「也許嫌疑最大的是他們五派之人，他們殺了我父親，現在又使計策來陷害我，這無疑是他們一種斬草除根的惡毒陰謀！」

流浪天使盧儀南輕笑道：「我想天下不會有這種事，他們五派人縱有『斬草除根』之心，也絕不會殺死許多自己人來換取你一人之命！」

俞立忠沉默半晌，冷冷問道：「到了四海同心盟，他們會把我怎麼樣？」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假如你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你不是兇手，據我猜想，由於你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因此可能會處以終生監禁！」

俞立忠又問道：「在同心盟上有沒有我說話的餘地？」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有，你也可以提出有力的證人來為你自己洗脫！」

俞立忠道：「好，我跟你去！」

流浪天使盧儀南臉上並無欣喜之色，仍沉着地道：「我對你毫無偏見，希望你老老實實跟着我走，別逼我傷害你！」

俞立忠怒道：「我俞立忠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說一不二！」

流浪天使盧儀南立刻收起架在他後頸上的寶劍，退後一步說道：「很好，你出來！」

俞立忠爬出墳墓，起立整了整衣衫，然後道：「現在就去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點頭道：「是的，此時正是一年一度四海同心盟開會的時候，二幫三教及九門派的代表均齊集廬山五老峯！」

俞立忠道：「那麼小可有一要求！」

流浪天使盧儀南注目他問道：「什麼事？」

俞立忠道：「從此地到廬山五老峯的同心盟，小可不願讓人看見！」

流浪天使盧儀南不解其意，又問道：「為何不願讓人見到你？」

俞立忠微笑道：「這是小可賴以為自己洗脫罪嫌的有力證據之一，假如盧特使能秘密將小可帶到同心盟而不讓人知道，說不定在這期間，那『黑衫蒙面少年』正好又去五派殺人，不就可以證明小可不是兇手了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一哦，點頭笑道：「好的，咱們就回城去租一輛馬車吧！」

於是兩人跳下墳墓，走出墳場，並肩朝長安城奔回來。轉眼回到長安城，流浪天使盧儀南連夜走問了三家車店，結果車店裏的人都說廬山太遠而回絕，盧儀南大感傷腦筋，想了一會，忽地拍手笑道：「有了，咱們去找萬象鏢局設法！」

俞立忠心中一驚，忙道：「萬象鏢局好像不保人的鏢吧？」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我知道，但那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是我的好朋友，他會替我想辦法——走！」說罷便走。

俞立忠只好硬着頭皮相隨，這是意外的發展，他暗自埋怨事先疏忽了這一層，他很担心龔師叔和局中的鏢師乍見自己隨盧特使回局時，會誤以為自己已被盧特使拆穿身份而冒然對他採取行動，那一來，誤會可大了。

他邊走邊想，不覺已回到萬象鏢局的門口！

流浪天使盧儀南向他低聲笑道：「這家萬象鏢局的總鏢頭是個只想賺錢而不管任何閑事的怪鏢客，所以即使他知道你是俞立忠，他也不會宣揚出去，你放心跟我進去。」

說後，便上前敲開萬象鏢局的大門，流浪天使對那揉眼打呵欠來開門的伙計說道：「進去通報你們衞鏢頭，說盧儀南有事求見！」

那伙計雖受僱於萬象鏢局，却還不知道總鏢師「一劍震武林衞濤」竟是黃山派故掌門人俞雲陽的兒子俞立忠，也還不知道「總鏢頭」早已不在局中，當下只看了俞立忠一眼，便應聲轉入屋後而去。

俄頃，見龔師爺和一位老鏢師走出來了！

兩人一見俞立忠隨盧儀南回來，都是滿臉驚愕和困惑，望望盧儀南又望望俞立忠，一副不知所措之態。

流浪天使盧儀南上前一步，拱手笑道：「抱歉，盧某深夜前來打擾，貴局衞總鏢頭不在麼？」

龔師爺看見他身後的俞立忠在使眼色，心下若有所悟，當即拱手還禮道：「是的，敝局總鏢頭出去辦一件事，盧天使有何貴幹？」

俞立忠心頭大寬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有件事想麻煩總鏢頭，他幾時可以回來？」

龔師爺沉思道：「只怕要三五天，盧大俠有事盡管吩咐，只要敝局能力所及，無不願為盧大俠效勞！」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盧某欲雇輛車帶身後這名少年去廬山，那想城中車店都嫌路遠不肯去。不知貴局能否為盧某設法雇到一輛馬車？」

龔師爺看俞立忠一眼，便頷首答道：「好，敝局為盧大俠保這一趟鏢好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一身武功已到超凡入聖之境，並不怕在路上出岔子，但既然萬象鏢局自願保鏢，那是最好不過，因之大喜道：「多謝貴局破例帮忙，盧某衷心感激！」

龔師爺面露笑容道：「敝局一向不保人鏢，但因盧大俠尚欠敝局五千兩銀子，所以敝局願派出一名鏢頭護送盧大俠等去同心盟，可順便取回五千兩銀子！」

流浪天使盧儀南失聲一啊，連連點頭笑道：「對！對！到了同心盟，盧某一定把五千兩銀子交給貴局鏢師便了！」

龔師爺接口道：「不是五千兩，是七千兩！」

流浪天使盧儀南一呆道：「怎麼又多出二千兩來了？」

龔師爺微微一笑道：「此地距廬山遙遙數千里，敝局派出一名鏢師和一輛馬車，這代價不值得二千兩銀子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一想不錯，又點頭道：「好，就算七千兩，龔師爺請快去張羅

吧！」

龔師爺手臂指向身邊的那位老鏢師，笑道：「老夫先替你們兩位介紹一下，這是敝局莫鏢師『追魂手』莫若賓，是敝局鏢師中最幹練的一個，他可以護送你們安全到達廬山同心盟。」

一刻時辰之後，一輛灰篷馬車開到萬象鏢局門外。駕車的是「追魂手」莫若賓老鏢師化裝的，他撩開車廂門的帘布，請流浪天使盧儀南和俞立忠上了車，立即跨上駕車座，抓起馬韁一抖，一聲吆喝，登時開動馬車，馳離了萬象鏢局。

這時天剛亮，馬車馳出了南城門，朝官道上一直疾進！

車廂中，流浪天使盧儀南和俞立忠雖然一夜未睡，但兩人毫無半點困倦之色，相對默坐了一會，前者首先開腔道：「老弟，你可以躺下睡一覺！」

俞立忠搖頭道：「睡不着！」

盧儀南笑道：「那麼，咱們不妨來聊聊天。」

俞立忠默然無語，未表可否。

盧儀南摸了摸下巴，緩緩道：「願意跟我談談令尊的事麼？」

俞立忠淡淡答道：「那事盧特使已知道得很清楚，何必多談？」

盧儀南輕喟一聲道：「不然，我盧儀南只是執行『四海同心盟』交付的任務的一個人物，有許多事情，我幾乎只知梗概而已，所以關於令尊之事，較詳內情，我實在不太清楚——」

微一停頓，目注俞立忠又道：「我無意使你難堪，其實我對當今十一門派的掌門人中，對令尊最具好感，却不料他會做出那種事來，這與他平日的為人似乎極不相稱，故爾很想知道那種事的詳細情形，你願意告訴我麼？」

聽見有人同情父親的遭遇，俞立忠不禁十分激動，星目中頓時湧出淚光，咬了咬嘴唇長嘆一聲道：「事情須得由『五絕神魔』濮陽鴻飛這個人開始說起，盧特使對『濮陽鴻飛』知道得很清楚吧？」

盧儀南頷首道：「不錯，五絕神魔濮陽鴻飛是二十年前使天下武林陷入浩刦的一代巨魔，據說他的武功不但已練到金剛不壞之身，在文事方面，諸如琴、棋、書法等，無不冠絕天下，誠可謂文武兼優的一位奇士，可惜他還有一絕是『色』，使他無法自拔。

「又據說他開始為害武林的起因是：那年當他五十壽慶時，發帖邀請少林、武當、崆峒、崑崙、華山、黃山六派掌門人去喝酒，但六派掌門人因不齒於他『色』的一絕，均未親往道賀，僅派門中人前往敷衍致意，這使濮陽鴻飛大為震怒，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找六派的麻煩。

「六派不甘受辱，羣起反抗，可是濮陽鴻飛武功奇絕，六派中人無一能敵，先後被他殺死了三百多人，後來六派掌門人被迫聯手攻他一個，這才將他制服於五台山上。

「當時，六派掌門人原想將他殺掉，不料正要動手時，忽然來了一位前輩異人，他是『蓬萊仙翁』葛懷俠，其人武功據說更在濮陽鴻飛之上，素有天下第一高手之稱，他向六派掌門人求情，說濮陽鴻飛是百年來罕見的奇才，他的琴、棋、書三絕應該讓它留傳後世，要求六派掌門人饒他一命，只毀去他一身武功，讓他的『三絕』有留傳後世的機會，六派掌門人碍於『蓬萊仙翁』的情面，只得答允其請，只將濮陽鴻飛的武功毀去，限他住在五台山下的『韜光山莊』，並選派六人監視他的生活行動，只准他將琴、棋、書三藝傳給他收的三名徒弟，其餘的『武、色』二絕應同他本人『死』——我說得對麼？」

俞立忠點頭道：「對，後來呢？」

盧儀南繼續道：「六派掌門人制服『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當天下午，他們就在五台山上飲酒慶賀，席間大家都深感聯合力量之强大，因此有人倡議創立『四海同心盟』，並選舉一位德高望重的『盟主』主持解決武林中發生的各種糾紛，六派掌門人一致同意，此即『四海同心盟』成立之由來。」

俞立忠道：「這我知道，我問的是『濮陽鴻飛』後來怎樣？」

盧儀南道：「他就在『韜光山莊』接受軟禁生活，日常以教授三名徒弟練習琴、棋、書為樂，如是過了二十年，就在三年前他七十歲的時候，他自感已不久人世，於是修書分致六派掌門人，說明他的一身武學實得自一部武林傳說已久的『天竺聖經』，如今大限將屆，願將那部『天竺聖經』分錄給六派掌門人以贖前衍，請他們於重九之日同去『韜光山莊』一趟，六派掌門人接信後均為之心動，因為那『天竺聖經』實是一部曠古絕今的奇學，何人得之，即能成為無敵天下的高手，這在目前各門各派武功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對他們的誘惑太大了！

「於是重九那天，到達『韜光山莊』的有少林派掌門一恕上人，武當派掌門古月道長，崆峒派掌門徐公美，崑崙派掌門虛無大師，華山派掌門閔中五，只有令尊黃山派掌門俞雲陽未到，五絕神魔濮陽鴻飛本欲先將五部錄好的『天竺聖經』送給五派掌門，但為少林掌門一恕上人所阻，他認為等黃山派掌門人俞雲陽到達之後再同時分發比較妥當，於是五派掌門就在『韜光山莊』等候，到了黃昏時，一名服侍濮陽鴻飛的莊丁忽然進入客廳向濮陽鴻飛附耳說了幾句話，濮陽鴻飛面色一變，立即起立向五派掌門告罪，說莊外有一位朋友來訪，請五派掌門稍坐片刻，說完即匆匆出廳，過了一會，五派掌門聽到莊外傳來兩聲慘叫，大家奔出莊外一看，濮陽鴻飛和那名莊丁已雙雙倒在地上，氣絕死去了！

「少林一恕上人由他們兩人的心房上起出兩支細如牛毛的金針——老弟，那是令尊的獨門暗器『亡魂金針』啊！」

俞立忠面肉抽搐着，點頭說道：「不錯，之後呢？」

盧儀南輕嘆一聲道：「之後，五派掌門人又發現放在濮陽鴻飛身上的六部『天竺聖經』錄本已全部不翼而飛，他們認為令尊還沒跑出多遠，立即向前追趕，果然才追出四五里路，就發現令尊站在一座山坡上的一株冬青樹下，五派掌門迅速將令尊包圍起來，責問他為何要殺死濮陽鴻飛，是否欲獨佔那部『天竺聖經』？令尊不

肯承認，他說他在那裏等候一個老朋友，五派掌門自然不相信，逼令尊交出那六部錄本，令尊不肯，雙方一言不合就打起來，結果令尊便慘死於五派掌門人手下……」

俞立忠冷笑道：「結果他們在家父身上找到那六部『天竺聖經』錄本沒有？」

盧儀南搖頭道：「沒有，因此他們斷定令尊已將那六部錄本轉遞到別人手裏，而那人極可能就是你！」

俞立忠又冷笑道：「正是，他們殺死家父後又立刻發動五派兩百名高手四出尋找我，還好我躲得快，沒被他們找到！」

盧儀南注目問道：「那六部『天竺聖經』錄本果眞在你手裏？」

俞立忠垂目反問道：「盧特使亦以爲在小可手裏？」

盧儀南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我感到奇怪的只是令尊的爲人，他一向有老好人之稱，爲甚麼竟會幹出那種事來？」

俞立忠抿抿嘴唇，雙目射出銳利光芒憤恨地道：「家父上五台山至慘遭五派掌門殺害的那段時間，我正在江湖上行走，所以我不知家父曾否接到濮陽鴻飛的邀函，但我敢說家父絕對沒有殺死濮陽鴻飛，也沒搶奪他那六部『天竺聖經』錄本！」

盧儀南道：「但那天金陽鴻飛是死在『亡魂金針』之下，以及五派掌門人在那附近找到令尊，這都是鐵的事實，雖然令尊辯稱他在那裏等候一個朋友，可是從黃山跋涉數千里去五台山等候一個朋友，這似乎有點不近情理吧？」

俞立忠點頭道：「盧特使說得是，這正是我三年來不斷在尋求的一個疑問，我已訪遍了家父所有的朋友，並無一人承認曾寫信約家父去那五台山上晤面！」

盧儀南道：「照你這樣說，令尊是被人陷害的了？」

俞立忠點點頭，說道：「不錯，盧特使不相信麼？」

盧儀南笑笑道：「我相信也沒用，到了『四海同心盟』上，你必須提出有力的證據來，方能爲令尊和你脫罪！」

俞立忠冷笑道：「只要『四海同心盟』肯給我時間，我相信能夠找出來！」

盧儀南道：「目前同心盟上，二帮三教及長白、青城、雪山、太極等九方代表人物對此尚未表示意見，也許裏面有同情你們父子的人，可惜你一直不曾派人去疏通，不然或許會在同心盟上替你說話。」

俞立忠道：「我若派人去疏通，豈非表示我們父子確是殺人兇手了？」

盧儀南道：「話不是這樣說，你把詳細情形告訴他們，使他們進一步了解你確非兇手，是則同心盟將要對你判罪時他們或會爲你辯護，至少可使你判得輕些！」

俞立忠沉思片刻，忽然「嗤！」的笑了起來。

盧儀南訝道：「有甚麼好笑的？」

俞立忠面現強悍笑容，凝注盧儀南笑道：「盧特使，你爲人正直無私，小可對你非常敬佩，可惜你是爲四海同心盟効力的『金衣特使』之一，將來咱們難免要在兵刃上相見。」

盧儀南哈哈笑道：「這沒關係，只要彼此了解也就够了，但你如不能在同心盟上爲自己開脫罪嫌，就得被解入『正心牢』監禁，你恐怕沒有機會了吧？」

俞立忠含笑吐出平靜而有力的聲調道：「有的，小可絕不承認也不接受同心盟給我的處罰！」

盧儀南道：「你要以一人之力與合二帮三教九派的『四海同心盟』對抗？」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我們黃山一派被同心盟除名，小可自然不必遵守同心盟的一切規律，盧特使你說是麼？」

盧儀南道：「你這是自暴自棄。」

俞立忠笑道：「假如我不自暴自棄，家父和我的冤枉只怕將永沉海底！」

盧儀南瀟洒地一笑道：「這話也許是對的，那麼，我得謝謝你的警告，當你不幸被同心盟判罪而須入牢時，我可要關照他們防備你逃脫，否則我又有得忙了！」

「正是，請多多提防，莫謂言之不預也，哈哈哈！」

「放心，我會把你看得牢牢的，哈哈哈……」

兩人說到這裏，不禁相與大笑起來。

驀地，馬車在他們大笑聲中，忽然停住了！盧儀南輕「咦」一聲，伸手撩開車廂前的帘布，向坐在車座上的「追魂手」莫若賓問道：「莫鏢師，怎麼一回事？」

追魂手莫若賓端坐不動，目視前方，態度鎮靜地答道：「有個人倒在道上！」

盧儀南面色一變，探頭向對面道上望去，果見有個人橫躺在兩丈外道路上，便道：「好像是個老叫化，你過去看看！」

追魂手莫若賓跳下地走上一看，發現果然是老叫化，只見他滿頭亂蓬蓬的蒼髮，身上鶉衣百結，腳繫一雙破草鞋，瞧年紀當已在八旬以上，雙臂向前伸直，面朝地上臥倒渾然不動，不知是睡着或死了？

追魂手莫若賓仔細打量老叫化一番，然後繞到他腳後，伸手拉拉他左腳喊道：「喂，老兄你怎麼啦？」

老叫化靜臥未應。追魂手莫若賓微微一冷笑，再轉到他頭前，抓起他右手一翻，將他身軀翻轉過來，發現老叫化相貌毫不起眼，雙目緊閉，氣若游絲，不禁驚詫道：「啊，是個病叫化！」

盧儀南是個見義勇爲的俠士，聽說是個病叫化，忙道：「莫鏢師請把他抱到車上來，盧某替他看看。」

俞立忠眉頭一皺，不悅道：「盧特使請別忘對小可的允諾！」

盧儀南恍然一哦，道：「對，我差點忘了，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只要對方不是武林人，讓他上來又有何妨？」

俞立忠冷笑說道：「盧特使又安知他不是武林人？」

盧儀南微笑道：「萬象鏢局的鏢師非同等閒，盧某信得過！」

俞立忠道：「盧特使這樣輕易相信人，只怕將來要栽跟斗！」

盧儀南笑了笑，回望道上的追魂手莫若賓道：「算了，莫鏢師，你把他移到道旁，咱們繼續趕路吧！」

追魂手莫若賓頷首一嗯，便將病老叫化抱去道旁，讓他仰身躺下，隨即返回車上，開動馬車繼續前進。

車行轆轆，晨景在車輪飛轉下一幕一幕向後倒退……

（未完）

雛鳳啼聲

本文承自第52頁

「也不是甚麼頭頭，在下不過是一個代言人而已，其實。」古少甫招手一指那紅衣番僧和黃衫老者，道：「他們二位，各方面都比我强得多了。」

「噢……」

「現在，先給諸位介紹一下。」

古少甫抬手一指那紅衣番僧，道：「這位是西藏布達拉宮的班嘉大師，紅教中的三位頂尖兒高手之一。」

谷中英漠然地道：「久仰。」

古少甫又一指那黃衫老者，道：「這位是青海海心山山主獨孤鈺。」

谷中英道：「沒聽說過。」

獨孤鈺接口冷笑道：「妳當然沒聽說過，但妳那混帳老子谷振彪，却是跟老夫有奪妻之恨的大仇人。」

谷中英楞了一下，道：「那很好，父債女還，你儘管冲着我來就是。」

「哪怕你不還。」獨孤鈺邪笑道：「老夫這個討債方式很別緻，妳們父親毀了我上半輩子的幸福，我要你們姊妹倆作老婆，補償我的下半輩子。」

谷中英怒極反笑道：「很好，怕只怕沒這份福氣來消受。」

說話間，她手中寶劍的劍尖上，冒出尺許長的炁芒，伸縮有如蛇信。

一旁的恆兒脆笑道：「嬸嬸，方才你說過，待會讓我們兄妹打頭陣的。」

谷中英道：「方才，你這個小淘氣，不是已經打過頭陣了嗎？」

恆兒接口撒嬌道：「方才，你不准我還手，那不算。」

敏兒也附和着道：「是呀那不算。」

優曇大師向那邊的谷中英傳音，說道：「獨孤鈺是西北地區的黑道巨擘，死有餘辜，但他一身功力奇高，可以讓兩個姪兒歷練一下，但不可輕敵，下手更不必留情。」

谷中英點點頭道：「好的……」

接着，將恆兒、敏兒拉攏，附耳將優曇大師的話複述一遍。

聽得兩個姪兒神采飛揚地道：「我知道，我知道！」

獨孤鈺冷笑道：「谷中英，妳眞要教兩個娃兒打頭陣？」

谷中英道：「不錯。」

獨孤鈺道：「妳忍心讓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給我祭刀。」

恆兒搶先清叱道：「老小子，我說，你準會給我們兄妹祭劍。」

獨孤鈺冷笑道：「既然你們自己要送死，老夫就成全你們，上吧！」

「好，看劍！」

清叱聲中，恆兒首先揮劍飛撲，師傳「三百六十週天劍法」中的精妙絕招，源源而出，剎時之間，攻出十八劍。

恆兒、敏兒使的都是對金屬兵刃具有吸引力的「磁力迴旋劍」。

「磁力迴旋劍」對於使金屬兵刃的對手，具有自然的尅制作用。

如果對手的功力較差，手中的兵刃，根本沒法運轉。

即使對手的功力相等，也會感到運轉吃力，功力大打折扣。

此刻的獨孤鈺，使的是一把百煉精鋼的緬鐵軟刀，自然會受到磁力的影响。

所以，儘管獨孤鈺的功力奇高，但在不明就裏的情況之下，一開始就幾乎吃了大虧。

勉强接下十八劍，敏兒也如法泡製，展開一連串的快攻。

也幸虧獨孤鈺的功力至少比恆兒、敏兒要高出三成以上，因而儘管一開始就「幾乎吃了大虧」，但事實上却並未吃甚麼虧，而只不過是虛驚一場。

而且，當他心頭突然一驚，眞力驟增之下，兵刃受尅的劣勢也就立即扳平了過來。

這也就是說，獨孤鈺這老魔的功力之精湛，的確有驚人的造詣。

恆兒、敏兒雖然是以二對一，而且還倚仗兵刃相尅的力量，暫時之間，也只能戰成平手。

獨孤鈺穩住戰況之後，才冷笑着問道：「你們使的是崆峒派的『磁力迴旋劍』麼？」

恆兒脆笑道：「不錯啊，你老小子像很有一點兒見識。」

敏兒也清叱一聲，道：「知道『磁力迴旋劍』的厲害，還不引頸受戮。」

獨孤鈺道：「小雜種，儘管你們佔了兵刃上的便宜，老夫還是會在二百招之內超度你們。」

一旁掠陣的谷中蘭嬌笑道：「獨孤鈺，就算你眞能說到做到，也沒甚麼光彩可言。」

可不是嗎，兩個娃兒的年齡加起來，也還不及獨孤鈺的一半，獨孤鈺的身份和數十年的修爲，即使眞能於二百招內殺死兩個娃兒，不但沒有甚光彩可言，甚至還會令人齒冷。

谷中蘭的話，雖然不好聽，但獨孤鈺却並未接腔。

獨孤鈺之所以沒接腔，倒不是他的涵養功夫特佳，而是由於兩個娃兒的眞力突增，「磁力迴旋劍」上的吸引力加强，一時之間，既心驚於對方小小年紀，居然還會藏私，又不得不再增眞力爲應付，而沒法接腔，也無暇接腔。

須知恆兒、敏兒這一對身世坎坷的孤雛，雖然幼失怙恃，但上蒼對他們的補償，却也特別優厚。

補償之一是獲得武當派耆宿「通臂神猿」呼延哲的自小加以培植，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

補償之二，是獲得呼延哲珍如性命的千年肉靈芝液的滋補，足以抵得上一般練武的人的半甲子的面壁之功。

補償之三，是獲得「冷面鐵心、乾坤聖手」金無畏這樣一位傲視當代武林的師傳。

所以，儘管他們還只不過是一對十二三歲的娃兒，除了欠缺臨敵經驗之外，一身的功力，却並不遜於他們目前在場的兩位嬸嬸——谷中英，谷中蘭。

也所以，方才，古少甫也將敏兒列爲坐鎮金湯堡的主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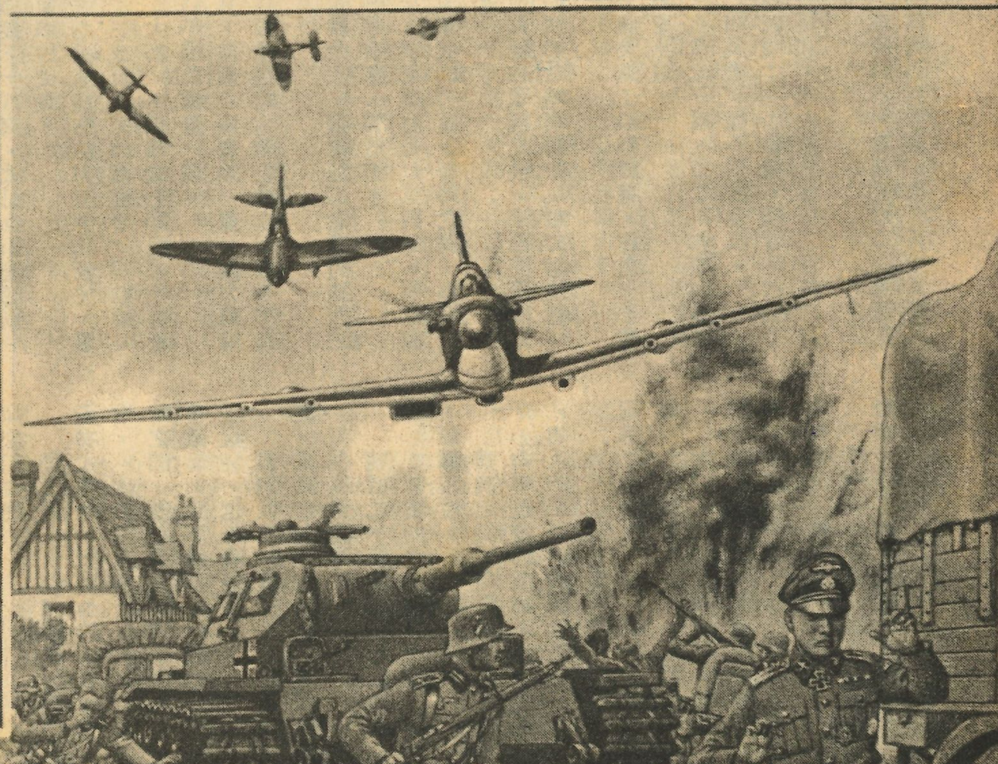
——下期續完——

武器的沿革

升空的兵器

雍容・譯

一七八三年是人類第一次乘熱氣球升空，這種熱氣球是法國一對姓孟高爾費的兄弟發明的，但是十年後，世界才有第一支「空軍」，即所謂氣球軍團，在法國革命軍中負起偵察的任務。過了一兩年，這項計劃被放棄了，雖然在十九世紀時代的戰爭中，觀察氣球繼續不時被使用。總之，軍事當局就是不大主張利用人類升空去參與他們的行動。然後到一九〇三年，輕於空氣的飛機的出現，發明者係章氏兄弟，才改變了將軍們把飛機否認爲一種空中武器的觀點。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飛機依然是沒有武裝裝備的，不過，德國和法國的空軍却比英國皇家空軍先進得多，後者的有如紙鳶，最大的時速不超過一百哩，高度也只限於九百公尺，但飛機的價值迅速被重視了，速度上也力謀改進，不但把它武裝起來，參加戰鬥，還利用它去偵察敵人的炮兵陣地，裝上機關鎗和小型炸彈去進攻敵人的地上目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飛機的用途更廣了，例如大規模的空襲敵人的地上目標，掩護陸軍的出擊，在德國的閃電戰中，低空轟炸機和就近補給機完成了驚人的任務，開始了所謂立體戰爭，那一方面的制空權的獲得，地面部隊才能克敵致果。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機的俯衝轟炸，頓使法軍膝縮股慄，手足無措，德軍所採的戰略，便是空陸配合行動，空軍濫炸一輪之後，地面上的坦克車隊即配合行動，果然所向披靡。但是，到了戰爭快要結束時，聯軍却反而取得了制空權，英國皇家空軍的噴火式和旋風式戰鬥機，堅守着祖國的上空，使到德機難越雷池半步，被擊落不少。

飛機的發展一日千里，制空權的獲得可以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技術上力謀機關槍子彈可以從轉動的機葉中穿過，襲擊敵人，時速增至二百公里。



一九一一年義土戰爭中，第一架飛機負起軍事任務。前此，軍事專家認爲飛機的價值只在偵察。

世界第一次大戰時，飛機還沒有武裝裝備的，偵察敵人的炮兵陣地是它的主要任務，但不加攻擊的。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羅唐納・文



極樂世界

荷麗是阿拉伯土王的寵姬，奉命參加一個叫做太空城的騙局，跟邪門科學家沙巴合作，不料太空城發生災難，她跟沙巴死裏逃生，仍要鬥到難分難解，於是極樂世界變成血淋淋的地獄！

住在太空城壽命增加一倍

在紐約曼哈頓區的一角，有一座很宏偉的建築物，圓頂，有點像「白宮」，實際上它跟政治全無關係，它只是代表科學上的成就，每年必有一次召開萬國科學家集會，確是名符其實，因爲它就是世界性的「萬邦科學家協會」。

每一次集會，都有一個目標，研究一種新型事物，那一年的集會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空中樓閣」，各有一套，提出來討論，經過六個鐘頭的研究之後，會長史密夫巴倫博士綜合各人的建議，作出如下的報道：「我們一致有這種想法，認爲現有的地球上面任何一處都不是理想的居住地方，想保健兼長壽，應該搬到太空居住，將來建築在太空的一座城就叫做太空城，它是圓筒形的，空心，首尾兩端都有巨型的碟狀太陽鏡，把陽光反射結集爲一個晶體，它一變再變，變成電力，故此永遠有足夠的電力供應。

「所有居民都住在巨大的空心圓筒之內，故此空氣方面可以百份之百的消毒，沒有病菌，又因爲空氣所含的氧增加一倍，所有居民都覺得愉快，分分鐘都覺得有如在海邊散步所吹到的新鮮空氣一樣，更加重要的就是作爲鋼殼的保護物，經過化學處理，伴着陽光投下來的加瑪綫，即是太空星體爆炸之後留下來的輻射綫，含有毒質，能夠完全隔絕，使人的壽命延長一倍。」

末了，史密夫巴倫博士還向全世界的科學家報道另外一種叫人興奮的事實，他說該項太空城的建議，將會變成有實質的計劃，呈送美當局的太空署審核，如果批准，便由美國國防部撥出巨欵興建，不止是證明科學上有進一步的成就，還有另外一種作用，美當局可以利用太空城避免地球上面的浩劫，把一切軍事物資以及人類繁榮基礎的科學知識搬到圓球之內，誰也沒法毀滅它，假如地球上面的人類互相殘殺，太空城的居民可以移居月球！

對一般人來說，科學家是否可以創造太空城呢？無動於中，沒有人想搬到巨型的圓筒之內過活，可是，認眞富有的人，渴望長壽，同時想得到更強的健康，他們就有一部份人想搬到那個地方居住了，故此這一項新聞在紐約日報發表之後，有許多人打電話或寫信給史密夫巴倫博士，懇求他解釋住在太空的人爲甚麽比較住在地球上面更加康健，壽命可以延長一倍。

上述的新聞在紐約日報發表之後，一個月零五天，史密夫巴倫博士以會長身份解釋太空城的秘密，當衆發表談話，這樣說：「在地球表面可以隨意呼吸到的空氣，氧氣的含量不多，它的組合係百份之八十氮氣，另有百份之二十係氧氣，任何人都不能把那些氮氣加以運用，照樣吸入，照樣吐出，能夠吸入的氧氣又因時間太短，只能吸收它所含的五份之四，必有五份之一吐出來，既然氧氣的百份比只是百份之二十，它只能吸收百份之十六，等於我們每一口呼吸只是吸入百份之十六的氧氣，萬一居住環境欠佳，氧氣之外含有雜質，又或含有碳酸氣，所吸收的氧氣更少，只是吸到百份之十的氧氣，如此過活，那個人很容易疲倦，力不從心，甚至在性的一方面也打了個折扣，如果住在太空城，根本上氧氣的百份比增加了一倍，且又不含雜質，並非在人口密集之區過活，分分鐘吸入別人吐出來的碳酸氣，當然是極爲有利的，此外，還因宇宙間有一種隱形的光綫叫做宇宙綫伴着陽光投射下來，它是有毒的，能夠削減一個人的活力，並使新陳代謝的機能萎縮，當然它會影響到人類或其他動物的壽命打了個很大的折扣，事實上受到影響的機能十分廣泛，很少人知道宇宙光對男人或女人的性器官也受影響，男性必須製造的睪丸素荷爾蒙，就是給宇宙光影響到水準大量降低的，如果有一個男人在完全沒有宇宙光投射的地方過活，他的戰鬥力可以增加一倍，復元力增加三倍。

這番話使許多富有的人發生奇異的幻想，渴望搬到太空城居住，有些人已經老退，想恢復青春的活力，返老還童，另外一些人則又盼望增加英雄氣概，本來他只能夠隔三日跟異性同睡一次，如果搬入太空城居住，復元之力增加三倍，他就可以

夜夜春宵，玩個稱心滿意。

想不到世界上有那麼多男人希望搬到太空城居住，三個月後，史密夫巴倫博士再度招待記者，發表談話，說：「在三個月裏面，我們天天收到一些函件，想知道太空城是否有希望在三幾年之內完成，如果那座太空城落成，究竟它是美國政府的專利品抑或公開召請世界各地的豪門富戶入內居住，如果任何人交費之後即可入居，收費多少？我現時對這一連串的問題作一個總結的答覆。

「先說太空城的建造期限，起碼需要十五年，因爲我們要搬許多種工作器材到月球去，在月球上面整理，然後把它放在太空指定地點砌成整體的形狀，故此需要那麼長的時間，全部費用約需二千億美元，那麼龐大的工程，只有一個國家才可以負担得來，故此暫時無法做出確實的答覆，假如美當局能够負担全部費用，並且將太空城的房屋出售，也是很昂貴的，相信一個住宅單位就需要一千萬美元之巨！」

他說的這番話在報紙上面發表之後，沒有人向他查問太空城的發展情況了，事實擺在眼前，誰也不耐煩等候十多年搬上太空居住的，假如有人想搬到太空居住增加英雄氣概，那就更加缺乏這種耐性，因此之故，想到太空去的人，越來越加淡泊，可是，邪門的科學家當中，却有一個人，認爲有機可乘，他深深的考慮一番之後，就把一個十分古怪的計劃實現，打算利用女色使一部份富有的男人入迷。

有一天，他很有興緻的找紐約名女人巴巴拉史丹娜在密室交談，說：「我有一個十分巧妙的辦法，能够吸引廣大的富豪投進色情陷阱，因爲這一個妙計需要投資一億美元那麼多，我一個人沒法辦得到，希望你在經濟方面大力支持。」

史丹娜笑了笑，說：「沙巴，你不是存心跟我開玩笑吧？即使我傾家蕩產也拿不到一百萬美元出來做任何一種生意，你却獅子大開口，說出一億美元那麼大的數字，我聽了，險些嚇暈！」

沙巴笑嘻嘻的說：「史丹娜，我的爲人怎樣？相信你一定懂得很清楚，我決不會無緣無故跟你開玩笑的，雖然你不容易一下子籌得出一億美元，找你的拍檔投資，也許有辦法達到目的，我的意思就是指蒙巴頓。他一直躲在暗處攬販賣人口的勾當，這個幻想一定能够變成事實。」

四十歲的史丹娜，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聽了這句話，嫣然一笑，說：「沙巴，就算蒙巴頓那個魔頭傾全力相助，他也拿不出一億美元，充其量他只有兩三百萬美元的資金，可以供運用，你一定是研究科學太過用神，使你變成一個胡塗虫了，別說他沒有這一份財力，就算他有一億元，他也不肯拿它跟你做生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沙巴說：「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別忘記，蒙巴頓幹販賣人口的生意，他當然認識一些有權有勢的土王，他沒法拿得出一億美元，如果他有辦法說服土王，可能在沙漠裏面稱霸的土王有興趣。投資一億美元，可以賺十倍的利潤，不過兩三年，就有十億美元到手，世界上還有那些比這更加容易賺錢的一條財路嗎？」

他說得那麼肯定，史丹娜情不自禁有些動搖，說：「沙巴，我不再堅持下去了，你打算怎樣做這種生意呢？希望你說個明白，別讓我在黑暗中摸索。」

「好的，我可以把它有層有次的說出來，不過，你一定要把蒙巴頓帶到這一間密室，我才肯向你說得一清二楚，你想想吧，賺了十億八億美元回來，當然你也有些好處的，你不必投資，只是替我搭綫而已，其實蒙巴頓也是不必投資的，只要他能够說服有財有勢的土王與我合作，那就行了，不管怎樣，我的計劃絕對不是空中樓閣，希望你設法盡量協助。」

「好的，我明天就派人找蒙巴頓，他答應跟你見面，我才打電話通知你。」

這是詭計的一個開端，沙巴的運氣不錯，五天之後，史丹娜眞的給他一個電話，告訴他一句：「你想見的人已經來了，他在密室裏面休息，希望你立刻到來。」

擄人勒索賺大錢

那一晚的深夜，在名女人史丹娜的密室之中，有三個人密談，蒙巴頓以貴賓的姿態出現，很有禮貌的說：「沙巴先生，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科學家，史丹娜告訴我，認爲你有很巧妙的手法可以賺大錢，想跟我合作，爲甚麼你在那麼多的芸芸衆生中揀中我呢？」

沙巴很坦白的說：「因爲你有許多個靚女。」

「是的，你說得對，不過，我的靚女並非玩品，乃係貨物，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沙巴說：「你一直都是替沙漠區的皇公大臣效勞，買些靚女，送往沙漠，作爲親善大使，如果你能够說服土王，投資一億美元，再把你的靚女加進去，作爲投資的一部份，那就有希望賺大錢，我這一條妙計十分高明，相信它一定可以實踐。」

蒙巴頓說：「難得你如此信任我，即使是你的老拍檔史丹娜，你也沒有把完整的計劃告訴她，故此我一定要聽聽你想說的是甚麼。你是否想利用物理化學的技巧，把石頭變成鑽石呢？」

沙巴哈哈大笑，說：「我不是企圖把石頭變成鑽石然後找你的，我簡直是把一袋袋的黃金鑽石送給你，我能够製造一個極樂世界，使它變成圈套，軟禁一百幾十個富豪，擄人勒索，可惜我缺少一億美元的資金，希望你能够說服一個手上有三幾億美元的土王，互相合作，即使他的錢是公欵也不要緊，如果他沉迷酒色，虧空公欵，那就更妙。」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很是簡單，如果他不是虧空公欵，未必肯投資攬這一宗驚天動地的買賣，反之，他已經虧空了十億八億，抽出一億美元，投資攬這一宗生意，蝕了本，他不會弄得更僵，够運的時候，賺了十億過外，那就可以使他恢復原來的地位，晚上睡覺，更加暢快。」

「你以爲世界上有這樣子的一個土王嗎？」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一個虧空公欵的土王，不過，近年沙漠區的土王個個揮金如土，倘若有些地方忽然石油貯藏量減少許多，叫他拿出盈利所得的總數，他沒法辦得到，那樣子的處境等於虧空公欵，你想想吧，在你的靚女買主當中，必有一兩個土王是欠債的，那些人就有可能虧空公欵。」

蒙巴頓想了想，說：「沙巴，我們還是談談你講的極樂世界吧，爲甚麼建造一座安樂窩要花那麼多的錢呢？」

沙巴說：「如果在地面上建築一座安樂窩，當然不必如此浪費，可是，我想建築的安樂窩乃係飄浮在空中的，那就不同了，它必須在山谷當中，下邊有強力的氣流托住，看來就像是置身於高空，然後使那些高貴的囚犯心悅誠服，以爲置身在天宮之內。

「我這一項計劃最扼要的一點就是被誘到極樂世界的豪門富戶，根本上不知道他被人擄刧，至於他的家人，却認爲他巳經落在刧匪的手上。

「由於極樂世界等於空中樓閣，除了它本身的設備之外，還要製造強大的氣流，把它托住，這一連串的科學製成品是必須巨欵的，故此我要找一個頭腦靈活的人合作，再由那個頭腦靈活的人找一個富翁投資。」

蒙巴頓說道：「沙巴，你的口才眞好，我給你說服了，我同意你的計劃，後天我就動身到摩洛哥去，我會順路拜訪土王岳斯的，如果你願意同行，由我介紹你謁見他。」

「好的，我先回到自己總部，佈置一切。」沙巴很興奮的說。

握手之後兩分鐘倒斃

在一個晴朗的早上，邪門的科學家沙巴被蒙巴頓帶往一處荒凉的高地，殘破不全的堡壘，到處可見，反映出它是經過多次戰火的摧殘的古戰場。

在頹垣斷壁之間，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宮殿屹立，它是新建的，宮內有許多傢俬以及用具都是現代化的，享受一流，住在這個宮殿之內的人就是阿拉伯新興的領導階層土王岳斯，圍繞着他的人全是美女。

岳斯巳經有四十八歲，仍很英勇，他絕不信任男人，即使是女人，仍要特別嬌艷，綫條優美，然後有資格選入宮中任職，那邊的女官有三十六人，全是官吏，亦可以說全是他的妃嬪。

最爲得到他的歡心那個寵妃叫做「荷麗」，跟荷花一樣潔白，渾身是勁，戰鬥力極強，忠心耿耿，他接見任何一個遠道而來的嘉賓，她必然站在身邊，替他傳話，兼且是他的貼身保鑣。

那時靠近中午，蒙巴頓跟沙巴走進禁宮，她介紹之後，就用阿拉伯語言把兩人的來意轉達。

她相當吃力然後把沙巴的極樂世界加以解釋，還加上一句：「他們並非把靚女放在一個永遠浮在空中的宮殿之內，任意享受，他們這樣做是另有作用的，簡單說一句，那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擄人勒索。」

「那是刧匪和綁票匪了，是也不是呢？」土王岳斯開始感到興奮了。

她點了點頭。

土王岳斯說：「再好也沒有了，我最喜歡跟匪帮交朋友。他們巳經是刧匪了，揸刀搵食，已經可以達到目的，爲甚麼向我伸手要錢，投資一億元去建築一座賊巢呢？」

荷麗沉住氣解釋一番，土王岳斯逐漸明白，所謂極樂世界，等於禁宮，有的是女人，不是賊巢，哈哈大笑，說：「你說這一條妙計是科學家沙巴想出來的，聽說科學家有最可靠而又最簡單的手法殺人，請沙巴在我的面前表演一些絕技給我看看，如果他沒法做得到，那就算了。」

荷麗把這一番意思講出來，沙巴說：「好的，請你把我的話轉達，由土王叫一個準備犧牲的女官走出來，跟我握手，我可以令她在握手之後的兩分鐘倒地喪生，此外，我還可以令到跟我握手的人安然無恙。」

土王岳斯不信，先叫荷麗跟他握手，又再叫另外一個靚女走出來，跟他握手，果然如此，荷麗跟他握手之後沒有絲毫異狀，另外的女官跟他握手，眞的是轉瞬之間，臉色變紫，好像充滿了瘀血，霎了霎眼，便即倒地喪生，死狀可怖。

土王岳斯猛吃一驚，向他打量一眼，說：「我沒有看見你把右手縮回去，也看不出你的手有甚麼古怪，你到底使用甚麼古怪的方式殺她呢？」

荷麗向沙巴查問，沙巴說：「這種暗勁並非一朝一夕能够辦得到的，即使我解釋，你也不明白，還是由你轉達土王岳斯吧，他巳經答應過，如果我做得到握手即可以致人於死，他就答應跟我合作，希望他遵守諾言。」

土王岳斯從她的口中獲悉這句話，笑了笑，說：「好的，我們衷誠合作好了，不過，我不懂得英語，也不懂得科學上的一切，如果由我跟他們合作，反而不妙，我派你做代表，你跟他們一起到遠方去，三年爲期，我要你把此行所賺的錢分一半給我。」

她把這番話轉達，不消說，沙巴自然是一口答應，當晚兩人就在禁宮吃一頓很豐富的晚餐，喝了許多最香最醇的酒。

世界上有許多人腦筋靈活，想出了寶貴的意見，能够賺大錢，可惜沒有人投資，既然土王岳斯有這一份豪氣，答應投資，那就大局已定，故此他們離開了岳斯禁宮之後，立刻回到紐約，在名女人史丹娜的密室之內展開更進一步的集會，研究這一項計劃有沒有漏洞。

那晚史丹娜、荷麗、蒙巴頓及邪門科學家沙巴在密室交談，有一座塑膠製成的模型放在前面，一眼看去，好像一隻巨大的牙齒，四週相當高，中間的一處十分低陷，這種地形是很少見的，沙巴先行解釋，把它稱做「山谷裏的山谷」。

他薄薄的喝了一杯酒，有些興緻，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印度、埃及以及南美洲，這三個地區都是響尾蛇的產地，最毒的響尾蛇必然是在谷中谷聚族而居，印度有一座山谷叫做萬蛇谷，它就是我想建築空中樓閣的一處，我並非因爲它有許多毒蛇聚居，人跡罕至，然後看上它，更加重要的一種因素就是那一處山谷的谷底特別深，令到包圍它的山峯有如一扇門似的使

它跟外界隔絕，我們可以作任何活動，外間毫不知情。

「你們必須充份瞭解這一點，即使我們把豪門富戶軟禁在一個地方，也要它十分隱蔽，並且要被囚禁的人覺得他們置身在太空，不敢逃走。」

史丹娜插嘴問：「為甚麼要令到他們認為住在太空呢？」

沙巴說：「我之所以觸機想出如此怪異的一個地方，稱之為極樂世界，誘惑豪門富戶上鈎，就是因為科學家史密夫巴倫博士發表過幾項重要的聲明，認為不久的將來，人類可以住在太空城，入居太空城的人不會患病，長命百歲，男性的力量增加好幾倍，如果我不能够把局勢佈置得相當巧妙，使他們住在指定的地方，以為眞的住在太空，他們一旦走出萬蛇谷，回到任何一個大都市，談及此事，便會揭穿這種秘密。」

史丹娜說：「你不是說過打算把他們留在一個地方，形如囚禁，擄人勒索嗎？何必多生枝節，使他們發生錯覺以為置身在太空城呢？」

沙巴笑了笑，說：「擄人勒索這句話只是跟土王岳斯交談之際說的，因為這樣說可以抬高我們的身份，在他的心目中，匪帮係英雄人物，故此我這樣說，難道在文明社會大庭廣衆之間也是這樣說嗎？坦白點說，這是一個騙局，逼不得已，才採用擄人勒索這一招，如果那個富豪對於金錢方面毫不介意，送一億美元給我們，那就是公平交易，並非擄人勒贖。」

史丹娜說：「沙巴，你眞了不起！」

萬蛇谷變成太空城

荷麗一直是安安靜靜的坐在一旁傾聽，她認為應該說幾句話，於是開口：「我想提出幾個問題，請沙巴博士回答，可以嗎？」

「當然可以。」沙巴說。

「那個萬蛇谷的地勢必然是特別古怪了，看來它大概是山谷最低之處，剛巧是很深的地坑，然後變成谷中之谷，如果坐在直升機在空中俯瞰，它大概是圓筒形，為甚麼你要揀這種地形呢？」

「因為我必須利用谷底噴氣，使一個圓筒形的金屬品浮在空中。」

「谷底的蛇呢？」

「我們抵達該處，只要噴出十分強的硫磺氣體，牠們就可以在一夜之間死個清光。」

「那個圓筒形的金屬品是否用鋼鐵鑄造呢？」

「不，它是用錳和鋁混合鑄成，只有百份之五的鋼鐵。」

「我有些明白了，這個鋼質的金屬管永遠飄浮，如果隔開了玻璃窗向外邊望去，看到一些甚麼景色呢？」

「它沒有玻璃窗，只有瞭望塔，如果有人走上最高的瞭望塔，將會看到不同的景色，倘若是白晝，陽光投射下來，那是一片耀目的光芒，反之，它是夜間，便可看見藍色的夜空，大部份時間看見一層白霧。」

「為何你要用白霧罩住太空城呢？」

「因為我想它隱蔽在雲層之中，即使偶然有飛機在附近飛過也看不見它。」

「我想知道這一點，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怎樣去誘惑豪門巨富投入這個陷阱呢？」

「很容易辦得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有許多間夜總會，每年一定有許多豪富到那邊觀光，順便看看古蹟，被認為世界七大奇蹟的泰姬陵，更加是他們必到的一處，我們先行搜集足够的資料，獲悉每一個富豪抵達印度之後的行程，然後由一個特別嬌艷的女人做响導，稍有機會，就使他們注意到泰姬陵附近的一座妖姬陵，帶他到那邊看看，到時他會沉迷酒色，在妖姬的懷抱中暈倒，醒來已經置身於我們的太空城之內。」

荷麗忽又發問：「我只是聽見過泰姬陵這個名字，你有沒有到過呢？為甚麼它列入世界七大奇蹟呢？」

沙巴說道：「所謂七大奇蹟，是指建築物而言，埃及金字塔或者意大利的比薩斜塔，都是很有份量的建築物，印度泰姬陵之所以列入七大奇蹟之一，那是因為它用七彩的玉質岩石建築起來，珠光寶氣，比較任何一座宮殿更加名貴，在陵墓兩邊種植的長春樹，吸碳氣，吐氧氣，走近了它，可以吸進雙倍的氧氣，登時精神一振，這種特色也是它成名的一個因素，那座建築物是印度古王為了紀念死去的愛妃阿泰而興建的，充份表現塵世間一股純眞的愛。」

「那麽，另外一個妖姬陵呢？」

「上述的泰姬陵係十七世紀的建築物，再過一個世紀，印度有一個土王荒淫無道，他認為塵世間有的是慾，根本沒有愛，故此他建築一個幽深莫測的陵墓，墓中有一座迷人的妖女塑像，隨時有靚女向她赤裸裸的膜拜，傳說這個土王叫做波路沙拿，他沒有子女，吩咐大臣依他的話去做，他病逝之前，在妖姬陵的密室囚禁他的全部寵姬，給她們一週的食糧和水，重病垂危的他，可以目擊所有寵姬跟他同歸於盡，喜歡尋幽探秘的人，會出高價找尋一個懂得妖姬陵所在地的响導，入夜之後走到那邊看看，如果有一個豪富的遊客想看看它，他就跌進我們的掌握，不過，誘惑他到了那邊看看土王跟寵姬纏綿而死的一個秘窟，殊不容易，故此需要找最迷人的女人担當。」

荷麗說道：「沙巴，你不是說過那個土王在病危的一段時間才搬到妖姬陵嗎？為甚麼他臨死的時候還有力量跟女人纏綿呢？」

「事實上他還沒有消失男性的力量前就結束自己的生命，換言之，他死於自殺，剛剛進入高潮，便即同歸於盡，這樣做倒是有點意思的，印度有一種細小的菓實，叫做合歡子，把它捏破，菓汁濺出，任何人觸摸到它，一分鐘之內便即喪命，土王可能使用它讓自己升天。」

荷麗吃了一驚，說：「你在土王的面前做出驚人的表演，握手就置人於死，可能你暗中把合歡子的小菓實藏在指縫，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跟你握手，沒有捏破它，其實那時它已經藏在指縫中。」

「為甚麼你捏破它的時候，自己不會中毒身亡呢？」

「因為我戴了極薄的一種膠手套，它雖然薄但沒損破，那就不會令我喪命。」

「你眞是了不起！」荷麗向他稱讚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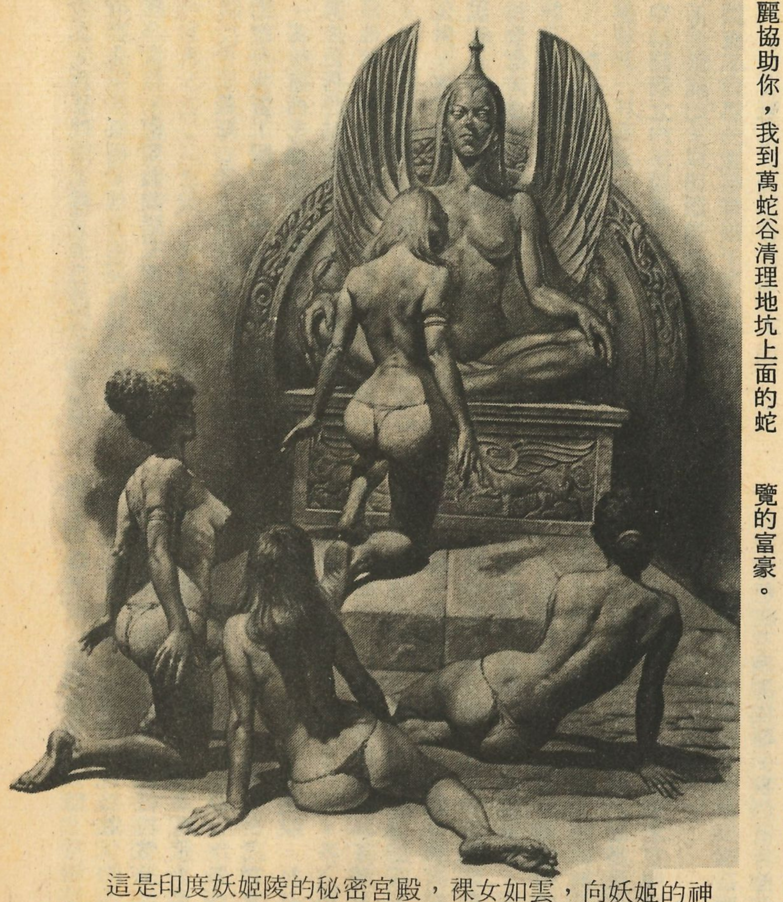
蒙巴頓說：「我們攪這一套，究竟怎樣進行呢？」

「先決的一種行徑就是收購夜總會，另一方面，修築妖姬陵，最好另外派出一些人前往萬蛇谷殺死眼中所見的任何一條响尾蛇，如果你不介意，希望由你出頭收購新德里的夜總會，跟着修葺妖姬陵，荷麗協助你，我到萬蛇谷清理地坑上面的蛇鼠。」

「好的，我願意協助你去幹任何一種差遣，不過，土王岳斯吩吩我要不分晝夜留在你的身邊作伴，我很想依他的吩咐去做。」

聽了荷麗這句話，巴沙說：「好的，就依你的話去做好了，你可以形影不離的留在我身邊。」

這一個古怪的佈局就此展開，名女人史丹娜很有興緻的參加一脚，故此她也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去，找一座房子住下來，從中策劃，不過，她也負起另一種任務的，由她明查暗訪，調查每一個到印度遊覽的富豪。



這是印度妖姬陵的秘密宮殿，裸女如雲，向妖姬的神像膜拜，三個美國特務喪生於妖姬的脚下。

第一宗贖款五千萬美元

半年之後，他們都有成就，聚在一起，研究整個局勢。

事實上他們四個人眞眞正正是衷誠合作的，即使是名女人史丹娜，她也不是坐着袖手旁觀，她想盡辦法跟旅遊社的人接觸，調查每一個豪客的身世，凡是沒法拿得起一億或七八千萬美元取贖的遊客，懶得理會，從表面上看來，這一項調查的工作似乎沒有多大的用處，但在事實上，却可以省掉那些靚女到處查問的時間，認眞有用，有時一個靚女獲得豪客垂青的時候，往往沒有時間分身查訪。

以「海倫」來說，她就是如此，她是金蕾夜總會歌舞團的台柱，她在舞台上面演出，穿了貼身的泳衣，肉色，並非透明，不過她跳得最起勁的一瞬，玉腿翻飛，上面有特殊的強光照射燈向她投射，她身上所穿的泳衣居然變成透明，纖毛畢露，令到台下的觀衆眼睛一亮，最前的幾枱，俱是貴賓，有時還會有些豪客看了覺得心癢，可能透過夜總會的公關主任，找她作伴，坐在身邊密談，甚至喝一杯酒。

在枱上跳舞的靚女俱是由蒙巴頓供應的，每一個女人都是頂兒尖兒的貨色，公關主任並非別人，有男有女，男的是蒙巴頓本人，女的就是荷麗。

當晚海倫被意大利的豪客沙勃羅斯看上，邀她伴坐兼伴飲，還駕車帶她回到酒店房間裏面。

如果他不是理想中的獵物，史丹娜不會讓他變成入幕之賓，荷麗在夜總會裏面發覺他渴望跟海倫同睡之際，早巳打電話到總部查問，因此海倫不會走太多的冤枉路。

海倫那一晚施展渾身解數，使沙勃羅斯入迷，翌日她柔聲說：「你雖然三次到印度遊玩，逛過泰姬陵，但却沒有到過妖姬陵，也沒有到過極樂世界，太過可惜，如果你有空的話，我可以帶你到這兩個地方看看。」

任何一個遊客都想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返國之後，向親友誇耀一番，何況是美人如玉一起伴遊呢？他當然是一口答應，想不到海倫帶他到僻靜的妖姬陵看看，在陵墓之內的秘窟，欣賞石壁的一百零八個浮雕塑像，男女合歡，花樣百出，看呆了他的一雙眼，纒住她造愛，她要他喝一點酒助興，那瓶酒含有催眠的力量，兩人一起喝了它，只是喝了兩口，便即如痴如醉，倒地昏迷，他覺醒的時候巳經置身於安樂窩，海倫對他說：「這是極樂世界，每天起床就可以喝酒，造愛，為所欲為。」

他在太空城似的地方住上了兩個月，思念他的太太和子女，希望回到人間，直到那時，沙巴然後出現，很乾脆的對他說知，他想回去，必須拿出一億美元。

沙勃羅斯雖然是意大利的服裝界鉅子，擁有三間規模很大的百貨公司，可是，叫他拿出一億美元，他却辦不到，銀行方面確確實實沒有那麽多的現欵，他必須回到羅馬，把公司裏面存欵的支票簿拿出來，簽寫一張支票，才可以送給他們五千萬

美元，再多就辦不到了，史丹娜認爲他的財力有限，答應了他，叫荷麗伴着他回到羅馬拿錢，假如他改變主意報警，殺死他一家人。

沙勃羅斯心理上受到莫大的威脅，眞的沒有報警，馴若羔羊，送出五千萬美元，另一方面，他的確是個殷商，少了五千萬，仍可照常過活，故此他不想硬碰硬的跟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作爲綁匪的四人帮，旗開得勝，喜出望外，雖然他們要求的贖金是一億美元，現在五折收取，不過，沒有後患，仍是值得安慰，故此他們絕不灰心，很有興緻的幹下去。

把握時機利用美色使一個男人入迷，然後靠一杯藥酒，使人昏睡，搬入浮在空中的圓筒之內，說是「太空城」，這樣做不是很難的，成問題的是贖金，史丹娜的調查工作不一定很準確，有時四人帮抓着的人並非巨富，傾家蕩產也拿不出一千萬元，他們就傷腦筋了，難道把這傢伙殺掉？此外，他們碰上了一種棘手的人物，告訴他們沒有現鈔，只有房屋地產，想要錢，除非他們把他放走，回到原處變賣產業，沒法辦得到，他們肯不肯把他放走呢？

還有一部份人是對整個社會發生厭倦的，他沒有妻子兒女，寧願一生住在太空城裏面，死在美人的懷抱裏，他們當然不肯讓他永遠留在那個地方，必要時只好把他毀滅。是否要大開殺戒呢？這一連串的困難使四人帮覺得頭痛，在太空城裏面召開緊急會議，各有各的想法。

荷麗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那些人，殺了算數，蒙巴頓認爲太過殘酷，可能發生不測之憂，說：「到印度首都遊玩的人，如果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此行純然是爲了渡假，死了當作失踪，沒有人追究，可是，有身份的富豪遠道而來，不一定是爲了滿足遊覽異鄉的好奇心，他可能跟當地人士在商場方面有來往，一旦失踪，勢必報案，那樣做可能令到警方介入，多方面調查他失踪之前到過甚麼地方，跟甚麼人最後一次吃吃喝喝，是否涉及桃色關係，但有所疑，便即到處查探，不難查到萬蛇谷，任何一天，警方捲入漩渦，我們就有殺身之禍。在情在理，很難戰勝警探，因爲警方人手衆多，一個又一個的向匪帮挑戰，死了一百個，立刻有另外一百個補充，到時吃虧的一邊始終是匪徒，故此我認爲不能夠濫殺無辜，充其量是在太空城撥出一個地方讓他們自生自滅。」

沙巴的眉心緊皺，說：「如果有甚麼人係警方懸紅三幾萬找尋，我們留着他，等於留下一條禍苗，爲了安全着想，不能夠太過懦弱。」

荷麗說：「沙巴，我懂得你的意思，必要時把他送進地獄，這樣做仍是不妙的，應該另想辦法對付，最好分門別類處理，對付厭世的人，如果我們沒法在他身上搾取財物，他沒有家室，在商場方面享譽不隆，把他殺掉，未嘗不可，反之，另外一些人多次說得十分鄭重，自稱他沒有現金，只有資產，他願意付欵，堅持着一個見解，必須回到原處，變賣物業，我們應該遷就他，要是他向警方報案，索性殺了他！」

蒙巴頓說：「好的，由你負責收欵好了，他可能減少一點付欵，也有可能賴賬，突然躲起來，甚至有可能報案，到時生殺之權，由你決定。」

「好，我負責收欵。」荷麗不愧是女中豪傑，一口答應。

她眞的能說能做，旬日後，她就押着一個美國富商雷米龍一起從印度首都搭航機到加州洛杉磯。

這傢伙五十二歲，在美國的體育界相當有名氣，因爲他出售各種運動器具，例如網球拍以及高爾夫球棒，更有名氣的還是私人健身院所需要的一切用具，近年他還製造一種可供三個人同時做健身運動的方型組合器，一邊划艇，一邊舉重，另外一邊玩雙槓，各適其適，每一套佔地只是丁方十六尺，由於三個人一齊玩，玩得特別開心，售價只是一千五百美元，很快就變成一種暢銷貨品，使他的銀行戶口增加了一宗巨欵。

他本人也是一個體育家，經常作遠遊，想不到他迷戀一個印度舞女，接納她的建議，同到妖姬陵逛逛，就此跌進了粉紅色的陷阱。

他在太空城覺醒之後，有一個時期樂不思蜀，把它看做極樂世界，可是，他一直喜歡到處走動，不高興像小鴿子被關進雀籠之內，他想回到美國去，沙巴就露出本來面目，叫他交出一億美元來，認爲他在太空城住了三個月，每天一百萬美元，單是住宿費已經花掉九千萬，另加交通費，卽是把他從地面送入太空城的費用，需欵一千萬，合共一億美元，向他恐嚇多次，他總是那麼一句：「我沒法籌足一億美元那麼多，充其量可以勉強籌得出五千萬美元，但却必須由我回到加州，親自把若干運動器具讓出去，交由別人經營，才有現欵到手，我自己的生命以及我的家人都是抵押品，希望你們派人作伴，同去美國收取那一宗巨欵。」

事情發展到這裏，沙巴沒法可想，只好派荷麗伴着他到美國去。

荷麗下毒手雷米龍喪生

荷麗明知這一次遠行必然是困難重重的，早已做好心理上的準備，果然不出所料，雷米龍一直都是很優待她，讓她住在第一流的豪華酒店之內，五日後，才打電話給她，叫她到洛杉磯的健身器具製造廠收欵，她抵達該處，雷米龍突然改變態度，說：「荷麗小姐，我不打算付欵了，但却有些寶貴的東西跟那一宗欠欵交換。」

她聽了，心上一震，仍然擺出很冷靜的態度交談，說：「雷經理，你說的珍貴物品是甚麼？是否巨鑽呢？」

「不，它比較巨鑽更加有價値，它是你的性命。」

他這樣說分明是向她挑戰了，荷麗沉着氣說：「雷經理，我眞的是發生危險？太過可笑了，我有手有脚，說走就走，有甚麼人斗胆阻攔我？別忘記，我只是代表一間公司向你收欵，這樣做並非違法！」

「如果我沒有現欵交出來，你仍然伸手要錢，那就是違法了，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不過，我並非伸手要

錢，在洛杉磯遊玩幾天就走，相信不會發生意外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能夠想得如此開通，再好也沒有了，希望大家和和氣氣。」

荷麗嫣然一笑，說：「我鬥你不過，現時向你告辭了，也許另有別的人收欵，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你所說，彼此和和氣氣，交個朋友好些。」

她說到這裏，伸出右手來，打算握手道別。

雷米龍絕不起疑，他也伸出右手。

兩人只是含笑握了握手，她就走開。

屋裏有兩個便衣警探在旁保護雷米龍，看來好像小職員，隨時拔槍，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她的右手暗藏毒菓，且又戴了手套，壓破了它，有毒的菓汁飛濺，對方就在兩分鐘之內倒地身亡，故此他們放走了她。

她剛剛走出戶外，便即拔脚飛奔。

雷米龍猝然倒下來，所有站在身邊的人忙於施救，另外有人打電話召喚救護車，根本上沒有人想到她下毒手，他的臉色先變黑，後變瘀，突然想起她，追出戶外，她已不知所踪。

此行她達成任務，總算是不負所托，可是，她徒勞無功，沒有半點收獲，仍是一件憾事，故此她回報沙巴之際，四人帮都感到情況不妙，似乎室中有一股沉重的壓力。

沙巴說：「荷麗，你能夠安然而歸，當然是勝過被警探抓住，不過，雷米龍是個富商，還是體育界有名氣，如此喪命，勢必引起聯邦統計調查局的注意，澈底追查，假如他在喪生之前留下一捲錄音帶或者一份遺書，清清楚楚的說明這件事，必然有人跑到印度調查，我們就會發生不測之憂，我眞是有些担心！」

史丹娜勸他冷靜一點去處理這件事，說：「沙巴，你千萬不要庸人自擾，越想越加難過！我們置身在萬蛇谷，美國警探很是吃力然後找到這個地方，他們只有三幾個人走來，企圖攻入谷內，已不容易，向太空城挑戰，沒有戰鬥機，一定辦不到，難道他們從美國派戰鬥機到這個地方找我們算賬嗎？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印度當局也不會這樣做！再進一步研究，雷米龍死前可能甚麼說話也沒有留下，事實上他確是暴斃的，我們犯不着因此就弄到憂心如焚！」

沙巴嘆息了一聲，向蒙巴頓望了一眼，說：「我們四個人是結合爲一個整體的，雷米龍已經死了，荷麗安然而歸，事實上她沒有做錯甚麼，史丹娜認爲我太過担心，你對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蒙巴頓說：「不管錯或不錯，這種事情必須有一個結束，同時要有些準備，照情形看，極有可能聯邦統計調查局插手管這件事，如果我們不能夠走在前面，勢必被他們一網打盡。」

「怎樣走在前面呢？」沙巴問。

「我的意思就是設法在三個焦點佈下天羅地網，第一關當然是新德里，那邊的大街兩旁都有夜總會，另有許多間大酒店，如果美國派出一些有份量的警探調查此案，他們一定是住在高級酒店，出入夜總會，儼如貴賓，假如我們這方面做些功夫，打聽到那些人的踪跡，就可以把他們消滅，由於史丹娜已在這方面有了基礎，黑白兩道的交情打得很好，不妨交她處理，至於第二個焦點，那是妖姬陵，當然是荷麗把守這一關了，只要警探抵步，多方面調查，遲早會查悉雷米龍沒有失踪前到過妖姬陵，到時就可以在陵墓之內消滅他，軟硬兼施，由荷麗負責，還有最後一個焦點，它就是萬蛇谷，當然由你老哥負責對付任何強敵了，我負責管理太空城，你認爲這樣子安排好不好？」

沙巴說：「再好也沒有了，希望我們四個人衷誠合作。」

蒙巴頓一向販賣人口，幹傷天害理的生意，他對黑吃黑這方面的活動，很有經驗，可以說是料事如神，旬日後，史丹娜接獲綫報，知道大西洋酒店來了三個美國人，身材高大，好像身上有佩槍。她立刻通知荷麗，由荷麗出馬，在他們走了出去的一段時間，潛入他們的房間搜索。

她沒有找到甚麼證據足以證實那三個是美國警探，索性留下來，希望他們回到房間看見她就猛吃一驚，有所活動。

她對付不三不四的人，很有辦法，因爲打開房門，瞥眼看見有一個靚女的時候，必然發生異乎尋常的反應，如果那些人係警探，一定拔槍，普通的遊客只是垂涎美色走過去，跟她打招呼，甚至出其不意的擁抱她。

她看準了對方的反應，再行定奪，不過，她這方面仍是有準備的。

三個美國人看見她的反應，略有分別，走在最前的一個彪形大漢果然拔槍，其餘的兩個人向她身上最惹火的部份望了幾眼，然後站定脚步，等候「大哥」模樣的人對付她。

彪形大漢把槍嘴向她的胸部對準，還把他的指頭扣在槍舌上面，隨時可以扳動它，然後叫她脫下衣裳。

距離太近了，他隨時可以殺她，他只是命令她脫個清光而已，照理她是一口答應的，殊不料她的態度十分倔強，笑了笑，說：「我的來頭很大，如果你們逼我脫光了衣裳檢查，觸犯了我，後悔已遲。」

「不見得你是女探吧？」

「不，我不是女探，但却隸屬於保密局，我可以提供資料證明我的身份，然後坐下來談談，假如我喜歡你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當然可以脫個清光。」

說完，她把僞造的保密局身份證拿出來，遞給他們看，又說出一個電話號碼，叫他們撥電話查問。

那個電話是一個辦公廳的經理室電話，坐在電話機旁邊的人，就是史丹娜，憑着這個詭計愚弄對方，可笑得很，「大哥」居然上當，好好的跟她討論案情。

她說：「不久之前，有一個美國富商叫做雷米龍，到新德里遊玩，我跟他交談過，他懇求我帶路，想逛逛泰姬陵以及妖姬陵，我答應了他，後來他失了踪，最近聽說他在美國遇害，我是服務於印度保密局的，懷疑他是美國特務，被蘇聯特務所殺，故此碰上了新來的美國遊客，我都潛入他們的房間看看。」

「如果我的估計不差，幾位貴賓並非幹特務的人，不過，身上有槍，大概是到

來查案的，如果我能力所及，有什麽地方可帮忙你們一臂之力，我可盡力而爲。」

她這一番花言巧語，把三個美國人說服了，大哥自我介紹，說是「積奇」，還把其餘兩個美國人介紹給她認識，最後懇求她帶路去雷米龍失踪之前到過的地方。

荷麗聽了，心上一喜，可是，她表面上仍然擺出毫不在乎的神氣，說：「夜深了，我必須離去，明天上午我再來，希望我敲門的時候，你們已經覺醒。」

三個儍瓜以爲她眞是保密局的人，且又美色撩人，渴望跟她交朋友，紛紛討好她，怎料她帶他們逛完了泰姬陵再到妖姬陵的時候，走了進去，突然失了踪，他們想盡辦法也找不到出入口的秘門，忽然看見前面有些裸女向一個妖姬的聖神像膜拜，好奇心油然而生，走過去看看，就此跌進了脂粉陷阱。

每一個裸女都是妖姬，她們只是獻身給他們享受，還有酒肉，始終不肯說出秘門在甚麽地方，大哥一怒之下，槍殺了其中一個裸女，另外的裸女跪下來訴苦，說「大爺，我們都是被擄回來侍候男人的，根本上不知道怎樣可以逃走，你把我們殺個清光也是沒用的，想殺的話，應該抓住走進來淩辱我們的壞人殺掉。」

積奇沒法可想，只好留下來。

那個地方暗無天日，有的是醇酒美人，即使是鐵漢也支持不來，何况他們所喝的是催情酒？酒越喝得多，越加無力控制，慾火如焚，不斷的纏住那些妖姬造愛，過了一週，全部軟綿綿的躺着不動，站起來也辦不到，荷麗叫她們走出秘窟，關上了門，再過幾天便來替他們收屍，就此結束了這一場龍虎鬥。

從聯邦統計調查局派出去的密探，並非全部到新德里調查的，他們另有一組人，十二個，喬裝含有冒險意味的獵人，在荒山野嶺走動，抵達萬蛇谷，一夜之間，全部死於毒蛇之口。

一共有五百條响尾蛇由直升機在低空抛入他們的營地，人鬥不過蛇，當然没法逃生。

儘管如此，沙巴仍有無窮的憂慮，在另外一次秘密會議，他很沉着的說：「不錯的，我們戰勝了美國派來的密探，但事實上，我們遲早都會失敗，美國的聯邦統計調查局十分厲害，管轄保密以及維持治安的兩種工作，另有海外活動的特殊組織，三個機構的工作人員加起來超過十萬之衆，死了一批還有另外一批，每批人跟我們作對都有多少綫索留下來，最要命的就是工作日記，故此他們越是死得人多，我們的秘密越加容易洩漏，人可以走，太空城沒法搬走，局勢越來越緊，我有些不祥的預感，覺得我們四人就快同歸於盡。」

蒙巴頓說：「既然沙巴有這種憂慮，我也無話可說，倒不如把多次擄人勒索所得的現欵拿出來均分，各有各遠走高飛吧，史丹娜，你是管賬的人，你可否把現欵的總數告訴我們呢？」

史丹娜說：「我早有準確，你們隨時查數，現有的資金三億八千萬美元。」

蒙巴頓說：「這個數字雖然不是很理想，總算有點收獲，土王岳斯投資一億美元攬這一宗買賣，我建議給他一倍的資金，剩下來的錢還有一億八千萬美元，可否由我們把它瓜分呢？」

荷麗鐵青着臉，突然大喝一聲，說：「三億八千萬都是土王岳斯的，你們不准分派。」

「你怎能够獨享那些錢呢？」蒙巴頓不甘示弱。

荷麗向沙巴望了一眼，說：「沙巴，還是由你講述當時的情形吧，你親口答應先把十億美元交出來，其餘的錢，然後由我分攤，相信你不敢賴賬吧？」

蒙巴頓說：「也許她對你說過這句話，但我沒有聽見過。」

荷麗哼了一聲，道：「沙巴，你必須發表談話，絕對不能够站在中間！」

沙巴苦笑一下，說：「我們四個人講好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何必内鬨呢？如果你們把我看做兄弟，請你們暫時不要撤退，加緊工作，賺多一點，起碼把五億美元送給土王岳斯，其餘的錢，然後由我們瓜分。」

蒙巴頓還沒有表示，荷麗已很不耐煩的站起來，說：「我係土王岳斯的代表，要就收齊十億美元，否則，分文不收！」

蒙巴頓勃然大怒，說：「荷麗，你這樣倔強，不怕我們合力把你殺掉。」

「你沒有這種力量，即使你有本領，你也沒有這種胆量，別向我吹牛好不好。」荷麗很豪氣的說。

萬蛇谷變成烈火地獄

沙巴發覺情形不對，哭喪着臉，說：「各位切勿太過衝動，大敵當前，還是想盡辦法，解開這個死結的好！」

史丹娜問：「沙巴，你說的死結是甚麽？」

沙巴說：「我們並非沒有人上鈎，問題在這裏，沒有人拿出巨額的現欵取贖，假如每一個軟禁在太空城的人都是每位一億美元的取贖，我們就有十多億美元到手，那時天大的困難也可以解決，反之，互相爭論，吵個不停，永無寧日，假如有人撞火，殺機湧起，不難同歸於盡，何必這樣做呢，關於解開這個死結，我有初步的計劃，姑且說出來，互相研究，也許無中生有的想出一個辦法來，各位願意不願意聽聽呢？」

史丹娜說：「好極了，請你立刻說出這個辦法來。」

史丹娜係紐約的名女人，很有見識，她一眼就看得出，沙巴希望施展緩兵之計轉移各人的目標，盡量避免直接衝突，故此她立刻說出這麽一句話。

她的話有些用，蒙巴頓跟着附和，荷麗不再堅持下去，沙巴把他腦海中想講的話稍爲整頓，便即滔滔不絕的說下去。

他第一句就說：「一般人的心理俱是如此，不見棺材不流淚，我的計劃就是在太空城所軟禁的富翁當中拿一個人出來，看做犧牲品，令到其餘的家屬胆怯，不敢不贖，你們有沒有看見過獵頭蠻族的戰利品呢？他們使用一種神秘的藥物可以把一個頭顱縮細到只有原形的三份之一，我懂得那些藥物如何提煉，自信有本領使一個人全身縮細到僅有三份之一，還說它是印度古墓的乾屍，伴以其他墓中品物，公開展覽，還把他的照片分別寄給富戶的家人，加以威脅，假如他們還是置之不理，着令他們準備收回乾屍，這是最後一步的棋子了，如果行得通，有巨欵到手到時可以歡歡喜喜的結束這一項壯擧，失敗了，便是悲劇收塲，言盡於此了，各位有甚麽寳貴的意見，請即提出討論。」

蒙巴頓同意這樣做，另外兩個女人無話可說，於是沙巴宣佈散會。

沙巴在事後挑選一個靠近六十歲的老翁施維拿，作爲犧牲品，他用神秘的草根藥液使老翁渾身乾縮，跟着擧辦「古墓出土」的文物展覽，最後，拍照分別寄給其他各富豪的家屬，還把那一個出土文物展覽的新聞附寄。

那時仍有二十二個富豪被軟禁在太空城裏面，照理他們的家人接獲神秘照片以及催促交欵的函件，應該有良好的反應，就算拿不出一億美元，也要講數，殊不料那些人置若罔聞，看來這件事情十居其九是弄僵了，因此沙巴跟荷麗密密的計議，準備必要時離開萬蛇谷。

沙巴說：「荷麗，即使我們沒法拿到十億美元，只有三四億，把兩大篋花花綠綠的鈔票送到土王岳斯面前，他看了覺得眼睛一亮，必定滿心歡喜，不會向你追究，特別是我作伴，證明此事，他更加不會動怒，何况你是他的寵姬呢？我認爲我能够做得到的，只是這樣，爲了做好準備的工作，我早有主意，我的心意你是否完全懂得呢？」

荷麗嫣然一笑，說：「我當然懂得，蒙巴頓名義上只是總管，史丹娜不過是會計主任，把鈔票存入銀行只是我們兩人，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你對我另眼相看了；好的，我依照你的指示去做。」

經過那一次短短的談話之後，兩人更加親熱了，不時的找個藉口，雙雙離開萬蛇谷，蒙巴頓感到有些不妙，却又無可奈何。

距離印度古墓文物出土展覽一個月，有一個很年輕的大亨施多福被靚女誘入妖姬陵，用藥酒迷了他，送到太空城，經過的情形跟其他所有大亨相似，不過，這傢伙存心不良，直到他認爲應該發威的時候，他們才懂得他並非善男信女，已經太遲了。

那天他在太空城裏面跟蒙巴頓以及史丹娜面對面的交談，說：「你們兩位係太空城的首腦，企圖把我引到極樂世界享福，料不到我是存心混入你們的巢穴打算同歸於盡的，我左手握着的一瓶髮蠟，其實是我偸偸做的炸彈，這座太空城只有一層相當厚的金屬品保護外來的打擊，如果它的內部爆炸，你們沒法抵擋，勢必同歸於盡。」

他稍爲停頓，蒙巴頓瞪了他一眼，說：「施多福先生，你不是開玩笑吧？」

「不，我絕對不是開玩笑，假如你知道我是誰，你就會不寒而慄，懂得我不是說笑。」

「你到底是誰呢？」史丹娜急急忙忙的查問。

「你們聽準了，我的名字眞眞正正是施多福，並非警探或特務，不過，我是你們放在展覽室那個縮形乾屍施維拿的兒子，明白了沒有？我此行是一心一意報仇的，在我的腰帶那個金扣之內，藏了高度爆炸品硝化纖維，我很費力才把它解下來，放在髮蠟之內，它不會爆炸，但是假如我把它放在地板上面，用脚踐踏，它就會爆炸，炸力極強，包管整座太空城炸到四分五裂！」

史丹娜憤然說：「哼！爲甚麽你不動手？」

「因爲我知道你們是一個四人帮的組織，還有兩個人沒有回來，故此我要很有耐性的守候。」

他說得十分鄭重，那一瓶隨時可以破碎爆炸的髮蠟，握在他的掌心裏，因此之故，蒙巴頓以及史丹娜不敢輕擧妄動。

他們二人雖然沒有機會交換意見，但却心裏有數，兩個人的想法完全相同，希望施多福太過用神看管他們，一時大意，就會被他們搶走了含有爆炸性的髮蠟，故此他們二人只是打個眼色就算數。

三個人坐在一張方形的桌子旁邊，相距八呎，桌子的一邊只是坐着施多福，桌子的另外一邊，却坐着兩個人，他們二人都要把一雙手的掌心壓在桌子上面，不敢移動。

至於桌子和靠背椅，都是釘牢的，根本上不能移動，假如他們二人當中任何一個，想展開攻勢，必須站起來，那樣做十分危險，他們不敢輕擧妄動，施多福明知他們二人一定是千方百計想逃走，却又不知道他們使用甚麽詭計，捱了幾個鐘頭，逐漸覺得疲倦，進退兩難，不提防蒙巴頓緩緩的把一雙手放鬆，突然收回，整個身體滑下去，在桌子下面向前飛撲過去，助手抓住對方的小腿一抽，施多福失去了重心，倒在地上打滾，髮蠟從他的掌心滑出來，沒有爆炸。

蒙巴頓拚命纏住他，大聲叫喊，催促史丹娜把那一瓶危險的爆炸品檢起來，她雖然目睹兩人劇鬥，赫呆了半截，暫時不知道怎樣做才好，可是，蒙巴頓連聲催促，她就突然醒悟，趕快站起來，衝向髮蠟放置的一個角落。

她走得太急了，還沒有機會接觸那個八角形的玻璃瓶，突然被施多福一脚勾跌，她整個軀體跌倒，剛剛壓在那一瓶髮蠟上面，登時爆炸，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使太空城儲藏的氧氣也爆炸，恍如天崩地裂，太空城內所有人都炸到血肉模糊，從空中下降，有一陣濃濃的烟霧從谷中升起來，它再也不是極樂世界了，它變成了烈焰焚身的火海地獄。

死剩兩個仍要跌進鬼門關

太空城發生大災難的時候，荷麗跟沙巴在新德里的酒店幽會，他倆絕不知情，後來兩人驅車回到萬蛇谷，只是走出車廂，看到一層層硝烟，嗅到觸鼻欲嘔的化學品氣味，沙巴大吃一驚，說：「太空城炸毁了，那些氣體有毒的，我們快些走！」

她雖然是一流的殺手，但看見這個恍如地獄的景象也覺得六神無主，迷惘中，被他拖上了車廂，朝着公路那邊駛回新德里。

極樂世界彩圖之二說明：

永遠浮在空中的巨型鉄球，球內佈置十分巧妙，且有酒色供應，置身其間，有如走進極樂世界，富戶樂不思蜀，無奈家人不肯付款取贖，變成僵局，終於發生血淋淋的兇案，巨球突然爆炸。

半途，她清醒了許多，搖了搖他，說道：「沙巴，我們到甚麼地方去？」

「趁着現在太空城爆炸這個消息還沒有散佈出去之前，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走到銀行提取所有現欵，然後找個地方躲起來，切勿忽忽忙忙的乘搭航機，携着現欵離境，海關不會放過我們的，此外，我還担心它會得爆炸是美國保密局的報復，如果眞有其事，我們更加難以逃走，甚至回到酒店也有問題。」

沙巴一切做主，果然到銀行提取四億五千萬美元的現鈔，帶她一起駕車急馳而去。

那一輛汽車駛向荒山那邊。

天色逐漸入黑了。荷麗不知道他打算怎樣做，多次問他，他總是沒有回答。

到了夜間九點多鐘，夜幕低垂，他把汽車駛到一個懸崖前面，然後停車，說：「前面就是我們暫時棲身的地方，走了進去再說。」

他伸手在崖石上面左弄右弄，機關撥開，突然聽到嘶嘶的聲响，懸崖底層有一處地方打開，裏面是個石洞，黑沉沉的一片。

他連人帶車闖進去。

荷麗在黑暗中聽到石門關閉之聲，又再聽到汽車停頓之聲，跟着看見燈光，定神一望，她才發覺到石洞之內有一個人提着一個手提光管，在眼前幌動，不消說，他自然是沙巴。

荷麗喜形於色，說：「沙巴，我們是否安全了？」

「是的，這個石洞係以前印度王子囚禁敵人的秘窟，沒有人知道，我已經放下了足夠的糧食和水菓，可以躲一個月，然後走出去，到時我們一定活得很快樂，並且如膠如漆的恩愛，有如活在天堂裏面，因爲我們有的是錢，四億五千萬的錢，足夠我們享福十世！」

他樂極忘形，哈哈大笑。

荷麗站定脚步，目露兇光，說：「沙巴，你親口說過，那些錢是土王岳斯的，我們必須送給他！」

沙巴大感詫異，放下了光管，說道：「荷麗，我們坐下來好好的談談吧，你難道是瘋了嗎？你回到土王的身邊，只是許多個寵姬的一個，你跟我遠走高飛，變成了沙巴太太，擁有了幾億美元，可以說是一流的富豪，這兩種分別難道你茫無所知嗎？」

荷麗嘆息了一聲，說：「沙巴，你有所不知了，我們每一個寵姬的命運完全相同，只要背叛土王岳斯一次，就會整個家族所有人被他逐塊肉割下來，凌遲慘死，我除了雙親還有七個兄弟姊妹，當然不敢叛變，你還是依我的話去做吧，否則，我會把心一橫，把你殺掉！」

沙巴哈哈大笑，說：「你憑甚麼力量殺我？這座石洞係海盜的巢穴，你不懂得啓開它的方法勢必困在洞內，吃光了食物，仍是死路一條！卽使你有辦法逃走，仍是必死的，印度的警探以及美國保密局的人已經展開一層層的包圍，你怎能携帶巨欵飛出他們的掌心之外？」

荷麗突然很愼重的說道：「沙巴，我代表土王岳斯，命令你把石洞的門打開，限你在五分鐘之內，辦妥這一件事！否則後果自負！」

看來她不是說笑，沙巴勃然大怒，立卽探懷拔槍，可是，她比他更加敏捷，他只有機會扳動槍舌，射出第一粒子彈，但是荷麗已經閃電地把他飛脚踢倒，手槍也拋在一邊。

沙巴再也沒有機會殺死她了，因爲她剛剛踢倒他就打出鎖喉槍這一招，一個掌刀，把他的喉管斬爆，沒法呼吸，充其量只是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十分鐘便即氣絕身亡。

荷麗殺了他，當然是急忙想逃走的，她想盡辦法也不能够弄開石洞的門，筋疲力竭，覺得口渴，看見石洞之內有幾十個椰子放置，弄破了椰壳，喝些椰水，料不到所有椰子都是巴沙生前注射了毒液的，喝了一口就沒法再活，她驟然覺得咽喉好像有一雙隱形的手扼住，呼吸越來越加緊促，想叫喊也辦不到，只是掙扎了三幾分鐘，便即踏上了黃泉路。

四人帮的收場完全相同，他們妄想賺大錢，活着享福，恍如走進了極樂世界，怎料走進了鬼門關！

（完）